

大國學文

現代文之部

教育部審定委員會編
新華北聯合出版行
出版

大 學 國 文

現 代 文 之 部

教 科 書 編 審 委 員 會 編
北 華 聯 合 出 版 社 印 行
新 華 書 局 出 版

序

這個選本的目錄，原先由北京大學跟清華大學的國文系同人商定，後來加入了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的同人，三方面會談了幾次，稍稍有些更動，成爲現在的模樣。一共三十二題。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列入目錄，可沒有把全文印在裏面，因爲這篇文字流傳得很普遍，哪兒都可以找到。這是「現代文之部」，另外還要選編個「古典文之部」，跟這個本子相輔而行。

我們選材的標準不約而同。那些懷舊傷感的，玩物喪志的，敘述身邊瑣事的，表現個人主義的，以及傳播封建法西斯毒素的違反時代精神的作品，我們一概不取。入選的作品須是提倡爲羣衆服務的，表現羣衆的生活跟鬥爭的，充滿着向上的精神的，洋溢着健康的情感的。我們注重在文章的思想內容適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要求，希望對於讀者思想認識的提高有若干幫助。就文章的體裁門類說，論文、雜文、演說、報告、傳敘、速寫、小說，我們都選了幾篇。這些門類是平常接觸最繁的，所以我們提供了若干範例。

現在想向讀者——大學一年級同學——說幾句話。

我們曾經考慮過大學國文的目標：中學畢了業進了大學還要讀國文，到底爲什麼？對於中學國文

教學的現況跟成績，我們也知道一些，可是同學們感受得深切，知道得更多。正好清華大學今年入學考試的幾個國文題都涉及國文教學，從試卷裏看來，大部分同學都說在中學裏沒有把國文學好，寫作能力差，希望進了大學好好的學一學。說到原由，有的怪自己不肯認真，沒有努力，有的怪教師教法不好，誘導無方。看看試卷的文字，寫作能力差是真的。我們這就決定：大學國文的目標應當卑之無甚高論，就在乎提高同學們的寫作能力。寫作能力跟閱讀能力有關係，閱讀得其道，無論在思想吸收方面或者技術訓練方面，都是寫作上的極大幫助。現在說寫作能力差，大概閱讀能力也不見得沒有問題吧。而且，即使不管寫作，閱讀能力也非常之切要，吸收的途徑雖然那麼多，閱讀到底是最寬廣的一條。因此我們修改我們的決定：大學國文的目標就在乎提高同學們的閱讀能力跟寫作能力。

我們首先希望同學們記住事實，記住自己的閱讀能力跟寫作能力還差。這個差呀，倒不在乎考試考不好，分數得不多，重要的是自己生活上不够受用，不能够充量的吸收，適當的表達。爲了受用，無論準備學文法的，學理工的，都得好好的把國文補修一下。至於怪自己，怪教師，甚至怪傳統的教育精神以及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教育措施，固然也是探究根原的時候應有的事兒，但是更重要的還在認清楚自己的欠缺在哪兒。僅僅怪這個怪那個沒有用處，認清楚了欠缺所在，補修才有準確的方向。

其次，要知道所謂能力不是一會兒就能够從無到有的，看看小孩子養成走路跟說話的能力多麻煩。閱讀跟寫作不會比走路跟說話容易，一要得其道，二要經常的歷練，歷練到成了習慣，才算有了這種能力。說閱讀跟寫作的的能力差，並不指沒有閱讀過，沒有寫作過，是指以往的閱讀跟寫作還不怎

麼得其道，因而經常的歷練多半成了白費，不能夠養成好習慣。現在要來補修，當然得竭力爭取得其道，跟着還得經常的歷練，才可以收到實際的效果。

又其次，要知道國文選本只是個憑藉，爭得其道不能夠空口說白話，有了憑藉，歷練才有着落。以往閱讀是怎麼樣的，大家自己已有數，如果發覺其中有些不妥當處，現在閱讀這個選本就改變個方法，新的歷練從此開始。從此開始可不就此終止，除了這個選本，閱讀其他的東西同樣的改變個方法，這就逐漸的養成受用的好習慣，也就是閱讀能力逐漸的在那裏加強起來。不在讀法方面多注點兒意，閱讀十個選本也是徒然，不用說一個。對這個選本注了意，不能說爲了它是選本才注意，應該認清楚閱讀無論什麼東西都得這麼樣注意，否則就是草率從事，可能臨了兒讀了跟沒有讀一樣。常言道「舉一反三」，選本的閱讀是「舉一」，推到其他東西的閱讀是「反三」，一貫的目的在養成閱讀的好習慣，加強閱讀能力，一輩子受用：這一點，希望同學們仔細體會，深切同意，並且認真實踐。

同學們在中學的時候，國文課也許習慣了聽教師的講解，教師逐字逐句的講下去，聽完他一篇又一篇。課外當然看些書報，也許習慣了粗枝大葉的看法，匆匆看過就放了手。情形如果像這樣，吃虧就在這上頭。聽教師逐字逐句的講解是最省事可是最少效果的事兒。理由很簡單，你不能夠一輩子請教師給你逐字逐句的講解，你上國文課，目的原在養成獨立閱讀的能力，專靠教師的講解距離獨立閱讀可太遠了。課外看些書報誠然是獨立閱讀，可是你又採用了陶淵明的「不求甚解」，以致什麼東

西看過了又好像沒有看過。現在要改善閱讀習慣，加強閱讀能力，不能不反其道而行之，儘量的做到獨立閱讀，獨立閱讀又儘量的求其不馬虎。

怎樣才是不馬虎？不妨在這兒提出一句口號：了解第一。無論理性的文章或者感性的文章，你要接受它，信從它，欣賞它，感受它，辯正它，批評它，首先必須了解它，否則什麼都會落了空。了解作者。了解作者寫作的時代跟環境。就文章本身而言，了解文章裏作者思想發展的途徑最爲切要。除了信筆亂寫的東西，一篇文章總有個中心，一部書也有個中心，作者的思想怎樣從開頭兒逐步發展，環繞着那個中心，把那個中心雕刻的讓讀者能够認識，能够感動，這非了解不可。了解了這個，你才跟作者合得攏在一塊兒，你才有接受它，信從它，欣賞它，感受它，辯正它，批評它的資格。要達到這變樣的了解，自然得用分析的工夫。哪一部分是主要的意旨，哪一部分只是疏解，闡明，描摹，襯托，這一些又各有什麼樣的作用，必得條分縷析的認清楚才成。同時對於一個語詞一種句式也不容忽略，作者用的這一個語詞這一種句式，表達的是什麼樣的意念跟情態，都要毫不含糊的咬個實。一個小節的欠缺了解會妨礙通體的徹底了解，認識全牛不能够放過了皮毛，肢體，臟腑跟竅卻。熟極生巧的時候固然可以不費多大心思就達到徹底了解，學習的時候可不應該過分珍惜你的心思。

在學校裏修習又有一種好處，自己在課前準備是獨立閱讀，到上課時候又可以集體閱讀。集體閱讀如果採用討論的方式，大家提出問題，彼此解答、辯論、糾正、補充，這就彌補了獨立閱讀的不

足。討論慣了的時候，眼力更敏銳了，心思更緻密了，往後的獨立閱讀必然會更進一步。這當然不及坐在那裏聽教師逐字逐句講解那麼省事，可是興趣好得多了，自己的受用多得多了，尤其重要的還在自己的受用多。要知道以往咱們學校裏的各種功課，國文教學受的傳統影響最深，書塾的一套辦法傳到學校的國文課，這是國文教學勞而少功的一個原因。現在要在國文教學收實效，要讓同學們多多受用，必須擺脫傳統影響，必須排除書塾的一套辦法，由同學們獨立閱讀同時集體閱讀。

再說寫作。首先要理解的，是咱們生活上有寫作的需要，所以要學習寫作，認真寫作，寫作不是一件裝飾品，藉此誇奇逞強的。寫作的需要大家都有，不必多說。有些人說沒有什麼可以寫的，似乎他們沒有需要，其實是他們不會習慣，因而不能夠自覺罷了。一般人感覺寫作的困難在拿起筆來的時候，好像一堆亂絲攤在面前，理不出個頭緒來，或者好像看見個朦朧的影子，定神看去可看不真切。這種情形通常總說是寫作能力差，實際是思想過程還沒有完成。寫一篇文章或者一部書，像說一番話或者作幾次連續的演說一樣，是一連串的思想過程。事前想熟了，想通了，那條途徑了然胸中，拿起筆來就可以毫不遲疑，一揮而就。這與其說是不假思索，不如說是先有了「腹稿」，「腹稿」的意思就是思想過程完成在動筆之前。至於拿起筆來感覺困難，原由在事前沒有想熟想通，這就不能不一面兒寫一面兒想，隨時還得加加減減，修修改改，無非爲的完成那思想過程。完成思想過程其實也不太難。要表達什麼樣的主旨，自己哪有不知道的，所用的材料，直接經驗的或者間接得來的，又都有在自己的胸中，只要以主旨爲依歸加上取捨跟安排，一條途徑就成立了，固然，途徑未必僅有一個方

式，可以這樣發展，也可以那樣發展，同樣的表達了主旨，可是願意仔細想的總能夠找着某一個愜當的方式。把沒有完成當作已經完成看，就想一揮而就，那當然感覺困難。知道它還沒有完成，完成它就不難了。咱們每天認識些事物，研究些問題，習慣的是完成一串串的思想過程，寫作不過是把它寫到紙面上去罷了，並不是什麼特別稀罕的事兒。

其次，寫作所用的工具是語言，寫下來就是文字，爲了種種的理由，現代人要寫現代的語言，這當然達到一個結論：語文一致。口頭的語言或許不免凌亂些，蕪雜些，寫到紙面上去可得求其精確，整齊，乾淨。這個要求並不是另外去造一種異樣的語言，只是把語言運用得更精鍊一些，它仍然是現代的語言，仍然是語文一致。咱們爲了生活上的實際需要，從小就學習語言，平時聽人說話，對人說話，閱讀書籍，寫作文章，一方面爲了實際需要，一方面也是在那裏學習語言。在學習的過程中，如果幾分自覺心，隨時揣摩，分析，比較，什麼樣的語言才算精確的，整齊的，乾淨的，得到了解不太難。根據了了解的自求改進，只要持之有恆，養成習慣，提高語言也不太難。重要的是那種自覺心，我們願意在這裏特別指出。不一定要系統的研究邏輯學、文法學跟修辭學。能够不脫離生活實際，究明語言跟生活實際的關聯，一點一滴的收穫自然都會合於邏輯學、文法學跟修辭學，這些學問原來從生活實際中來的。拿起筆來的時候如果感覺語言方面有困難，那該怪以往沒有那種自覺心，雖然經常的聽、說、讀、寫，可不會對語言注點兒意。來者可追，從今爲始就得提起那種自覺心。只要一提起，就會覺得隨時有可以注意的材料，也就是隨時可以做揣摩、分析、比較的工夫，於是提高語

言將是必然的後果。語言提高了，臨到寫作更不用多花心思在推敲語言上，怎麼樣想就怎麼樣說，怎麼樣說就怎麼樣寫，好似一股活水自然流注，沒有半點兒阻礙。熟習寫作的人就是達到了這個境地的。爲了寫作在生活上的切實應用，誰都該鼓勵自己達到這個境地。

到這兒可以說一說寫作跟讀物的關係了。咱們拿讀物到手，研讀它，目的固然在徹底了解它的內容，挑那好的有用的來滋養咱們的生活。但是前面說過，要達到徹底了解得用分析的工夫，辨認作者思想發展的途徑，這個工夫同時就訓練了咱們的思想習慣。再說，咱們跟作者之間的唯一的橋梁是語言文字，咱們憑藉了語言文字了解作者所想的所感的，不能不像前面說過的，提起那種自覺心，注意他怎麼樣運用語言文字。注意他怎麼樣運用語言文字，同時就訓練了咱們的語言文字的習慣。寫作可以從讀物方面得到益處主要在這些地方，並不在摹擬仿作，依樣葫蘆。摹擬仿作是一種玩意兒。咱們寫作是生活上有這個需要，自己有東西要表達出來，決不該讓它成爲玩意兒。

希望同學們考量我們在前面說的話，如果認爲有意思，請加以採納。閱讀跟寫作的能力的提高是逐步逐步來的，即使以往不怎麼得其道，從研讀這個選本開始也不嫌遲，只要能夠認真，當一回事兒。臨了兒，請不要忘了一年之後估量自己的成績。

一九四九年九月，葉聖陶

目 錄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	一
毛澤東論學習	毛澤東	一
「農村調查」序言二	毛澤東	四
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關於時局的聲明	劉少奇	二
人的階級性	陳伯達	六
「五四」運動與知識分子的道路	周揚	四
表現新的羣衆的時代	朱自清	四
論嚴肅	瞿秋白	四
魯迅的精神	郭沫若	三
奴隸就這樣得到解放	張蔭麟	三
墨子與墨家	恩格斯	六
馬克思墓前演說	斯大林	七
論列寧	羅斯金	八
作家與戰士	加里寧	一〇
論通訊員的寫作和修養	愛倫堡	一四
在巴黎世界擁護和平大會上的演說		

短論三篇·····	魯迅···二四
人生識字胡塗始	
不應該那麼寫	
什麼是諷刺	
寫于深夜裏·····	魯迅···三〇
龍 鳳·····	聞一多···三三
狂人日記·····	魯迅···一七
在其香居茶館裏·····	沙 汀···一〇
傅家寶·····	趙樹理···一六
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	孔 厥···一八
無敵三勇士·····	劉白羽···二五
鄭子產·····	張蔭麟···二八
文人宅·····	朱自清···三三
白楊禮讚·····	茅 盾···三〇
春聯兒·····	葉聖陶···三三
包身工·····	夏 衍···三七
海上的遭遇·····	周而復···三五
三日雜記·····	丁 玲···三六
墨水和鮮血·····	愛倫堡···三六

毛澤東論學習

一般地說，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與趨勢，並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準較低的黨員。特殊地說，幹部應該着重地研究這些東西，中央委員會與高級幹部尤其應該加緊研究。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使之向着勝利，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實際運動的了解，就不能有勝利。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是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而是當作行動的指南。不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字母，而是學習他們觀察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立場與方法。只有這個行動指南，只有這個立場與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學，才是引導我們認識革命對象與指導革命運動的唯一正確的方針。中國黨的馬克思主義的修養，現已較前大有進步，但還說不到普遍與深入。在這方面，我們較之若干外國的兄弟黨未免遜色。而我們的任務是在領導一個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大民族，進行着空前的歷史鬥爭。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理論的任務，對於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並須着重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我們努力吧，從我們這次擴大的六中全會之後，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看誰真正學到了一點東西，看誰學的更多一點，更好一點。我們的工作做得還不錯，但



如果不加深一步地學習理論，就無法使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而只有使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才有我們的勝利。因此，學習理論是勝利的條件。在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中國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主義的同志，那將是等於打倒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同志們，我們一定要學習馬克思主義。

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大民族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發展法則，有它的民族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個，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之一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該給以總結，我們要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承繼遺產，轉過來就變為方法，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是有着重要的幫助的。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成爲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爲全黨亟待瞭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爲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與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

們的幹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的一些嚴重的缺點是應該認真除掉的。

當前運動的特點是什麼？它有什麼規律性？如何指導這個運動？這些都是最實際不過的問題。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懂得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部，也還沒有懂得中國的全部。運動在發展中，又有新的東西在後頭，新東西是層出不窮的。研究這個運動的全面及其發展，是我們要時刻光起眼睛注意的大課題。如果有人拒絕對於這些作認真的過細的研究，那他就不過是一個西班牙的唐·吉訶德，再加一個中國的阿Q，而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如何研究？用馬克思主義的工具——唯物辯證法。向誰研究？我們的先生多得很——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資本家，地主，日本帝國主義，還有全世界，他們都是我們的研究對象，同時又是我們的先生，我們應該向他們或多或少的學到一點東西。

學習的敵人是自己的滿足，要認真學習一點東西，須從不自滿始。對自己，「學而不厭」，對人家，「誨人不倦」，我們應取這種態度。

錄自「毛澤東選集」

「農村調查」序言二

毛澤東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

這個材料延至今天才付印，但尋郎調查又遺失了。

現在黨的政策，不是內戰時期那樣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全黨應該執行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及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應該執行即將到來的七次大會的指示。所以印這種材料，一為保存歷史陳跡，一為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現在我們的同志，很多還保存着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裏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層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

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層的生動情況。普遍調查是不可能也不需要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方法。只有這樣，才使我們具有對中國問題的最基礎知識。

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與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事情的。

第二是開調查會。東張西望，道聽塗說，決然得不到什麼完全的知識。我用開調查會的方法得來的材料，湖南一個，井岡山一個，早失掉了。尋郎調查帶到延安，又不見了。這裏印的，主要是一個興國調查，一個長岡鄉調查與一個才溪鄉調查。閱者單看這三個，就可知道如何找到材料的方法。開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我用這個方法得了很大的益處，這是比較什麼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到會的人，應是真正有經驗的中級下級幹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縣調查及井岡山兩縣調查，找的是各縣中級負責幹部；尋郎調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級幹部，一部分下級幹部，一個窮了的老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長，一個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他們都給了我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國監獄全部腐敗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縣作調查時一個該縣的小獄吏。興國調查與長岡、才溪兩鄉調查，找的是鄉級工作同志與普通農民。這些幹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與錢糧師爺，就是我的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與採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開調查會每次人不必多，三五個七八個人即够，必須給與時間，必須有調查綱目，還必須自己口問手寫，並同到會人展開討論。因此，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與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羣衆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我再度申明：出版這個黨內參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於指出一個如何了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

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一般的說，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可能替我們預備完全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歐美日本的資產階級那樣。所以我們自己非做搜集工作不可。特殊的說，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着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與實際相聯系。「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却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發言權的。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的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摘，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的，因為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而這種「欽差大臣」乃是滿天飛，幾乎到處都有。依然是斯大林的話說得對：「不與實際相聯系的理論，只是空洞的理論。」當然又是他的話對：「不與理論相聯系的實際，也只是盲目的實際。」除了盲目的，無前途的，無遠見的實際家，是不能叫做「狹隘經驗論」的。

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與國際事情的必要，是與我自己對於中國事情與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關聯的，並非說我是什麼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黨同志們共同一起向羣衆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

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關於時局的聲明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

自一九四六年七月，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在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幫助之下，違背人民意志，撕毀停戰協定和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發動全國規模的反革命的國內戰爭以來，業已兩年半了。在這兩年半的戰爭中，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違背民意，召集了偽國民大會，頒佈了偽憲法，選舉了偽總統，頒佈了所謂「動員戡亂」的偽令，出賣了大批的國家權利給美國政府，從美國政府獲得了數十億美元的外債，勾引了美國政府的海軍和空軍佔據中國的領土、領海、領空，和美國政府訂立了大批的賣國條約，接受美國軍事顧問團參加中國的內戰，從美國政府獲得了大批的飛機、坦克、重砲、輕砲、機關槍、步槍、砲彈、子彈及其他軍用物資以爲屠殺中國人民的武器。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在上述各項反動的賣國的內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礎上，指揮它的數百萬軍隊，向着中國人民解放區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舉行了殘酷的進攻。所有華東、中原、華北、西北、東北各人民解放區無一不受到國民黨軍隊的蹂躪。解放區的中心城市延安、張家口、淮陰、菏澤、大名、臨沂、煙臺、承德、四平、長春、吉林、安東等地，均曾被匪軍佔領。匪軍所至，殺戮人命，姦淫婦女，焚毀村莊，掠奪財物，無所不用其極。在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統治區域，則壓迫工農兵學商各界廣大人民羣衆出糧，出稅，出力，敲骨吸

髓，以供其所謂「戡亂剿匪」之用。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權利；壓迫一切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使其喪失合法地位；壓迫青年學生們的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及扶植日本侵略勢力等項正義的運動；濫發偽法幣及偽金圓券破壞人民的經濟生活，使廣大人民陷於破產的地位；用各種搜括的方法，使國家最大的財富集中於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系統。總之，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在其反動的賣國的內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礎之上所舉行的國內戰爭，業已陷全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決不能逃脫自己應負的全部責任。和國民黨相反，中國共產黨自從日本投降以後，即盡一切努力向國民黨政府要求防止及停止國內戰爭，實行國內和平。中國共產黨根據此種方針，堅持地奮鬥，在全國人民的贊助之下，首先獲得了一九四五年十月國共兩黨會談紀要的簽訂，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又簽訂了國共兩黨的停戰協定，並與各民主黨派協作，在政治協商會議上迫使國民黨簽訂了共同的決議。自此以後，中國共產黨即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一道為維護這些協定和決議而奮鬥。但是可惜，所有這些維護國內和平及人民民主權利的行為，均不被國民黨反動政府所尊重；相反地，是被認為軟弱和不值一顧的。國民黨反動政府認為人民可欺，認為停戰協定和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可以隨意撕毀，認為人民解放軍不值一擊，認為他們的數百萬軍隊可以橫行全國，認為美國政府對於他們的援助是力大無窮的。以此種種，國民黨反動政府就敢於違背全國人民的意志，發動了反革命戰爭。在此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堅決地起來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反動政策，為着保衛國家的獨立和人民的民主權利而奮鬥。自一九四六年七月起，中國共產黨領導了英

勇的人民解放軍抵抗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四百三十萬軍隊的進攻，然後又使自己轉入了反攻，從而收復了解放區的一切失地，並解放了石家莊、洛陽、濟南、鄭州、開封、瀋陽、徐州、唐山諸大城市。中國人民解放軍克服了無比的困難，壯大了自己，以美國政府送給國民黨政府的大批武器裝備了自己。在兩年半的過程中，殲滅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主要軍事力量及一切精銳師團。現在，人民解放軍無論在數量上士氣上和裝備上均優於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餘軍事力量。至此，中國人民才開始吐了一口氣。現在，情況已非常明顯，只要人民解放軍向着殘餘的國民黨軍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擊，全部國民黨反動統治機構即將土崩瓦解，歸於消滅。現在，國民黨反動政府發動內戰的政策，業已自食其果：衆叛親離，已至不能維持的境地。在此種形勢下，爲着保持國民黨政府的殘餘力量，取得喘息時間，然後捲土重來，撲滅革命力量之目的，中國第一名戰爭罪犯國民黨匪幫首領南京政府僞大總統蔣介石，於今年一月一日，提出了願意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的建議。中國共產黨認爲這個建議是虛僞的。這是因爲蔣介石在他的建議中提出了保存僞憲法、僞法統及反動軍隊等項爲全國人民所不能同意的條件，以爲和平談判的基礎。這是繼續戰爭的條件，不是和平的條件。旬日以來，全國人民業已顯示了自己的意志。人民渴望早日獲得和平，但是不贊成戰爭罪犯們的所謂和平，不贊成他們的反動條件。在此種民意基礎之上，中國共產黨聲明：雖然中國人民解放軍具有充足力量和充足理由，確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時間之內，全部消滅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餘軍事力量，但是爲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願意與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

與軍事集團在下列條件的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這些條件是：（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中國共產黨認為，上述各項條件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項條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中的人們願意實現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虛偽的反動的和平，那麼，他們就應當放棄其反動的條件，承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八個條件，以爲雙方從事和平談判的基礎。否則，就證明他們的所謂和平不過是一個騙局。我們希望全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大家起來爭取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反對虛偽的反動的和平。南京國民黨政府系統中的愛國人士，亦應當贊助這樣的和平建議。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揮員戰鬥員同志注意：在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接受並實現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們絲毫也不應當鬆懈你們的戰鬥努力。對於任何敢於反抗的反動派，必須堅決澈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之。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錄自「將革命進行到底」

人的階級性

劉少奇

——一九四一年六月

在階級社會中，人的階級性，就是人的本性，本質。

在階級社會中，一切的人們是作為階級的人而存在的。如是，人的社會本質，就由人的階級地位來決定。由於人們的階級地位各有不同，人們的社會本質也各有不同。過去孟子、告子、荀子等，爲了「人性善或人性惡」的問題，爭論個不清楚，就是因爲他們不懂得或者故意要掩藏人們這種社會本質（本性）的階級差異。在階級社會中，人們的善惡觀念就各有不同：剝削者認爲善的，被剝削者認爲惡的，被剝削者認爲惡的，剝削者認爲善的，離開階級關係而來討論人們的性善或性惡，自然鬧不清楚。猶如我們如果不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就不能判斷某人某人的好壞如何，更不能判斷某人某人的黨性如何。

人的階級性，是由人的階級地位決定的。這就是說，一定集團的人們，長期站在一定的階級地位，即站在一定的社會生產地位，以一定的方式，長期的生產着、生活着與鬥爭着，即產生他們的特殊生活樣式，特殊的利益，特殊的要求，特殊的心理、思想、習慣、觀點和氣派，及其對其他集團人們與各種事物的特殊關係等等，而與其他集團的人們不同，或者相反。這就形成了人們特殊的性格，

特殊的階級性。

由於社會各階級的人們有不同的利益、要求、思想和習慣，如是，各階級的人們對於社會歷史上的一切事物——如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就有各種不同的觀察方法與處理方針。統治的階級根據他們的利益要求和觀點來製訂各種法律與制度，如是，社會上的一切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都成爲統治階級的東西，都充滿着階級性。

在階級社會中，人們的一切思想、言論、行動，一切社會制度，一切學說，都貫串着階級性，貫串着各種不同階級的特殊利益與要求。我們從人們各種不同的要求、學說及思想、言論、行動中，即可看出他們不同的階級性。

比如說吧，農業的自然經濟及手工業生產方法，是封建社會的基礎。封建主在這種生產中是站在剝削農民剩餘勞動的地位，自己不勞動，倚靠地租及徭役而生活。如是，他們就要求割據更多的地盤，要求土地永遠屬於他們所有，要求農民貢獻他們以更多的地租和無代價的勞動，並且承認他們站在農民頭上剝削農民的合理性。如是，就養成他們的封建割據性、互相兼併性、以及奢侈性、殘暴性、社會制度上的等級性等等。這些就是封建階級的特性。

近代產業的機器生產方法，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資產階級在這種生產中是站在佔有生產手段及全部生產品以剝削無產階級剩餘勞動的地位，倚靠工人們所創造的剩餘價值而生活。如是，他們就要求商品與勞動的自由買賣、自由競爭，用經濟手段以摧毀其競爭者，造成自己在經濟上以及政治上

的壟斷地位，要求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要求工人們貢獻他們以數量更多（更長的工作時間與更快的工作速度）、質量更好（更好的熟練的技術）的剩餘勞動，更少地付給工人的工資，並且承認他們發財、壟斷社會財富的合理性。如是，就養成他們的競爭性、壟斷性、奢侈性、組織上的集中性、機械性等等。這就是資產階級的特性。

又比如說農民吧。由於農民長期附着在土地上進行散漫的、獨立的、簡單的、自給的、彼此不大互相協作的生產，和他們簡單的獨立的生活樣式，以及他們對於地租勞役的負擔等，就養成農民的散漫性、保守性、狹隘性、落後性，對於財產的私有觀念，對於封建主的反抗性及政治上的平等要求等等。這就是農民階級的特性。

由於無產階級是集中在大產業中生產，分工很細，一切動作都受機器的限制與彼此約制，他們是沒有生產手段的出賣勞力的工錢勞動者，依靠工資過活，他們與一切勞動者沒有基本的利害衝突，因此，就養成他們偉大的團結性、互助性、組織性、紀律性、進步性，對於財產的公有要求，及對於一切剝削者的反抗性、戰鬥性、堅韌性等等。這就是無產階級的特性。

一切剝削階級，都要欺騙與壓迫被壓迫者，都要互相爭奪被剝削者的剩餘生產物或剩餘價值；因此，就造成一切剝削者的欺騙性、對於人的壓迫性及互相爭奪性。歷史上有許多戰爭，是由於剝削階級互相爭奪與分割被剝削者的剩餘生產物與剩餘價值而發生的。

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使別人受痛苦」的基礎上，是一切剝削者的共同特點。犧牲全人類或大多

數人的幸福，把全人類或最大多數人民弄到飢寒交迫與被侮辱的地位，來造成個人或少數人們特殊的權利與特殊的享受，這就是一切剝削者的「高貴」、「偉大」與「被人尊敬」的基礎，一切剝削者的道德的基礎。

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員就與此相反，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使別人同享幸福」的基礎上。是在努力於最大多數勞動人民與全人類的解放鬥爭中來解放自己，來消滅少數人的特殊權利，這就是共產黨員的高貴、偉大與被人尊敬的基礎，共產主義的道德的基礎。

這就是階級社會中人們各種不同的階級特性。這種階級特性是由人們長期在生產中的特殊地位及特殊生產關係、生活方式而慢慢養成起來，成爲人們的一種天性，這種天性，是社會的。

黨性，就是人們這種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所以人們也有各種不同的黨性：有封建階級的黨性，資產階級的黨性，無產階級的黨性等。

共產黨員的黨性，就是無產者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就是無產者本質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現。共產黨員的黨性鍛鍊和修養，是黨員本質的改造。

共產黨要把無產階級各種偉大的進步的特性發展到最高度。每個黨員要照着這一切特性來改造自己，要使自己具備這一切的優良的特性。這就是本質的改造。一切非大產業工人中出身的黨員，他們也具有非無產階級的天性，他們的改造工作是需要得更多的。

無產階級的特性，也並不是不變的。在無產階級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同時也形成和發展它的特

性，以至發展成爲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將來社會主義的改造時期，由社會主義進入共產主義的時期，無產階級不斷改造社會，不斷改造人類的本質，同時也不斷改造自己的本質，改造自己的特性。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中，人們的階級區別消滅了，人們的階級特性也要消滅。如是，人類的共同本性，共同的人性，就能形成。這就是人類本質改造的全部過程。

但是世界歷史上只有共產黨員及馬克思主義者，才承認自己與一切人們及歷史社會事物的黨性與階級性。這也是由於無產階級的特殊階級地位，使得共產黨員能够公開認識並宣佈這個真理。這個真理的公佈，對於無產階級並沒有害處，而對於剝削階級則是很嚴重的打擊，因爲這樣就揭破了他們的黑幕，使他們更難於擁護他們少數人的利益。其他一切黨派與階級，都不承認他們自己的黨性與階級性，都要把自己描寫成爲似乎是「超黨派」、「超階級」的樣子。其實在這種「超黨派」、「超階級」的胡說後面，就隱藏着剝削階級同樣多的實際利益。他們在被剝削者面前，不敢承認自己的黨派性與階級性。而小資產階級承認這種「超黨派」、「超階級」的胡說，則是由於他們的幻想與無知。長於幻想，畏懼嚴重的實踐與鬥爭，則是表示小資產階級的本性。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附錄

「五四」運動與知識分子的道路

陳伯達

「五四」運動已經經過了三十年。這是中國人民翻天覆地的三十年。

「五四」運動最偉大的成果是知識分子與工人運動的結合，由此就出現了以毛澤東同志爲偉大代表的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由此就出現了以毛澤東思想爲集中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這是中國有史以來大變化的樞紐。這是中國人民由數千年被統治地位、而經過三十年的奮鬥、逐步與完全取得統治地位的樞紐。中國人民今天震撼全世界的新民主主義的勝利，正是從此出發的。

在「五四」運動以前，即毛澤東同志所說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中國也出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人民運動，人民英雄。鴉片戰爭中的平英團運動，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運動，以及這些運動中許多領導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了近代中國歷史的前進，鼓吹了人民的覺醒，但是缺乏了近代的工人運動爲全體人民的前驅，而從貴族中與資產階級中出來的知識分子，不論是在戊戌變法時宣稱變法必須流血的譚嗣同，不論是在辛亥革命前夜許多向反動官僚軍閥拋炸彈的

好漢，他們也不能與民衆深相結合，不能確切領會人民的利益。這樣就顯出運動與領導人物很大的限制性與狹隘性，中國人民因此就不可能在這樣的歷史圈內最後戰勝敵人並把自己變成中國的主人翁。

「五四」運動變更了這種舊歷史的情況。在世界上那時已出現了偉大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而在中國則出現了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角逐的歷史舞臺，在這以後，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界開始了極大的分裂。以胡適這一類人爲代表的右翼，在「五四」運動的過程中很快地轉到反革命的方面，爲反動派與帝國主義辯護，公開認爲共產黨人所指出的帝國主義支配中國的事實不過是「海外奇談」，並提出了「多談問題，少談主義」，以對抗當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潮。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他們中間的大部分就與敵人妥協，站在反動方面了。」（新民主主義論）另一方面，以毛澤東、李大釗等同志爲代表的左翼，則高舉革命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旗，號召人民革命，以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制度及準備社會主義的將來，並投身於實際的工人運動中，結果就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並鍛鍊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與人民在一起的鋼鐵般與膽大包天的英雄人物。

這個中國新時代，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這個新民主主義革命區別於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特點，就是以無產階級爲領導的人民大眾的革命。在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革命在人民中是缺乏明確的目標與正確的道路的。資產階級害怕人民大眾，並爲自己階級的歷史狹隘性所限制，因此，即使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中的最好的革命家，也不可能指出中國社會歷史的規律與革命的規律。只有無產階級的領導才能打破過去革命的限制性與狹隘性，並懂得與根據中國社會歷

史的規律與革命的規律，提供了中國新生的完全的希望與具體的道路。這種無產階級的領導乃是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集中表現出來，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形，則是以中國革命知識分子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為其前提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主義的世界觀與社會革命論在中國的出現，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引起了中國思想領域上的極大的革命，成為中國大革命的先導。這個思想大革命是代表工人階級的自覺，是代表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對於地主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革命；但是，工人階級開始獲得這種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意識，却是得到了那些走向工人階級而與工人階級相結合的革命知識分子的幫助的，却是那些先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知識分子在工人階級中傳播這種學說的影響與結果，而毛澤東同志則是在這樣一羣革命知識分子中最傑出與最偉大的人物。

知識分子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再由此出發，以工人階級代表的資格，而與農民運動相結合，這樣，就又幫助了中國農民運動脫離了原始的宗法的運動形態，而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嶄新運動形態出現。

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相結合，而又與農民大眾相結合，同時也就使知識分子本身獲得了比以前任何時代都沒有得到過的力量，改造了自己，顯出了巨大的智慧。在長期殘酷的與曲折的革命鬥爭中，雖然有一部分人經不起歷史的考驗，實行卑鄙下流的叛變，例如「五四」運動中以編輯「新青年」雜誌而著名的陳獨秀，在一九二七年就發展了對於資產階級的投降主義，並在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

反動派血洗革命之後，叛變了革命的陣營，變成了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當了法西斯的走狗。又例如曾經在革命隊伍中混過若干日子的張國燾，在另一個歷史關頭，竟走入國民黨的特務集團，進行卑鄙的反革命工作。如此等等。除此之外，也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在艱苦的日子動搖起來，脫離人民，繞了一個大彎子，找不到可走的道路，而又重新回到人民方面來的。但是大多數革命知識分子是經得起考驗的，他們在極端苦難的鬥爭條件下，跟着毛澤東同志一道前進，堅持了人民的旗幟，抱着戰勝敵人的決心，毫不顧惜自己的生命。他們的奮鬥成爲整個人民勝利事業所不可分開的重要一部分。同時，又有許多民主主義的知識分子在長期中堅持擁護人民的正義事業，同樣地在歷史上留下了很大的光榮。

三十年來許多革命知識分子的用盡氣力與犧牲生命，其所得的代價是在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可以不算誇大地說：他們在三十年中的成就，就其幫助人民革命勝利這一點上來說，超越了過去中國知識界千百年的成就。

毛澤東同志在「五四」運動二十週年的時候說過：「知識分子如果不與工農民衆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之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結合工農民衆，他們的最後分界僅僅在這一點。」三十年來的歷史完全證明了毛澤東同志這一個唯一正確的論斷。

毛澤東同志在另一個地方對我們黨的同志又說到另一方面：「黨應保護革命知識分子。沒有革命

知識分子，革命不能勝利的。」「一定要吸引和收容大批革命知識分子。要說服工農幹部，吃得下，不怕他們；工農沒有革命知識分子幫忙不會提高自己；工作沒有知識分子不能治國治黨治軍。」三十年來的歷史同樣地完全證明了毛澤東同志這一個正確的論斷。

二

4

5

我們現在正臨着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就是說：一個破壞舊中國的階段很快地即將過去，一個建設新中國的階段正在到來。毛澤東同志給我們提出了新的歷史課題，就是：「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這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給全國一切願意與可能為人民服務的知識分子展開了更廣闊的道路。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後頭。」「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也因此，原來已經參加了革命的知識分子決不能對過去的工作自滿，而需要在這個建設新中國的事業中負起更重大的責任，執行毛澤東同志對我們全黨同志所作的誥誡：「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而避免在新的歷史階段變成落伍的人。同時，我們人民革命的勝利與建設新中國的前途，就使得那一切在過去還沒有參加革命行列的全國知識分子，得到了一個空前沒有報效人民和改造自己的一切可能機會。很多人雖然過去沒有與工農大眾結合，沒有參加過去一個歷

史階段的革命工作，但是現在大家還是可能而且必須與工農大眾結合，參加新同一個歷史階段即建設新中國的工作。現在大家來參加即將到來的準備把農業國變成工業國的生產大革命，參加全國即將到來的準備把文化落後變成文化先進的文化大革命，爲時是並不晚的。大家必須知道：如果沒有今天人民革命的勝利，要在中國實現這種工業化的生產大革命與普遍啓發民智的文化大革命，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九四五年四月間，毛澤東同志的「論聯合政府」，對於這個問題會作了以下的歷史總結：

「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裏，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招致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許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學家、學生們不問政治，自以爲可以所學爲國家服務，結果也化成了夢，一概幻滅了。這是好消息，這種幼稚的夢的幻滅，正是中國富強的起點。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學得了許多東西，知道在日本侵略者被消滅之後，有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之必要，而這些條件是互相關聯的，不可缺一的。果然如此，中國就有希望了。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使之獲得充分發展的可能性，有待於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在全中國境內的實現。」

毛澤東同志這些話，經過了四個整年，在全中國境內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正將很快地完全實現。這也就是說：全國那一切希望自己祖國有偉大將來的知識分子們，現在是完全獲得一個自己的「英雄用武之地」了。大家重新和工農相結合，重新和一切人民大眾相結合，以建設一個偉大新中國——這個新的歷史使命正臨在全國知識分子們的身上。

三

但是，馬克思說得好：「教育者先要受教育。」全國知識分子們要爲人民服務，就必須去獲得爲人民服務的意識，並繼續在實際工作中獲得教育。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的著作中已說到了中國共產黨改造舊知識分子的任務，「是採取適當方法，教育他們，使他們獲得新觀點，新方法，爲中國人民服務。」

在前一個歷史階段，工農運動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思想領域上所引起的大革命，既促進了許多革命知識分子相繼走進了爲人民服務的行列；在今後新的歷史階段，人民迫切地需要更多更多的有用的知識分子，而由於人民解放軍的勝利正在促進全國知識界一個爲人民服務的空前新高潮；和這種新高潮在一起，也就必要舊知識界又來一個關於宇宙觀與人生觀的思想大革命。知識分子們必須根據百年來——特別是三十年來中國人民革命的實際經驗，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觀點，新方法，用辯證法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新觀點，新方法，在一切學術部門（不論是哲學的、經濟的、政治的、歷史的、文藝的以及各種自然科學的），去對於自己來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進行批判與自我批判。

「五四」運動前後，中國有一些資產階級學者曾經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末流若干反動的哲學流派，如胡適搬運美國資產階級御用哲學的所謂「實驗主義」以及張君勱或其他人們所介紹的所謂「柏

「格森哲學」、「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馬赫主義」等等。這些反動的神祕主義的唯心論的西方資產階級哲學流派，曾經利用中國的文化落後，胡混過一些日子，以對抗辯證法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他們用這類反動的觀點，反動的方法，始終不能解釋中國的歷史，近代社會與文化問題。他們中間的最反動分子，例如胡適與張君勱，只能為反動派與帝國主義辯護。現在事情很明白：所有這些反動的哲學流派，在中國人民面前是完全破產了。經過三十年來中國人民的鬥爭及其勝利，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辯證法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已更加被證明是不可抵抗的真理，而誰不願意落後，誰就須要認真地去學習它。這種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觀點與方法，這種辯證法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觀點與方法，完全不是什麼神祕的東西，是完全能夠學得到的，只要他肯與工農羣衆相結合，只要他有為人民服務的熱情，只要他不堅持過去的錯誤成見，只要一個人有那種為着真理而敢於向自己挑戰、敢於否定過去錯誤觀點的勇敢。

紀念「五四」運動三十週年，我們向全國舊知識界號召接受三十年來革命知識分子光榮的傳統，進行這樣一個思想大革命，而把工人階級的宇宙觀與人生觀來重新武裝起自己的頭腦。經過這樣一個思想大革命，並經過在實踐中的新考驗，舊知識界也就可以變為人民的新知識界，而當他們能夠從工人階級出發，從人民出發，去獲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觀點新方法的時候，他們的有用知識就能够在人民中發出極大的光輝，他們在為人民服務的過程中，就能够真正有效地與進一步地獲得偉大的結果。

錄自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北平「人民日報」

表現新的羣衆的時代

周揚

——看了春節秧歌以後

延安春節秧歌把新年變成羣衆的藝術節了，真是鬧得「熱火朝天」。出動的秧歌隊有二十七隊之多。這些秧歌隊是由延安的羣衆、工廠、部隊、機關、學校組織起來的，絕大部分不是職業的戲劇團體，都帶着業餘的性質；職業的劇團都在去年年底下鄉去了。這些業餘的秧歌隊，不但那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大大地蓋過了職業的劇團，就在節目內容和演出效果上，也顯示了它們的並無遜色。他們創造了一百五十種以上的節目，從秧歌劇、秧歌舞到花鼓、旱船、小車、高蹺、高臺等，各色齊全。這些節目都是新的內容，反映了邊區的實際生活，反映了生產和戰鬥。勞動的主題取得了它在新藝術中應有的地位。我統計了五十六篇秧歌劇的主題：

寫生產勞動（包括變工、勞動英雄、二流子轉變、部隊生產、工廠生產等）的有二十六篇，
軍民關係（包括歸隊、優抗、勞軍、愛民）的有十七篇，

自衛防奸的十篇，

敵後鬥爭的兩篇，

減租減息的一篇。

寫生產的最多，也最受羣衆歡迎。軍法處秧歌隊的「鍾萬財起家」，棗園秧歌隊的「動員起來」，南區秧歌隊的「女狀元」、「變工好」，西北黨校秧歌隊的「劉生海轉變」，中央黨校秧歌隊的「一朵紅花」，楊家嶺秧歌隊的「組織起來」，都是寫老百姓生產的，都獲得了成功或比較地成功的效果。寫部隊生產的只有留政宣傳第二隊的一個「張治國」，也是比較成功的。延安市民秧歌隊的「模範紡織」，行政學院秧歌隊的「好莊稼」，延安縣秧歌隊的「雷老漢種棉花」，以及西北黨校秧歌隊的「孫老漢拾糞」，則是用高蹠或快板的形式表現生產過程，宣傳生產知識的，它們雖不如秧歌劇有故事，却得到了不下於秧歌劇的效果。

羣衆歡迎新的秧歌，不是沒有理由的。這些秧歌演的都是他們切身的和他們關心的事情，劇中很多人物就是他們自己。鍾萬財供給了「鍾萬財起家」一劇以完全的材料，他看了這個劇的預演，而且當這個劇在他的鄉裏演出的時候，他幾乎是每場必到的觀客，其餘羣衆都以羨妬的眼光看着他。他們都願在劇中看到自己，實際上他們是已經看到了，不過姓名不同罷了。當演到鍾萬財從二流子轉變的過程的時候，觀衆中的二流子就被人用指頭刺着背說：「看人家，你怎辦？」像這樣觀衆與劇中人物渾然融合的例子，是還可以舉出許多的。

這些秧歌並不是哪一個個人創造的，而是一種完全的集體創作。參加創作的不僅有詩人、作家、戲劇音樂工作者、行政工作者、知識分子、學生，這一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工人、農民、士兵、店員也參加了。延安市民秧歌隊以他們的規模、音樂和樣式的豐富轟動了觀衆，他們的節目大都是店員們

自編自演的，「二流子改造」且出自鐵匠工人的手筆。化學工廠工人們創作的「工廠是咱們的家」傳達出了他們自己工廠的生活的愉快的氣氛。延屬分區秧歌隊演出的「浪子回頭金不換」一劇是由兩位戰士口述記錄下來的，劇中的角色由他們扮演，他們熟練地運用了陝北老百姓的語言。留政秧歌隊的「劉連長開荒」也是由工農出身的戰士演出的，演技都不錯。有的秧歌隊是由機關、學校、部隊與老百姓聯合組成的，例如西區軍民聯合秧歌隊與橋兒溝秧歌隊就是；老百姓不但演出了，而且也自己編寫了新內容的節目。工農羣衆在這次秧歌創作過程中做了積極的參加者；他們表現了他們的創造能力和勇氣。他們沒有受過專門的藝術訓練，但是憑着他們的本色和聰明，他們完成了自己分內的藝術創造的任務。

藝術工作者及一般學生知識分子在這次秧歌活動中也表現了他們非常有成效的努力，他們盡了骨幹的和指導的作用，同時也向羣衆學得了東西。個別同志在開始的時候對於秧歌是採取了比較消極，甚至不屑去做的態度的；但當自己扮演了角色，摹擬工農的言語和動作，在工農的觀衆中引起了熱烈的效果的時候，羣衆的熱情就以一種特別的力量感染了他，他的工作態度也就變得更認真，更嚴肅了；他自覺到了他是在做着一件非常崇高的，有意義的事。他在實際中體驗了毛主席指示的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結合，文藝爲工農兵的方針的正確。這次春節的秧歌成了既爲工農兵羣衆所欣賞而又爲他們所參加創造的真正羣衆的藝術行動。創作者、劇中人和觀衆三者從來沒有像在秧歌中結合得這麼密切。這就是秧歌的廣大羣衆性的特點，它的力量就在這裏。

秧歌本來是農民固有的一種藝術，農村條件之下的產物。新的秧歌從形式上看是舊的秧歌的繼續和發展，但在實質上已是和舊的秧歌完全不同的東西了。現在的秧歌雖仍然是農民的藝術，仍然是農村條件之下的產物，但却是解放了的，而且開始集體化了的新的農民的藝術，是已經消滅了或至少削弱了封建剝削的新的農村條件之下的產物；我們要保持農民的特色，但却是新的農民的特色。新的秧歌必須表現「新的羣衆的時代」。羣衆對於新的秧歌已經有了他們自己的看法。他們已不只把它當作單單的娛樂來接受，而且當作一種自己的生活 and 鬥爭的表現，一種自我教育的手段來接受了。羣衆有了下面的反映：

「這些戲都是勸人好，勸人好好生產，多打糧食，光景就過得美啦！」

「你們能根據實在的事情演，老百姓能看懂，又是新的，老百姓喜歡看。舊的秧歌老是一套，都不愛看。」

「你們的秧歌好，都是新世事。鄉裏鬧的都是古時的。」

「你們的秧歌有故事，一滿是講生產，年青人都愛看。舊秧歌沒意思。」

「舊秧歌辭死了，我看都不看。你們的秧歌，我直站着看，不想走。」

「南區秧歌隊」，二月二十五日「解放日報」

這些反映說明什麼呢？說明了羣衆的理解力、欣賞力，說明了他們的實際精神，他們的鬥爭觀點。他們的欣賞趣味並沒有停留在舊的事物上面。他們的生活是在前進着的；他們渴望着在藝術上看到他們

新的生活的反映，找到對於他們生活中發生的新的問題的解答。在他們，欣賞和判斷，娛樂和教育是不可分的。他們以他們的階級本能和政治覺悟能够辨別出什麼是他們自己階級的東西，什麼是反對他們階級的東西。他們的是非愛憎是分明而又熱烈的。所以過分誇大老百姓的舊的欣賞趣味，是不恰當的。老百姓說舊秧歌是「溜勾子」的秧歌，因為過去秧歌要騷情地主，這就可見老百姓的正確的階級的判斷的眼光。他們給新的秧歌取了一個名字叫「鬥爭秧歌」。「鬥爭秧歌」，你看這是新的秧歌的一個多麼正確的名稱啊。新的秧歌取消了丑角的臉譜，除去了調情的舞姿，全場化爲一羣工農兵，打傘改爲用鐮刀斧頭，創造了五角星的舞形，這些不都是「鬥爭秧歌」的鮮明的標誌嗎？這種改革雖是由專門藝術工作者創始的，現在却已經變成羣衆的了。老百姓的秧歌現在已開始用鐮刀斧頭來領頭，不再用傘了。這種變化是有重大社會的教育的意義的。它反映了新社會人們的相互關係，以及人們與自然的關係的變化。

戀愛是舊的秧歌最普遍的主題，調情幾乎是它本質的特色。戀愛的鼓吹，色情的露骨的描寫，在愛情得不到正當滿足的封建社會裏，往往達到對於封建秩序、封建道德的猛烈的抗議和破壞。在民間戲劇中，這方面產生了非常優美的文學。我看過一篇舊秧歌劇，叫做「楊二捨化緣」，那裏面對於愛情的描寫的細膩和大膽，有些部分簡直可以與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媲美，使人不能不驚歎於中國民間藝術的偉大和豐富。但是舊民間戲劇中戀愛的主题一方面仍帶着濃厚的封建色彩，另一方面又是比較靜止比較單調的農村生活的反映，在新的農村條件下，封建的基礎已被摧毀，人民的生活充

滿了鬥爭的內容。戀愛退到了生活中的不重要的地位，新的秧歌是有比戀愛千萬倍重要，千萬倍有意義的主題的。主題變了，人物也變了。比方在舊秧歌裏丑角會是一個顯著的腳色，在新秧歌裏就失去他的這種地位了。在森嚴的封建社會秩序和等級面前，丑角是唯一可以自由行動，自由說話的人物，他或則嬉笑怒罵，或則旁敲側擊，他貌似胡塗，實則清醒，他的戲謔和反話常常是對於上層人物和現存秩序的一種隱諱而尖刻的批判。在西洋的，比如莎士比亞的戲劇裏也就有這一種的腳色；他們是可愛的。但是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小丑的身分已經完全改變了。邊區及各根據地是處在工農兵和人民大眾當權的朝代，人民是主人公，是皇帝，不再是小丑了。如果說在我們的秧歌劇中還用得着小丑的話，那只能用來去表現新社會之破壞者、蠹蟲，但他們已是完全否定的人物，沒有絲毫積極的作用了。所以有同志主張大秧歌舞中應該一律是工農兵和人民大眾的形象，不應攙入小丑和反派的角色，節目中的反派角色或者不參加大舞，或者到演出時再化裝。這個主張，我覺得是對的。大秧歌應當是人民的集體舞，人民的大合唱。它必須熱鬧、紅火，如老百姓所喜歡的那樣。它要表現集體力量，它要在各式各樣的形象和色彩當中顯出它的美妙的和諧。

新秧歌是不但在內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是新的了。不錯，它是以前秧歌形式為基礎的，它不能夠也不應當離開這個基礎；但並不是說它是原封不動的原來的形式，倒不如說：它和原來的形式已大不相同了。因為在這個基礎上，加進了五四以來新文藝形式的要素，沒有它們，新秧歌的創造是不可想像的。現在的秧歌劇是一種熔戲劇、音樂、舞蹈於一爐的綜合的藝術形式，它是一種新型的廣場歌舞

劇。秧歌劇是一種羣衆的戲劇，它必須以廣場爲主，就是說在廣場中央演出，如同一座圓形的舞臺，四面向着觀衆，演出既簡便，和觀衆的接觸又是最直接最密切的。自然，廣場劇和舞臺劇之間並沒有截然的界綫，秧歌劇同樣可以搬上舞臺，定縣的秧歌就是有棚有臺的，而且與「秦腔」、「梆子」、「二簧」等戲相頡頏；這在今年延安的秧歌演出中，也有過類似的經驗。秧歌劇又必須主要的是歌舞劇。它可以吸收話劇的一些手法和長處，而且必須吸收；實際上這次的秧歌，有的就採取了很多的話劇的成分，對白多於歌唱，歌劇的味道已經很少了。但是從秧歌劇本身的特點及其藝術的效果來看，我以為不要輕易放棄歌與舞的因素。歌與舞是必要的。對白過多，有時甚至是一種缺點。秧歌劇是秧歌的中心節目，甚至是唯一節目，但它總是整個秧歌的一個有機部分，它必須和大秧歌舞或其他節目（如果有的話，爲了吸引羣衆，最好是有）有很調和的配合。大秧歌舞本身是一種獨立的藝術，同時又可以作秧歌劇的一種開臺，或是說前奏，以及它的尾聲，同時按着劇情的需要，還可以作劇中的伴唱，它的用處是很大的。保安處大秧歌隊的大秧歌舞有了一些新的創造，是值得大家學習的。它沒有改變秧歌的扭法，但是在扭步和歌唱之外，依照詞的內容加以表情，這樣使得歌和舞完全協調，舞變得更有內容，更活潑生動，更富於色彩，和秧歌劇也更相配合。我們應當創造表現生產和戰鬥的集體舞蹈，軍法處秧歌隊和留政宣傳第二隊在這方面作了嘗試。但是這種創造無論如何不能離開本來的秧歌舞的基礎，要保持民間舞蹈的健康、明朗、有力的特色，要拒絕都市的小市民歌舞的庸俗作風的影響；否則不但老百姓不會歡迎，就是在藝術上說，也是沒有價值的，無意義的，低級的。

秧歌劇作爲廣場歌舞劇自然只是戲劇種類之一，與文學中有詩歌、小說、報告、通訊相同。它與話劇、平劇、秦腔等各有自己的傳統和特點，各有長處和限制，它們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補充，互相發展的。話劇是最現代的進步的戲劇形式，但它是從西洋輸入，並且作爲中國舊劇的澈底否定者而興起來的（這個否定在五四當時是有革命作用的），而且又完全是在都市生長起來的，它在內容上和小市民血緣極深，它的形式是歐化的，始終沒有完全擺脫洋教條的束縛。所以我以爲話劇要到羣衆中去必須經一番改造，而這一點過去幾乎很少人注意過。這個改造，我想並不是要它舊劇化，而是要它工農化，就是說，要把它改造到能適合於表現工農兵的情感和思想。平劇是需要改造的，這大家都沒有意見；不同意見是關於如何改造。也還有人根本懷疑它能否改造。黨校演出的「逼上梁山」在平劇改造工作上作了一個重要的貢獻，它劃出了平劇改造的正確方向。民衆劇團在秦腔方面的努力是一貫的，也是有成績的，「血淚仇」，是一個傑出的秦腔劇本，表現了作者不凡的藝術魄力。這些，和一年來的秧歌，就都是實踐了毛主席文藝方針的初步成果。戲劇上各種形式應該讓它們同時並存，共同發展。任何藝術形式，只要它是能够反映人民大眾的現實生活和鬥爭與歷史的革命內容的，都應當讓其存在，促其發展。藝術上各種形式的同時並存，或互相交替，決定於社會的條件，羣衆的需要；最後的判斷者是羣衆，是歷史。我們的任務只是將各種藝術形式引導到一個共同正確的方向，而同時使之互相配合，各盡所長。

比較起來，秧歌劇是一種小形式的戲劇，它所能處理的主題的範圍和深度是有限制的，雖然這次

春節秧歌的實踐，證實了它能夠處理相當多方面的主題，而且是較複雜，較嚴重的主題，如保安處秧歌隊演出的「馮光琪防奸」，和黨校秧歌隊的「牛永貴掛彩」，就是劇情比較複雜的。「牛永貴掛彩」且是一個相當優秀的秧歌劇。秧歌劇的長處是在它的羣衆性。它能夠迅速、簡單、明瞭地反映羣衆的日常生活和鬥爭，它容易爲羣衆所接受，成爲羣衆自己的東西。它是羣衆藝術的主要形式之一，在廣大農村的條件下，它是羣衆藝術的最主要的形式。秧歌劇是以行動迅速和簡單爲特點的，而這時也可以是高度藝術性的標記。從秧歌劇，是一定能產生出有高度藝術性的作品來的，而在大型民族新歌劇新話劇的建立上，它又將是一個重要的基礎和重要的推動力量。

秧歌的前途是無可懷疑的，它已經成了廣泛而熱烈的羣衆的藝術運動，已經在羣衆當中站定腳跟了。它完全證明了毛主席在文藝座談會講話中所指示的文藝新方向的絕對正確。秧歌是向這方向的一個努力，但也還只是一個方面的，而且是初步的努力。新的秧歌正在成長的過程中。它的面前還存在有許多問題，許多的工作。

首先一個問題是：新的秧歌是否已經大衆化了呢？我以為是沒有完全做到的，甚至還有相當的距離。在這裏我且不去說它的普及的範圍，我只指出：在新的秧歌今天所達到的思想內容和表現形式中還有不大衆化的地方。這就是說，秧歌中的羣衆觀點、羣衆語言、羣衆情感、羣衆作風還不够。

我們的秧歌寫了老百姓，寫了他們的生活和鬥爭，老百姓取得了藝術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地位。我們的秧歌寫了共產黨、八路軍，歌頌了他們的英雄事蹟，他們的愛國愛民，歌頌了我們羣衆鬥爭的領

袖。這些都做了，而且做得很對；正是憑着這些，獲得了廣大羣衆的擁護。那末爲什麼還說羣衆觀點不夠呢？不夠表現在那一些方面呢？我有這樣一種感覺：一方面，我們的秧歌反映八路軍太少了，太不夠了。八路軍不但在軍事戰線上而且在生產戰線上所完成的英雄事蹟，比文藝作品中所已反映的要千百倍豐富，千百倍偉大，值得我們大大的歌頌。另一方面，在軍民關係上，特別是擁政愛民運動以來，也有許多值得反映的可歌頌的事情。秧歌比較多地反映了這一方面，但是有些劇作者却作出了關於軍民關係或者一般地關於羣衆先鋒隊和廣大羣衆的關係的不完全正確的描寫。他們把共產黨、八路軍表現爲一種超乎羣衆之上的力量，它從上而下地來愛護着羣衆，它所給與羣衆的常較羣衆所給與它的爲多。在秧歌中我們常常聽到類似這樣的句子：

「水有源，樹有根，八路軍叫咱不能忘。」

或者是：

「共產黨是咱的命根，它是咱的親爹娘。」

這種說法不對嗎？完全對的，也應當這樣說的，它們表達出了老百姓與共產黨、八路軍的血肉相聯，他們對於共產黨、八路軍的衷心的愛和感激。這是真實的。但是作爲黨與羣衆的全部正確關係的表示來看就不對了。全部的真理是：首先對於共產黨、八路軍，那末老百姓是源，是根，是命根，是親爹媽；然後，再反過來，對於老百姓，那末共產黨、八路軍又給予以偉大的指導與保護的力量。爲什麼我們的秧歌不着重表現前一個真理呢？我在報上看到，在去年擁政愛民的運動中，有一個八路軍的

班長在擁政愛民的會上說：「我們是邊區人民的子弟兵，就像是人民的兒子一樣。我們不好，老百姓當然不高興。我們要做個好子弟兵，做個孝順兒子，老百姓就會喜歡我們了。」他的話被老百姓聽到了，拍手稱讚，這是真正的羣衆觀點。近的例子，當西北黨校秧歌隊在一個劇目中演到有關軍民關係的地方的時候，觀衆中一個老鄉說：「軍隊離不開老百姓，老百姓也離不開軍隊，邇刻誰也離不開革命。」這是老百姓心裏的話，是關於軍民關係的全部正確的觀點。我們的秧歌爲什麼不着重去表現這種觀點呢？我們的某些秧歌對軍民關係又是怎麼表現的呢？在軍與民的對照上，老百姓常是被描寫得落後一些，甚至拿老百姓的某些缺點來襯托軍隊的十美齊全。「劉連長開荒」一劇就多少犯了這樣的毛病。爲了要寫八路軍連長幫老百姓開荒，不吃老百姓飯，並且開的比老百姓自己還快（我知道它是寫的實在的事實），作者硬叫一個得過革命好處的老漢爲了擔心八路軍幫他開荒要吃他的飯而弄得一夜未眠，將一個年青的好勞動的農民刻劃成了近似二流子的臉相。自然老漢的擔心是落空了，青年農民也被鼓動競賽掬出了一身大汗。連長最後的溜走在這兩個善良人物的心上留下了惋惜和歉仄。作者這樣有意地作弄了他們，也許不過是爲了戲劇的效果，但同時却將老百姓作了不真實的描畫了。我們的秧歌劇，寫了老百姓的落後和缺點的並不少（這也是要的），但是我沒有看到一個秧歌劇批評我們機關部隊自己的。我們「公家人」既然比老百姓前進一些，爲什麼反而不要自我批評呢？難道我們在工作上 and 思想上真是沒有可批評的地方嗎？毛主席教導我們時時批判自己的缺點，好像爲了清潔，爲了去掉灰塵，天天要洗臉，要掃地一樣。文藝就應當成爲自我批評的武器之一。

新的秧歌運用羣衆語言，表現羣衆情感、羣衆作風，也是不夠的，因此它對羣衆生活的反映還是比較單調的，有些公式化的，甚至使人有千篇一律的感覺。這次春節秧歌劇只有少數是根據了向老百姓直接作調查得來的材料寫成的，一般的都是從報紙上找的材料，雖則劇作者或者在創作的時候請教了本地幹部或熟悉本地情況的幹部，或者在演出的過程中隨時吸收羣衆的反映，隨時將劇本內容修正和補充。西北黨校秧歌隊採取組織效果小組到觀衆中去收集羣衆反映的辦法是很好的。但是不論是向羣衆直接作了調查也好，從報紙上搜集的材料也好，劇作者一般地都是外來知識分子，他們平常對於老百姓的生活是比較隔膜，比較生疏的，所以他們的反映就不能不發生困難。

最大的困難是語言。秧歌劇都是寫的老百姓的事，而又是以方言演出的，語言成了一個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採用方言是非常必要的。我以為以邊區老百姓生活為題材的秧歌劇必須用方言寫和演。同樣題材的話劇也必須如此。方言劇是值得提倡的。青年劇院演出的話劇「抓壯丁」，一個寫得很成功的諷刺劇，就是用四川方言寫和演的，收到了很好的演出上的效果。我們的秧歌雖是一般地企圖採用了陝北老百姓的語言，但因爲劇作者對老百姓語言的不够熟悉，他們所用的老百姓的語言是還不够豐富，不够洗鍊的。本來，羣衆語言只有加以博採而又經過提鍊才能成爲藝術語言。現在的缺點是既少而又不精。語言中攙入了兩種雜質的東西。一種是舊戲式的唱白，這雖是老百姓比較習慣，有的可以聽得懂的，但却不是老百姓現實的語言。還有一種是知識分子氣的語言，用毛主席的話來說，就是「學生腔」。他們雖是借老百姓的口述說老百姓的事，甚至竭力講了方言，滿口的「邇刻」「一滿」，

但聽去總是空洞而又豎扭的，不像是老百姓的口吻和聲調，聽不出真實的情感。語言是一般化的，不能表示出人物的性格和個性，張三口裏唱的歌詞或講的話移到李四口裏去唱去講也可以。

在秧歌劇中還沒有創造出很成功的角色。如果就演員的唱工好、做工好來說，那我們已經有博得觀眾喝采的演員了，這種演員是應當十分寶貴的。我所謂成功的角色是指劇本中所創造的帶典型性而又有個性特徵的人物，他有自己的語言，他有真實的情感，他經過演員的創造，生動地出現在觀眾面前，使人看了永不能忘記。有些演員還不能很好表達老百姓的情感，他們雖想儘量表現得細膩，但因為沒有探到老百姓真實情感的深處，以致弄到近乎做作，反而使老百姓的形象走樣了。

如何取得老百姓的語言、老百姓的情感，這除了向老百姓學習以外，再沒有別的辦法。報紙上的材料加上主觀的想像，已經是不濟事的了。但學習也不是容易的事，需要長期的耐心，還需要正確的立場，正確的方法。過去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作家，特別是他們中間的優秀的分子，也學習過老百姓的語言，但是他們都是從他們的立場來學的。語言是表達一定思想的，因此，他們的學習就不能澈底，他們不會在根本上接受羣衆的思想，他們甚至只是拿羣衆的語言來作他們作品的裝飾。我們學習羣衆的語言，却正是爲了學習羣衆對於事物的看法，文藝工作者並且在文藝中來表現這種看法。學習羣衆的情感，也是如此。在這裏，作爲消極的例子，我可以介紹一點魯藝文工團在鄉下工作中的經驗。他們在寄回來的報告上寫着：

「有些同志認爲向羣衆學習，只是學習羣衆的動作、語言、表情，而學習了這些東西，單純地是爲了演戲，

而忘了學習羣衆來改造自己思想這個任務。甚至個別本地生長的同志自認爲已經學到了這些東西，於是無東西可學了，便發生了自滿的情緒，閒着沒有事做，躺在牀上睡覺……

「有些同志要學習羣衆的感情，把羣衆的感情認爲像小資產階級一樣，那種虛無縹緲，很難捉摸的東西，常，還主觀去猜想羣衆感情，看到一個老鄉坐在炕上就去想他現在是什麼感情，他心裏想什麼，而結果是一無所得，結果是感到學習羣衆感情是很困難的。」

真是很有意義的例子。這告訴了我們，如果不把思想搞通，是什麼都學不到的。

我們的秧歌雖然一般地都是採用了老百姓所熟悉和愛好的鄆鄆、快板的形式，但因爲加進了新的思想和新的藝術的因素，比起老百姓原來的秧歌來，一方面固然是面目一新，另一方面却也因此而喪失了一些老百姓的作風了。我以爲舊的秧歌的形式還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的，譬如老百姓秧歌隊的吹喇叭和打腰鼓就是很好的，我們的秧歌隊還沒有採用和學會。現在秧歌用的鄆鄆調，我統計了一下，一共不過二十來種，而用得最流行的不過幾種，如像「崗調」、「戲鞦韆」、「緊符調」等，所以大家感到有點聽膩了。其實有許多好的鄆鄆調還沒有採用。據呂驥同志說，鄆鄆調有一百種以上。他所搜集的西北民歌小調已經近一千種，而新的秧歌中所用的小調不過十來種。道情就用得更少了。民間藝術的礦藏是豐富得很多的，我們必須認真地去加以開發、提煉。創作，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這種提煉的工作。老百姓是喜歡道情、鄆鄆的，因爲這些是他們熟悉的形式，他們聽得出你什麼地方音沒唱準，什麼地方樂器打錯了。舊的民間曲調自然還不够表現邊區人民新的生活的戰鬥的快樂的氣氛，

需要適當的改造。但這個改造的工作必須是慎重的，對於民間音樂經過熱心的認真的研究的。這個改造決不能是硬搬洋教條和表現自己小資產階級的情感，而必須是表現老百姓的新的情感和思想，而又能適合於老百姓的欣賞習慣。有些同志就是唱鄙鄙，唱小調，那聲音聽上去幾乎一點老百姓的味道都沒有。實在說，在新文藝工作者的腦袋裏，洋教條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民間藝術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這就可知我們的工作的重心應該放在什麼上面了。要學習民間藝術，必須向民間藝術家學習。這種藝術家在老百姓中間是很多的，他們是我們很好的師父。

一方面我們向民間藝術家學習，另一方面我們又從工農兵羣衆中培養出新的藝術家。這一次春節秧歌，工農兵羣衆參加了創作，這就發生了不但文藝工作者如何表現工農兵，而且工農兵如何參加文藝創作的問題，因而也發生了文藝工作者如何幫助和指導工農創作的問題。幫助是極不夠的，指導上也遇着了一些困難。工農出身的，半知識分子的，本地的演員以至劇作者，由於他們本身是工農分子，或和羣衆比較接近，所以他們表現工農兵是自然的，不加修飾的，比較逼真的。西北黨校秧歌隊演出的「劉生海轉變」中的角色，以及其他秧歌隊的劇目中的本地演員都具有這樣的特色。工農演員更不消說。他們需要的是更藝術些。他們中間，有些根本不懂什麼是藝術上的規矩，他們是真正自由自在地在創作，但當那些規矩套上他身上的時候，他們有時反而給束縛住手足了，唱也唱不好了，動作也亂了。這是什麼原因呢？難道只怪那些同志修養水平低嗎？不是的。因為我們的藝術指導本身還存在着缺點。我們還沒有能夠完全按照表現羣衆生活的需要，從羣衆藝術創作實踐過程中，去運用已

有的技術，並發展新的技術，然後拿這些技術去指導他們。

所以有人感覺得現在秧歌羣衆性是有了，但藝術性却不够，他們要求更多一些藝術性。這種要求是正常的。但問題是：什麼是我們要求的藝術性呢？它從何而來呢？如果藝術性不是指技藝，那末藝術性就是真實地，具體地，生動地反映了生活。藝術性和形象性是相差不多的意思。愈形象化，藝術性就愈高。而形象是只能從生活中得來的。所以藝術性不是可以從什麼地方取來加到作品中去的調料，而只能從作品中生活的描寫本身發生出來。

要不要故事？容不容許「噱頭」、「趣味」？這些好像是純粹技術上的問題，實際仍是和生活之真實的描寫不能分開的。我是主張秧歌有故事的。故事可以是實事，也可以是虛構。藝術並不反對虛構，而只反對憑空虛構。它需要有幻想，有誇張，只要這些沒有離開現實基礎，不是引導人逃避現實，而是引導人改造現實。我是甚至主張大團圓的結局的。五四時代反對過中國舊小說戲劇中的團圓主義，那是正確的，因為舊小說戲劇中的團圓不過是解脫不合理的，建立在封建制度和秩序之上的社會的一個幻想的出路，它是粉飾現實的。在新的社會制度下，團圓就是實際和可能的事情了，它是生活中的矛盾的合理圓滿的解決。保安處秧歌隊演出的「馮光琪防奸」的最後給鋤奸英雄送匾一場，配合喇叭的吹奏，是很有藝術的效果的，據說老百姓都很歡迎，但也許是爲要避免團圓主義吧，在機關演出時却給刪掉了，我以爲很可惜。秧歌中可不可以加進去「噱頭」呢？那會不會破壞被描寫的工農羣衆的生活和鬥爭的嚴肅氣氛呢？我想也是不成問題的。在實生活中引人發笑的事還少嗎？羣衆是

般懂得幽默的；新的人物也決不是一天到晚板着面孔。「噱頭」是由生活中的矛盾之突然或意外的解決所引起的，而這個解決在生活事實的整個發展過程中雖是帶偶然性的，但同時却是這個生活事實發展過程的一個自然結果，人物性格的一種適合的着色。「硬滑稽」那是要不得的，損害藝術的真實的。

秧歌的羣衆性和藝術性是必須統一的，這個統一只有經過現實主義的道路才能達到。這就是，必須文藝工作者與工農兵結合，工農兵與文藝結合，新文藝與民間形式結合。有了這三方面的結合，新文藝運動就有了堅實的基礎和廣大發展的前途。秧歌已經成爲新文藝運動的一支生力軍了。爲了要使它前進得更好，更順利，我們必須解決與它有關的許多思想上藝術上的問題。我上面所提出的一些意見，是就個人所見到的說的，希望能引起同志們，特別是文藝界同志們的研討。關於秧歌目前所應做的工作，我提議下列這些：

一 經常派職業劇團下鄉，同時在各分區建立自己的劇團，將秧歌普及到農村的每個角落中去。去年下鄉的劇團快回來了，它們一定會帶回來很多的很好的經驗，必須將那些經驗總結起來，作爲今後工作的根據。

二 大量地發動秧歌劇作，並選集優秀的作品，加以出版。這次春節秧歌劇中有好些是寫得相當好的，很快就可印出來。劇作是劇運工作的中心環節，我們必須用大力來提倡。

三 大量發動組織老百姓自己的秧歌隊，大量地吸收工農兵參加秧歌演出和寫作，認真地，慎重

地，耐心地給與他們技術上的指導，發表和鼓勵他們自己創作的作品。

四 有計劃地，有系統地搜集和研究民間藝術，將已經搜集的材料加以整理並付印出來。羅致民間藝人，各職業文藝團體應與民間藝人和民間藝術團體取得密切的聯繫，互相學習，交換經驗。

五 發動批評。對於已發表或演出的秧歌劇本，應加以介紹和批評。這種批評必須不是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的。必須通過各種方式吸收老百姓觀眾的反映，羣衆的意見是最可靠的批評。

我現在所想到的就是這些。讓我們從理論、實踐各方面來推進這個新的秧歌的運動吧，每個文藝工作者都應當爲表現「新的羣衆的時代」而努力！

一九四四

論 嚴 肅

朱自清

新文學運動的開始，鬥爭的對象主要的是古文，其次是「禮拜六」派或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又其次是舊戲，還有文明戲。他們說古文是死了，舊戲陳腐、簡單、幼稚、嘈雜、不真切，武場更只是雜耍，不是戲。而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意在供人們茶餘酒後消遣，不嚴肅，文明戲更是不顧一切的專迎合人們的低級趣味。白話總算打倒了古文，雖然還有些肅清的工作。話劇打倒了文明戲，可是舊戲還直挺挺的站着，新歌劇還在難產之中。鴛鴦蝴蝶派似乎也打倒了，但是又有所謂「新鴛鴦蝴蝶派」。這嚴肅與消遣的問題夠複雜的，這裏想特別提出來討論。

照傳統的看法，文章本是技藝，本是小道，宋儒甚至於說「作文害道」。新文學運動接受了西洋的影響，除了解放文體以白話代古文之外，所爭取的就是這文學的意念，也就是文學的地位。他們要打倒那「道」，讓文學獨立起來，所以對「文以載道」說加以無情的攻擊。這「載道」說雖然比「害道」說溫和些，可是文還是道的附庸。照這一說，那些不載道的文就是「玩物喪志」。玩物喪志是消遣，載道是嚴肅。消遣的文是技藝，沒有地位；載道的文有地位了，但是那地位是道的，不是文的——若單就文而論，它還只是技藝，只是小道。新文學運動所爭的是，文學就是文學，不干道的事，它是藝術，不是技藝，它有獨立存在的理由。

在中國文學的傳統裏，小說和詞曲（包括戲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為是消遣的，不嚴肅。不嚴肅也就是不正經；小說通常稱爲「閒書」，不是正經書。詞爲「詩餘」，曲又是「詞餘」；稱爲「餘」當然也不是正經的了。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意在供人們茶餘酒後消遣，倒是中國小說的正宗。中國小說一向以「志怪」「傳奇」爲主，「怪」和「奇」都不是正經的東西。明朝人編的小說總集有所謂「三言二拍」。「二拍」是初刻和二刻的「拍案驚奇」，重在「奇」很顯然。「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雖然重在「勸俗」，但是還是先得使人們「驚奇」，才能收到「勸俗」的效果。所以後來有人從「三言二拍」裏選出若干篇另編一集，就題爲「今古奇觀」，還是歸到「奇」上。這個「奇」正是供人們茶餘酒後消遣的。

明清的小說淵源於宋朝的「說話」，「說話」出於民間。詞曲（包括戲曲）原也出於民間。民間文學是被壓迫的人民苦中作樂，忙裏偷閒的表現，所以常常扮演丑角，嘲笑自己或誇張自己，因此多帶着滑稽和誕妄的氣分，這就不正經了。在中國文學傳統自己的範圍裏，只有詩文（包括賦）算是正經的、嚴肅的，雖然放在道統裏還只算是小道。詞經過了高度的文人化，特別是清朝常州詞派的努力，總算帶上一些正經面孔了。小說和曲（包括戲曲）直到新文學運動的前夜，却還是丑角打扮，站在不要緊的地位。固然，小說早就有勸善懲惡的話頭，明朝人所謂「喻世」等等，更特別加以強調。這也是在想「載道」，然而「奇」勝於「正」，到底不成。明朝公安派又將水滸比史記，這是從文章的「奇變」上看；可是文章在道統裏本不算什麼，「奇變」怎麼能扯得上「正經」呢？然而看法到底

有些改變了。到了清朝末年，梁啟超先生指出了「小說與羣治之關係」，並提倡實踐他的理論的創作。這更是跟新文學運動一脈相承了。

新文學運動以鬥爭的姿態出現，它必然是嚴肅的。他們要給白話爭取正宗的地位，要給文學爭取獨立的地位。而魯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裏喊出了「吃人的禮教」和「救救孩子」，開始了反封建的工作。他的「隨感錄」又強烈的諷刺着老中國的種種病根子。一方面人道主義也在文學裏普遍的表现着。文學擔負起新的使命；配合了五四運動，它更跳上了領導的地位，雖然不是唯一的領導的地位。於是文學有了獨立存在的理由，也有了新的意念。在這情形下，詞曲昇格為詩，小說和戲曲也昇格為文學。這自然接受了「外國的影響」，然而這也未嘗不是「載道」；不過載的是新的道，並且與這個新的道合為一體，不分主從。所以從傳統方面看起來，也還算是一脈相承的。一方面攻擊「文以載道」，一方面自己也在載另一種道，這正是相反相成，所謂矛盾的發展。

創造社的浪漫的感傷的作風，在反封建的工作之下要求自我的解放，也是自然的趨勢。他們強調「動的精神」，強調「靈肉衝突」，是依然在嚴肅的正視着人生的。然而禮教漸漸垮了，自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帶給中國的暫時的繁榮裏越來越大了，於是乎知識分子講究生活的趣味，講究個人的好惡，講究身邊瑣事，文壇上這就出現了「言志」派，其實是玩世派。更進一步講究幽默，為幽默的幽默，無意義的幽默。幽默代替了嚴肅，文壇上一片空虛。一方面色情的作品也擡起了頭，憑着「解放」的名字跨過了「健康」的邊界，自然也跨過了「嚴肅」的邊界。然而這空虛只是暫時的，正如那繁榮

是暫時的。五卅事件掀起了反帝國主義的大潮，時代又沈重起來了。

接着是國民革命，接着是左右折磨；時代需要鬥爭，閒情逸致只好偷偷摸摸的。這時候魯迅先生介紹了「一面是嚴肅與工作，一面是荒淫與無恥」這句話。這是時代的聲音。可是這嚴肅是更其嚴肅了；單是態度的嚴肅，藝術的嚴肅不成，得配合工作，現實的工作。似乎就在這當兒有了「新鴛鴦蝴蝶派」的名目，指的是那些儘在那兒玩味自我的作家。他們自己並不覺得在消遣自己，跟舊鴛鴦蝴蝶派不同；更不同的是時代，是時代縮短了那「嚴肅」的尺度。這尺度還在爭議之中，劈頭來了抗戰；一切是抗戰，抗戰自然是極度嚴肅的。可是八年的抗戰太沈重了，這中間不免要鬆一口氣，這一鬆，尺度就放寬了些；文學帶着消消遣，似乎也是應該的。

勝利突然而來，時代却越見沈重了。「人民性」的強調，重行緊縮了「嚴肅」那尺度。這「人民性」也是一種道。到了現在，要文學來載這種道，倒也是「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不過太緊縮了那尺度，恐怕會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說的錯誤。目下黃色和粉色刊物的風起雲湧，固然是動亂時代的頹廢趨勢，但是正經作品若是一味講究正經，只顧人民性，不管藝術性，死板板的長面孔教人親近不得，讀者們恐怕更會躲向那些刊物裏去。這是運用「嚴肅」的尺度的時候值得平心靜氣算計算計的。

錄自「中國作家」創刊號

魯迅的精神

——一九三三年四月八日

瞿秋白（何凝）

魯迅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他是經歷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在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戰鬪，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着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裏來的。他終於宣言：「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牠的潰滅，後來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爲唯有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二心集」序言）關於最近期間，九一八以後的雜感，我們不用多說，他是站在戰鬪的前線，站在自己的哨位上。他在以前，就痛切的指出來：「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喫人，被喫，以兇人的妄愚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着，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墳」：「燈下漫筆」）而現在，這句話裏的「青年」兩個字上面已經加上了新的形容詞，甚至於完全換了幾個字，——他在日本帝國主義動手瓜分，英美國聯進行着共管，而中國的紳商統治階級要着各種各樣的戲法零躉發賣中國的時候，——忍不住要指着那些「民族主義文學者」說：「他們（老年的和青年的——凝注）將只盡些送喪的任務，永含着戀主的哀愁，須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風濤

怒吼起來，刷洗山河的時候，這才能脫出這沈滯猥劣和廢爛的運命。」（「二心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然而魯迅雜感的價值決不止此。他自己說，「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爲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致命。」（「墳」：「寫在墳後面」）從滿清末期的士大夫、老新黨、陳西滢們……一直到最近期的洋場無賴式的文學青年，都是他所親身領教過的。劊子手主義和僵尸主義的黑暗，小私有者的庸俗、自欺、自私、愚笨，流浪賴皮的冒充虛無主義，無恥、卑劣、虛偽的戲子們的把戲，不能夠逃過他的銳利的眼光。歷年的戰鬪和劇烈的轉變給他許多經驗和感覺，經過精鍊和融化之後，流露在他的筆端。這些革命的傳統對於我們是非常之寶貴的，尤其是在集體主義的照耀之下：

第一，是最清醒的現實主義。「中國人向來因爲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不自覺得。」（「墳」：「論睜了眼看」）這種思想其實反映着中國的最黑暗的壓迫和剝削制度，反映着當時的經濟政治關係。「科舉式的封建等級制度，給每一個「田舍郎」以「暮登天子堂」的幻想；租佃式的農奴制度，給每一個農民以「獨立經濟」的幻影和「爬上社會的上層」的迷夢。這都是幾百年來的「空前偉大的」煙幕彈。而另一方面，在極端重壓的沒有出路的情形之下，散漫而被剝奪了取得知識文化的可能的小百姓，只有一相情願的找些「巧妙」的方法去騙騙皇帝官僚甚至於鬼神，大家在欺人和自欺之中討生活。統治階級的這種「文化遺產」甚至於像沈重的死屍一樣，壓在革命隊伍的頭上，使他們不能夠迅

速的擺脫。即使「到處聽不見歌吟花月的聲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鐵和血的讚頌。然而倘以欺瞞的心，用欺瞞的嘴，則無論說A和O，或Y和Z，一樣是虛假的。」（同上）魯迅是竭力暴露黑暗的，他的諷刺和幽默，是最熱烈最嚴正的對於人生的態度。那些笑他「三個冷靜」的人，固然只是些噲噲的蒼蠅；就是嫌他冷嘲熱諷的「不莊嚴」的，也還是不了解他，同時也不了解自己的「空城計」式的誇張並不是真正的戰鬥。可是，魯迅的現實主義決不是第三種人的超然的旁觀的所謂「科學」態度。善於讀他的雜感的人，都可感覺到他的燃燒着的猛烈的火焰在掃射着猥劣腐爛的黑暗世界。「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的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同上）

第二，是「韌」的戰鬥。「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鬭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我們急於要造出大羣的新的戰士，但同時，在文學戰線上的人還要韌。」（「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野牛成爲家牛，野豬成爲豬，狼成爲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是使牧人喜歡，於本身並無好處。……我以爲還不如帶些獸性，如果合於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 $\lambda + \mu$ 獸性 \parallel 淋 \rightarrow 齒入。」（「而已集」：「略論中國人的臉」）而獸性就在於有「咬筋」，一口咬住就不放，拼命的刻苦的幹去，這才是韌的戰鬥。牧人們看見小豬忽然發一陣野性，等忽兒可馴服了，他們是不愛愁的。所以這種獸性和韌的戰鬥決不是歇死替利的可以幹得來的。一忽兒「絕望的狂跳」，一忽兒又「萎靡而頹喪」，一忽兒是囂張的狂熱，一忽兒又隨着胸臆懺悔，那有什麼用處。打仗就要像

個打仗。這不是小孩子賭氣，要結實的立定自己的脚跟，躲在壕溝裏，沈着的作戰，一步步的前進，——這是魯迅所謂「壕塹戰」的戰術。這是非合法主義的戰術。如果敵人用「激將」的辦法說：「你敢走出來」，而你居然走了出去，那末，這就像許褚的赤膊上前陣，中了箭是活該。而笨到會中敵人的這一類的奸計的人，總是不肯，也不會勦戰的。

第三，是反自由主義。魯迅的著名的「打落水狗」（「墳」：「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真正是反自由主義，反妥協主義的宣言。舊勢力的虛偽的中庸，說些鬼話來躡雜在科學裏，調和一下，鬼混一下，這正是他的詭計。其實這鬭爭的世界，有些原則上的對抗事實上是決不會有調和的。所謂調和只是敵人的緩兵之計。狗可憐到落水，可是牠爬出水來仍舊是狗，仍舊要咬你一口，只要有可能的話。所以「要打就得打到底」——對於一切種種黑暗的舊勢力都應當這樣。但是死氣沈沈的市僧，——其實他們對於在自己手下討生活的人一點兒也不死氣沈沈——表面上往往會對所謂弱者「表同情」，事實上他們有意的無意的總在維持着剝削制度。市僧，這是一種狹隘的淺薄的東西，他們的頭腦（如果可以說這是頭腦的話），被千百年來的現成習慣和思想圈住了，而在這個圈子裏自動機似的「思想」着。家庭，私塾，學校，中西「人道主義」的文學的影響，一切所謂「法律精神」和「中庸之道」的影響，把市僧的腦筋造成了一種簡單機器，碰見什麼「新奇的」「過激」的事情，立刻就會像留聲機似的「啊呀呀」的叫起來。這種「叭兒狗」「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個無不偏激，唯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魯迅這種暴露市僧的

銳利的筆鋒，充分的表現着他的反中庸的，反自由主義的精神。

第四，是反虛偽的精神。這是魯迅——文學家的魯迅，思想家的魯迅的最主要的精神。他的現實主義，他的打硬仗，他的反中庸的主張，都是用這種真實，這種反虛偽做基礎。他的神聖的憎惡就是針對着這個地主資產階級的虛偽社會，這個帝國主義的虛偽世界的。他的雜感簡直可以說全是反虛偽的戰書，譬如別人不大注意的「華蓋集續編」就有許多猛烈而銳利的攻擊虛偽的文字，久不再版的「墳」裏的好些長篇也是這樣。而中國的統治階級特別善於虛偽，他們有意的無意的要把虛偽籠罩羣衆的意識；他們的虛偽是超越了全世界的紀錄了。「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於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們的善於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麼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要尋虛無黨，在中國實在很不少；……」他們什麼都不信，但是他們「雖然這麼想，却是那麼說，在後臺這麼做，到前臺可那麼做。」這叫做「做戲的虛無黨」。（「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虛偽到這地步，其實是頂老實了。西洋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或者民權主義者，或者改良妥協的所謂社會主義者，至少在最初黎明期的時候，自己也還蒙在鼓裏，一本正經的信仰着什麼，或者理論，或者宗教，或者道德——這種客觀上的欺騙作用比較的強些。——而中國的是明明知道什麼都是假的，不過偏要這麼說說，做做，騙騙人，或者簡直武斷地亂吹一通，拿來做殺人的理論。自然，自從西洋發明了法西斯主義，他們那裏也開始中國化了。嗚呼，「先進的」中國呵！

自然，魯迅的雜感的意義，不是這些簡單的敘述所能夠完全包括得了的。我們不過爲着文藝戰線的新的任務，特別指出雜感的價值和魯迅在思想鬭爭史上的重要地位，我們應當向他學習，我們應當跟着他前進。

錄自「亂彈及其他」

奴隸就這樣得到解放

郭沫若

一些大夫或陪臣們起先是靠着殘酷的剩餘勞動的剝削逐漸起家，等到他們的羽翼豐滿了，與更上層的榨取者成爲敵對的形勢，他們必然的要轉換作風，把被剝削者的大羣作爲自己的同盟軍，而與公家對抗。人民爭奪戰便不間斷地展開出來。左傳昭公三年齊國的晏嬰和晉國的叔向談到齊晉之政的那一番有名的對話，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晏嬰先說到齊國的情形上來，他說道：

「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即田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

這所說的新舊勢力的對比相當詳細，看這情形和魯國的三家，特別是季孫氏，與魯國公室鬥爭的步驟，差不多是一樣。

叔向說到晉國的情形上來，可惜又含糊了一點。且看他說：

「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散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樂、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俊，以樂愓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這只說到公室的糊塗，而沒有說到家門究竟是在怎樣為政。不過我們從這裏也可以推想得到一些影子。因為人民既聞公命如逃寇讎，必然另外有吸引他們的力量。而這力量既在家門，則家門所為的政必然是一些德政，至少總不是「宮室滋侈」而「女富溢尤」的暴政。不過晉國的情形要複雜些，不比齊國那麼簡單。晉國是六卿專政，在家門與公室之間既有鬥爭，而家門彼此之間又有鬥爭。可惜史籍上所剩下來的多是他們在軍事上鬥爭的痕跡，而他們在政治上的施設却差不多完全湮滅了。

像這樣私家與公室之爭，爭取人民，在春秋戰國時代差不多是每一個國家所共通的現象，一直到秦始皇與呂不韋的鬥爭為止，才逐漸的走下了歷史舞臺。這兒正表明着一個社會變革的關鍵，人民就是在這樣的契機下從奴隸的羈絆得到解放的。

更進還有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春秋年間有所謂「士」的一種階層出現。人民分化成爲四民，所謂士農工商，而士居在首位。這是後來的封建社會的官僚機構的基層。我們如把這層忽略了，不僅周秦之際的社會變革我們得不到正確的了解，那種變革之在周秦諸子的意識形態上的反映，不用說我們是更得不到正確的了解的。

士的起源究竟可以追溯到什麼時代呢？士的含義頗多，如士女對言，那只是等於一般的男子。如

公卿大夫士的所謂元士，那只是些下級的官吏。這些都和我們現在所追求的士民的士不同。因此，如像周書多士篇的「殷遺多士」，那在事實上只是些「殷之頑民」，和後來的士也是不相同的。後來的所謂士，大率可以追溯到齊桓公的時候。

管仲相齊桓公，「制國（都城）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農人則居於鄙野，這是他的「四民者勿使雜處」的政策。他說：「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雖然是假託之於古先聖王，但看他所說的士的內容和古代的情形已經是大不同了。

「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恆爲士。」

看這樣子完全是一座世襲官僚養成所。這當然是從古時的庠序學校等所演變出來的，但在奴隸制時代，庠序學校等是教養貴胄子弟的地方，庶民子弟不能高攀。而在桓公時則有所謂「三選」之法，「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可見庶民子弟已經可以上升爲士。故所以這種士已經不純是貴胄而至少有一部分是人民了。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王制裏面也有一節選舉的敘述更爲詳細，我率性把它摘錄在下面吧。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大

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這無疑也是從春秋或戰國時代的文獻所纂錄下來的。因為司徒司馬等在春秋以前，其官位並不隆崇，他們只是天官六大（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之下的事務官而已。到了春秋時代，天官倒了楣，司徒司馬等職才輝煌了起來的。

在這一節敘述裏面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選士俊士等的所謂「國之俊選」，都是從人民裏面選舉出來的人。這就更加嚴密地接近後人所謂士了。當然，這些士雖說都由鄉裏所選進，而在事實上也並不選自真正的勞力的人民，而只是選自新起的一些小地主。但這些小地主的本身也多半還是奴隸，故從整個來說，奴隸是獲得解放，而且獲得了參預政權的門路，是毫無疑問的。

這些初期的所謂士在性質上多少也還有些不同，便是他是文武不分。故爾平時雖在講學論道，而戰時却一樣地要披堅執銳。

士既由民間上升，則上層的禮樂刑政所謂文化，也就因士為媒介而下降。文化便起了對流。不下庶人的禮樂，一部分下了下來。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一部分也要登了上去。這種變革在文字上表現得最為明顯。中國的頭號古文如詩經的雅頌，書經的誥命，以及卜辭金文等，那和民間口語是絕對隔離的，焉乎也者那樣的語助（表示口語形態的音符）是絕對不用的。到了春秋和戰國時代，有這種語

助辭的文體便大批出現了，我是稱之爲中國的二號古文，在當時其實就是口語。故從這文字的變革上也正明白地反映着社會的變革。

士在春秋前期大抵是由各諸侯的公室所養畜，貴族或逃亡的貴族的子弟佔多數。但到末葉以後，私門和公室鬥爭，公室既在養士，私門也在養士。例如齊陳成子「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韓非外儲說右上），又如魯「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韓非外儲說左下）可見私門養士之風已大盛行。至戰國時代，公室如魯穆公、魏文侯、齊威王、齊宣王、梁惠王、燕昭王等都曾經有一段時期成爲文士的集中保護者。而私門如四公子——孟嘗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及秦的呂不韋，也都動輒是食客三千，真可謂登峯造極。私門與公室之間就在養士上也有競爭。公室不能容便走私門，如田駢受讒於齊而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私門呆不住便跑公室，如李斯因呂不韋失足而上諫逐客書以媚秦王。於是乎所謂士的流品也就日漸複雜了。士成爲了一種吃飯的職業，有所謂遊士，有所謂辯士，走公室，跑私門，不狩不獵，不工不賈，四體不動，五穀不分，也就儘可以餬其口於四方了。

士一成爲職業，自然也就成爲擇業的對象。有的人認此爲終南捷徑，便大家競爭着來學做士。韓非外儲說左上載有兩段故事，便是「中章胥己仕，而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座，晉國之辭仕記者國之錘（四分之一爲垂）。」這些都是春秋末年的事，想見當時學讀書學做士已經成了風氣。孔子和墨子那兩大讀書幫口，便是在這樣的風氣中形成的。既有多數的

人要靠着讀書來取進身之階，自然也就有孔墨這樣的大師，靠着教書來鋪張自己的場面了。孔子有弟子七十二人，墨子有弟子百八十人，這些數目大概都是可靠的。孔子是宋人的私生子而生於魯，自稱「少也賤」，後來做到魯國的大夫，墨子是魯國賤人，後來也做到宋國的大夫，這些大概也都是事實。但他們的出身都是文學之士，墨子曾「習儒者之業」，這也是毫無問題的，不然他們根本就得不到接近學術的機會，那裏還能够一躍而成爲天下的「顯學」呢？

士之中也有專門的武士，便是士卒。高級一點的自然就是官，最低級的便只是兵。在戰國時代爲保衛所有權並侵奪弱者的所有權起見，各國便開始有常備兵的設置。因而當兵也就成爲了人民解放的一個門徑。關於兵的待遇，各國的情形不同，荀子議兵篇替我們保存了一些極重要的資料，在這裏面，戰國時各國的社會由奴隸制蛻化的情形也表示得非常顯明。

「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則賜贖鎊金。」（取得一個首級的，給以八兩黃銅。）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免其奴役），利其田宅。」（公田公宅歸其私有。）

「秦人……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取得五名著甲者的首級的，便給以五家奴隸。）

漢書刑法志引用此文，以爲「齊僭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這可見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爲時先後，相差不遠。齊人用金錢賞賜是商業式的辦法，魏人用田宅賞賜是農業式的辦法，秦人用奴隸賞賜可以說是工業式的辦法。雖然方法不盡相同，但當兵的靠着自己的體力和

本領，不僅解放了自己的奴役（「復戶」），而且得到了財力物力人力的私有。這無疑又是奴隸解放的另一種直接的關鍵，從這兒當然又可以有小規模的有產者出現了。

又有所謂隱士或「辟世之士」。這在論語裏面便有楚狂接輿、子桑伯子（即莊子的子桑戶）、荷蓀丈人、荷蕢、晨門、長沮、桀溺。孔門裏面的顏回、原憲、琴張、曾皙、牧皮（即孟之反）也是這一流。就連孔子自己多少都有些這樣的傾向。孔子的老師老聃，老聃的弟子楊朱，不用說也就是這一派的大頭目了。

這一派人產生在春秋末年的社會關係，也是很容易地可以得到說明的。他們有的是由賤人上昇起來的，有的是由貴族降落下來來的。他們都有相當優越的智慧，並也都有不愁飢寒的小的官職或產業，在那社會的大動盪中經不起波折，或者無心上進，或者也無法上進，便樂得高尚其志，過着脫離現實的獨善生活。有的疾世憤俗，做出些狂放不檢的行爲，故意去破壞既成的或方生的秩序（即所謂「禮教」）；有的又恬淡無爲，安貧樂賤，而陶醉於自己所幻想出的精神世界。表現的方式雖然不同，但他們都是一羣脫離現實的利己主義者，那是毫無問題的。

既有這樣的生活，當然會有超現實的理論出現以作爲這種生活的根據。人是喜歡找理由來說明自己的立場的。因而老聃楊朱的形而上的思想便發生了。但這思想，因爲是脫離現實或超現實的東西，沒有羣衆的基礎，所以它不能像孔墨那樣，在春秋戰國之交及早形成爲一種有力的潮流。它的發展而爲家派，要到齊國的威王宣王時代，新興的地主政權已經獲得初步的穩定的時候，在一種高等的文化

政策保護之下，才被培育了起來的。當時的稷下先生們裏面，一大半是道家，如宋鉞尹文田駢慎到接子環淵之流，在稷下是執掌着牛耳的。在當時墨家已流入於秦，爲秦惠王所保護，鉅子腹䵍是惠王的先生，唐姑果是他的親信，而齊國則保護道家，所以棲棲遑遑找不着主子的儒家代表孟軻，便大發其牢騷，說「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這話倒也是當時的學派勢力的正確的反映。

近時學者對於這些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不會作出充分的追跡，他們只在浮面上看見楊朱沒有著作傳世（列子中有「楊朱篇」是晉人僞託），又看見傳世「道德經」是戰國時人的述作，於是便懷疑楊老的存在，有的又要把他們的年代降到戰國中葉以後，這是受了形式邏輯的限制，在我看來，正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見解。

春秋末年還沒有專門著書的風氣，這早爲學術界所承認了。故如孔墨的書都只是門弟子們的紀錄。像老聃和楊朱那樣避世者流，當然更不會自己動手著書了。但他們總得也有些口說流傳，我們是沒有理由否認的。例如莊子天下篇論到彭蒙、田駢、慎到的一派，說明了彭蒙是田駢之師，而彭蒙又有「彭蒙之師」。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這是先秦古籍中的唯一的資料。以年代而言，「彭蒙之師」或當與墨翟同時，相當於孔門弟子或再傳弟子，然而他已經在說「古之道人」，而見解也是道家的見解。我們不因天下篇的孤證而否認「彭蒙之師」，以何因緣而能否認先秦諸子所公認的楊朱老聃呢？

以前的人，又有的因爲要爭道統，不願在通天教主的孔仲尼之上還有教祖存在，故爾要否定老

聃。像唐代的韓愈就是這一派的代表，他認老聃是道家假造來爭奪教席的，甚至儒家也胡塗了，竟承認孔子的確師事過老子。這完全是不顧事實的偏見。我們還有什麼爭持道統的必要嗎？儘管你是怎樣的通天教主，但你總不能沒有老師。其實孔子自己早就承認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就是老子，我們是無須乎一定要強辯奪理地來剝奪這層關係的。

我的看法倒很老實。我認爲老子確有其人，也確是避世理論的倡導者。他雖然不會著書，但有口說流傳。現存的「道德經」是環淵亦即關尹所著錄，但這書不是紀錄體，而是讚頌體，因而強半以上都是環淵自己的東西。孔子是師事過老子的，但他們的生活態度不同，思想上沒有多大關涉。老子的思想雖在孔墨之先，而它的成爲學派是在孔墨之後。這種現象，就在近代的科學史中也有類似的例子。例如門德爾的遺傳律在發表當時爲達爾文的進化論所掩，埋沒了三十六年之後又才被人再發現，這是很著名的故事。幸而是在現代，印刷方便，故爾門德爾的業績未至失傳，不然豈不是永遠消滅了嗎？

最後，還有所謂任俠之士，大抵是出身於商賈。商賈而唯利是圖的便成爲市僧奸猾，商賈而富有正義感的便成爲任俠。故在古時如鼎政朱亥劇孟郭解之流，都大大小小地經營着市井商業，直到現在的江湖人士也還保存着這個傳統。這在後來雖不再以士視之，而在古時可依然是士的一部分。墨經上說「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可見墨家後學也還視任俠爲士。大約就因爲這樣吧，近時的學者差不多普遍地有認任俠出於墨家的傾向，但那是不大正確的。司馬遷很同情遊俠，曾爲俠士們立傳，除掉

把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都認爲是豪俠之外，而他說「閭巷之俠，儒墨皆排擠不載，」可見俠固非儒，然亦非墨。墨家的行誼有些近於任俠是實在的，但儒家裏面有漆雕氏之儒，「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滅獲，行直則怒於諸侯，」（韓非顯學篇）而却爲墨家所反對，謂「漆雕刑殘，〔辱〕莫大焉。」（非儒篇）漢初甚至有道家而「尚任俠」的人，最明著的如張良如田叔，隱僻一點的如黃石公如樂巨公都是。足見任俠出於墨，實在是富於蓋然性的揣測，而缺乏事實上的根據。主要是由於墨家的基本立場隱晦了，我們只看見他們在「摩頂放踵」或「赴刃蹈火」，而忽略了他們是在爲誰如此。最好是平心靜氣地把「非儒篇」來研究一下，在那裏面，墨家非毀儒者都是以幫忙私家——所謂「亂臣賊子」爲根據的，那麼墨家自己豈不是明顯地站在公室一方面的嗎？這種立場，和任俠的態度根本相反。因此，我很誠懇地請求研究古代思想的朋友們，應該從這項資料上來從新加以考慮。

士的流品的複雜，所謂鷄鳴狗盜，引車賣漿者流，都可以成爲士，那倒表示着在社會變革的過程中，奴隸解放的程度相當徹底。但這種現象是不能夠長久的，社會的動盪一平靜了之後，士的成分便逐漸純化下來，工農所打出來的天下，又由新的貴族們來君臨着，那些地主和工商業的巨頭代替了奴隸主的地位，把所謂「士」壟斷了，也就是說把刑政大權壟斷了。於是又形成一種新的封建秩序。工農所得的是什麼呢？由有形的鎖鍊變而爲無形的鎖鍊而已。

錄自「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墨子與墨家

張蔭麟

春秋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是孔丘，戰國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是墨翟。孔子給春秋時代以光彩的結束，墨翟給戰國時代以光彩的開端。

墨子和孔子同國籍（但墨子一生似乎在宋的時候多）。墨子的降生約略和孔子的逝世銜接。在戰國及漢初，孔墨是兩位常被並稱的大師，同以德智的崇高和信徒的廣衆爲一般學人所敬仰，雖然漢以後孔子被人捧上神壇，而墨子則被人忘記了。就學術和生活而論，孔墨却是相反的兩極。孔子是傳統制度的擁護者，而墨子則是一種新社會秩序的追求者。孔子不辭養尊處優，而墨子則是惡衣粗食，胼手胝足的苦行者。孔子不講軍旅之事，而墨子則是以墨守著名的戰士。孔子是深造的音樂家，而墨子則以音樂爲應當禁絕的奢侈。孔子不談天道，而墨子則把自己的理想託爲「天志」；孔子要遠鬼神，而墨子則相信鬼神統治着人世。孔子卑視手藝，對於請「學稼」「學圃」「種園」的弟子樊遲曾有「小人哉！」之譏；而墨子則是機械巧匠，傳說他曾創製過一隻能自飛的木鴛。

在世界史上，墨子首先拿理智的明燈向人世作徹底的探照，首先替人類的共同生活作合理的新規畫。他發現當前的社會充滿了矛盾，愚昧，和自討的苦惱。他覺得諸夏的文明實在沒有多少值得驕傲的地方。他覺得大部分所謂禮義，較之從前較沫（在越東，大約今浙江濱海一帶）國人把初生的長子

支解而食以求「宜弟」，及以新孀的祖母爲接近不得的「鬼妻」而拋去不養等類習俗，實在是五十步之笑百步。看看諸夏的禮義是怎樣的！爲什麼殘殺一個人是死罪，另一方面，在侵略的戰爭中殘殺成千成萬的人却被獎賞，甚至受歌頌？爲什麼攘奪別人的珠玉以至雞犬的叫做盜賊，而攘奪別人的城邑國家的却叫做元勳？爲什麼大多數的人民應當縮食節衣，甚至死於飢寒，以供統治者窮奢極欲的享樂？爲什麼一個人羣統治權應當交給一家族世世掌握，不管他的子孫怎樣愚蠢兇殘？爲什麼一個貴人死了要把幾十百的活人殺了陪葬？爲什麼一條死屍的打發要弄到貴室匱乏，庶人傾家？爲什麼一個人死了，他的子孫得在三年內做到或裝成「哀毀骨立」的樣子，叫做守喪？總之一切道德禮俗，一切社會制度，應當爲的是什麼？說也奇怪，這個人人的切身問題，自從我國有了文字記錄以來，經過至少一二千年的漫漫長夜，到了墨子才把他鮮明地，斬截地，強聒不舍地提出，墨子死後不久，這問題又埋葬在二千多年的漫漫長夜中，到最近才被掘起！

墨子的答案是很簡單的，一切道德禮俗，一切社會制度應當是爲着「天下之大利」，而不是一小階級，一國家的私利。什麼是天下的大利呢？墨子以爲這只是全天下人都能安生遂生，繼續繁殖，更具體地說，都能足食足衣，結婚育子。目前全天下人都能做到這一步了嗎？不能。那麼，墨子以爲我們首先要用全力去做到這一步。至於這一步做到後怎辦，墨子是沒閒心去計及的。在做到這一步之前，任何人的享受，若越過遂生傳種的最低限度需求，便是掠奪。「先天下之樂而樂」乃是罪惡。所以墨子和他的門徒實行極端的勤勞和節約。他們拿傳說中沐雨櫛風，爲民治水，弄到腿上的毛都脫盡的

大禹做榜樣。他們的居室，茅茨不剪，木椽不斲。他們用土簋土碗，食藜藿的羹和極粗的高粱飯。他們的衣服，夏用葛布，冬用鹿皮，結束得同囚犯一樣。他們說，非如此够不上禹道，够不上做墨者。按照墨子所找出的一切社會制度的道德根據，好些舊日大家所默認的社會情形，其有無存在的理由，是不煩思索的。侵略的戰爭是違反「天下之大利」的，所以墨子提倡「非攻」。統治階級的獨樂是違反「天下之大利」的，所以墨子提倡「節用」。厚葬久葬是違反「天下之大利」的，所以墨子提倡「桐棺三寸，「服喪三日」的禮制。王侯世襲和貴族世官世祿是違反「天下之大利」的，所以墨子設想一個合理的社會，在其中，大家選舉全天下最賢的人做天子；天子又選些次賢的人做自己的輔佐。因為「天下……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天子又將天下劃分為萬國，選各國中最賢的人做國君。國以下有「里」，里以下有「鄉」，里長鄉長各由國君選里中鄉中最賢的人充任。鄉長既然是鄉中最賢的，那麼全鄉的人不獨應當服從他的命令，並且得依着他的意志以為是非毀譽。等而上之，全天下的是非毀譽都得依着天子的意志。如此則輿論和政令符合，整個社會像一副抹了油的機器，按着同一的方向活動。這便是墨子所謂「上同」。

「天下之大利」的反面是「天下之大害」。我們一方面要實現「天下之大利」，一方面要消除「天下之大害」。墨子以為天下的大害，莫如大國之侵略小國，大家族之欺凌小家族，強者智者之壓迫弱者愚者，以及一切倫常間的失歡失德，總而言之，即人與人的衝突。墨子推尋人們衝突的根本原因乃在彼此不相愛。假如人人把全人類看成與自己一體，那裏還有爭奪欺凌的事？所以墨子又提倡

「兼愛」，那就是說，對世上一切人都一視同仁地愛，不因親疏而分差等。

反對墨家的人說道：兼愛誠然是再好不過的，可惜只是空想，不能實行。墨子答道：天下最苦的事，那裏有勝過「赴湯蹈火」的？然而賞罰和毀譽竟能使人甘之如飴。兼愛至少不是「赴湯蹈火」一般的苦事。反之，「愛人者人恆愛之」，所得的報酬真是「一本萬利」的。假如有以身作則的統治者拿獎勵戰死的精神獎勵兼愛，拿懲罰逃陣的精神懲罰不兼愛，而社會的毀譽又從而援應之，那怕人民不「風行草偃」地趨向兼愛？所以「上同」是必要的。

在聖賢的統治之下，大眾「兼相愛，交相利」；「有餘力以相勞，有餘財以相分」；「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整個社會裏沒有貧富勞逸的不均，沒有浪費和窘迫的對照，沒有嫉妬、愁怨或爭奪，這便是墨子的理想社會。

墨子不獨建設一個新社會的理想，並且在他的能力之內求它實現，他和他所領導的弟子三百餘人便是他的理想的具體而微。

在戰國的一切學派中，墨家是最特別的。法家者流不過是些異時異地，各不相謀的人物，後世因為他們的方術相同，給以一個共名而已。儒者雖然有時聚集於一個大師之下，也不成爲什麼組織。唯有墨家則是一個永久的，有組織的團體。它的作用兼有技術的傳授和職業的合作。這是一個「武士的行會」。它的事業，表面上像是和墨子的主義極端相反的，乃是戰鬥。不過墨子固然反對侵略的戰

爭，却絕不是一個無抵抗主義者。他知道要消滅侵略的戰爭只有靠比侵略者更強頑的抵抗。所以他和弟子們講求守禦的技術，製造守禦的器械，「以備世之急」。他們受君相祿養，替他們守城。墨家以外，同時該還有給君相「保鑣」爲業的「俠士行會」，墨家的特色乃在奉行着一套主義，只替人守，不替人攻。平常墨者參加守禦的戰事固然是受僱的，但有時他們也自動打抱不平。前四四五年左右，公輸般替楚國造了「雲梯」，將用來攻宋，墨子在魯國聞訊，一面派弟子禽滑釐等三百餘人帶着守禦器械在宋城上佈防，一面步行十日十夜到鄆郢勸楚惠王罷兵。在惠王面前，墨子解帶爲城，以衣爲械，和公輸般表演攻守的技術，公輸般攻城的機變出盡，而墨子守器有餘，墨子又把禽滑釐等在宋的事實宣佈，惠王只得罷兵。

像別的特君相保鑣的游俠一般，墨者多半是從下層社會中來的。在同時的士大夫眼中墨子也只是「一個『賤人』」。這些「賤人」自然是不會有儒家者流的紳士架子，他們的生活自然是樸陋的。他們的團體，像近世江湖的結幫一般，是「有飯大家吃，有錢大家花」的。這團體的領袖叫做「鉅子」，是終身職。第一任鉅子墨翟是大家擁護的，以後的鉅子却大概是由前任指定。當墨家全盛時，這整個團體的意志統一在鉅子之下。墨翟能使他的任何弟子「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這團體有特殊的法律，由鉅子執行。現在僅得而知的，「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絕無寬縱。墨子所提倡的種種社會理想，大致是墨者團體內所實行的，也許是以前同類的團體所已實行的。墨子的貢獻也許是把這種團體的實際生活類推到極端，擴充到全人類，並且給以理論的根據。

墨子的死年不可確考，但必在前三八一年吳起之死以前。是年楚肅王窮治殺害吳起的貴族，其中有一個陽城君，墨者鉅子和徒弟一百八十餘人爲他守邑抗官軍而死。這鉅子已不是墨翟而是孟勝。這一百八十餘人的死無疑是墨家的一大損失。但它的損失還有更大的。墨子死後不久，墨家裂成三派，各自以爲是正宗，不相上下，甚至互相傾軋。而墨子以後，墨家並沒有十分偉大的領袖繼起，如像儒家之有孟子、荀子，這也是墨家衰微的原因。

錄自「中國史綱」

馬克思墓前演說

恩格斯

——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七日講於倫敦海格特墓園

三月十四日下午兩點三刻，這位當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把他獨個兒留在房間裏還不到兩分鐘，我們走進去就發現他在靠椅上安靜地睡去——可是永遠地睡去了。

鬥爭中的歐美無產階級，以及歷史科學，由此而受到的損失簡直沒法衡量。這位巨人底死亡所造成的缺陷，很快地就會使人們感覺到。

正如達爾文發現生物界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底發展規律：就是一向在意識形態的掩蓋之下隱蔽着的簡單的事實，人們首先必須有吃，有喝，有穿，有住，才能夠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生活資料底生產，也就是說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底每一個經濟發展階段，構成一個基礎，由這個基礎發展着與它相關的人們底國家制度，法權觀念，藝術，甚至宗教的概念，因此這些事物也必須從這個基礎來解釋，不像以前那樣顛倒過來。

不僅如此。馬克思也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由此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底特殊的運動規律。由於剩餘價值底發現在這裏突然放射了光明，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以及社會主義的批判家，他們過去的一切研究卻都在黑暗中迷了路。

對於一個人底一生，兩種這樣的發現够豐滿了。誰能有一種這樣的發現，已經是幸福的了。但是馬克思研究的部門很多，而且沒有一種只是膚淺地涉及的，在他研究的每一個部門內，甚至在數學方面，他都有獨創的發現。

這就是這位科學底偉人。但是科學底偉人遠遠不够這人底一半。科學對於馬克思是一個歷史活動的力量，一個革命的力量。雖然他對於任何一種還不能預期它有實際應用的理論科學的新發現發生純然的歡悅——可是如果有一種發現能够立即革命地影響到工業，影響到一般歷史的發展，他就感到一種完全不同的歡悅。所以他精密地注意電學部門內許多發現底發展，最後還特別注意馬舍爾·德卜雷〔註二〕底那些發現。

因為馬克思主要是革命者，他用種種方式致力於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和它所創造的國家制度，致力於解放現代的無產階級，他首先使無產階級意識到本身的地位與本身的需要，意識到本身的解放底條件——這是他真正的一生底使命。鬥爭是他的本質。他用一種熱情，一種韌性，一種有效的辦法進行鬥爭，像少數人一樣。一八四二年第一次的「萊茵報」，一八四四年的巴黎「前進報」，一八四七年的「布魯塞爾德文報」，一八四八到一八四九年的「新萊茵報」，一八五二到一八六一年的「紐約論壇」——還有許多鬥爭小冊子，在巴黎、布魯塞爾和倫敦的活動，直到最後偉大的「國際工人聯合會」〔註三〕成立了，成爲他全部事業底頂點，實在的，這是一個成就，它的創立者即使此外沒有別的貢獻也够引以自豪了。

因此馬克思是他的時代中最遭憎恨最受誣讒的人。各國政府，軍制的以及共和的，都把他驅逐出境。那些資產者，保守的以及極端民主的，都爭先恐後地把種種毀謗加給他。他把這一切像蜘蛛網似地撩在一邊，不加理睬，只在迫不得已的時候才給他們答覆。現在他死了，被千百萬從西伯利亞礦山經過整個歐洲和美洲直到加利福尼亞底革命的戰友崇敬着，愛戴着，哀悼着，我可以大膽地說：他可能有好些反對者，可是幾乎沒有一個私人的仇敵。

他的名字將永垂不朽，他的工作也是這樣！

本篇原文是德文，初次發表於瑞士屈利西一八八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出版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第十三號中。

〔註一〕 Marcel Deprey (一八四三——一九一八)，法國物理學者，首先試驗從遠處傳導電力。

〔註二〕 第一國際。

論 列 寧

斯大林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克列姆里軍校學生晚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我得到通知，說你們這裏舉行回憶列寧的晚會，並邀請我也來作一個報告。我認爲，把列寧底活動拿來做一個有連貫的報告，是沒有必要的。我想，倒不如只把一些表明列寧爲人和爲活動家的幾個特點的事實，通知大家。這些事實相互間也許沒有什麼內在的聯繫，但這並不能妨礙我們得到一個關於列寧的概念。無論如何，我這一次所能給予你們的貢獻不會比上面所約許的更多。

山 鷹 氣 概

我最初和列寧認識，是在一九〇三年。固然，這次認識還不是親身晤面的認識，而是相隔兩地，在通信上的認識。但這次認識在我腦海裏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我在黨裏工作的整個時期中，這個印象始終都是沒有消失過的。那時，我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亞。當我知道列寧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特別是一九〇一年以後，在「火星報」〔註一〕出版以後的革命活動時，我就深信列寧是個非常的人物。當時在我看來，他不是我們黨底一個普通領導者，而是我們黨底實際創造人，因爲只有他一人才瞭解了我們黨底內部實質和迫切需要。我每次拿列寧去與我們黨底其他領導者比較時，總覺得列寧

底戰友普列漢諾夫、馬爾托夫、阿克雪里羅得以及其他等人，是遠不及列寧的；列寧和他們比較起來，並不簡單是一個領導者，而是最高典型的領導者，是個山鷹，他在鬥爭中不知恐懼爲何事，而大膽引導我們黨沿着俄國革命運動新開道路向前邁進。這個印象竟這樣深深印入了我的心靈，使我覺得必須寫封信給一位僑居國外的知己朋友，把這個印象告訴他，並要他給我一個評論。過了不久，當我已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時，——這是一九〇三年末，——我收到了我那位朋友底愉快答覆，以及列寧一封簡單而內容豐富的信，原來我的朋友已經把我那封信交給列寧看過了。列寧底這一封信雖是比較不長，但是對於我們黨底實際工作給了一個大膽無畏的批評，並把我們黨在最近時期內的全部工作計劃作了一個格外明白簡要的說明。只有列寧才善於把最紛亂的事情描寫得這樣簡單、明瞭、扼要和大胆——他的每一句話都不是一句尋常說出的話，而是一顆打中目標的子彈。這一封簡單而大膽的信，使我更確信列寧是我們黨底山鷹。可惜，我按老祕密工作者底習慣，把列寧底這一封信也同其他許多信札一樣燒掉了，這是我不能寬恕自己的。

從此時起，我就開始與列寧相識了。

謙遜態度

我第一次會見列寧，是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在塔墨爾福斯（在芬蘭境內）舉行的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上。我本來指望會看見我們黨底山鷹，會看見一個偉大人物，這個人物不僅在政治上偉大，而且想

必在體格上也是偉大的，因為列寧當時在我想像中是一個魁梧奇偉的巨人。當我看見他原來是一個最平常，低於中等身材，絲毫——真是絲毫——無異於平常漢子的人的時候，我又是如何感覺失望啊……

按一般慣例，「大人物」通常都是開會遲到，使會場上的人都望眼欲穿，等他出現；而且臨到大人物出現時，大家就彼此警告說：「噤……靜一點……他來了。」我當時覺得這個儀式並不是多餘的事，因為它能令人肅然起敬。當我知道了列寧比代表們到的還早，躲在屋角裏，用樸實態度同那些參加代表會議的最平常的代表們進行最平常的談話的時候，我又是如何覺得失望啊。老實說，我當時覺得這未免是有點兒違背了某些必要的規矩。

後來我才明白，列寧這樣樸實謙遜，這樣很想不露頭角，至少是不惹人注目，不擺架子的特性，正是列寧底一個最大長處，正是他之為新羣衆底新式領袖，即人類最「下層」平凡大衆底新式領袖所固有的最大長處。

邏輯力量

列寧在這次代表會議上作了兩個光輝的演說：一個是論時局，一個是論土地問題。可惜這兩個演說詞都沒有保存下來。這是兩個異常興奮，使代表會議全場歡欣鼓舞的演說。非常大的說服力量，簡單明瞭的論據，簡短通俗的語句，沒有半點矯揉造作的色彩，不玩半點令人昏眩的手勢，不用半句故

意刺激聽衆的辭藻，——所有這些，都使得列寧底演說比通常「國會」演說家底演說高出萬萬。

可是，當時使我佩服的，還不是列寧演說底這一特點，而是列寧演說中那種不可克服的邏輯力量。這演詞雖然是較爲乾燥地，但是着實地抓住聽衆，一步一步地感動聽衆，然後就把聽衆俘虜得所謂精光光。我記得當時有很多代表這樣說：「列寧演說中的邏輯，簡直是一種萬能的觸角，好像是用螯子從各方面把你鉗住，使得你無法脫逃出去，你不是俯首投降，就要完全失敗。」

我認爲，列寧演說中的這個特點，就是他的演說藝術中最强有力的地方。

不灰心

我第二次會見列寧，是一九〇六年在我們黨底斯托哥爾摩代表大會上。大家知道，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僅佔少數，遭了失敗。當時，我第一次看見列寧處於失敗者地位。他絲毫也不像那些因失敗而灰心喪氣的領袖。恰巧相反，失敗倒使列寧精神倍增，鼓舞着自己的信徒去作新的戰鬥，爭取將來的勝利。我現在說的是列寧底失敗。但這究竟是怎樣的失敗呢？得瞧一瞧列寧底敵人，即斯托哥爾摩代表大會上的勝利者——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和馬爾托夫等人：他們很少像真正勝利者，因爲列寧用他對於孟什維主義的無情批評，簡直把他們打得體無完膚了。我記得，當時我們這些布爾什維克代表們，都集合在一塊，望着列寧，請他指教。在某些代表底議論中含有一種疲乏氣餒的情緒。我記得列寧如何冷嘲了這種議論，他說：「同志們，不要灰心吧，我們定會獲得勝利，因爲我

們是正確有理的。」仇恨那些灰心失望的知識分子，確信自身力量，確信勝利前途——這就是列寧當時對我們說到的事情，令人感覺到布爾什維克底失敗是暫時的失敗，布爾什維克在最近將來就會獲得勝利的。

「不因失敗而灰心」——這就是列寧活動中的一種特點。因有這種特點，所以他始終都能在自己周圍團結起忠實到底和確信自身力量的軍隊。

不驕矜

在下一大代表大會上，即一九〇七年在倫敦舉行的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已成了勝利者。當時，我第一次看見列寧處於勝利者地位。勝利通常是使某些領袖頭昏目眩，使他們高傲驕矜起來的。在這種情形下，他們往往就來誇揚勝利，泰然自得。但列寧絲毫也不像這樣的領袖。恰巧相反，正是在勝利以後，他倒更加特別警惕和戒備起來。我記得列寧當時十分堅決地教導代表們說：「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因勝利而昏迷，不要自驕自傲；第二件事，就是要鞏固自己的勝利；第三件事，就是要澈底消滅敵人，因為敵人還只受到打擊，可是尙遠未被澈底消滅。」他冷笑那些粗心浮氣，硬說「孟什維克從此已經完結了」的代表。他不難證明出來：孟什維克在工人運動中還有相當的根基，我們還要切實和孟什維克作鬥爭，切不可誇大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不可輕視敵人底力量。

「不因勝利而驕矜」——這就是列寧性格中的一種特點。因有這種特點，所以他始終都能冷靜地

估量敵人底力量，而使黨預防一切意外的危險。

原則性

黨底領袖不能不尊重自己黨內多數底意見。多數是領袖所不能不顧及的力量。列寧之懂得這一點，並不亞於黨底其他任何一個領導者。但列寧從來也沒有做過多數底俘虜，尤其是當這個多數沒有原則立場的時候。在我們黨歷史上有過這樣的時期，當時黨內多數底意見或黨底眼前利益，是與無產階級底根本利益相抵觸的。在這種情形下，列寧總是毫不猶疑，而決然站在原則性方面，反對黨內多數底意見。而且在這種情形下，他甚至不怕簡直獨自一人去反對全體，因為他認為——正如他自己往往說的那樣——「原則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

有兩件事實，把這點表明得特別明顯。

第一件事實。在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一年時期，我們黨曾被反革命勢力打破，正處於完全解體的狀態。這是人們認為根本用不着黨的時期；這是不僅知識分子而且甚至有一部分工人也紛紛退出黨的時期；這是人們否認秘密組織的時期；這是取消派思想和瓦解現象盛行的時期。當時，不僅孟什維克，而且布爾什維克，也分成許多派別組織和思潮，而且大部分都是脫離了工人運動的。大家知道，正是在這個時期產生了那種要完全取消秘密組織而把工人組織成爲合法自由主義斯托雷平黨（註一）的思想。當時只有列寧一人沒有隨波逐流，而高高撐持着黨性旗幟，以驚人的堅忍心和非凡的堅決性來

收集黨底零散殘部，猛擊工人運動中所有各種反黨派別，以非常的勇氣和空前的毅力來捍衛黨性。

大家知道，在爲了黨性而進行的這個爭論中，結果是列寧獲得了勝利。

第二件事實。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的時期，帝國主義大戰熾烈的時期，當時所有一切，或幾乎所有一切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都傾心於流行的愛國主義熱狂，替本國帝國主義盡忠效勞。當時，第二國際已在資本面前降下了自己的旗幟，甚至如普列漢諾夫、考茨基和黑得等等一類的人物，都被沙文主義大浪沖倒了。當時，只有列寧一人，或幾乎只有列寧一人，才掀起了堅決鬥爭去反對社會沙文主義與社會和平主義，揭露黑得輩和考茨基輩底變節行爲，痛斥那些騎牆派「革命家」不澈底的態度。列寧明知跟隨他走的只有很少的少數，但他認爲這沒有決定的意義，因爲他知道，只有澈底國際主義的政策才是有遠大前途的正確可靠的政策；因爲他知道，原則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

大家知道，在爲建立新國際而進行的這個爭論中，結果也是列寧獲得了勝利。

「原則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這就是列寧所運用來奪得許多新的「天險」障地，而把無產階級優秀分子奪到革命馬克思主義方面來的公式。

確信羣衆

有一些黨理論家和領袖，雖知道各族人民底歷史，鑽研過革命歷史底始末，可是他們有時患着一種很不體面的病症。這種病症就叫做害怕羣衆，不相信羣衆有創造能力。在這個基礎上，有時也就產

生領袖對待羣衆的某種貴族態度。而羣衆雖不熟悉革命歷史，但負有破壞舊制度而建設新制度的使命。怕自發勢力湧湧起來，怕羣衆「破壞得太多」，想用保姆態度，照書本去教訓羣衆，而不肯向羣衆學習，——這種貴族態度底基礎就是如此。

列寧與這種領袖完全相反。我不知道有第二個革命者，如像列寧這樣深信無產階級底創造能力，深信無產階級底階級本能適合於革命目的。我不知道有第二個革命者，如像列寧這樣無情打擊了那些傲然責難「革命紊亂狀態」和「羣衆擅自胡鬧」的人。我記得在有一次談話中，有一位同志說「在革命以後就會奠定正常秩序」，於是列寧就諷刺地說：「一個想做革命者的人，而竟忘記革命秩序是歷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糕了。」

因此，列寧總是鄙棄那些瞧不起羣衆，想照書本去教訓羣衆的人。因此列寧總是不倦地教誨說：要向羣衆學習，要理解羣衆底行動，要細心研究羣衆鬥爭底實際經驗。

確信羣衆底創造能力——這就是列寧活動中的一種特點。這種特點也就使他能理解自發勢力，而把自發運動引上無產階級革命底軌道。

革命天才

列寧是天生的革命領袖。他真是極善於組織革命爆發的天才，極善於領導革命的能手。他在革命震動時代覺得比任何時候都更自由，更爽快。我並不是想說，列寧對一切革命震動都同樣嘉許，或者

說他無論何時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主張革命爆發。全然不是。我只是想說，列寧底英明遠見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不如在革命爆發時期那樣表現得圓滿和明顯。在革命轉折關頭，他真似鮮花盛開，成爲千里眼的人，預察到各階級底行動和革命底可能迂迴，他看見這些東西，簡直是瞭如指掌。無怪乎我們黨內常說：「依里奇在革命波浪裏游泳，就好像魚在水裏游泳一樣。」因此，列寧所提出的策略口號是「令人吃驚的」明確，列寧所製定的革命計劃是「衝昏頭腦的」勇敢。

我記得有兩件事實，把列寧這個特點表現得格外明顯。

第一件事實。在十月革命前夜的時期，當時千百萬工人、農民和兵士羣衆爲後方和前線危機所激動，都要求和平與自由；當時將官團和資產階級準備武人專政，以謀「戰爭到底」；當時整個所謂「輿論」，一切所謂「社會主義黨」，都反對布爾什維克，誣指他們爲「德國偵探」；當時克倫斯基企圖把布爾什維克黨驅進——而且有一部分已驅進了——祕密狀態；當時尙屬強大，尙有紀律的德奧聯軍與我國疲倦瓦解的軍隊對峙着，而西歐「社會主義者」却安然與本國政府勾結，以謀「戰到完全勝利」……

在這樣的關頭舉行武裝起義，是什麼意思呢？在這樣的環境中舉行武裝起義，就是孤注一擲。但列寧並不怕冒險，因爲他知道，因爲他用自已的千里眼看見：武裝起義必不可免，武裝起義一定會勝利，俄國武裝起義一定會準備好結束帝國主義戰爭的條件，俄國武裝起義一定會激動西方受苦羣衆，俄國武裝起義將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爲國內戰爭，武裝起義結果一定會成立蘇維埃共和國，而蘇維埃共

和國又一定會成爲全世界革命運動底堡壘。

大家知道，列寧底這個革命預見，後來是空前確切地實現了的。

第二件事實。在十月革命後的初期，當時人民委員會企圖使叛將杜鶴寧總司令停止軍事行動，並開始同德軍談判休戰問題。我記得，當時列寧、克里連科（後來的總司令）和我自己，特往彼得城內總參謀部去同杜鶴寧直接通電談判。時機十分危急。杜鶴寧和大本營堅決拒絕執行人民委員會命令。當時軍中指揮官是完全操於大本營掌握中的。至於士兵羣衆，那末誰也不知道那隸屬於蓄意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所謂各集團軍組織的一千二百萬軍隊，究竟會作何種表示。大家知道，當時在彼得城裏面，也醞釀着士官生暴動。此外，克倫斯基又帶隊進攻彼得城。我記得，列寧在拍電機旁邊稍許靜默了一下之後，面孔上忽然大顯光輝。他顯然是打定主意了。那時列寧就向我們說道：「我們到無線電臺那裏去吧，無線電臺一定能幫助我們的：我們下一道特令，把杜鶴寧將軍撤職，而委任克里連科爲總司令；超過指揮官去直接號召士兵——叫他們把將軍包圍起來，停止軍事行動，同德奧士兵聯歡，把和平事業握到自己手裏來。」

這真是「冒險一躍」。但列寧並不怕這樣「一躍」，反而樂於這樣「一躍」，因爲他知道軍隊渴望和平，軍隊將把和平道路上所有各種障礙掃除乾淨而奪得這個和平；因爲他知道用這種方法來奠定和平，便不能不影響到德奧士兵，且一定會沒有例外地使所有一切戰線上要求和平的趨向加強起來。

大家知道，列寧底這一個革命預見，後來也完全確切地實現了。

天才的遠見，迅速把握並察知臨來事變真諦的才能——這就是列寧底一種特性。這種特性也就使列寧能規定正確戰略，以及在革命運動轉折關頭上行動的明確路線。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二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三十四期

〔註一〕「火星報」是列寧在一九〇〇年末創立的第一個全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機關報，在國外出版並秘密運往俄國散佈。

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三年間的列寧「火星報」，起了巨大的歷史作用，造成了創立俄國無產階級獨立政黨的基礎。

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即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大會閉會後不久，「火星報」就轉到孟什維克手裏去了。

〔註二〕斯托雷平黨（或斯托雷平工黨），是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的反動時期中，人們用以譏諷取消派孟什維克的一種稱呼。當時取消派孟什維克主張取消無產階級革命秘密黨，而成立在斯托雷平制度（以當時內閣總理斯托雷平得名）範圍內活動的「公開」黨。

作家與戰士

羅斯金

許多從人民隊伍裏，從平民隊伍裏出身的俄羅斯作家，他們的命運是悲劇的。高爾基在他的一篇論文中追敘到了這一點。波米亞洛夫斯基在神學校執教期間曾被鞭笞過不下四百次。萊維托夫當着他的全班同學面前公開被打過，如他自白道：「他們想把我的靈魂打出我的身體外面去。」當雷蕭特尼科夫還是一個十四歲少年的時候，曾被拖到法庭面前，並判處了兩年徒刑。貧窮與微賤是什麼意味，這些以「神學校學生的雜記」，「小市民的幸福」，「菩提樹下的人們」之類的名著去豐富俄羅斯文學的作家們是知之甚稔的〔註一〕。

他們要獲得人的資格，比死在污穢的小屋裏或醫院的病牀上還要困難。

他們在死後祇留下了他們的手稿，而這些手稿永遠像是一種無系統的自殺論證——這些手稿都滲透着一種憂鬱和失望。

高爾基的一生更爲艱苦。他的一生，可以說是他的前輩命運所遇到的一切考驗的綜合。他像波米亞洛夫斯基一樣曾被鞭笞過，他像萊維托夫一樣會當衆被打過。他像庫謝夫斯基〔註二〕在瓦尼河畔一樣，在伏爾加河畔會當過碼頭工人。不錯，當高爾基第一次入獄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大人了，但在十六歲時，他會是賽萌諾夫麵包舖裏的「囚犯」之一，那裏的經歷大概比任何監獄都不如。

在四歲的時候，高爾基曾染過霍亂，八歲的時候，曾患過天花。當他在鞋店裏做跑街的時候，他曾被熱菜湯燙得非常可怕。他曾被家人和他的東家鞭笞過，有一次竟至於送往醫院去療治，醫院中給他看病的醫生曾從他的身上拔出了四十二塊碎木片，那就是用許多松棒鞭打他之後的事。一個獵人在森林中曾向他放過一次裝滿彈藥的槍。他曾在烏克蘭的康地波夫卡村幾被暴徒殺死，並曾在伏爾加河畔的克拉斯諾維多伏村從毆打他的富農們那裏赤身裸體地逃出了一條性命。還有一次，他在駁船上工作的時候，他因墜入貨艙而受了重傷。

致命的疾病，殘暴的人們，惡劣的運道——這就是構成高爾基少年時代的傳記的材料。

而生活從四圍開始打擊他，他實感到周圍的男女們生活的淒慘的時候，他還在幼年時代呢。

他所愛好的娛樂中的一種，像一般少年所愛好的一樣，就是和小朋友們一起到窪地去玩。在那裏，孩子們坐在地底的大樹上安樂着，唱着歌。高爾基充當了唱歌班的班長。他常常選擇悲哀的歌來唱。聽衆羣集在窪地的邊上，遲遲不走地站在那裏聽着兒童們唱歌。他們的悲歌投合了他們的愛好。這就是這個孩子，他在通過了無窮的困難的和痛苦的路程以後，後來竟變成了一位偉大的作家，他寫進文學中去的不僅是那被蹂躪的俄羅斯男女怎樣在下層生活的殘忍事實，而且還有改善生活的有力的呼籲。

高爾基的不可抑制的樂觀主義的根源是什麼呢？

許多根源是承自他的父親，承自傢具匠，承自葺糊匠馬克辛·莎瓦梯維奇的。他是被他的光輝的

老祖母阿庫林娜·伊凡諾夫娜教養大的。後來當阿遼夏·皮西科夫成了一個尼幾尼·諾甫哥羅德頂樓和地下室居民的時侯，他就從書籍中去攝取這根源了。

但這種生活信念能否持久呢？

高爾基作品中的一個女主人公伊塞吉爾老太婆說道：

「當一個人一心要做大事的時侯，他往往是非成功不可的，而且隨時會表示出人力所能及的勇氣來的。你要知道，在人世間是往往有英雄用武之地的。」

高爾基的英雄事業就是他所過的一生。他走到半路就碰到了，好像他是急於要預知那等待着他的——阿歷克賽·皮西科夫，這身無半文的流浪者和臨時的雇工——的一切考驗和艱苦似的。

而且他似乎感覺到那些在他所經過的漫長而錯雜的迷路上偶然遇到的人們，會有一天變成他小說劇本中的主人公時，他不但去觀察他們，而且像不倦的獵人一樣去搜索他們，追蹤他們。

有一次，在流浪之中，高爾基走到了一個索然無味得像一個長夢似的小村鎮。但在一個破爛不堪的旅店裏，他見到了一個引起他好奇心的，穿着府綢上衣的人。高爾基此時已忘記了關於這索然無味的小鎮，關於依舊橫在他面前的旅程這一切事情，就跟着這個人一條街一條街的走着，上館子，往禮拜堂內的墓地，直到他自己終於覺出他所感到興趣的這個人僅僅是一個吃養很好的和這個小鎮同樣索然無味的小市民為止。

像這一類的失望，他常常碰到，但在每一次經驗以後，新知識的種子就貯入了他的心裏。

他寫進文學裏去的，不僅有老作家們所從未想到選他們爲主人公的那種平民的全部知識，而且還有鄉村的，被文人們完全看漏了的，各民族的，江河的，歌曲的和公路的知識。

在一個短篇裏，他通過他的主人公加以批評道：

「說到俄羅斯，兄弟，你正不能立刻對它評價哩。俄羅斯的每個區域都有它們自己的靈魂。」

高爾基遺留給我們關於摩爾達維亞的荒地和吉爾仁茨的森林，烏克蘭的公路和庫班的哥薩克村的描寫。高爾基在我們面前展開了所有的地方和風景，他都會手持手杖，背負背囊飄泊過的。

高爾基並不完全立刻懂得充分利用他的知識。

他成名很早，但是這位藝術家走向他自己的藝術的道路，却是長遠的。

他差不多從十歲起就開始寫日記，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是寫給僅有的一位讀者——他自己看的。後來在喀山的時候，他寫起詩來了。高爾基的詩寫得並不好，到了當他決心寫散文的時候，他還是繼續用一種半詩體和歌唱似的句子在寫作。

高爾基回憶道：「一般地講起來，我是盡力想寫得『美』……」

「『海在笑了』，我寫了這句話，並且很久都相信，這句話寫得很美，爲了追求美，我經常犯了違反描寫的正確性的毛病，把事物放錯了位置，把人物處理得不確當。」

有兩位作家，他們的意見是高爾基最爲重視的，這就是托爾斯泰和契訶夫——他們曾對這位年青的作家講起這一點。

托爾斯泰在讀了高爾基的小說「二十六男和一女」之後，曾向他說道：「你所描寫的那個爐竈安放得不對。」事實上爐竈裏的火光決不會像高爾基所描寫的那樣照着工人們的。

而契訶夫則指出了高爾基作品中的一位女主人公：

「天哪，她有三隻耳朵，一隻長在下巴上，你瞧！」

當然，這都是些細節，但它們却是因為不善於寫得正確，樸素，和嚴格地選擇字眼而發生的。高爾基逐漸地理解到這種描寫的精確性和樸素性對於一個藝術家是多麼困難而同時又多麼必要。

契訶夫又曾講起他早期的一篇小說「瑪爾娃」：

「你剛剛讀到『海在笑了』，你就停頓下來了。你以為你停頓下來，是因為這句話寫得很美，很藝術嗎？當然不是。你停頓下來，只不過是因為你不能立即領悟這件事：就是那海怎麼會突然笑起來？海是不會笑的，也不會哭的——它只是喧囂、波動和閃着光芒……。你看一看托爾斯泰的作品吧：太陽升起來，小鳥在歌唱……。沒有人人在哭，也沒有人人在笑。而樸素——這就是最重要的東西……」

高爾基曾經長久地不知疲倦地學習這種藝術，學習這種要寫得樸素的困難的藝術。他從其他的作家學到了很多，又從人民學到了很多。他把古典作品和他所愛好的托爾斯泰、佛洛拜爾、契訶夫、迭更斯、萊斯柯夫等人的作品讀了再讀，但同時他又不斷地傾聽他生活於其間的那許多人：工匠、商人、士兵、背繭夫、演員、麵包師、唱歌班的孩子和水手們的語言……。

高爾基一生當中都用着一種異常的注意力，研究人民的口頭的詩歌創作——民俗文學。當他十五歲在喀山的年代當中，他就開始記錄民間故事和民歌。

當他在拜莎拉比亞一帶浪游時，他絲毫不加考慮，就同意拿他唯一的襯衫作為代價，只要有入把一位莫爾達維亞姑娘唱的歌給他譯成俄文就行，這個姑娘是順着八弦琴的聲音這樣唱着的：

[Og, Mara, Reabule Mara……a……]

當高爾基有一次被捕時，尼席戈洛德城的憲兵會在他家裏搜出了幾個抄本，他們發現其中所寫的都是些民歌。

高爾基所創造的人物，講民間故事和傳說，唱背繆夫們的怨忿不平的歌和「殘酷的歌謠」，用各種稀有的諺語和警句來修飾自己的話——所有這一切，都是高爾基直接從生活中吸取出來的語言的富源。

他深深地相信人民的創造力。

高爾基這樣說過：「人民，這不只是一種創造一切物質寶物的力量，人民還是一切精神寶物的唯一的和吸取不盡的源泉；按時間，美麗和創造的才能來講，他還是第一位哲學家 and 詩人，他創造出世界上一切偉大的詩篇和一切悲劇，而其中最偉大的——這就是世界文化史。就正是他這個樸素的人民，創造出了赫爾古里斯、普羅米修斯、米庫拉·塞梁寧諾維奇、浮士德博士、伊凡小傻瓜這個可笑的幸運兒，和那個戰勝了牧師、警察、小兒甚至還戰勝了死神的彼特魯希卡……。」〔註三〕

由於跟人民學習，高爾基終於達到了藝術的這樣一個高度，在這個高度上，美和樸素與真實分不

開的，美本身就是這個樸素和真實。

他學會了用精確而難忘的字句，來描寫人物、河流、房屋、天空和森林等，就好像這些東西並不是印在紙上，而是刻在珍貴的寶石上的。

這裏可以引一段高爾基晚年所描寫的情景：

「我們坐在花園裏，坐在掛滿了紫水晶似的漿果的櫻桃樹蔭裏。這是黃昏的時分，一種窒人的悶熱，預示着暴風雨快要來臨了。在像排掉一層奶皮的牛奶色的天空裏，青灰色的雲片在翻騰着，陰影掠過花園，奇怪地就是樹葉子都一絲不動地靜息着。」

可是高爾基這位真正的天才永遠都不滿意自己。他有一次這樣講：

「假如我要寫一本關於高爾基的書，那我的批評一定是最兇和最無情的。相信吧，我這樣講，是沒有絲毫誇張的。」

他知道，走向技巧成熟的路，必須經過頑強和不斷的勞作。

高爾基就這樣來教育初學寫作者。

他在寄給一位初學寫作者的信中這樣寫道：

「我有一個時期寫得很多，每天要工作十二個鐘頭——甚至因此而吐血。」

但就是這樣，高爾基還是抽出時間來寫長信，修改別人的原稿，注意一切的細節，和指出所有最

小的錯誤。

當年青的時候，他曾經跟柯羅連科和契訶夫學習。他從他們的著作中學習，但他更多地和這兩位傑出的俄國作家談話和通信。他很早就瞭解到和具有文學寫作技巧的祕訣的作家交遊，對於一個初學寫作者是有很重大的意義的。

當高爾基自己擁有了這些祕訣時，他毫不吝嗇地把這種經驗分給別人。

初學寫作者，無論在讚美中，或是在責難中，都看出高爾基是位同樣真實的友人。

「你是一個好人，聰明的人——這就是說，假如我向你講真話時，你不會難過的，真話時常或多或少地帶着苦味的——然而這就是它的本質……。」

正像柯羅連科和契訶夫一樣，他首先教育人家，在文學中應該真誠，樸素而真實：

「不要熱中於那些時髦人和耍魔術的人的字句。真實和樸素——這是兩位親姊妹，而美——這是第三個姊妹。」

但是高爾基也知道，在藝術中要樸素是不很容易的。很多的作家之所以是時髦的人和耍魔術的人，因為他們沒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氣變得樸素，變得非常的樸素。他們就用些瑣碎的東西來掩飾這個缺點——今天是引人注目的，明天就變成死東西了。

因此，要懷着自我獻身的精神寫作，寫作，絲毫不憐惜自己。因為文學技巧的祕密，只有在困難的經驗中才能得到的。

高爾基這樣的指出：「一個作家爲了字句而受磨折，這是有益的。」

接着他又帶着微笑講道：

「但這種磨折應該是愉快的。」

高爾基要求作家應該像木頭或是金屬的工匠一樣，深知道自己的材料。作家所用的材料是活的語言。一個有真實的文學才能的人，會感覺到語言的。但這還不够。應該更加研究它，擴大語彙的儲藏。爲了每一個新字的發現而高興，不斷地充實自己的語言；因爲語言是生活在複雜的生活中，它改變着；它有自己的命運，而這個命運就反映出了人民的歷史。

大多數向高爾基徵詢意見和懇求幫助的初學寫作者，都是些來自民間的人。在革命之前，高爾基是懷着沈重的苦心來說出這個意見——學習。因爲高爾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在當時，一個普通的俄國人走向知識的道路是有多阻礙的。

高爾基從意大利的卡普里島寫給工人詩人塞萌諾夫：

「我知道，向一個工人講——去學習吧，這就正像對一個因飢餓而快死的人說——去治療吧，是同樣地無用而愚蠢。但我還是要說：去學習吧。」

高爾基很知道這些走向文化的最初的艱難的階段，他也知道在革命前的俄國一個職業作家的最初的困難的步履。他對自己的學生是什麼都不隱瞞的。他預先告訴他們，佈滿在作家的道路上的並不是玫瑰而是鐵釘，一個從人民中間出身的作家就得光腳踏着這些鐵釘走過去。

「假如你是一個懦弱的人——人家就會收買你和把你出賣掉，人家會動搖你，使你迷糊，而你就會衰萎下去……。一個真誠的人，一個真誠的作家和革命家，要從這條路上走過——這就是一件偉大的光榮……」

高爾基此地所講的道路，就是人民的道路。

高爾基耐心地初學寫作者指出他們的錯誤，向他們詳細地解釋，「在小說當中，就像在機器當中，不應該有一顆多餘的螺絲釘」。但高爾基也從沒有忘記提醒自己的學生們一件主要的事，就是一個作家不僅要和人民生活在一起，還應該為人民而生活。

那些把自己局限在自己小天地中的作家，引起了高爾基的辛辣的嘲笑。

在革命的前夜，高爾基寫給一位阿美尼亞詩人阿虎米揚說：「大多數的現代詩人，就像是生活在無人居住的荒島上，在生活之外……。不應該變成一個魯濱遜，不應該！必須生活，叫嚷，大笑，吵嘴和愛人……。詩人——這是世界的回聲，而不只是他自己的心靈的保姆……」

高爾基在給工人作家特拉文的信中又指出：

「不要把你的注意只集中在你本人身上，也不要只描寫你的生活和你的思想，你應該曉得成千萬的人像在你一樣的情況下生活着，甚至比你更壞。要儘量發現所有工人們共同的思想情感和願望，把它們簡明有力而樸素地敘述出來。」

在這幾句話裏——就存在着高爾基對所有初學習作者的教導的全部內在本質。

他要求那些走向文學的人，不離開自己的人民，不變成冷漠的時髦人和狡猾的要魔術的人。

高爾基具着偉大作家的銳利的和觀察入微的眼睛，去學習區別最精細的色度，學習把它們儲藏在記憶中。

甚至在他的兒童時代，高爾基也因為他的超羣的記憶力而使人驚訝。他的祖父常常說他有「巨象的記憶力」。有一次，高爾基在他的朋友，一個名叫葉甫雷諾夫的中學生的手裏看到了一張澳洲的地圖。高爾基把這幅地圖取來查看了一回。次日他就在心裏記得圖上所表示的許多島嶼、江河、山岳和城市了。

當高爾基成爲一個作家的時候，他的驚人的記憶力記得的不僅有澳洲的地圖，而且還有俄羅斯的——伏爾加河兩岸的生活，克里米亞和高加索的山岳區的和全國無數城鎮的——地圖。

這是一幅非常不公平的地圖和一幅不可言狀的人類痛苦的地圖。

當莫斯科藝術劇場準備「下層」的裝置，導演和佈景師正需要關於下等客棧的照片時，高爾基向他們解釋道，只有由閃光照相的一法才能拍得這照片，因為日光從未射進下等客棧過。

高爾基是訴述那種平民生活的第一人，他們的黑暗的和可怕的生活是不能用普遍的方法在照相的底片上記錄出來的。

高爾基作品中的流浪人所過的鼯鼠般的生活誠然是可怕的，可是高爾基作品中的小市民們所過的生活是更爲可怕的。

當高爾基在小學三年級裏考試及格後，他曾得過獎：一本「聖經」，一本俄國大寓言家克列洛夫的寓言集和一張證明書。

高爾基把這些書在一個舊書攤上換了五十個戈比——因為他的祖母在這時病了，身邊又沒有一個錢。

他在證明書上寫道：

「我們的庫那維諾的豬欄。」〔註四〕

這時高爾基十歲，但他已經理會了庫那維諾的沾沾自喜的市民所過的生活，在他看來，真是一種豬樣的生活。

高爾基所寫的許多的長短篇和劇本，可以在這個總標題——「我們的庫那維諾的豬欄」——之下加以分類，因為他們的醜惡不僅在庫那維諾一處為然啊。

但高爾基不只記錄了俄羅斯生活的悲慘面與黑暗面。

當他還是一個兒童，對於拼字問題還是模模糊糊的時候，他對文學的目的已有堅定的見解了。

有一次在喀山，他偶然去聽講莎士比亞。講演者帶着沈重和音樂的聲調宣稱：

「文學之唯一目的就是安慰靈魂。」

但皮西科夫，這位麵包師，不贊成他的意見。他在他的日記上錄下了這句話，並加評註道：「這是一句該死的謊話！」

他知道文學有一個非常高尙的目的，並知道這個目的不是安慰人的靈魂而是喚醒人的靈魂。後來，他成了一個作家的時候，他通過他作品中的一個主人公說出了下面的話：

「人民應有刺猊來刺他們的腦殼，因為他們必須永不安心。」

高爾基的文字，正如刺猊一樣會更深地刺過，喚醒過，發掘過他的讀者的良心。

在革命前的那些年代裏，高爾基還是一個新進的作家，他住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有一個高個子，穿着英國式的外套，戴着一頂引起全街鄰居頑童豔羨的火紅色帽子，做了他的常客。監視高爾基房子的刑事偵探們，一見這人就知道行將有一羣人就會聚集在門前街上，聽這著名的夏利亞賓（註五）的歌唱。

高爾基還在喀山的時候，就和夏利亞賓做朋友了。這兩個人，麵包師皮西科夫和靴匠夏利亞賓，有一天在一個本地戲院裏求一個唱歌班裏的職務。高爾基已被錄用，夏利亞賓則因嗓子不好而拒用了。

這從前的麵包師和靴匠，他倆都獲得了世界的聲名，可是他們的道路分開了。

一九〇二年，在慶祝夏利亞賓的榮譽典禮上，高爾基在演詞中直率地說出了有如鞭撻一樣的傷人的話。

「你是一位天才，但是你的歌正在扎莫斯克瓦勒契（註六）商人太太們的富豪沙龍中毀着。你給不幸者和被壓迫者的靈魂打打氣吧。只有這樣，你才能成爲一個真正的偉人。」

夏利亞賓沒有聽從這個勸告，而當革命闖入「富豪沙龍」的時候，他就離開了祖國，並出賣了他所出身的那個階級的人民。

高爾基把他自己的歌唱給人民聽。而當人民完成了世界歷史中最偉大的革命，並開始創造新社會秩序的時候，高爾基獻給人民的不僅是他的歌，而且有全部的戰士的精力，建設者的開創力和當今最有學識者之一的學問。

高爾基的最後十年間的傳記，不只是一個作家的傳記，而且是一位卓越的蘇維埃的社會活動者，一位博學的蘇聯文學生活的領袖，一位文化戰士，一位和世界上用他們創造天才為人類解放事業服務的完人們並肩站着的革命家的傳記。

偉人們的生活與鬥爭是向着未來一代的，這就是說對兒童的愛，這種愛是由那麼多的兒童分享着的。對兒童的偉大和強烈的愛，像一條線似的貫串着高爾基的一生。

這可由高爾基給兒童的許多燦爛的信證實的。抽象地解釋這些信是不可能的。唯一的方法是錄引其中的兩封。

其中一封信，是在好久以前，在革命以前寫的。所以這封信談到了「這個舊字母（註七）」。

這封信是在喀普里島寫的，是寫給巴庫的一個幼稚園「快樂兒童學校」的。

這就是那封信：

「當我讀你們的信時，我由衷地笑到使所有的魚兒都把牠們的鼻子衝出水面來，找尋是甚麼東西

使我快樂到如此地步的。我向牠們解釋，在另一個海的彼岸，正住着一種多麼光輝的人民，他們現在還是非常之小，但我確實感到當他們長大的時候，他們都會長得那麼美的，我之如此快樂，就是這個道理。

「因為你們決不會說我的字跡竟壞到如此地步，使你們感到無頭無尾，不知所云，我就用打字機寫了這信。」

「可是你們自己怎樣寫的呢？你們且等着吧！我把你們的這些信收拾起，到將來再拿出來，姑且說二十年後吧，那時我將給你們看，你們將看到你們曾經慣常寫的是些多麼奇怪的事。」

「我喜歡知道的例如：Turtell是什麼？Laisp是什麼？yuzzen是什麼？Spetakiie又是什麼？〔註入〕

「我恰不像你們所幹的一樣，用俄羅斯語言來玩這種把戲！」

「我的弱點是在用yat這個字母的時候——只求你們莫在任何人面前把我出醜！」

「這個字母常常使我苦惱，我每當必須用到它的時候，我就覺到我好像不是一個四十歲的人，而只是四歲的小孩。」

「即在這些文字中，如：Pyat, Podnyat, Pouyet，我常被yat這個字母煩惱着，因為我把Pyat寫成Pot了！」

「我是多麼喜歡看見你們啊，我的親愛的孩子。在一起亂跳亂蹦，在一起遊戲，多麼有趣！我會講多麼奇怪和多麼有趣的故事給你們聽！雖然我現在不是那麼年輕了，但我向你們保證，我並不是一

個如此索然無味的人，而且當你們把燒紅的熱炭夾入暖茶炊的煙囪裏而忘記灌水進去的時候，我斷不會不善於指出這暖茶炊會碰到什麼意外的。我也能够告訴你們一條懶惰而又愚笨的魚兒怎樣取餌吃，還有許多其它的有趣的把戲。我愛和孩子們在一起玩。這是我的舊習氣。當我在十歲左右的時候，我必須照顧我的小兄弟——他是在那個時候去世的。後來我必須照顧另外的兩個孩子。此後，當我二十歲左右的時候，在星期日，我慣常把我那條街上住的全體孩子聚集在一起，和他們出去玩上一整天，從清早一直到黃昏。

「你們要知道，這真是美麗的生活！大約總有六十個孩子，大家都很年輕——約四歲到十歲。他們在樹林裏到處亂跳亂蹣，常常玩到疲倦到不能走回家去。」

「但我是常常準備着這類意外之事的。我有一張繫着肩帶的椅子。我把這椅子吊在我的背上，幫助那些疲倦得走不動路的孩子們坐上去，這麼地帶着他們橫越田野回去。啊！這真奇怪！

「是的，這是一個快樂的時代，我是常常愉快地回想着的。此後，我就成爲一個作家了，這當然是一個非常艱難的職業，雖然我是非常愛好它的。」

第二封信，是在我們這個時代寫的，是寫給伊爾庫茨克一個改名「高爾基小學」的學生的：

「巴索夫同志來看我，並把東部西伯利亞許多著名學校的一切情形告訴了我，他也把你們的進步情形告訴了我，在你們之中有多少天才啊。」

「聽到你們在辛勤地工作，我特別感到快樂。孩子們，這多應該啊。一個人必須愛科學，因爲世

人除科學外，就沒有更強大的，更能制勝一切的武器了。我們這個世界上的勞動人民，因為他們目不見識丁和未受教育會遭到了難言的痛苦。你們的父親已給你們打開了一條引到科學高峯的大道，而繼續你們父親所開始的事業這項責任，現在已落到你們的肩上了。大膽努力的十八年，英勇奮鬥的十八年，是祖國主人無產階級能藉科學完成奇蹟的一個活證據……。

「我們需要千百萬的醫生、教師、工程師、音樂家、演員、詩人、作家等等，這是一枝人民軍隊，他們將奉獻他們的精力去開發和發展那蘊藏在地球內部的許多寶藏。在我們的國內可使危害人民健康的寄生蟲，或涸竭土地生活力的莠草，或損傷森林和穀類的害物絕跡。我們要把我們的整塊國土栽培得像花園一樣，排去沼澤裏的水，灌溉沙漠的土地，挖掘運河，開濬河牀，建築幾百萬公里的道路，拓植我們的龐大的森林。在我們的國內必須使毀滅穀物的蝗蟲，傳染熱病的蚊子，各種疾病的使者蒼蠅，對我們家畜真實有害的疫菌絕跡。大老鼠和小耗子——這種寄生蟲使我們損失了千百萬塊錢價值的東西，田野裏的嚙齒類動物——鼯鼠、土撥鼠、田鼠——給予我們的損失也是一樣大的。當然，這還沒有說全。在建設和發展第一次真實地栽培出的社會主義國家方面，還有許多其他的努力範圍和愉快工作，這是等待你們去做的工作，這種工作需要最廣大的可能有的科學知識。」

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所經歷的，寫作的和奮鬥的就是在這種愉快工作方面的：把未來變為現在，把夢想變成現實。

〔註一〕〔註二〕 波采亞洛夫斯基（一八三四——一八六三年）、萊維托夫（一八三五——一八七七年）、雷蕭特尼科夫（一八四一——一八七一年）、庫謝夫斯基（一八四七——一八七六年），都是俄國作家。又，雷蕭特尼科夫的小說「蒼白樹下的人們」是 *Podlevo* 一名的意譯。

〔註三〕 蘇爾古里斯是希臘神話中一位蓋世無雙的英雄。

普羅米修斯也是希臘神話中的一位英雄，曾自天宮裏盜火，造福人類，後曾因此受到萬神之王宙斯的懲罰。

米庫拉·寒梁寧諸維奇是俄國古代傳說中一位英雄化了的農民。

浮士德博士出自中世紀的傳說，德國大詩人歌德曾取其事實寫成一部長詩。

伊凡小傻瓜和彼特魯希卡都是俄國民間故事中的人物。

〔註四〕 庫那維諾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城的郊外，是中下層階級和窮人所住的地方。——原註

〔註五〕 夏利亞賓是俄國著名的低音音樂家。

〔註六〕 扎莫斯克瓦勒契意譯為莫斯科河南岸，為舊莫斯科的商人住區。

〔註七〕 俄文中「*и*」有一字母，寫作時常和「*е*」字相混，革命後這個字母就被廢除掉了。

〔註八〕 這都是孩子們寫錯的別字，連高爾基都不懂。

論通訊員的寫作和修養

加里寧

我們各報上通訊的文筆常是沈重的，因為我們的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常常寫的很快。如果你能把你的通訊重新寫十次，你就可以看出許多無用的字是可以省去的。全部的意思，就是要寫得簡單一些，在原則上要正確。你們必須向這方面努力。

此外，大家還去抄錄現成的詞句。我認爲這是不好的。現成的詞句有時指出來源，是可以引用的，但主要的意思，通訊員應該用自己的文字來寫，那怕文字不很漂亮，但總是自己的。這對於青年通訊員們尤其重要。通訊員是文字工作者，因此他就應當能够自己表達意思，不抄寫現成的詞句。人們讀着看着，知道這些話已經有人寫過了，他們就不願意再讀了。如果用自己的話來寫，那就會不同。如果需要的話，編輯部對於你的通訊，可以毫不客氣的加以修改。如果你願意前進，願意鍛鍊自己的文字，那就要對於一切思想都用自己經過思索的詞句表達出來。自然這裏也可能詞不達意；可能你想着一種東西，而人家讀起來是另一種東西，那就是說，你的某些句子，某些逗點，有使別人誤解的可能。這對於青年們可能是冒險，但凡是願意認真從事文字工作的人都應當實行這種冒險，否則文字就不會精彩，說得很圓滑，但自己的意思很少。因此，最主要的是自己能够表達自己的意思。我認爲對於願意認真訓練自己的人，這是根本的。

一篇通訊應當說明問題的一切方面，但同時也要一個中心意思，這也不是容易的事。我是文學和演說術的一個愛好者，雖然我不是職業的作家和演說家，我知道如果要發言，最困難的是確定發表何種主要的思想。應當說得不太零碎而針對着一個目標發言，這樣才使通訊能夠像藝術家們所說的變成一幅圖畫，才使每篇通訊都有價值，每篇通訊中都有一定的意思，這樣人們才不會把它拋到字紙簍裏去。所以你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工作常常是不夠的。事實很多，但你們可以從這些事實中選擇對於自己最適合的來用。開始要把意思想好，要決定寫什麼東西，定出主要的綱目，然後用顯明的事實來證實這種思想。這種事實很多，但在通訊中却不要寫得太多，不要用過多的事實把通訊寫得囉嗦了。

實在說來，這樣的長篇通訊每篇都是有永久價值的作品，如果我們把自己的通訊出個集子，將來的人們讀到這個集子，就可以看見我們的建設過程是怎樣的。現在，照我們看來，有興趣的事情是不少的。現在的農村不是從前的了，那裏發生着很有興趣的過程，經濟的，文化的，也有心理的。那裏有政治和文化的發展，也有蘇維埃國家新的生長。我們必須能夠看見這一切東西，爲了這個，需要學習。我認爲通訊員應該是一個區域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不然，無論如何是不成的。如果你認字不多，文化程度又低，那裏能夠得到什麼結果呢？

學習什麼東西？學習一切東西，首先是學習自己的業務。通訊員要寫，因此他應當寫得明白，應當懂得俄文，從俄文書籍中學習。我給你們講一個難以想像的故事。當我在獄中時，那裏除了某一種雜誌以外，什麼東西都沒有，我只能讀這雜誌，因此也就無聊得很。偶然間我得到了一本貢查諾夫的

「古代的彗星」，這本書對於我真像一件奢侈品啊！如果我在自由的時候，讀這樣的書一定覺得枯燥，但在那裏我簡直讀得手不釋卷，我是從文字的觀點來研究它。今天你們並非簡單的讀書，你們也不是在工作以後，爲要消磨空閒的時間而讀書。你們讀書爲的是要學習寫作，因此，我認爲貢查諾夫、屠格涅夫、柴霍夫的著作，特別是柴霍夫的著作，你們必須讀。對於你們，柴霍夫的著作比屠格涅夫、貢查諾夫等更有用些。他會寫得簡單而意思豐富，而你們正需要學習寫得簡單。在他的短篇小說中，包含着多少東西啊！那是一種多麼好的文字啊！對於你們，俄國文學典籍的閱讀應當是一種經常的工作，學習文字是自己業務上的事情。

通訊員是輿論的耳目，他把社會的意見表達出來，他應當有很大的權威。對於他，任何錯誤都是不能原諒的。

如果一個通訊員在地方上大家都不知道他，那是沒有用的。必須民衆知道你們，你們絕不能關在家裏。

通訊員應當搜集有趣的事實，寶貴的思想、意見和提議，像蜜蜂採蜜一樣，然後自己來加以整理，這就是全部工作的要點。如果能把搜集到的東西都整理一下，那是一個很大的工作。不要企圖發明些天才的東西，我們是普通的人，我們不是天才，應當把自己看做普通的工作者。

如果你想使你的通訊能感動人，必須把自己的血流一點進去。如果你寫的時候自己很感動，自己有強烈的感覺，那麼在通訊中也可以覺察出來，這樣就可以有很好的活生生的通訊。如果你寫的時候

是沒有靈魂的，那麼描寫也許正確，但也不過是一張像片而已。通訊應當不是一張像片而是一張美術畫。通訊的特點就在這裏。如果是一張美術畫，那麼其中就有了這個人的一小部分，他的激動，他的公民的和共產黨員的感覺，這樣的通訊無疑的是很好的。

在巴黎世界擁護和平大會上的演說

愛倫堡

我是作家，我願談談文學，談談文學的魔力，談談詩人與學者。我還要談談另一件事：談談像黑雲一樣籠罩着世界的威脅。我要談它，因為新的野蠻人威脅着我所珍貴的一切東西：在歐洲的藏書室中因年代久遠而變黃了的古書，第一次打開識字課本的孩子，詩人讚頌的樹和詩人，我們整個光榮的古代文化的花園與城市。

現在，人們還能談些別的什麼呢？當大海有衝破瓦齊倫大堤（在荷蘭）的威脅時，人們在暗夜中驚醒，擊退自然界的突擊。當發怒的象羣威脅着印度的耕地時，人們擊退象羣的進攻。當大火威脅着城市時，人們不耽擱一點時間地把火燄撲滅。

今天，人類受到威脅，不是受到盲目的自然界的威脅，不是受到野獸的威脅，而是受到一夥人的威脅，這夥人擁有報紙與廣播電臺，黃金與基地，轟炸機和原子彈。現在，人們還能談別的什麼呢？今天，孩子們的命運，穀物的命運，文化的命運，靠着一件事，那就是：我們是不是能夠保衛和平，反擊新的野蠻人的進攻。

當然，想發動戰爭的人是可以談得很好的；這些人並不是瘋狂的象，這些人是老練的外交家。在準備進攻時，他們談防禦。他們固然能談防禦，可是也能洩露秘密。他們突然承認他們能把炸彈投在

全世界的任何城市，在這樣說時，他們還特別說明，他們的飛行員已經研究過蘇聯城市的分佈。他們發誓說他們能噴射毒霧毀滅歐洲的農作物。

他們大事吹噓能殺死人類半數的瘟疫菌和毒物。他們討論原子彈投在皇宮之後巴黎會成什麼樣子。

有了這些東西，他們所作的關於軍事勾結的「嚴格的防禦性質」的保證，還有什麼價值呢？人們不能够自稱是可憐的小孤兒，在莊嚴的紀念會上感動得流淚，隨後又要弄起B三十六式飛機，帶着原子彈和裝有瘟疫菌的試管。

即使誰都不說和平的威脅是從哪裏來的，但是誰都知道得很清楚。我在半官方的「世界報」上讀到一篇哀悼的文章，說美國人和歐洲人對於最近的軍事勾結所抱的態度如何不同。作者寫道：「就美國人說來，最重要的事就是贏得戰爭，如果戰爭不能避免的話；就歐洲人說來，最重要的事卻是不讓有戰爭。」

我願向「世界報」上這篇文章的作者表示，我願為誠實的美國人辯護：就美國冒險集團說來，最重要的事確是挑起戰爭；但是，就歐洲和美國的人民說來，最重要的事是不允許有戰爭。

就人民說來，戰爭意味着血和淚，寡婦和無家可歸的流浪兒，庭園的毀滅，青年的死亡，老人的受污辱，歐洲曾經生活發展和繁榮過的地方之變成荒漠。

但是，就美國兀鷹說來，戰爭意味着另外的一些東西：定貨，交貨，盈餘，紅利。他們懂得怎樣

把鮮血煉成黃金，怎樣把死亡的數字轉成利潤的數字。

當然，他們公開談的是些另外的東西。他們有說謊的人員，有僱用的造謠專家。

硬說蘇聯坦克在德黑蘭開駛而突然發現自己在伊朗的人是誰？硬說蘇聯想攫取丹麥的波恩荷姆島而自己却攫取了格陵蘭的是誰？對於「赤黨」干涉希臘事情表示憤怒而現在却成了雅典的太上皇的是誰？這些大人先生們揚言他們的勾結是些養鴿者俱樂部和研究人權的文人學士之間的結交。他們——你沒看到嗎？——「因共同的理想而團結起來」。我們在這些人中間找到薩拉查，是很自然的，他是依照被倒掛着弔死的首相和吃老鼠藥自殺的元首的「神聖原則」統治葡萄牙的人。

我記起了在轟炸之下，在蔽轟之下的馬德里、加西亞、洛爾加的血，安東尼奧、馬恰多最後的道路，於是我相信，不是今天，就是明天，頭號「人道主義者」佛朗哥將軍將被吸收去參加名叫北大西洋公約的「超民主人士」俱樂部。

他們把汽油倒在黑人的身上以維護種族平等。他們任免二十個共和國的統治者以「保障」別國的「主權」。他們組織成師的前黨衛軍以「根絕」法西斯主義。他們爬在好萊塢女演員的牀下，饜法國詩人以閉門羹以擁護自由的原則。他們因為希特勒黨徒佈置進攻蘇聯而控訴希特勒黨徒，但是在同時他們起草第二號計劃準備作同樣的進攻。他們主張人類的尊嚴，但是爲了這個主張，他們毫不吝惜地給希臘劊子手洗絞繩的肥皂。

納粹女播音員阿克西忠·薩利當美國人傳她到被告席受審時憤憤的說：「你們控告我什麼呢？難

道因爲我比你們早幾年嗎？……」

準備新戰爭的人非常願意談什麼文化。他們說他們被迫反對東方以維護「西方文化」。這當然是抄襲，要是戈培爾沒有服毒自殺，他就會爲了一切「大西洋」鑑賞家翻印他的大作而要求版權。

那麼，該誰代表「西方文化」呢？亞拉巴馬的三K黨黨員，日本的武士道，約翰尼斯堡（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奴隸主，阿布杜拉王（外約旦國王——譯者註），希特勒的慕尼黑黑人，漢城的大商人，蔣介石，巴奈爾·湯姆斯先生（非美活動委員會主席——譯者註），當然還有維克托·克拉夫勒科先生（蘇聯人民的叛徒，替美國大資本家寫了一本騙人的「我選擇了自由」——譯者註）。

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大人先生對誰保護「西方文化」呢？對「東方」。然而，路易斯，阿拉貢和阿比波·立爾（意大利出席和平大會代表——譯者註），坎特伯雷大主教，哈爾丹和巴黎郊區的工人，佛羅倫薩的市長和哈華德·法斯特，皮加索和湯馬斯·曼，約利奧，居里和奧雷多·蘇爾·格蘭的公民都算是「東方」的。美國暴發戶談論保衛「西方文化」比誰都談得多。他們一般都沒有成長到能夠懂得文化。他們能夠討論投下原子彈後勞福爾將剩下什麼，但是懂得勞福爾有什麼嗎？不！他們還沒有成長到這種程度。讓他們平心靜氣地想想他們的年齡吧。讓他們脫帽瞻仰一下雅典衛城，羅馬的愛神神殿，基輔的索菲亞教堂吧，文化不是密士失必河農場桌上的喜餅，文化是不能切成一片片的。人們可以捏造任何外交文件說意大利是大西洋國家，但是人們無法說，阿特蘭塔（美國三K黨活動中心——譯者註）的「大龍頭」和「非美活動委員會」委員是文化——西方或東方的文化，北方或南方

的文化——的代表。

我們的文明的根一直伸到古希臘。從那裏，知識的神話和審美的標準經過古羅馬傳到意大利，經過拜占庭傳到俄羅斯。意大利以奇馬部亞（畫家）和吉奧托貢獻給世界，俄羅斯獻出了魯比列夫。世界文化不像柏林：它不能被撕成兩半。

每一個民族都對世界文化的寶庫有過貢獻。達文西和但丁，巴爾扎克和柯樂（法國畫家），西萬提斯和哥雅（西班牙畫家），莎士比亞和狄更斯，悲多汶和哥德，與產生他們的國家都有血肉聯系，但是，他們把一切人類的意識發揚光大了。

如果把震撼了世界的良心的俄羅斯小說、俄羅斯音樂、俄羅斯科學家的著作、最後還有俄羅斯人民在一九一七年發現新世界這一回事和歐洲文化分割開來，歐洲文化該會顯得多麼貧乏！人們常常爭論這一個或那一個發明屬於誰，不止一次的結果却是：不同國家的科學家同時抓住了同樣的一個問題。但是沒有人敢於爭辯俄羅斯首先建設社會主義。

珍視整個文化的人也珍視某一民族的天才所繼承的民族特性。這裏有西萬提斯深刻的現實主義的諷刺，斯威夫特的辛辣的嘲諷。這裏有莫里哀愉快的嘲笑，戈果里含淚的微笑。

美國一些空想家把「美國的生活方式」捧上了天。

真的，如果他們滿足於藥房、強盜電影、教會廣告和非美活動委員會，這當然是他們自己的事。麻煩在於金元滾進了他們的腦子，他們認真的幻想着：百老匯的活動房屋比雅典的衛城更美，「讀者

文摘」比列夫·托爾斯泰的著作更好。他們想消滅一切國家的特性，把他們的標準移植到各個角落去。就他們想，歐洲人民是必須及時徵召入伍加以訓練的新兵。沒有什麼東西比種族和民族的自大更可惡的。世界文化血脈相通，無法隔絕。人民互相學習，並將繼續學習。

我想，尊重民族本來的特點與反對民族的排他性是可能的。真正的愛國者熱愛人類，真正的國際主義者獻身於他祖國的人民。斯大林格勒人民的死，是爲了他們出生的村莊，爲了從兒時起就記住了的歌，爲了蘇聯人民，但是，他們的死，也爲了歐洲的所有村莊，爲了世界所有的歌，爲了地球上所有的人民。

現在正從事於聯合西歐的人們並不是在擴大他們的精神境域，他們是在把它縮小。真的，他們準備拔掉盧森堡和比利時之間的界碑，但是他們因此不得不在他們自己和生活、工作、建設新世界的五萬萬人民之間劃一道鴻溝。

曾經有個時期，法蘭西走在人類的前列。在那些日子，俄羅斯的自由思想家被稱爲「福祿泰爾派」和「甲可賓派」。他們是願望他們祖國幸福的真正俄羅斯愛國者。我想，法國人，波蘭人，意大利人，捷克人，其他國家的勞動人民，從蘇聯人民的經驗中獲得鼓舞，仍將保持爲他們民族的優秀愛國者。我們不把文化分爲東方的與西方的。我們把世界分爲文化的建設者與破壞者，分爲生產者與寄生蟲，分爲活人與活屍。當我說「我們」這個詞兒的時候，我並不把自己局限在我的國家之內。和我們一道的是全世界最優秀的人。

當軍事勾結的條約公佈時，它的提倡者滿意地說：「世界分裂現在保險了。」

的確，保險了。但是，並不沿着公約的作者們所劃定的路線。這是過去的人和未來的人之間的分裂，金元與良心之間的分裂，原子彈與真正的人道主義之間的分裂，挖墓人的鏟子與園丁的鏟子之間的分裂。我們這次和平大會就是對那些想把世界分裂為「西方與東方」的人們的最好答覆。我要問問軍事勾結的作者們思想和勞動的巴黎與誰站在一起：與和平的保衛者還是與原子彈主義者？我要再提醒一次：文化不是贍養費。人們不能專靠古代的紀念品或專靠過去的記憶為生。文化沒有因為不斷的勞動熱忱和希望而獲得發揚的時候，它就要凋謝——引但丁來支持其無知的執迷不悟的瘋子和沾沾自喜的吹法螺者就要出現在紐倫堡文藝復興宮的前面。在我看來，我們對世界文化的主要貢獻是：我們不僅珍愛它而且創造它；蘇聯的文化不是少數人的事業，而是全體人民的事業。

我願告訴諸位列寧格勒一個女孩子的故事。她在圍城時還保持着寫日記的習慣。這本日記落到我的手裏。在這些簡短的記錄中，描述着列寧格勒遭遇的苦況——女朋友死了，又只有一百二十五克麵包，又是這樣寒冷而沒有光和水的房間，另一個友人死了。在這些記錄中，我還發現另外的東西：昨晚——「安娜·卡列尼娜」；昨夜——「波華荔夫人」；昨天整夜——「靜靜的頓河」。

我感到驚奇，在一個城市沒有電燈光時，這個女孩子怎麼能够在夜間讀書。我遇到了她，向她詢問這件事情。她回答說：「我不是讀書，我是回憶先前曾經讀過的書。這幫助我與死亡戰鬥。」

我們戰勝了法西斯主義，因為我們有這樣的女孩子，因為在我們國家內牧人也拿起了地理教科

書，海軍也研究天體運動。我們已成爲不可征服的，因爲我們有了比原子彈更強的武器——人類的良知。

我們爲和平付出了很高的代價，我們珍視和平。我們珍視和平不是因爲我們軟弱而是因爲我們愛和平，我們愛和平正因爲我們強大。我們重建了斯大林格勒。我們種植森林防備旱災。我們對疾病鬥爭，但是我們不製造瘟疫菌。我們著作書籍，照料我們的兒童，我們知道他們將進入另一時代的光明燦爛的樂園。我們對未來具有信心。因此，我們不想怎樣使世界陷於血泊中，而想怎樣灌溉荒野，使不毛之地變得有生命。

我們對將來具有信心，因此我們對譴責我們的人說：工作，建設你們的國家，教育你們的兒童——優越的制度、優越的理想祇能由和平的工作、創造的努力和建設的勞動來證明。古代神話說，兩個婦女去見一位聰明的法官，要解決孩子屬於誰的爭執。那位假裝作母親的婦女說：「把小孩子切成兩半。」她這樣說是因爲小孩子不是她的。現在想望戰爭的野蠻人正準備絞殺人類的將來，因爲這不是他們的將來。他們害怕時間，因爲時間對他們是不利的。他們厭惡生命，因爲生命是屬於勞動人民的，不是屬於兀鷹集團的。他們要戰爭，因爲他們劫數已定，因爲他們整個的哲學、美學和經濟學都歸結到一件東西：原子彈。

當爲文化、爲人類、爲生命進行恐怖的戰爭時，我們挺身而出，站在別人的前面。我們不計較我們的犧牲。人類的生命和美元不能也永不能等量齊觀。沒有人願意把「斯大林格勒」和「租借」兩個

詞兒看作有同等意義，而且也永不會有。現在，保衛和平的鬥爭在進展中，我們榮幸我們又站在前列，我們又不僅爲我們自己，而且爲一切國家而鬥爭。

我願從「歐洲的聖石」提醒諸位。我說這話是在這個爲全人類所珍愛的城市裏，在這個有偉大作家和偉大藝術家的城市裏，在這個發生過多次革命的城市裏，在這個愉快、勇敢、興奮的人民的城市裏，在這個歐洲文化的驚人的蜂房裏。一種卑賤的報紙最近徵詢各樣的人：如果紅軍佔領了法國，他們將作些什麼。法國人民知道我們爲法國的解放作了些什麼。法國人民也知道我們對法國人沒有不友誼的感情。我們蘇聯人民到巴黎來不是帶着該報用以恐嚇讀者的坦克，我們來的是科學家、工人、作曲家蕭斯塔科維奇及作家法捷耶夫。我們來告訴法國朋友說：讓我們捍衛世界，捍衛法國，免受可惡的戰爭的恐怖！我們在這裏遇到了英國朋友，我們說：我們深深尊敬你們的人民的傳統、堅毅、忍耐、勤勞。我們記得倫敦和科芬德里（伯明翰東南部，英工業城市，戰時曾遭德機狂炸——譯者註），像你們也記得列寧格勒一樣。我們能够捍衛世界免受新的苦難。

這裏也有美國人，我們決不，讓我重說一下，我們決不把美國的兀鷹當成美國人民。但是我們必須告訴美國朋友說：不要耽誤一分鐘，你們的人民已爲恐懼所佔有，而恐懼會使人發瘋。目前的美國，它的前途處於危險中。你們不能，而且必須不變成新的德國。你們遠遠離開歐洲生活着，而且用你們自己的方式生活。我們可能讚佩你們國內的某些東西而反對另外的東西。但是我們不願以武力來解決我們之間的爭執。我們不願以毀滅城市來證明我們的正確。

我們來到這裏，我們向歐洲一切光榮的民族的代表們說話：讓我們保存我們共同的大家庭，讓我們保存我們的古代文化！我們不僅向一切心意相同的人民發出這個呼籲，而且向一切善良的人民發出這個呼籲，不管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康德的信徒，是自由思想家還是天主教徒。我們到這裏來，不是爲了證明我們的理想的正確，或者我們社會制度的優越性。我們願用工作、創造性的努力及蘇維埃國家的進步來證明這一點。我們到這裏來，是給那些真正痛恨戰爭的人以幫助。有很多這樣的人，非常之多，多到無法計算。誰與那些贊成戰爭的人，與侵略者，與原子彈主義者一起呢？

與我們在一起的人民，其數目是無法計算的，因爲人民是無數的，而且是不可征服的。

作爲一個蘇維埃作家，一個被敵人——我們的和你們的敵人，全人類的敵人——所誹謗的人民的代表，讓我用每個人心裏的話來結束我的演說：給世界以和平。

短論二一篇

魯迅

人生識字胡塗始

中國的成語只有「人生識字憂患始」，這一句是我翻造的。

孩子們常常給我好教訓，其一是學話。他們學話的時候，沒有教師，沒有語法教科書，沒有字典，只是不斷的聽取，記住，分析，比較，終于懂得每個詞的意義，到得兩三歲，普通的簡單的話就大概能够懂，而且能够說了，也不大有錯誤。小孩子往往喜歡聽人談天，更喜歡陪客，那大目的，固然在于一同喫點心，但也爲了愛熱鬧，尤其是在研究別人的言語，看有什麼對於自己有關係——能懂，該問，或可取的。

我們先前的學古文也用同樣的方法，教師並不講解，只要你死讀，自己去記住，分析，比較去。弄得好，是終于能够有些懂，並且竟也可以寫出幾句來的，然而到底弄不通的也多得很。自以爲通，別人也以爲通了，但一看底細，還是並不怎麼通，連明人小品都點不斷的，又何嘗少有？人們學話，從高等華人以至下等華人，只要不是聾子或啞子，學不會的是幾乎沒有的，一到學文，就不同了，學會的恐怕不過極少數，就是所謂學會了的人們之中，請恕我坦白的再來重複的說一句罷，大約仍然胡

胡塗塗的還是很不少。這自然是古文作怪。因為我們雖然拚命的讀古文，但時間究竟是有限的，不像說話，整天的可以聽見；而且所讀的書，也許是莊子和文選呀，東萊博議呀，古文觀止呀，從周朝人的文章，一直讀到明朝人的文章，非常駁雜，腦子給古今各種馬隊踐踏了一通之後，弄得亂七八糟，但蹄迹當然是有些存留的，這就是所謂「有所得」。這一種「有所得」當然不會清清楚楚，大概是似懂非懂的居多，所以自以為通文了，其實卻沒有通，自以為識字了，其實也沒有識。自己本是胡塗的，寫起文章來自然也胡塗，讀者看起來文章來，自然也不會倒明白。然而無論怎樣的胡塗文作者，聽他講話，卻大抵清楚，不至于令人聽不懂的——除了故意大顯本領的講演之外。因此我想，這「胡塗」的來源，是在識字和讀書。

例如我自己，是常常會用些書本子上的詞彙的。雖然並非什麼冷僻字，或者連讀者也並不覺得是冷僻字。然而假如有一位精細的讀者，請了我去，交給我一枝鉛筆和一張紙，說道，「您老的文章裏，說過這山是『峻嶒』的，那山是『巉巖』的，那究竟是怎麼一副樣子呀？您不會畫畫兒也不要緊，就鈎出一點輪廓來給我看看罷。請，請，請……」這時我就會腋下出汗，恨無地洞可鑽。因為我實在連自己也不知道「峻嶒」和「巉巖」究竟是什麼樣子，這形容詞，是從舊書上鈔來的，向來就並沒有弄明白，一經切實的考查，就糟了。此外如「幽婉」，「玲瓏」，「蹣跚」，「囁嚅」……之類，還多得很多。

說是白話文應該「明白如話」，已經要算唱厭了的老調了，但其實，現在的許多白話文卻連「明

白如話」也沒有做到。倘要明白，我以為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識非識的字放棄，從活人的嘴上，採取有生命的詞彙，搬到紙上來；也就是學學孩子，只說些自己的確能懂的話。至于舊語的復活，方言的普通化，那自然也是必要的，但一須選擇，二須有字典以確定所含的意義，這是另一問題，在這裏不說牠了。

不應該那麼寫

凡是有志于創作的青年，第一個想到的問題，大概總是「應該怎樣寫」。現在市場上陳列着的「小說作法」，「小說法程」之類，就是專掏這類青年的腰包的。然而，好像沒有效，從「小說作法」學出來的作者，我們至今還沒有聽到過。有些青年是設法去問已經出名的作者，那些答案，還很少見有什麼發表，但結果是不難推想而知的，不得要領。這也難怪，因為創作是並沒有什麼祕訣，能夠交頭接耳，一句話就傳授給別一個的，倘不然，只要有這祕訣，就真可以登廣告，收學費，開一個三天包成文豪學校了。以中國之大，或者也許會有罷，但是，這其實是騙子。

在不難推想而知的種種答案中，大概總該有一個是「多看大作家的作品」。這恐怕也很不能滿文學青年的意，因為太寬泛，茫無邊際——然而倒是切實的。凡是已有定評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說明着「應該怎樣寫」。只是讀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領悟。因為在學習者一方面，是必須知道「不應該那麼寫」，這才會明白原來「應該這麼寫」的。

這「不應該那麼寫」，如何知道呢？惠列賽耶夫的「果戈理研究」第六章裏，答覆着這問題——

「應該這麼寫，必須從大作家們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領會。那麼，不應該那麼寫這一面，恐怕最好是從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學習了。在這裏，簡直好像藝術家在對我們用實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了直接對我們這樣說——『你看——哪，這是應該刪去的。這要縮短，這要改作，因為不自然了。在這裏，還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顯豁些。』」

這確是極有益處的學習法，而我們中國卻偏偏缺少這樣的教材。近幾年來，石印的手稿是有一些了，但大抵是學者的著述或日記。也許是因為向來崇尚「一揮而就」，「文不加點」的緣故罷，又大抵是全本乾乾淨淨，看不出苦心刪改的痕跡來。取材于外國呢，則即使精通文字，也無法搜羅名作的初版以至改定版的各種本子的。

讀書人家的子弟熟悉筆墨，木匠的孩子會玩斧鑿，兵家兒早識刀槍，沒有這樣的環境和遺產，是中國的文學青年的先天的不幸。

在沒奈何中，想了一個補救法：新聞上的記事，拙劣的小說，那事件，是也有可以寫成一部文藝作品的，不過那記事，那小說，卻並非文藝——這就是「不應該這樣寫」的標本。只是和「應該那樣寫」卻無從比較了。

什麼是「諷刺」？

——答文學社問

我想：一個作者，用了精鍊的，或者簡直有些誇張的筆墨——但自然也必須是藝術的地——寫出或一羣人的或一面的真實來，這被寫的一羣人，就稱這作品爲「諷刺」。

「諷刺」的生命是真實；不必是會有的實事，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所以牠不是「捏造」，也不是「誣蔑」；既不是「揭發陰私」，又不是專記駭人聽聞的所謂「奇聞」或「怪現狀」。牠所寫的事實是公然的，也是常見的，平時是誰都不以爲奇的，而且自然是誰都毫不注意的。不過這事情在那時卻已經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惡。但這麼行下來了，習慣了，雖在大庭廣衆之間，誰也不覺得奇怪；現在給牠特別一提，就動人。譬如罷，洋服青年拜佛，現在是平常事，道學先生發怒，更是平常事，只消幾分鐘，這事迹就過去，消滅了。但「諷刺」卻是正在這時候照下來的一張相，一個掀着屁股，一個皺着眉心，不但自己和別人看起來有些不很雅觀，連自己看見也覺得不很雅觀；而且流傳開去，對於後日的大講科學和高談養性，也不免有些妨害。倘說，所照的並非真實，是不行的，因爲這時有目共覩，誰也會覺得確有這等事；但又不好意思承認這是真實，失了自己的尊嚴。于是挖空心思，給起了一個名目，叫作「諷刺」。其意若曰：牠偏要提出這等事，可見也不是好貨。

有意的偏要提出這等事，而且加以精鍊，甚至于誇張，卻確是「諷刺」的本領。同一事件，在拉

雜的非藝術的記錄中，是不成爲諷刺，誰也不大會感動的。例如新聞記事，就記憶所及，今年就見過兩件事。其一，是一個青年，冒充了軍官，向各處招搖撞騙，後來破獲了，他就寫懺悔書，說是不過藉此謀生，並無他意。其二，是一個竊賊招引學生，教授偷竊之法，家長知道，把自己的子弟禁在家裏了，他還上門來逞兇。較可注意的事件，報上是往往有些特別的批評文字的，但對於這兩件，卻至今沒有說過什麼話，可見是看得很平常，以爲不足介意的了。然而這材料，假如到了斯惠夫德（J. Swift）或果戈理（N. Gogol）的手裏，我看是準可以成爲出色的諷刺作品的。在或一時代的社會裏，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于作諷刺。

諷刺作者雖然大抵爲被諷刺者所憎恨，但他卻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諷刺，在希望他們改善，並非要捺這一羣到水底裏。然而待到同羣中有諷刺作者出現的時候，這一羣卻已是不可收拾，更非筆墨所能救了，所以這努力大抵是徒勞的，而且還適得其反，實際上不過表現了這一羣的缺點以至惡德，而對於敵對的別一羣，倒反成爲有益。我想：從別一羣看來，感受是被諷刺的那一羣不同的，他們會覺得「暴露」更多于「諷刺」。

如果貌似諷刺的作品，而毫無善意，也毫無熱情，只使讀者覺得一切世事，一無足取，也一無可爲，那就並非諷刺了，這便是所謂「冷嘲」。

錄自「且介亭雜文二集」

寫于深夜裏

魯迅

一 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畫之入中國

野地上有一堆燒過的紙灰，舊牆上有幾個劃出的圖畫，經過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這些裏面，各各藏着一些意義，是愛，是悲哀，是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來的更猛烈。也有幾個人懂得這意義。

一九三一年——我忘了月份了——創刊不久便被禁止的雜誌「北斗」第一本上，有一幅木刻畫，是一個母親，悲哀的閉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這是珂勒惠支教授（Prof. Käthe Kollwitz）的木刻連續畫「戰爭」的第一幅，題目叫作「犧牲」；也是她的版畫介紹進中國來的第一幅。

這幅木刻是我寄去的，算是柔石遇害的紀念。他是我的學生和朋友，一同紹介外國文藝的人，尤喜歡木刻，曾經編印過三本歐美作家的作品，雖然印得不大好。然而不知道爲了什麼，突然被捕了，不久就在龍華和別的五個青年作家同時鎗斃。當時的報章上毫無記載，大約是不敢，也不能記載，然而許多人都明白他不在人間了，因爲這是常有的事。只有他那雙目失明的母親，我知道她一定還以爲她的愛子仍在上海翻譯和校對。偶然看到德國書店的目錄上有這幅「犧牲」，便將牠投寄「北斗」

了，算是我的無言的紀念。然而，後來知道，很有一些人是覺得所含的意義的，不過他們大抵以爲紀念的是被害的全羣。

這時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畫集正在由歐洲走向中國的路上，但到得上海，勤懇的紹介者卻早已睡在土裏了，我們連地點也不知道。好的，我一個人來看。這裏是窮困，疾病，飢餓，死亡……自然也有掙扎和奮鬥，但比較的少；這正如作者的自畫像，臉上雖有憎惡和憤怒，而更多的是慈愛和悲憫的相同。這是一切「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的母親的心的圖像。這類母親，在中國的指甲還未染紅的鄉下，也常有的，然而人往往嗤笑她，說做母親的只愛不中用的兒子，但我想，她也是愛中用的兒子的，只因爲既然強壯而有能力，她便放了心，去注意「被侮辱的和被損害的」孩子去了。

現在就有她的作品的複印二十一幅，來作證明；並且對於中國的青年藝術學徒，又有這樣的益處的——

一、近五年來，木刻已頗流行了，雖然時時受着迫害。但別的版畫，較成片段的，卻只有一本關於卓倫 (Anders Zorn) 的書。現在所紹介的全是銅刻和石刻，使讀者知道版畫之中，又有這樣的作品，也可以比油畫之類更加普遍，而且看見和卓倫截然不同的技法和內容。

二、沒有到過外國的人，往往以爲白種人都是對人來講耶穌道理或開洋行的，鮮衣美食，一高興就用皮鞋向人亂踢。有了這畫集，就明白世界上其實許多地方都還存在着「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是和我們一氣的朋友，而且還有爲這些人們悲哀，叫喊和戰鬥的藝術家。

三、現在中國的報紙上多喜歡登載張口大叫着的希特拉像，當時是暫時的，照相上卻永久是這姿勢，多看就令人覺得疲勞。現在由德國藝術家的畫集，卻看見了別一種人，雖然並非英雄，卻可以親近，同情，而且愈看，而愈覺得美，愈覺得有動人之方。

四、今年是柔石被害後的滿五年；也是作者的木刻第一次在中國出現後的第五年；而作者，用中國式計算起來，她是七十歲了，這也可以算作一個紀念。作者雖然現在也只能守着沈默，但她的作品，卻更多的在遠東的天下出現了。是的，爲人類的藝術，別的力量是阻擋不住的。

二 略論暗暗的死

這幾天才悟到，暗暗的死，在一個人是極其慘苦的事。

中國在革命以前，死囚臨刑，先在大街上通過，于是他或呼冤，或罵官，或自述英雄行爲，或說不怕死。到壯美時，隨着觀看的人們，便喝一聲采，後來還傳述開去。在我青年的時候，常聽到這種事，我總以爲這情形是野蠻的，這辦法是殘酷的。

新近在林語堂博士編輯的「宇宙風」裏，看到一篇銖堂先生的文章，卻是別一種見解。他認爲這種對死囚喝采，是崇拜失敗英雄，是扶弱，「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然而在人羣的組織上實在要不得。抑強扶弱，便是永遠不願意有強。崇拜失敗英雄，便是不承認成功的英雄。」所以使「凡是古來成功的帝王，欲維持幾百年的威力，不定得殘害幾萬幾十萬無辜的人，方才能博得一時的懾服。」

殘害了幾萬幾十萬人，還只「能博得一時的懾服」，爲「成功的帝王」設想，實在是大可悲哀的：沒有好法子。不過我並不想替他們劃策，我所由此悟到的，乃是給死囚在臨刑前可以當衆說話，到是「成功的帝王」的恩惠，也是他自信還有力量的證據，所以他有膽放死囚開口，給他在臨死之前，得到一個自誇的陶醉，大家也明白他的收場。我先前只以爲「殘酷」，還不是確切的判斷，其中是含有一點恩惠的。我每當朋友或學生的死，倘不知時日，不知地點，不知死法，總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邊，在暗室中畢命于幾個屠夫的手裏，也一定比當衆而死的更寂寞。

然而「成功的帝王」是不祕密殺人的，他只祕密一件事：和他那些妻妾的調笑。到得就要失敗了，才又增加一件祕密：他的財產的數目和安放的處所；再下去，這才加到第三件，祕密的殺人。這時他也如銖堂先生一樣，覺得民衆自有好惡，不論成敗的可怕了。

所以第三種祕密法，是即使沒有策士的獻議，也總有一時要採用的，也許有些地方還已經採用。這時街道文明了，民衆安靜了，但我們試一推測死者的心，卻一定比明白白而死的更加慘苦。我先讀但丁的「神曲」，到「地獄」篇，就驚異于這作者設想的殘酷，但到現在，閱歷加多，才知道他還是仁厚的了：他還沒有想出一個現在已極平常的慘苦到誰也看不見的地獄來。

三 一個童話

看到二月十七日的“DZZ”，有爲紀念海涅（H. Heine）死後八十年，勃萊兌勒（Willi Bredel）所

作的「一個童話」，很愛這個題目，也來寫一篇。

有一個時候，有一個這樣的國度。權力者壓服了人民，但覺得他們倒都是強敵了，拼音字好像機關鎗，木刻好像坦克車；取得了土地，但規定的車站上不能下車。地面上也不能走了，總得在空中飛來飛去。而且皮膚的抵抗力也衰弱起來，一有要緊的事情，就傷風，同時還傳染給大臣們，一齊生病。

出版有大部的字典，還不止一部，然而都是都不合于實用的，倘要明白真情，必須查考向來沒有印過的字典。這裏面很有新奇的解釋，例如：「解放」就是「鎗斃」；「托爾斯泰主義」就是「逃走」；「官」字下注云：「大官的親戚朋友和奴才」；「城」字下注云：「爲防學生出入而造的高而堅固的磚牆」；「道德」條下注云：「不准女人露出臂膊」；「革命」條下注云：「放大水入田地裏，用飛機載炸彈向『匪賊』頭上擲之也。」

出版有大部的法律，是派遣學者，往各國採訪了現行律，摘取精華，編纂而成的，所以沒有一國，能有這部法律的完全和精密。但卷頭有一頁白紙，只有見過沒有印出的字典的人，纔能够看出字來，首先計三條：一、或從寬辦理；二、或從嚴辦理；三、或有時全不適用之。

自然有法院，但曾在白紙上看出字來的犯人，在開庭時候是決不抗辯的，因爲壞人纔愛抗辯，一辯即不免「從嚴辦理」；自然也有高等法院，但曾在白紙上看出字來的人，是決不上訴的，因爲壞人纔愛上訴，一上訴即不免「從嚴辦理」。

有一天的早晨，許多軍警圍住了一個美術學校。校裏有幾個中裝和西裝的人在跳着，翻着，尋找着，跟隨他們的也是警察，一律拿着手鎗。不多久，一位西裝朋友就在寄宿舍裏抓住了一個十八歲的學生的肩頭。

「現在政府派我們到你們這裏來檢查，請你……」

「你查罷！」那青年立刻從牀底下拖出自己的柳條箱來。

這裏的青年是積多年的經驗，已頗聰明了的，什麼也不敢有。但那學生究竟只有十八歲。終於被在抽屜裏，搜出幾封信來了，也許是因為那些信裏面說到他的母親的困苦而死，一時不忍燒掉罷。西裝朋友便仔仔細細的一字一字的讀着，當讀到「……世界是一檯喫人的筵席，你的母親被喫去了，天下無數無數的母親也會被喫去的……」的時候，就把眉頭一揚，摸出一支鉛筆來，在那些字上打着曲線，問道：

「這是怎麼講的？」

「……」

「誰喫你的母親？世上有人喫人的事情麼？我們喫你的母親？好！」他凸出眼珠，好像要化爲鎗彈，打了過去的樣子。

「那里……這……那里……這……」青年發急了。

但他並不把眼珠射出去，只將信一摺，塞在衣袋裏；又把那學生的木版，木刻刀和拓片，「鐵

流」，「靜靜的頓河」，剪貼的報，都放在一處，對一個警察說：

「我把這些交給你！」

「這些東西真有什麼呢，你拿去？」青年知道這並不是好事情。但西裝朋友只向他瞥了一眼，立刻順手一指，對別一個警察命令道：

「我把這個交給你！」

警察的一跳好像老虎，一把抓住了這青年的背脊上的衣服，提出宿舍的大門口去了。門外還有兩個年紀相仿的學生，背脊上都有一隻勇壯巨大的手在抓着。旁邊圍着一大層教員和學生。

四 又是一個童話

有一天的早晨的二十一天之後，拘留所裏開審了。一間陰暗的小屋子裏，上面坐着兩位老爺，一東一西。東邊的一個是馬褂，西邊的一個是西裝，不相信世上有人喫人的事情的樂天派，錄口供的。警察吆喝着連抓帶拖的弄進一個十八歲的學生來，蒼白臉，髒衣服，站在下面。馬褂問過他的姓名，年齡，籍貫之後，就又問道：

「你是木刻研究會的會員麼？」

「是的。」

「誰是會長呢？」

「oh……正的，H……副的。」

「他們現在在那里？」

「他們都被學校開除了，我不曉得。」

「你爲什麼要鼓動風潮呢，在學校裏？」

「啊！……」青年只驚叫了一聲。

「哼。」馬褂隨手拿出一張木刻的肖像來給他看，「這是你刻的麼？」

「是的。」

「刻的是誰呢？」

「是一個文學家。」

「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盧那卻爾斯基。」

「他是文學家？——他是那一國人？」

「我不知道！」這青年想逃命，說謊了。

「不知道？你不要騙我！這不是露西亞人麼？這不是明呀白白的露西亞紅軍軍官麼？我在露西亞的革命史上親眼看見他的照片的呀！你還想賴？」

「那里！」青年好像頭上受到了鐵椎的一擊，絕望的叫了一聲。

「這是應該的，你是普羅藝術家，刻起來自然要刻紅軍軍官呀！」

「那里……這完全不是……」

「不要強辯了，你總是『執迷不悟』！我們很知道你在拘留所裏的生活很苦。但你得從實說來，好使我們早些把你送給法院判決。——監獄裏的生活比這里好得多。」

青年不說話——他十分明白了說和不說一樣。

「你說，」馬褂又冷笑了一聲，「你是CP，還是CY？」

「都不是的。這些我什麼也不懂！」

「紅軍軍官會刻，CP，CY就不懂了？人這麼小，卻這樣的刁頑！去！」於是一隻手順勢向前一擺，一個警察很聰明而熟練的提着那青年就走了。

我抱歉得很，寫到這裏，似乎有些不像童話了。但如果不稱牠爲童話，我將稱牠爲什麼呢？特別的只在我說得出這事的年代，是一九三二年。

五 一封真實的信

「敬愛的先生：

你問我出了拘留所以後的事情麼，我現在大略敘述在下面——

在當年的最後一月的最後一天，我們三個被××省政府解到了高等法院。一到就開檢察庭。這檢

察官的審問很特別，只問了三句：

『你叫什麼名字？』——第一句；

『今年你幾歲？』——第二句；

『你是那里人？』——第三句。

開完了這樣特別的庭，我們又被法院解到了軍人監獄。有誰要看統治者的統治藝術的全般的麼？那只要到軍人監獄裏去。他的虐殺異己，屠戮人民，不慘酷是不快意的。時局一緊張，就拉出一批所謂重要的政治犯來鎗斃，無所謂刑期不刑期的。例如南昌陷于危急的時候，曾在三刻鐘之內，打死了二十二個；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時，也鎗斃了不少。刑場就是獄裏的五畝大的菜園，囚犯的屍體，就靠泥埋在菜園裏，上面栽起菜來，當作肥料用。

約莫隔了兩個半月的樣子，起訴書來了。法官只問我們三句話，怎麼可以做起訴書的呢？可以的！原文雖然不在手頭，但是我背得出，可惜的是法律的條目已經忘記了——

『……On……H……所組織之木刻研究會，係受共黨指揮，研究普羅藝術之團體也。被告等皆為該會會員，……核其所刻，皆為紅軍軍官及勞動饑餓者之景象，藉以鼓動階級鬭爭而示無產階級必有專政之一日。……』

之後，沒有多久，就開審判庭。庭上一字兒坐着老爺五位，威嚴得很。然而我倒並不怎樣的手足無措，因為這時我的腦子裏浮出了一幅圖畫，那是陀密埃 (Henri Daumier) 的『法官』，真使我讚歎！

審判庭開後的第八日，開最後的判決庭，宣判了。判決書上所開的罪狀，也還是起訴書上的那麼幾句，只在牠的後半段裏，有——

『核其所爲，當依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條，刑法第×百×十×條第×款，各處有期徒刑五年。……然被告等皆年幼無知，誤入歧途，不無可憫，特依××法第×千×百×十×條第×款之規定，減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於判決書送到後十日以內，不服上訴……』云云。

我還用得到『上訴』麼？『服』得很！反正這是他們的法律！

總結起來，我從被捕到放出，竟游歷了三處殘殺人民的屠場。現在，我除了感激他們不砍我頭之外，更感激的是增加了我不知幾多的知識。單在刑罰一方面，我才曉得現在的中國有：一、抽藤條；二、老虎凳，都還是輕的；三、踏槓，是叫犯人跪下，把鐵槓放在他的腿彎上，兩頭站上彪形大漢去，起先兩個，逐漸加到八人；四、跪火鍊，是把燒紅的鐵鍊盤在地上，使犯人跪上去；五、還有一種叫『喫』的，是從鼻孔裏灌辣椒水，火油，醋，燒酒……六、還有反綁着犯人的手，另用細麻繩縛住他的兩個大姆指，高懸起來，吊着打，我叫不出這刑罰的名目。

我認爲最慘的還是在拘留所裏和我同櫥的一個年青的農民。老爺硬說他是紅軍軍長，但他死不承認。呵，來了，他們用縫衣針插在他的指甲縫裏，用榔頭敲進去，敲進去了一隻，不承認，敲第二隻，仍不承認，又敲第三隻……第四隻……終於十隻指頭都敲滿了。直到現在，那青年的慘白的臉，凹下的眼睛，兩隻滿是鮮血的手，還時常浮在我的眼前，使我難於忘卻！使我苦痛！……

然而，入獄的原因，直到我出來之後才查明白。禍根是在我們學生對於學校有不滿之處，尤其是對於訓育主任，而他卻是省黨部的政治情報員。他爲了要鎮壓全體學生的不滿，就把僅存的三個木刻研究會會員，抓了去做示威的犧牲了。而那個硬派盧那卻爾斯基爲紅軍軍官的馬掛老爺，又是他的姐夫。多麼便利呵！

寫完了大略，擡頭看看窗外，一地慘白的月色，心裏不禁漸漸地冰涼了起來。然而我自信自己還並不怎樣的怯弱，然而，我的心涼起來了……

願你的身體康健！

人凡。四月四日，後半夜。」

（附記：從一個童話後半起至篇末止，均據人凡君信及坐牢略記。四月七日。）

錄自「且介亭雜文末編」

龍 鳳

聞 一 多

前些時接到一個新興刊物負責人一封徵稿的信，最使我發生興味的是那刊物的新穎的命名——「龍鳳」，雖則照那篇緣起看，聰明的主編者自己似乎並未了解這兩字中豐富而深邃的含義。無疑的他是被這兩個字的奇異的光艷所吸引，他迷惑於那蛇皮的奪目的色采，卻沒理會蛇齒中埋伏着的毒素，他全然不知道在玩弄色采時，自己是在與毒素同謀。

就最早的意義說，龍與鳳代表着我們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兩個單元——夏民族與殷民族，因為在「鯀死，……化爲黃龍，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鳥（即鳳），降而生商」兩個神話中，我們依稀看出，龍是原始夏人的圖騰，鳳是原始殷人的圖騰（我說原始夏人和原始殷人，因為歷史上夏殷兩個朝代，已經離開圖騰文化時期很遠，而所謂圖騰者，乃是遠在夏代和殷代以前的夏人和殷人的一種制度（衆信仰），因之把龍鳳當作我們民族發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徵，可說是再恰當沒有了。若有人願意專就這點着眼，而想借「龍鳳」二字來提高民族意識和情緒，那倒無可厚非。可惜這層歷史社會學的意義在一般中國人心目中並不存在，而「龍鳳」給一般人所引起的聯想則分明是另一種東西。

圖騰式的民族社會早已變成了國家，而封建王國又早已變成了大一統的帝國，這時一個圖騰生物已經不是全體族員的共同祖先，而只是最高統治者一姓的祖先，所以我們記憶中的龍鳳，只是帝王與

后妃的符瑞，和他們及她們宮室輿服的裝飾「母題」，一言以蔽之，它們只是「帝德」與「天威」的標記。有了一姓，便對待的產生了百姓，一姓的尊榮，便天然的決定了百姓的苦難。你記得復辟與龍旗的不可分離性，你便會原諒我看見「龍鳳」二字而不禁怵目驚心的苦衷了。我不同意於「天王聖明，臣罪當誅」的奴才意識，爲的是我是一個人啊！

緣起中也提到過「龍鳳」二字在文化思想方面的象徵意義，他指出了文獻中以龍比老子的故事，卻忘記了一副天生巧對的下聯，那便是以鳳比孔子的故事。可巧故事都見於莊子一書裏。天運篇說孔子見過老聃後，整呆了三天說不出話，弟子們問他給老聃講了些什麼，他說：「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雲氣而養（翔）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舌舉而不能訊〔註一〕，予又何規老聃哉！」這是常用的典故（也就是許多姓李的楹聯中所謂「猶龍世澤」的來歷）。至於以鳳比孔子的典故，也近在眼前，不知爲什麼從未成爲詞章家「獮祭」的資料。孔子到了楚國，著名的瘋子接輿所唱的那充滿諷刺性的歌兒——

鳳兮鳳兮！

何如（汝）德之衰也！

來世不可待，

往世不可追也！……

不但見於莊子（人間世篇），還見於論語（微子篇）。是以前讀死書的人不大認識字，不知道「如」

是「汝」的假借，因而沒弄清話中的意思嗎？可是漢石經論語「如」作「而」，「而」字本也訓「汝」，那麼歌辭的喻意，至少漢人是懂得的。另一個也許更有意思的以鳳比孔子的出典，見於唐宋類書〔註二〕所引的一段莊子佚文：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註三〕爲誰？」

對曰：「子路，勇且力〔註四〕。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回爲仁，子張爲武。」

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爲鳳……鳳鳥之文，載聖嬰仁，右智左賢。……」

這裏以鳳比孔子，似乎更明顯。尤其有趣的是，那次孔子稱老子爲龍，這次是老子回敬孔子，比他作鳳，龍鳳是天生的一對，而話又出自彼此的口中，典則同見於莊子。你說這天生巧對是莊子巧思的創造，意匠的遊戲——又是他老先生的「繆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嗎？也不盡然。前面說過原始殷人是以鳳爲圖騰的，而孔子是殷人之後，我們尤其熟習。老子是楚人，向來無異詞，楚是祝融六姓中半姓季連之後，而祝融，據近人的說法，就是那「人面龍身而無足」的燭龍，然則原始楚人也當是一個龍圖騰的族團。以老子爲龍，孔子爲鳳，可能是莊子的寓言，但寓言的產生也該有着一種素地，民俗學的素地（這可以莊子書中許多其他的寓言爲證）。其實鳳是殷人的象徵，孔子是殷人的後裔，呼孔子爲鳳，無異稱他殷人；龍是夏人的，也是楚人的象徵，說老子是龍，等於說他是楚人，或夏人的本家。中國最古的民族單元不外夏殷，最典型中國式而最有支配勢力的思想家莫如孔老，刊物命名爲「龍鳳」，不僅象徵了民族，也象徵了最能代表民族氣質的思想家，這從某種觀點看，不能不

說是中國有刊物以來最漂亮的名字了！

然而，還是莊子的道理：「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腐臭，」——從另一種觀點看，最漂亮的說不定也就是最醜惡的。我們在上文說過，圖騰式的民族社會早已變成了國家，而封建的王國又早已變成了大一統的帝國，在我們今天的記憶中，龍鳳只是「帝德」與「天威」的標記而已。現在從這角度來打量孔老，恕我只能看見一位「申申如也，天天如也」而諂上驕下的司寇，和一位以「大巧若拙」的手段「助紂爲虐」的柱下史（五千言本也是「君人南面之術」）。有時兩個身影疊成一個，便又幻出忽而「內老外儒」，忽而「外老內儒」，種種的奇形怪狀。要曉得這條「見首不見尾」的陰謀家——龍，這隻「載聖嬰仁」的僞君子——鳳，或二者的混合體，和那象徵着「帝德」「天威」的龍鳳，是不可須臾離的。有了主子，就用得着奴才，有了奴才，也必然會捧出一個主子；帝王與士大夫是相依爲命的。主子的淫威和奴才的惡毒——暴發戶與破落戶雙重勢力的結合，壓得人民半死不活。三千年慘痛的記憶，教我們面對這意味深長的「龍鳳」二字，怎能不怵目驚心呢！

事實上，生物界只有窮兇極惡而詭計多端的蛇，和受人豢養，替人幫閒，而終不免被人宰割的雞，那有什麼龍和鳳呢？科學來了，神話該退位了。辦刊物的人也得當心，再不要讓「死的拉住活的」了！

要不然，萬一非給這民族選定一個象徵性的生物不可，那就還是獅子罷，我說還是那能够怒吼的獅子罷，如其它不再太貪睡的話。

〔註一〕 以上六字從江南古藏本補。

〔註二〕 藝文類聚九〇，太平御覽九一五。

〔註三〕 類聚脫「前」字，依御覽補。

〔註四〕 類聚作「子路爲男」，此從御覽。

狂人日記

魯迅

某君昆仲，今隱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學校時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漸闕。日前偶聞其一大病；適歸故鄉，迂道往訪，則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勞君遠道來視，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因大笑，出示日記二冊，謂可見當日病狀，不妨獻諸舊友。持歸閱一過，知所患蓋「迫害狂」之類。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體不一，知非一時所書；間亦有略具聯絡者。今撮錄一篇，以供醫家研究。記中語誤，一字不易；惟人名雖皆村人，不爲世間所知，無關大體，然亦悉易去。至於書名，則本人愈後所題，不復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識。

一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見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見了，精神分外爽快。纔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發昏；然而須十分小心。不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
我怕得有理。

二

今天全沒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門，趙貴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還有七八個人，交頭接耳的議論我。又怕我看見。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兇的一個人，張着嘴，對我笑了一笑；我便從頭直冷到腳跟，曉得他們布置都已妥當了。

我不怕，仍舊走我的路。前面一夥小孩子，也在那里議論我；眼色也同趙貴翁一樣，臉色也都鐵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麼讎，他也這樣。忍不住大聲說，「你告訴我！」他們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趙貴翁有什麼讎，同路上的人又有什麼讎；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腳，古久先生不高興。趙貴翁雖然不認識他，一定也聽到風聲，代抱不平；約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對。但是小孩子呢？那時候，他們還沒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睜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這真教我怕，教我納罕而且傷心。

我明白了。這是他們娘老子教的！

三

晚上總是睡不着。凡事須得研究，纔會明白。

他們——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也有衙役佔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

主逼死的；他們那時候的臉色，全沒有昨天這麼怕，也沒有這麼兇。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個女人，打他兒子，嘴裏說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幾口纔出氣！」他眼睛卻看着我。我出了一驚，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夥人，便都哄笑起來。陳老五趕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家裏的人都裝作不認識我；他們的眼色，也全同別人一樣。進了書房，便反扣上門，宛然是關了一隻雞鴨。這一件事，越教我猜不出底細。

前幾天，狼子村的佃戶來告荒，對我大哥說，他們村裏的一個大惡人，給大家打死了；幾個人便挖出他的心肝來，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壯壯膽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戶和大哥便都看我幾眼。今天纔曉得他們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夥人一模一樣。

想起來，我從頂上直冷到腳跟。

他們會吃人，就未必不會吃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幾口」的話，和一夥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戶的話，明明是暗號。我看出他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們的牙齒，全是白厲厲的排着，這就是吃人的傢伙。

照我自己想，雖然不是惡人，自從蹣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難說了。他們似乎別有心思，我全猜不出。況且他們一翻臉，便說人是惡人。我還記得大哥教我做論，無論怎樣好人，翻他幾句，他便打上幾個圈；原諒壞人幾句，他便說，「翻天妙手，與衆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們的心思，究竟怎樣；

況且是要吃的時候。

凡事總須研究，纔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纔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

書上寫着這許多字，佃戶說了這許多話，卻都笑吟吟的睜着怪眼睛看我。

我也是人，他們想要吃我了。

四

早上，我靜坐了一會。陳老五送進飯來，一碗菜，一碗蒸魚；這魚的眼睛，白而且硬，張着嘴，同那一夥想吃人的人一樣。吃了幾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魚是人，便把他兜肚連腸的吐出。

我說，「老五，對大哥說，我悶得慌，想到園裏走走。」老五不答應，走了，停一會，可就來開了門。

我也不動，研究他們如何擺佈我；知道他們一定不肯放鬆。果然！我大哥引了一個老頭子，慢慢走來；他滿眼兇光，怕我看出，只是低頭向着地，從眼鏡橫邊暗暗看我。大哥說，「今天你彷彿很好。」我說「是的。」大哥說，「今天請何先生來，給你診一診。」我說「可以！」其實我豈不知道這老頭子是劊子手扮的！無非借了看脈這名目，搯一搯肥瘠；因這功勞，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

雖然不吃人，膽子卻比他們還壯。伸出兩個拳頭，看他如何下手。老頭子坐着，閉了眼睛，摸了好一會，呆了好一會；便張開他鬼眼睛說，「不要亂想，靜靜的養幾天，就好了。」

不要亂想，靜靜的養！養肥了，他們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麼好處，怎麼會「好了」？他們這羣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聲大笑起來，十分快活。自己曉得這笑聲裏面，有的是義勇和正氣。老頭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這勇氣正氣鎮壓住了。

但是我有勇氣，他們便越想吃我，沾光一點這勇氣。老頭子跨出門，走不多遠，便低聲對大哥說道，「趕緊吃罷！」大哥點點頭。原來也有你，這一件大發見，雖似意外，也在意中：合夥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五

這幾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頭子不是劊子手扮的，真是醫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他們的祖師李時珍做的「本草什麼」上，明明寫着人肉可以煎吃；他還能說自己不吃人麼？

至於我家大哥，也毫不冤枉他。他對我講書的時候，親口說過可以「易子而食」；又一回偶然議論起一個不好的人，他便說不但該殺，還當「食肉寢皮」。我那時年紀還小，心跳了好半天。前天狼子村佃戶來說吃心肝的事，他也毫不奇怪，不住的點頭。可見心思是同從前一樣狠。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麼都易得，什麼人都吃得。我從前單聽他講道理，也胡塗過去；現在曉得他講道理的時侯，不但唇邊還抹着人油，而且心裏滿裝着吃人的意思。

六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趙家的狗又叫起來了。

獅子似的兇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七

我曉得他們的方法，直捷殺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禍祟。所以他們大家連絡，布滿了羅網，逼我自戕。試看前幾天街上男女的樣子，和這幾天我大哥的作爲，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最好是解下腰帶，掛在梁上，自己緊緊勒死；他們沒有殺人的罪名，又償了心願，自然都歡天喜地的發出一種嗚嗚咽咽的笑聲。否則驚嚇憂愁死了，雖則略瘦，也還可以首肯幾下。

他們是只會吃死肉的！——記得什麼書上說，有一種東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樣子都很難

看；時常吃死肉，連極大的骨頭，都細細嚼爛，嚥下肚子去，想起來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親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趙家的狗，看我幾眼，可見他也同謀，早已接洽。老頭子眼看着地，豈能瞞得我過。

最可憐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夥吃我呢？還是歷來慣了，不以爲非呢？還是喪了良心，明知故犯呢？

我詛呪吃人的人，先從他起頭；要勸轉吃人的人，也先從他下手。

八

其實這種道理，到了現在，他們也該早已懂得，……

忽然來了一個人，年紀不過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滿面笑容，對了我點頭，他的笑也不像真笑。我便問他，「吃人的事，對麼？」他仍然笑着說，「不是荒年，怎麼會吃人。」我立刻就曉得，他也是一夥，喜歡吃人的；便自勇氣百倍，偏要問他。

「對麼？」

「這等事問他什麼。你真會……說笑話。……今天天氣很好。」

天氣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問你，「對麼？」

他不以爲然了。含含糊糊的答道，「不……」

「不對？他們何以竟吃？」

「沒有的事……」

「沒有的事？狼子村現吃；還有書上都寫着，通紅嶄新！」

他便變了臉，鐵一般青，睜着眼說，「也許有的，這是從來如此……」

「從來如此，便對麼？」

「我不同你講這些道理；總之你不該說，你說便是你錯！」

我直跳起來，張開眼，這人便不見了。全身出了一大片汗。他的年紀，比我大哥小得遠，居然也是一夥；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還怕已經教給他兒子了；所以連小孩子，也都惡狠狠的看我。

九

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別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極深的眼光，面面相覷。……

去了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飯睡覺，何等舒服！這只是一條門檻，一個關頭。他們可是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師生、仇敵和各不相識的人，都結成一夥，互相勸勉，互相牽掣，死也不肯跨過這一步。

十

大清早，去尋我大哥；他立在堂門外看天，我便走到他背後，攔住門，格外沈靜，格外和氣的對他說，

「大哥，我有話告訴你。」

「你說就是。」他趕緊回過臉來，點點頭。

「我只有幾句話，可是說不出來。大哥，大約當初野蠻的人，都吃過一點人。後來因爲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變了人，變了真的人。有的卻還吃，——也同蟲子一樣，有的變了魚、鳥、猴子，一直變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還是蟲子。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慚愧。怕比蟲子的慚愧猴子，還差得很遠很遠。」

「易牙蒸了他兒子，給桀紂吃，還是一直從前的事。誰曉得從盤古開闢天地以後，一直吃到易牙的兒子；從易牙的兒子，一直吃到徐錫麟；從徐錫麟，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裏殺了犯人，還有一個生癆病的人，用饅頭蘸血舐。」

「他們要吃我，你一個人，原也無法可想；然而又何必去入夥。吃人的人，什麼事做不出，他們會吃我，也會吃你。一夥裏面，也會自吃。但只要轉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雖然從來如此，我們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說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說，前天佃戶要減租，你說過不能。」

當初，他還只是冷笑，隨後眼光便兇狠起來，一到說破他們的隱情，那就滿臉都變成青色了。大

門外立着一夥人，趙貴翁和他的狗，也在裏面，都探頭探腦的挨進來。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舊青面獠牙，抿着嘴笑。我認識他們是一夥，都是吃人的人。可是也曉得他們心思很不一樣，一種是以爲從來如此，應該吃的；一種是知道不該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別人說破他，所以聽了我的話，越發氣憤不過，可是抿着嘴冷笑。

這時候，大哥也忽然顯出兇相，高聲喝道，

「都出去！瘋子有什麼好看！」

這時候，我又懂得一件他們的巧妙了。他們豈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預備下一個瘋子的名目罩上我。將來吃了，不但太平無事，怕還會有人見情。佃戶說的大家吃了一個惡人，正是這方法。這是他們的老譜！

陳老五也氣憤憤的直走進來。如何按得住我的口，我偏要對這夥人說，

「你們可以改了，從真心改起！要曉得將來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們要不改，自己也會吃盡。即使生得多，也會給真的人除滅了，同獵人打完狼子一樣！——同蟲子一樣！」

那一夥人，都被陳老五趕走了。大哥也不知那里去了。陳老五勸我回屋子裏去。屋裏面全是黑沈沈的，橫梁和椽子都在頭上發抖；抖了一會，就大起來，堆在我身上。

萬分沈重，動彈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我曉得他的沈重是假的，便掙扎出來，出了一身汗。

可是偏要說，

「你們立刻改了，從真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十一

太陽也不出，門也不開，日日是兩頓飯。

我捏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曉得妹子死掉的緣故，也全在他。那時我妹子纔五歲，可愛可憐的樣子，還在眼前。母親哭個不住，他卻勸母親不要哭；大約因為自己吃了，哭起來不免有點過意不去。如果還能過意不去，……

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親知道沒有，我可不得而知。

母親想也知道；不過哭的時候，卻並沒有說明，大約也以為應當的了。記得我四五歲時，坐在堂前乘涼，大哥說爺娘生病，做兒子的須割下一片肉來，煮熟了請他吃，纔算好人；母親也沒有說不行。一片吃得，整個的自然也吃得。但是那天的哭法，現在想起來，實在還教人傷心，這真是奇極的事！

十二

不能想了。

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務，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飯菜裏，暗暗給我們吃。

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也明白，難見真的人！

十三

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救救孩子……

一九一八年四月

錄自「吶喊」

在其香居茶館裏

沙汀

坐在其香居茶館裏的聯保主任方治國，當他看見從東頭走來，嘴裏照例擾攘不休的那麼吵吵，他簡直立刻冷了半截，覺得身子快要坐不穩了。

使他發生這種異狀的有下面幾個原因：爲了種種胡塗的措施，他目前正處在全鎮市民的圍攻當中，這是一。其次，么吵吵第二個兒子，因爲緩役了四次，好多人在講閒話了；加之新縣長又是宣言了要整頓兵役的，於是他胡胡塗塗地上了一封密告，而在三天前被兵役科捉進城了。

但最重要的是：如全市所批評，么吵吵是不忘生冷的人，甚麼話都說得出來的。而他本人雖不可怕，但他大哥是全縣極有威望的耆宿，他的舅子是財務委員，縣政上活動分子，並且，就是主任的令尊在世的時候，也是對么吵吵那張嘴表示頭痛的。

但么吵吵終必吵過來了。這是那種精力充足，對這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抱了一種毫不在意的態度的典型男性。在這類人身上是找不出悲觀和掃興的。他常打着哈哈在茶館裏自白道：

「老子這張嘴麼，就這樣，說是要說的，吃也是要吃的；說够了回去兩杯甜酒一喝，倒下去就睡……」

現在，他一面跨上其香居的階沿，拖了把圈椅坐了下去，一面直嗓子，乾笑着嚷道：

「嗨，對！看陽溝裏還把船翻了麼！」

他所參加的桌子已經有着三個茶客，全是熟人：十年前當過視學的俞視學，前徵收局的管帳，現在靠着利金生活的汪二紙店老板黃光銳。

他們大家，以及旁的茶客，都向他打着招呼：

「拿碗來，茶錢我給了。」

「坐上來好吧，」視學客氣道，「這裏要舒服些。」

「我要那麼舒服的做甚麼哇，」出乎意外，吵吵紅着臉叫嚷道：「你知道麼？我坐了上席會昏頭的，……沒有那個資格！」

本分人的視學禁不住紅起臉來。但他立刻覺得么吵吵是針對聯保主任說的，因為在說的時候，他看見他滿含惡意地瞥了坐在後面首席上的方治國一眼。

除却主任，那桌還坐着的有張三監爺。他們都說他是方治國的軍師，但實際上，他只能跟主任坐坐酒館，在緊要關頭盡點忠告。但這又並不特別，他原來是對甚麼事也關心的，而往往忽略了自己。他的老婆在家裏是經常餓着飯的。

同監爺對坐着的是黃毛牛臍，正在吞服着一種祕製的戒煙丸藥。他是主任的重要助手；雖然並無過人之才，惟一的特點是毫無顧忌；「現在的事你管那麼多做甚麼哇，」他常常說，「拿得到的你就拿！」

他應付這世界上一切足以使人大驚小怪的事變，只有一種態度，裝做不懂。因此，他小聲向主任說道：

「你不要管他的，」他眨眼而且努嘴，「發神經！」

「這回子把蜂窩戳破了，」主任發出苦笑說。

「我要趕緊『縫』啊，」監爺拿着黯淡無光的黃銅水煙袋，沈吟道：「另外找一個人『抵』怎樣？」

「已經來不及了呀。」

「不要管他的，」牛腦道，「他是個火礮性子。」

這時，么吵吵已經拍着桌子，放開嗓子叫了。但他的戰術還停留在第一階段上，即並不指出被攻擊的人的姓名，只是隱射着，似乎像一通沒頭沒腦的漫罵。

「搞到我名下來了。」他佯裝着打了一串哈哈，「好得很！老子今天就要看他甚麼雞巴入出來的：人雞巴，狗雞巴，你們見過狗雞巴麼，嗨，那才有興趣！」

於是他又比又說的形容起來了。雖然已經蓄了十年上下的鬍子，但他是以粗魯話出名的。許多閒着無事的人，有時甚至故意挑弄他說下流話。他所謂的「狗」是指他的仇人說的，因為主任的外祖當過衙役，而這又是方府上下人等最大的忌諱。

因為形容得太難堪了，那視學插嘴道：

「少造點口孽，有道理講得清的。」

「我有甚麼道理哇！」吵吵忽然正色道，「有道理我也當甚麼雞巴主任了。兩眼墨黑，見錢就拿！」

「嚇，那表叔！」

氣得臉青而黑的瘦小的主任，一下子忍不住站起來了。

「嚇，那表叔，」他說，「你說話要負責啊！」

「甚麼叫做負責哇！我就不懂，——甚麼人是你的表叔，你錯認人了，是你表叔你也不吃我了！」

「對，對，對，我吃你，」主任解嘲地說，一面坐了下去。

「不是麼？」吵吵拍了一掌桌子，「兵役科的人親自對我老大說的！你的報告真做得好呢。我倒要看你今天是長的幾個卵子！……」

他愈說，就愈覺得這並非玩笑的事，如一向以來的瞎吵瞎鬧一樣，他感到憤激了。

他相信，要是一年或者半年以前，他是用不着怎樣着急的，事情好辦得很，只需給他大哥一個通知，他的老二就會自由由走回來的。而且以往他就避掉過四次。但現在是不同了，一切都要照規矩辦了。而且更重要的，他的老二已經抓進城了。

照經驗，事情一露了頭，弄得縣長面前去了，就難辦的。他已經派了老大進城，但帶回來的口信

是：因爲新縣長的脾氣還不清楚，而且一接印就宣佈他是要整頓兵役的，所以他的伯父和舅父都表示情形的險惡。額外那捐信人又說，壯丁就要送進省了。

凡是那大老爺們都感覺棘手的事，人還能有甚麼辦法呢？這也是說，他的老二只有作礮灰了。

「你怕我是聾子吧，」么吵吵簡直在咆哮了，「去年蔣家寡母子的兒子五百，你放了；陳二靴子兩百，你也放了！你比土匪頭兒肖大個子還厲害，錢也拿了，腦壳也保住了，——老子也有錢！你要張一張嘴呀？……」

「說話要負責啊！那幺老爺！」

主任咕嚕着，而且現出假裝的笑容。

這是一個胡塗而膽怯的人。膽怯是因爲富有，而且在這邊野地方，從來沒有摸過槍斃的原故。這裏是每一個人都能來兩手的。他一直規規矩矩地吃着祖宗的田產，在好幾年前，因爲預征太多，許多人怕當公事，於是在一種策動下，他當團總了。

他明白這是陰謀。但一向忍氣吞聲的日子引誘他接受了這個挑戰。他起初老是墊錢，但後來他發覺甜頭了：回扣，黑糧等等，並且走進茶館的時候，招呼茶錢的聲音也來得更響亮，更衆多了。

而在五年以前，他的大門已經有了一道縣長頒贈的匾額：

「盡瘁桑梓」。

但不管怎樣，如他自己所感覺的一般，在迴龍鎮，還是有人壓住他的。他看得清楚，所以他現在

很失悔做了胡塗事情。他老是強笑着，滿不在意似地說道：

「你發氣做甚麼啊，都不是外人。……」

「你也知道不是外人麼？」對方反問道：「你知道不是外人，就不該搞我了，告我的密了！」

「我只問你一句！」

主任又站起來了。他笑問道：

「你說一句就是了：兵役科甚麼人告訴你的？」

「總有那個人呀！」

吵吵說，十分氣派地攤在圈椅裏面；一面冷笑着加添道：

「像還是我造謠呢。」

「不是，你要告訴我呀。」

看見吵吵鬆了勁，主任知道可以說理的機會到了，他就勢坐向視學側面去，賭咒發誓地分辯起來，說他是一輩子都不會做出這樣膽大胡塗的事情來的。

但却並不向着吵吵，而是視學們。他說：

「你們想吧，」他平攤開手，側仰他那瘦瘦的鐵青的臉蛋，「你們想，我是吃飯長大的呀！並且，我一定要他去做甚麼呢？難道××會給我一個狀元當麼？沒講的話，這街上的事，一向糊得圓我總是糊的！」

「你才會糊！」吵吵歎着氣抵了一句。

「那總是我吹牛啊！」主任無可奈何地說，「別的不講，就拿公債來說吧，別人寫的多少，你寫的多少？」

他又挨近視學的耳朵呻喚道：

「連了八字都是五百元呀！」

他之所以說得如此祕密的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想充分表示出事情的重要性；又其一，是因為街上熱鬧的人已經多了，公開宣佈出來究竟太不光彩，而且容易引起糾紛。

大約視學相信了他的話，或者被他的誠意所感動了，兼之又是出名的好好先生，因此他解勸道：

「么哥！我看這樣啊，」他斯斯文文地掃了掃喉嚨，「人已經抓去了，橫豎是爲了國家。……」

「這你才會說呢！」吵吵一下撐起來了：「這樣會說，你怎麼不把你自己的送去呢？」

「好！我不同你講。」

視學紅着臉說，故意勾腦袋吃茶去了。

「你講呀！」吵吵重又坐了下去，繼續道，「真是沒有生過娃娃不曉得×痛！怎麼把你個好好先生遇到了啊：冬瓜做不得罇子？做得。蒸垮了呢？那是要垮的，——你個老哥子真是！」

他的形容引來了一片笑聲。但他自己並不笑，把他那結實的身子移動了一下，抹抹鬚子，宣言

道：

「閒話少講！方大主任，說不清楚你走不掉的！」

「好呀，」對方漫應着，一面懶懶退還原地方去，「迴龍鎮只有這樣大一個地方哩。往那裏跑？要跑也跑不脫的。」

他的聲口和表情照例帶着一種嘲笑的意味，至於是嘲笑自己或者對方，那就要憑你猜了。他是經常憑藉了這點武器來掩護他自己的。而且經常弄得頑強的敵手哭笑不得。他們叫他做軟硬人。

當回到原位的時候，他的助手一面吞服着戒煙丸，生氣道：

「我自還懶得答呢：你就讓他去！」

「不行不行，」監爺意味深長地說，「事情不同了。」

他一面這樣堅持自己的意見是有理由的。他確信鎮上已在進行一種大規模的控告；而且邢大老爺是可以左右牠的，他可以使這成爲事實，也可以打消牠，所以聯絡邢家乃是一個必要的步驟。

何況誰知道新縣長是怎樣一副脾氣的人呢！

這時候，茶堂裏的來客已增多了。連平時懶於出門的陳新老爺也走來了。新老爺是科學時代最末一次的秀才，當了十年團總，十年哥老會的頭目，八年前才退休的。但他的說話還是同團總一樣有效。

這可見么吵吵已經佈置好一臺講茶了。茶堂裏響着一片呼喚聲，有單向堂倌叫拿茶來的，有站起

來讓坐位的，有的至於怒氣沖沖地吼道：

「不准亂收錢啦！嗨！這個龜兒子聽到沒？……」

於是立刻跑去塞一張鈔票在堂倌手裏。

在這種種熱情的騷動中間，爭執的雙方已經變平靜了。主任知道自己會虧理的，他在殷勤地爭取着客人，希望能於自己有利；而么吵吵則一直悶氣着，這是因為當着許多漂亮人面前，他忽然直覺到，既然他的老二被抓，這就等於說他已經沒面子了。

這鎮上是流行着這樣一種風氣的：凡是按規矩行事的，就是平常人；重要人物都是站在一切規矩之外的。比如陳新老爺，他並不是惜疼金錢的脚色，但就連打醮這種小事他也是沒有分的；不然便是惹起人們大驚小怪，以為新老爺失了面子，快倒霉了。

面子在這裏就如此的厲害，所以吵吵悶着臉，只是懶懶地打着招呼。直到新老爺問起他是否欠安的時候，他才稍稍振作地答道：

「人倒是好的，」他苦笑着，「就是眉毛快給人剪光了！」他一連打了一串乾燥無味的哈哈。

「你瞎說！」新老爺嚴肅地晃着腦袋，切斷他。「你瞎說！」

「當真哩，不然也不敢勞駕你老哥子動步了。」

爲了表示關切，新老爺歛了口氣；並且問道：

「大哥有信來沒有呢？」

「他也沒辦法呀！」

吵吵唧唧了。但爲了免除人們的誤會，以爲他的大哥已經成了沒面子的脚色，遂又立刻加上一番解釋：

「你想吧，新縣長的脾氣又沒有摸到，他怎麼辦呢？常言說，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又是鬧起要搞兵役的；誰曉得他會發甚麼貓兒毛病呢！前天我又託蔣門神打聽去了。」

「這個人怕難說話，」一個新近從城裏回來的小商人插入道，「看樣子就曉得了：帶他媽副黑眼鏡子……」

但嚴肅沈默的空氣沒有使小商人說下去。

大家都不知道應該如何表示自己的感情才好。表示高興是會得罪人的，因爲情形確乎有些嚴重；但說是嚴重吧，也不對，這又將顯得邢府上太無能了。所以彼此只好曖昧不明地搖頭歎氣，喝起茶來。

看出主任有點焦灼和擔心的神情，似乎正在考慮一種行動，牛臚包着丸藥，小聲道：

「不要管，這麼快縣長就叫他們餓家了麼！」

「去找找新老爺是對的，」監爺說。

這個臉面浮腫，常以足智多謀自負的沒落者的建議正投了主任的機，他是已經在考慮着這個必要的辦法的了。

使他遲疑的是他和新老爺的關係，與夫新老爺同邢的關係的比較。他覺得差得多，並且雖然在派款和收糧上面，並沒有對不住團總的地方，但在幾件小事情上，他是開罪過他的。

比如，有一回會布客想壓制他，抬出老團總的招牌來，說道：

「好的，我們在新老爺那裏去說！」

「你把時候記錯了！」他發火道，「前幾年的皇曆用不上了！——你想嚇倒我不行！」

後來，事情雖然依然在團總的意志下和平解決，但他的話語也一定散播開去，團總給記下一筆帳了。可是他終於站起身來，向新老爺走去。

這行動立刻使人們振作起來了，他們都期待着一個新的開端和發展。有幾人在大叫拿開水來，以圖緩和一下他們緊張的心情。吵吵自然也是注意到主任的攻勢的，但他不當作攻勢看，以為他是要求新老爺轉圜的。但他却猜不準轉圜的方式。

而且，他又覺得，在他目前的處境上，任何調解他都是難於接受的。這不能道歉了事，也不能用金錢的賠償彌補，那麼贖下的只有上法庭了。然而在一個整飭兵役的縣長面前這件事他會操勝算麼？

他覺得苦惱，而且一切都不對勁。這個堅實樂觀的人第一次被煩擾所襲擊了。

他在桌面上拍了一掌，苦笑着自言自語道：

「哼，亂振吧，老子大家亂振！」

「你又來了，」那視學說，「他總會拿話出來說呀。」

「這還有甚麼說的呢？你個老哥怎麼不想想啊：難道甚麼天王老子還有面子把人給我取脫手麼？」

「不是那麼講。取不出來也有取不出來的辦法的。」

「那我就請教你，」吵吵依舊忍耐着說，「甚麼辦法呢？說一句對不住了事？打死了讓他賠命？……」

「也不是那樣講。……」

「那又是怎樣講！」他簡直大發起火了，「老實說吧，他就沒有辦法！我們只有到場外前大河裏去喝水。」

他憤怒地吼叫着，真像要拼掉他的命了。

這宣言引起一陣新的騷動。許多人都像預感到節目的精彩部分了。一個看客，他是立在階沿下人堆裏的，他大聲回絕着朋友的催促：

「你走你的嘛！我還要玩一會！」

茶堂館也在興高采烈叫道：

「讓開點，你個龜兒子，看把腦壳燙腫！」

在當街的最末一張桌子上，那裏離么吵吵隔着四張桌子，一種平心靜氣的談判已近結束。但效果

顯然很少，因為長條子的團總忽然板着臉站起來了。

他仰着臉把頸子一扭，大叫道：

「你倒說條烏啊！」

但他隨又坐了下去，手指很響地擊着桌面。

「老弟！」他一直望着主任，「我不會害你的！一個人眼光要遠大點，目前的事是誰也料不到的。」

「我知道呀！你都會害我麼？」

「那你就該聽大家勸呀。」

「查出來要這樣呀，我的老先人！」

他苦滯地叫着，用手在後頸一比：他怕殺頭。

這確也可慮，因為嚴懲兵役舞弊的明令，已經來過三四次了。這就算不上數，我們這裏隔上峯還遠，但縣長於我們的情形却全然不相同了：他簡直就在你的鼻子下面。並且既已捉去，要額外買人替換是更難了。

加之前一任縣長正為壯丁問題撤職的，而新縣長一上任便宣稱他要掃除兵役上的種種積弊。誰知道也如一般新縣長一樣，說過了事，或者他更認真幹一下？他的脾氣又是怎麼樣的呢？

此外，他還有不能冒這危險的理由。他已經四十歲了，但他還沒有取得父親的資格。他的兩個

太太都不中用，雖然一般人把這責任歸在他的先天不足上面，好像就是再活下去，他也將永遠無濟於事。

但不管如何，便從他那畏懼的性格着想，他也是決不冒險的了。所以停停，他又解嘲地繼續道：

「我的老先人！這個險我是不敢冒的。你說認真是我密告他的，我都想得過……」

他佯笑着，而且裝得很安靜的神情。同么吵吵一樣，他也看出了事情的諸般困難的；而他應該否認那密告的責任。但他沒料到，他是把新老爺激惱了。

那個人並不讓他說完便很生氣地，截住他道：

「你才會裝呢！可惜是大老爺親自聽兵役科說的！」

「方大主任，」吵吵也直接地插入了，「是人雞巴搞出來的，你就撐住吧！我告訴你：賴是賴不脫的！」

「嘴巴不要傷人啊！」

主任真起來了；但對方的嗓子也更提高了：

「是的，老子說了，是人搞出來的，你撐住！」

「好嘛，你多兇啊。」

「老子就是這樣！」

「對對對，你是老子！哈哈！……」

聯保主任乾笑着，一壁退回自己原先的座位上去。他覺得他在全市鎮的人家面前受了辱，他決心要同他的敵人鬥了。

他的同伴依舊擔心着他。那牛臍說：

「你愈讓他就愈來了，是吧！」

「不行不行，事情不同了。」監生歎着氣。

許多人都感到事情已經鬧僵了局，接着而來的一定是漫罵，是散場了。因為情形很明顯，爭吵的雙方都是不會動拳頭的，有的人是在準備回家吃午飯了。

但茶客們却誰也不能動身，這會很失體統，得罪人的。並且新老爺已經請了吵吵過去，在互相商量着，希望能有一個顧全體面的辦法，雖然一個二十歲的青年人的生命不會恰恰的和體面相等。

然而由於一種不得已的苦衷，么吵吵終至讓步了；他帶決然忍受一切的神情，說道：

「好好，就照你哥子說的做吧！」

「那麼方主任，」於是團總站起來宣佈了，「這一下就看你怎樣：一切用費么老爺出，人由你找，事情由你進城辦，辦不通還有他們大老爺，——」

「就請林大老爺不更方便些麼？」主任插入說。

「是呀！也請他們大老爺，不過你負責就是了。」

「我負不了這個責。」

「甚麼呀？」

「你想，我怎麼能負責呢？」

「好！」

新老爺簡緊地說，悶着臉坐下去了。他顯然是被對方弄得不快意了；但沈默一會，他隨即耐着性子問道：

「你是怕用的錢會推在你身上麼？」

「笑話！我怕甚麼，又不是我的事。」

「那是甚麼人的事呢？」

「我曉得的呀！」

主任說這些話的時候一直帶着一種做作的安閒態度，而且嘲弄似地笑着，好像他甚麼都不懂，因此甚麼也不覺得可怕；但他沒有料到吵吵衝過來了，而且那個氣得鬍子發抖的漢子一把扭牢了他。

他扭住他的領口朝街面上拖，嚷叫道：

「我曉得你是個軟硬人，我曉得你是個軟硬人！」

「有話好好的說啊！」人們勸解着；「都是熟人熟事的！」

但一面勸解，一面偷溜開的人也不少。堂倌已經在忙着收茶碗了，監爺在四處向人求援。

「這太不成了，」他搖着頭說，「大家把他們分開吧！」

「我管不了！」視學微笑着說，「看血噴在我身上。」

牛腦在包裹着戒煙丸藥，一面囁咕道：

「這樣就好！那個沒有生得有手麼！好得很！」

但當他收拾停當的時候，他的朋友已經吃了虧了。他淌着鼻血，左眼睛已經青腫。他已被團總解救出來；他一手摸着眼睛，嚷叫道：

「你姓邢的是對的，你打得好！……」

「你嘴硬吧！」吵吵則在睡着牙血，喘氣着，「你嘴硬吧！」

黃牛腦建議主任應該即到醫生那裏去，但他被拒絕了，反而要他趕快去租滑竿。他覺得還是保持原樣的好，因為他就要進城向縣署控告去了。

他的眷屬！尤其是他的母親，那個以慳吝出名的小老太婆，一看過主任的成績便連連叫道：

「噢，興這樣打麼！這樣眼睛不認人麼！」

那麼太太也在丈夫耳朵邊咕咕囁囁着：

「眼睛都腫起來像毛桃子了！」

「不要管，」吵吵吐着牙血，一面說，「打死了還有我報命！」

別的來看熱鬧的婦女也不少，整個市鎮幾乎全給翻了轉來，吵架和打架本身就值得看，一對有面子的人動手動腳，自然也就更可觀了！

但正當這人心沸騰的時候，一個左腿微跛，滿臉鬍鬚的矮漢子忽然擠將進來。這正是蔣米販子，因爲人呆滑尷尬，他叫蔣門神。前天進城吵吵就託過他捐信的。所以他此刻爲大家所注意了。首先拖住他的是么太太。

這是個頂着假髮的肥胖婦人，愛做作，愛談話，渾名九娘子。她擔心地，顫聲顫氣問道：

「怎麼樣了？……你坐下來說吧！」

「怎麼樣，」跛子冷淡地說，「人已經出來了。」

「當真的呀！」許多人吃驚了。

「那是假話麼，我走的時候還在十字口牌桌子上呢。昨天夜裏點名，報數報錯了。隊長說他不够資格打國仗就開革了；打了一百軍棍。」

「一百軍棍？」又是許多聲音。

「不是面子大，你就挨一百也出來不了呢。起初都講新縣長厲害，其實很好說話。前天大老爺請客，一個人早就到了：帶他媽副黑眼鏡子……」

正說着，他忽然注意到了么吵吵和聯保主任。縱然是一個那麼遲鈍的人，他們的形狀，也不免略略叫他吃驚起來了。

「你們是怎樣搞的？」他問着，「你牙齒痛麼？你的眼睛怎麼腫了？……」

傳家寶

趙樹理

有個區幹部叫李成，全家一共三口人——一個娘，一個老婆，一個他自己。他到區上做工作去，家裏只剩下婆媳兩個，可是就只這兩個人，也有些合不來。

在鄉下，到了陰曆正月初二，照例是女人走娘家的時候，在本年（一九四九年）這一天早飯時，李成娘又和媳婦吵起來。

李成娘叫着媳婦的名字說：「金桂，準備準備走吧，早點去早點回來。」她這麼說了，覺着一定能叫媳婦以為自己很開明，會替媳婦打算。其實她這次的開明，還是為她自己打算。她有個女兒叫小娥，嫁到離村五里的王家寨，因為女婿也是個區幹部，成天不在家，一冬天也沒顧上到娘家來。她想小娥在這一天一定要來，來了母女們還不談談心病話？她的心病話，除了評論媳婦的短處好像再沒有什麼別的，因此便想把媳婦早早推走，免得一會小娥來了說話不方便。

金桂是個女勞動英雄，一冬天趕集賣煤，成天打娘家門口過來過去，幾時想進去看看就進去看看，根本不把走娘家當成件稀罕事。這天要是村裏沒有事，她自然也可以去娘家走走，偏是年頭臘月二十九，區上有通知，要在正月初二這一天派人來村裏開幹部會，佈置結束土改工作，她是個婦聯會

主席，就不能走開。她聽見婆婆說叫她去走娘家，本來可以回答一句「我還要參加開會」，可是她也不想這樣回答，因為她知道婆婆對她當幹部這個事早就有一大堆不滿意，這樣一答話，保不定就會吵起來，因此就另找了個理由回答說：「我暫且不去吧，來了客人不招待？」

婆婆說：「有什麼客人？也不過是小娥吧。如來了還不會自己做頓飯吃？」

金桂說：「姐姐來了也是客人呀，況且還有姐夫啦！」

婆婆不說什麼了，金桂就去切白菜，準備待客用。她切了一棵大白菜，又往水桶裏舀了兩大瓢水，提到案板跟前，把案板上的菜搓到桶裏去洗。

李成娘一看見金桂這些舉動就覺着不順眼。第一，她覺着不像個女人家的舉動。她自己兩隻手提起個空水桶來，走一步路還得叉開腿，金桂提滿桶水的時候也才只用一隻手；她一輩子常是用碗往鍋裏舀水，金桂用的大瓢一瓢就可以添滿她的小鍋；這怎麼像個女人？第二，她洗一棵白菜，只用一碗水，金桂差不多就用半桶，她覺着這也太浪費。既然不順眼了，不說兩句她覺得不痛快。可是該說什麼呢？說個「不像女人」吧，她知道金桂一定不吃她的，因此也只好以「反對浪費」為理由，來挑一下金桂的毛病，說：「一棵白菜就用半桶水？我做一頓飯也用不了那麼多！」

「兩瓢水吧，什麼值錢東西？到河裏多擔一擔就都有了，」金桂也提出自己的理由。

「你有理！你有理！我說的都是錯的！」李成娘說了這兩句話，氣色有點不好。

金桂見婆婆鼓噓了嘴，知道自己再說句話，兩個人就會吵起來，因此也就不再還口。沈住氣洗自

己的菜。

李成娘對金桂的意見差不多是見面就有：嫌她洗菜用的水多，炸豆腐用的油多，通火有些手重，潑水潑得太響……不說好像不餓個婆婆派頭，說得她太多了還好頂一兩句，反正總覺着不能算個好媳婦。金桂倒很大方，不論婆婆說什麼，自己只是按原來的計劃做自己的事，雖然有時候頂一兩句嘴，也不很認真。她把待客用的菜蔬都準備好，洗了估不着的傢具，潑了水，掃了地上的菜根葱皮，算是忙了一個段落。

把這段事情作完了，正想向婆婆說一聲她要去開會，忽然覺着房子裏總還有點不整齊，仔細一打量，還是婆婆牀頭多一口破黑箱子。這口破箱子，年頭臘月大掃除她就提議放到牀下，後來婆婆不同意，就仍放在牀頭上，可是現在看來，還是搬下去好——新毯子新被褥頭上放上個啞牙裂嘴的破箱子，像個什麼擺設？她看了一會，跟婆婆商量說：「娘，咱們還是把這箱子搬下去吧。」

婆婆說：「那礙你的什麼事？」

婆婆雖然說得帶氣，金桂却偏不認真，仍然笑着說：「那破破爛爛像個什麼樣子？你不怕我姐夫來了笑話？來，咱們搬了吧。」

婆婆仍然沒有好氣，冷冰冰地說：「你有氣力你搬吧，我跟你搬不動！」

她滿以為不怕金桂有點氣力，一個人總搬不下去，不想金桂仍是笑嘻嘻地答應了一聲「可以」，就動手把箱子一拖拖出牀沿，用胸口把一頭壓低了，然後雙手抱住箱腰抱下地去，站起來一脚又蹬得

那箱子溜到牀底。

金桂費了一陣氣力，才喘了兩口氣，誰知道這一下就引起婆婆的老火來。婆婆用操場上喊口令的口氣說：「再給我搬上來！我那箱子在那裏擺了一輩子了！你怕丟人你走開！我不怕丟我的人！」金桂見婆婆真生了氣，弄得摸不着頭腦，只怪自己不該多事。婆婆仍是堅持「非搬上來不可」。

其實也不奇怪。李成娘跟這口箱子的關係很深，只是金桂不知道罷了。李成娘原是個很能做活的女人，不論春夏秋冬，手裏沒做的就覺着不舒服。他有三件寶：一把紡車，一個針線筐和這口黑箱子。這箱子裏放的東西也很豐富，不過樣數很簡單——除了那個針線筐以外，就只有些破布。針線筐是柳條編的，紅漆漆過的，可惜舊了一點——原是她娘出嫁時候的陪嫁，到她出嫁時候她娘又給她作了陪嫁。不記得那一年磨掉了底，她用破布糊裱起來，以後破了就糊，破了就糊，各色破布不知道糊了多少層，現在不只弄不清是什麼顏色，就連柳條也看不出來了。裏邊除了針、線、尺、剪、頂針、鉗子之類，也沒有什麼別的東西。破布也不少，恐怕就有二三十斤，都是一捆一捆捆起來的。這東西，在不懂得的人看來一捆捆都一樣，不過都是些破布片，可是在李成娘看來却不那樣簡單——沒有洗過的，按塊子大小捲；洗過的，按用處捲——那一捆叫補衣服，那一捆叫打箱（就是用麵糊把破布裱起來叫做鞋用），那一捆叫墊鞋底，各有各的特點，各有各的記號——有用布條捆的，有用紅頭繩捆的，有用各種顏色線捆的，跟機關裏的卷宗（公事）上編得有號碼一樣。裝這些東西的黑箱子，原來就是李家的，可不知道是那一輩子留下來的——桐卯（官名叫「樺子」）完全壞了，角角落落都鑽上窟

際用麻繩穿着，底上稜上被老鼠咬得跟鋸齒一樣，漆也快脫落完了，只剩下巴掌大小一片一片的黑片。這一箱裏表都在數，再加上一架紡車，就是李成娘的全部家當。她守着這份家當活了一輩子，補補衲衲那一天離了也不行。當李成爹在的時候，她本想早給李成娶上個媳婦，把這份事業一字一板傳下去，可惜李成爹在時，家裏只有二畝山坡地，父子兩個都在外邊當僱漢，人越窮定媳婦越貴，根本打不起這主意。李成爹死後，共產黨來了，自己也分得了地，不多幾年定媳婦也不要錢了，李成沒有花錢就和金桂結了婚。李成娘在這時候，高興得面朝西給毛主席磕過好幾個頭（那時候毛主席在延安）。一九裏（就是結婚後的九天裏），爲了考試媳婦的針工，叫媳婦給她縫過一條褲子，她認爲很滿意，比她自己做得細緻。可是過了幾個月，發現媳婦愛跟孩子到地裏做活，不愛坐在家裏補補衲衲，就覺得有點耽心。她先跟李成說：「男人有男人的活，女人有女人的活……」李成說：「我看還是地裏要緊。我自己是村裏的農會主席，要多誤些工，地裏有個人幫忙更好。」半年之後，金桂被村裏選成勞動英雄，又選成婦聯會主席，李成又被上級提拔到區上工作，地裏的活完全交給金桂做，家裏也交給金桂管。從這以後，金桂差不多半年就沒有拈過針，做什麼事又都是不問婆婆自己就作了主，這才叫李成娘着實悲觀起來。孩子在家的時候，娘對媳婦有意見可以先跟孩子說，不用直接打衝鋒；孩子走了只留下婆媳兩個，問題就慢慢出來了——婆婆只想拿她的三件寶貝往下傳，媳婦覺着那裏邊沒大出息，接受下來也過不成日子，因此兩個人從此意見不合，誰也說不服誰。只要明白了這段歷史，你就會知道金桂搬了搬箱子，李成娘爲什麼就會發那麼大脾氣。

金桂見婆婆的氣越來越大，不願意把事情擴大了，就想了個開解的辦法，仍然笑了笑說：「娘，你不要生氣了。你不願意叫搬下來，我還給你搬上去。」說着低下頭去又把箱子從牀底拖出來。她正準備往上搬，忽然聽得院裏有個小女孩叫着：「金桂嫂，公所叫你去開會啦！區幹部已經來了！」

二

這小女孩叫玉鳳，和金桂很好。她在院裏叫着「金桂嫂」就跑進來。李成娘一聽說叫金桂去開會，覺着又有點不對頭，嘴裏嘟嚕着說：「天天開會！以後就叫你們把『開會』吃上！」

玉鳳雖說才十三歲，心眼兒很多，說話又伶俐。她沈住氣向李成娘說：「大娘，你還不知道今天開會幹什麼嗎？」

「我倒管他哩！」李成娘才教訓過金桂，氣色還沒有轉過來。

玉鳳說：「聽說就是討論你家的地。」

「那有什麼說頭？」

「聽說你們分的地是李成哥自己挑的，村裏人都不贊成。」

「誰說的？四五十個評議員在大會上給我分的地，村裏誰不知道？挑的……」玉鳳本來是逗李成娘，李成娘却當了真。

李成娘認了真，玉鳳却笑了。她說：「大娘，你不是說開會不抵事嗎？哈哈……」

李成娘這時才知道玉鳳是逗她，自己也忍不住一邊笑，一邊指着玉鳳說：「你這個小搗亂鬼！」金桂把箱子從牀下拖出來正預備往牀上搬，玉鳳就叫着進來了。她只顧聽玉鳳跟自己的婆婆搗蛋，也就停住了手站起來，等到自己的婆婆跟玉鳳都笑了，自己也忍不住陪着她們笑了一聲，笑罷了仍舊彎下腰去搬箱子。

李成娘這一會氣已經消下去，回頭看見牀頭上沒有那口破箱子，的確比放上那口破箱子寬大得多，也排場得多，因此當金桂正彎腰去搬箱子的時候，她又變了主意：「不用往上搬了，你去開你的會吧。」

金桂見婆婆的氣已經消了，自然也不願意再把那東西搬起來，就答應了一聲「也好」，仍然把它推回牀下去，然後又把牀上放箱子的地方的灰塵掃了一下。她一邊掃，一邊問玉鳳：「區上誰來了？」

玉鳳說：「你還不知道？李成哥回來了。」

「你又說瞎話！」

「真的。他沒有回家來嗎？」

正說着，李成的姐姐小娥就走進來，大家說了幾句見面話以後，金桂問：「我姐夫沒有來？」

小娥說：「來了，到村公所開會去了。——你怎麼沒有去開會？」

金桂抓住玉鳳一條胳膊又用一個拳頭向她頭上虛張聲勢地問她：「你不是說是你李成哥回來了？」

玉鳳縮住脖子笑着說：「一提他你去得不快點！」

「你這個小搗亂鬼！」金桂輕輕在玉鳳脊背上用拳頭按了一下放了手，回頭跟小娥說：「姐姐，我要去開會，顧不上招呼你。你歇一歇跟娘兩個人自己做飯吃吧。」小娥也說：「好，你快去吧！」李成娘爲了跟小娥說起心病話來方便，本來就想把金桂推走，因此也說：「你去吧，你姐姐又不是什麼生客。」金桂便跟玉鳳走了。這時家裏只留下她們母女兩個。

小娥說：「娘，我一冬天也顧不上來看你一眼。你還好吧？」

「好什麼？活受啦吧！」

「我看比去年好得多：牀上也有了新褥新被了，衣裳也整齊乾淨了，也有媳婦了……」

李成娘的心病話早就悶不住了，小娥這一下就給她引開了口。她把下嘴唇伸得長長地哼了一聲說：「不提媳婦不生氣；古話說，『娶個媳婦過繼出個兒』（這是當地流行的一句俗話），媳婦也有本事，孩子也有本事，誰還把娘當個人啦？」說着還落了幾點老淚。她擦過淚又接着說：「人家一手遮天了！裏裏外外都由人家管，遇了大事人家會跑到區上去找人家的漢。人家兩個人商量成什麼是什麼，大小事不跟咱通個風。人家辦成什麼都對！咱還沒有問一句，人家就說『你摸不着！』外邊人來，誰也是光找人家，誰還記得有個咱？唉！小娥，你看娘還活得像個什麼人啦？——說起心病話來沒個完。你還是先做飯吧，做着飯娘再慢慢告訴你。」

小娥說：「一會再做吧，我還不餓哩。」

「先做着吧，一會他姐夫回來也要吃。」

小娥也不再推，一邊動手做飯，一邊仍跟娘談話。她說：「他姐夫給我們鎮上的婦女講話，常常表揚人家金桂，說她是勞動模範，要大家向她學習，就沒有提到她的缺點。照娘這麼說起來，雖說她勞動很好，可也不該不尊重老人啊！」

李成娘又把她那下嘴唇伸得長地哼了一聲說：「什麼好勞動？男人有男人的活，女人有女人的活。她那勞動呀，叫我看來是狗捉老鼠，多管閒事！娶過她一年了，她拈過幾回針？紡過幾條線？」小娥笑着說：「我看人家也吃上了，也穿上了。」

李成娘把下嘴唇伸得更長了一些說：「破上錢誰不會耍派頭？從前我一年吃不上一斤油，人家來了以後是一月一斤；我在貨郎擔上買個針也心疼得不得了，人家到集上去鞋鋪裏買鞋，裁縫鋪裏做制服，打扮得很時興。」這老人家說着就帶了氣，嗓子越提越高，「不嫌敗興！一個女人家到集上買着穿！不怕別人割她的脊梁筋（也是當地的俗話，意思是說不怕別人指着她的脊背笑話她）……」小娥見她動了氣，趕緊勸她，又給她倒了碗水叫她潤一潤喉嚨，又用好多別的話才算把她的話插斷。

小娥很透脫，見娘對金桂這樣不滿意，再也不提金桂的事，却說着自己一冬天的家務事來消磨時間。可是女人家的事情總與別的女人家有關係，因此小娥不論說起什麼來，她娘都能和金桂的事往一處湊。比方小娥說到互助組，她娘就說「沒有互助組來金桂也能往外少跑幾趟」；小娥提到合作社，她娘就說「沒有合作社來金桂總能少花幾個錢」；小娥說自己住在鎮上很方便，她娘說就是鎮上的方

便才把金桂引誘壞了的；小娥說自己的男人當幹部，她娘說就是李成當幹部才把媳婦嬌慣了的。

小娥見娘的話左右擺不脫金桂，就費盡心思檢娘愛聽的話。她知道娘一輩子愛做針線活，愛紡棉花，就把自己年頭一冬天做針線活跟紡棉的成績在娘面前誇一誇。她說她給合作社紡了二十五斤線，給鞋鋪納了八對千針底，給裁縫鋪定了半個月制服扣子。他說到鞋鋪和裁縫鋪，還生怕娘再提起金桂做制服和買鞋的事來，可是已經說開頭了不得不說下去。她娘呢，因為只願滿意女兒的功勞，倒也沒有打斷女兒的話再提金桂的事，不過聽到末了，仍未免又跟金桂連起來。她說：「看我小娥，金桂那東西能抵住我小娥一分的話，我也沒有說的。她給誰紡過一截線？給誰做過一針活？」她因為又氣上來了，聲音提得很高，連門外的腳步聲也沒聽見，趕到話才落音，金桂就揭着門簾進來了，小娥的丈夫也跟在後面。

三

李成娘一見他們兩個人進來，覺着「真他娘的不湊巧」。

小娥覺得不對，趕緊把話頭引到另一邊。她問自己的丈夫說：「今天的會怎麼散得這樣快？」

他丈夫說：「這會只是和幾個幹部接一下頭，到晚上才正式開會。」

只說了這麼幾句簡單話大家坐下了，誰也再沒有什麼話說，金桂的臉色就很不平和。

金桂平常很大方，婆婆說兩句滿不在乎，可是這一次有些不同。小娥的丈夫是她的姐夫，可也是

她的上級。她想婆婆在小娥面前敗壞自己，小娥如何能不跟她自己的丈夫說？況且真要是自己的錯誤也還可說，自己確實沒錯，只是婆婆的見解不對，她覺得犯不着受這冤枉。

小娥的丈夫見她們婆媳的關係這樣壞，也斷不定究竟那一方面對。他平常很信任金桂，到處表揚她，叫各村的婦女向她學習，現在聽見她婆婆對她十分不滿意，又疑惑自己不了解情況，對金桂保不定有點信任太過，因此，就想再來調查研究一番。他見大家都不說話，就想趁空子故意撩一撩金桂。他笑着問小娥：「你們背地裏談論人家金桂什麼事，惹得人家鼓嚙着嘴？」

金桂還沒有開口，李成娘就搶先說：「聽見叫她聽見吧，我又沒有屈說了她！你問她一冬天拈過一下針沒有？紡過一寸線沒有？」

婆婆開了口，金桂臉上却又和氣得多了。金桂只怕沒有機會辯白，引起上級的誤會，如今既然又提起來了，正好當面辯白清楚，因此反覺得很心平。她說：「娘，你說的都對，可惜是你不會算賬。」又回頭向小娥的丈夫說：「姐夫你給我算着：紡一斤棉花誤兩天，賺五升米；賣一趙煤或做一天別的重活，只誤一天，也賺五升米；你說還是紡線呀還是賣煤？」

小娥的丈夫笑了。他用不着回答金桂就向小娥說：「你也算算吧。雖然都是手工勞動，可是金桂勞動一天抵住你勞動兩天。我常說的『婦女要參加主要勞動』就是要算這個賬。」

李成娘覺得自己輸了，就趕緊另換一件估理的事。她又說：「那有這女人家連自己的衣裳鞋子都不做，到集上去買着穿？」她滿以為這一下可要說倒她，聲音放得更大了些。

金桂不慌不忙又向她說：「這個我也是算過賬的。自己縫一身衣服得兩天，裁縫鋪用機器縫，只要五升米的工錢，比咱縫的還好。自己做一對鞋得七天，還得用自己的材料，到鞋鋪買對現成的才用斗半米，比咱做的還好。我九天賣九趟煤，五九賺四斗五，縫一身衣服買一對鞋，一共才花二斗米，我爲什麼要自己做？」

等不得金桂說完，李成娘就又發急了。她覺得兩次都輸了，總得再爭口氣——嗓子再放大一點，沒理也得強佔幾分。她大喊起來，「你做的對！都對！沒有一件沒理的！」又向女婿喊：「你們這些區幹部，成天勸大家節約節約！我活了一輩子，沒有聽說過什麼是『節約』，可是我一年也吃不了一斤油，我這節約媳婦來了是一月吃一斤。你們都會算賬，都是幹部，就請你們給我算算這筆賬！」

她越喊得響亮，女婿越忍不住笑，等她喊完了，女婿已笑得合不上口。女婿說：「老人家，你不要急，我可以替你算算這筆賬。兩個人一月一斤油，一個人一天還該不着三錢，不能算多。『節約』是不浪費的意思。非用不行的東西，用了不能算是浪費……」

李成娘說：「你們這些當幹部的是官官相爲！什麼非用不行？我一輩子吃糠嚙菜也活了這麼大！」

金桂說：「娘，我不過年輕點吧，還不是吃糠長大的？這幾年也不是光咱吃得好一點，你到村裏打聽一下，不論那家一年還不吃一二十斤油？」

小娥的丈夫又幫着金桂說：「老人家，如今的世道變了，變得不用吃糠了。革命就是圖叫咱們不吃糠，要是圖吃糠誰還革命呢？這個世道還是才往好處變，將來用機器種起地來，打下的糧食能抵住

如今兩三倍，不說一月吃一斤油，一天還得吃頓肉哩！」他這番話似乎已經把李成娘的氣給平下去了，要是不再說什麼也許就沒有事了，可是不幸又接着說了幾句，就又引起了大事。他接着說：「老人家，依我說你只用好吃上些好穿上些，過幾年清淨日子算了，家裏的事你不用管它！」

「你們區幹部就說是這種理？我死了就不管了，不死就不能由別人擺佈我！」李成娘動了大氣，也顧不上再和女婿講客氣。她說金桂不做活，浪費還都不是很重要的問題，最要緊的是恨金桂不該替她作了當家人，弄得她失掉了領導權。她又是越說越帶氣：「這是我的家！總是我娶來的媳婦，先有我來先有她來？」

小娥的丈夫說：「老人家，不是說不該你管，是說你上年紀了，如今的新事情你有些摸不着，管不了。」

「管不了？娶過媳婦才一年啊！從前沒有媳婦我也活了這麼大！她有本事叫她另過日子去，我不圖沾她的光！大小事不跟我通一通風，買個驢都不跟我商量！叫她先把我滅了吧！」

金桂向來還猜不到婆婆跟自己這樣過不去，這會聽婆婆這麼一說，也真正動了點小脾氣。她說：「娘，你也不用跟我分家了，你想管你就管，我落上一個清淨算了！」說着就跑回自己房裏去，小娥當她是回房去尋死，趕緊跟在她後面。可是當小娥才跑到她門口，她却挾了個小布包返出來又跑到婆婆的房子裏，向婆婆說：「娘，讓我交代你！」

小娥看見已經嘔成氣了，趕緊拉住金桂說：「金桂，不要鬧！娘是老糊塗了，你……」

小娥的丈夫倒很沈得住氣，他也不勸金桂也不勸丈母，倒向小娥說：「你不用和稀泥！我看就叫金桂把家務交代給老人家也好，老人家管住家務，金桂清淨一點倒還能多做一點活。」又回頭向金桂擠了擠眼說：「金桂，你不要動氣！說正經的，你說對不對？」

金桂見姐夫是幫自己，馬上就又轉得和和氣氣地順着姐夫的話說：「誰動氣來？」又向婆婆說：「娘，我不是跟你生氣。我不知道你想管這個，你早說來我早就交代你了。」說着就打開小包，取出一本賬和幾疊票子來。

李成娘見媳婦拿出賬本，還以為是故意難為她這不識字的人，就又說：「我不識字，不用拿那個來捉弄我！」

金桂仍然正正經經說：「我才認得幾個字？還敢捉弄人？我不是叫娘認字，我是自己不看賬記不得。」

小娥的丈夫也爬到牀邊說：「讓我幫你辦交代。先點票子吧。」他點一疊向丈母娘跟前放一疊，放一疊報個數目——「這是兩千元的冀南票，五張共是一萬。」「這是兩張兩千的，一張一千的，十張五百的，也是一萬。」……他還沒有點够三萬，丈母娘早就弄不清楚了，可是也不好意思說接管不了，只插了一句話說：「弄成這各色各樣的有什麼好處，那如從前那銅元好數！」女婿沒有管她說什麼，仍然點下去，點完了一共合冀南票五萬五。

點過了票，金桂就接着交代賬上的事。她翻着賬本說：「合作社的來往賬上，咱欠人家六萬一。

他收過咱二斗大麻子，一萬六一斗，二斗是三萬二。咱還該分兩三萬塊錢紅，等分了紅以後你好跟他清算吧。互助組裏去年冬天羊踩糞，欠人家六升羊工火食米。咱還存三張舊工票，一張大的是一個工，兩張小的是四分工，共是一個零四分，這個是該咱得米，去年秋後的工資低，一個工是二升半。大後天組裏就要開會結束去年的工賬，到那時候要跟人家找清……」

婆婆連一宗也沒有聽進去，已經覺得很討厭。她說：「怎麼有這麼多的窮事情？麻煩煩誰記得住？」

小娥聽着也替娘發愁，見娘說了話，也跟着勸娘說：「娘，你就還叫金桂管吧，自己攬那些麻煩作甚哩？這比你黑箱子裏那東西麻煩得多哩！」李成娘覺着不止比箱子裏的東西樣數多，並且是包也沒法包，捲也沒法捲，實在不容易一捆一捆弄清楚，他這會倒是願意還叫金桂管，可也似乎還不願意馬上說丟臉話。

金桂仍然交代下去，她說：「不怕，娘，只剩五六宗了——有幾宗是和村公所，有幾宗是和集上的。差務賬上咱一共支過十個人工八個驢工，沒有算賬。咱還管過好幾回過路軍人的飯，人家給咱的米票咱還沒有兌。這兩張，每張是十一兩。這五張，每張是……」

「實在麻煩！我不管了！你弄成什麼算什麼，我吃上個清淨飯算拉倒！」李成娘賭氣認了輸，把腿邊的一堆票子往前一推。

小娥的丈夫哈哈大笑起來。他說：「我原來不是說叫你『過幾年清淨日子算了』嗎？」又向金桂

說：「好好好，你還管起來吧。」又向小娥說：「我常叫你們跟金桂學習，就是叫學習這一大攤子。成天說解放婦女解放婦女，你們婦女想真得到解放，就得多做些事，多管點事，多懂點事。咱們回去以後，我倒應該照金桂這樣交代交代你。」

錄自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九至二十一日北平「人民日報」

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

孔 厥

——記陝甘寧邊區女參議員折聚英同志

一 逃 荒

我去訪問折聚英啦，可想不到她有這樣的一段歷史。

她三歲上死了爹，就憑寡婦媽媽受苦過日子。媽能受苦嗎？媽只是一個瘦小的女人，就和現在的折聚英相似，她該沒大的力氣；可是她上有婆婆，下有兒女，幾張口兒逼着她幹；她幹了，她也真能幹。她耕地，她拾糞，她種莊稼；她每次從山裏回來，還措好大幾十斤柴。她不但白天受苦，她還黑裏推磨。就這樣，她變牛，又變驢。就這樣，她家一面交租納息，供養了財主，一面喝稀吃稠，也算養活了自己。真是，好容易咧，就這樣的，居然也熬過了六年。在這六年裏邊，上頭——她們的老家靖邊——地越發薄了，租越發重了，光景也就越發難過了，就是好日月，她們也得吃糠了；臨後，那兒還結結實實跌了一回年景，她們就連糠窩窩都吃不上了，一家人只好逃荒，尋吃，下南路來。只有奶奶還留在三爹家；旁的人，就連早已分開住了的大哥，也帶着他那新沒了娘的小兒女，一起走了。

那時候，小折聚英才九歲。計算起來，正當民國十七年。是冬裏。天，灰溜溜的；地，凍了；山

上積着雪，河裏結着冰；荒涼的世界呵！小折穿着露肉的褲子，露肉的衣，兩條小辮子沒勁兒的歪倒着，兩條小腿兒可更乏。天天，她得跟着媽和哥們趕路，不能停留。天天，媽和哥們肩兒背上都抗着細軟的家當——破破爛爛的寶貝；還挑着籬筐，籬筐裏哭着，哭着大哥的小兒女。大人們可就沒空措負小折呵。天天，她得跟着大人們趕路，趕路，一股勁兒的趕。天天，這逃荒的一羣，大家餓得眼發藍，大家凍得直抖擻。小折實在撐不住的時候，脫膝兒一軟就蹲下了；這樣，善良的媽媽就要兇狠的罵道：「這鬼仔子，再不快走，看咱不把你往崖下扔咧！」她一面這樣罵，一面擦眼淚。媽是這樣盤算：只有及早趕到延安府，才得有救。延安竟有這樣好嗎？是呀，延安有她撫育過的女子，嫁在比較有錢的人家，到了那邊，靠山有柴燒呵；要是慢慢兒走呢，那末，一家人就非得餓死在路上不行啦。

二 換了兩斗粗穀子

可是，有錢是有錢，媽撫育過的女子，小折的姐，在人家作個媳婦兒，却是沒權也沒勢。難爲她千方百計，把這遭難的一家安頓在她家（在王莊）近邊的一個破窰裏，沒門板，她給編了個草籬子。她知道她們不銜穿，不銜戴，不銜鋪，不銜蓋；她也知道她們沒得吃，沒得喝，冷窰冷鍋兒，天天不生火。因此，她總是偷偷捎來些吃喝穿戴的東西。她個子大大的，圓圓臉兒；她常常忍不住，拉着小折的媽，抖聲抖氣要求：「可別怪我呀！可別怪我呀！那邊家業雖大，哥兒兄弟還沒分家：銀子錢都在大掌櫃肋骨上串着呢！咱給你們說說情吧，可是飽漢不知餓漢飢呀！你，跟我親媽一樣的，我跟你

這樣親厚，怎奈我貼得了話兒，貼……貼不了錢呀！」說着，她把偷來的東西帶着眼淚塞在媽手裏；這樣，媽就呆了；這樣，小折聽着聽着，就會突然的嚎起來，很慟很慟的。

在那年頭，可真沒窮人活的分兒。延安也遭了年成，大戶人家却還囤起糧食來，預備作最後的買賣，發更大的財。大多數人們挨餓受飢；災荒呵！從北平，從天津，從好多別的地方，華洋義賑會募捐來米麥千萬石，却都被軍閥官僚們、地主豪紳們私吞了。在陝甘兩省，有六百萬人餓死了。延安好一些，可是小折的大哥，一個年青的後生，頂要吃的，頂餓壞了，小折眼看大哥皮肉鬆了皺了，眼睛凸出了迷糊了，他睡在炕上，起不來了。二哥才十九歲，却是比較靈動的人，他說好給姐姐家攪工的，不過沒活做，只掙來一些糠，碾了末，和着晒乾壓爛的榆樹皮，一家人喝糠糊糊，幾天就喝完了。二哥又天天出去尋活食。那時候，奶奶也已經被饑荒趕下來，這老年人，對媳婦壓迫慣的，現在更餓兇了，一天到晚臭罵，罵她的媳婦害人。小折的媽一貫是忍氣吞聲，不言語。爲了養活娃娃，也會想嫁人；奶奶可不依，說：「活不下，尋吃討救去啊！」媽是餓慣的，有什麼總給別人吃，可是她黃蠟蠟臉兒更瘦了，眼角上皺紋更深了；她穿着爛髒衣裳，吊一片，蕩一塊的；她左手抱着破沙鍋，右手拿着打狗棒，背上一左一右揹着孫兒女，四面兒八方尋吃去。可恨總難養活窩裏人呵！於是，就有這麼一天，正該一家老小團團圓圓過年的時候，一個高個子老漢，照約定交來兩斗粗穀子，來引折聚英。

折聚英記得很清楚的：那天，奶奶硬起心腸，說：「讓她走！借糧不如減口！」媽順從慣的，那

天却和婆婆鬪口說：「咱可不能雞抱鴨子，枉操這番心！」奶奶自己的心腸也硬不定，奶奶就罵人了。那末，小折肯走嗎？媽說：「好孩子呵，既是這樣，你就去吧！一家人要餓死呀！那人家來錢多，你去，你就吃上啦。聽媽話，乖乖兒走吧！你走了，媽常去看你，咱女兒還算是媽的人呵！」小折，這女娃懂事，這女娃乖，這女娃背過臉，藏過眼淚，聽由老漢引着，聽由二哥送着，出門了。從王莊到朱家溝，天黑趕到。二哥怕她哭呀鬧，第二天還沒見亮，就洒一把眼淚走掉了。在路上，他見媽跌跌撞撞追來，一晚上媽沒淚沒水，却把眼睛哭腫了。今天，媽要去追回女兒。二哥阻止媽，媽聽話了。她咬緊牙關，就另找一條路，尋吃去了。家裏兩斗糧，媽一顆也不能吃呵！

三 童養媳婦兒

有誰做過童養媳婦嗎？據折聚英說，從那天起，她作了童養媳婦兒，她就活人跳進滾水盆啦！

公公，那高個子老漢，猴兒臉，生着黃黃的八字鬚，腦門心剃得光溜光的，頭上還盤着一根細辮子；短皮襖，白棉褲，是一個皮匠工人。可是，要沒皮子攪，他就掏炭了。先頭他原也捎帶種幾把莊稼，可是年成不好，租又重，臨後老年人就寧可腰酸背痛，作炭貓子了。只要吃上喝上穿上，他倒總是嘻嘻笑的；一有什麼難處，可就不得了，連小媳婦子眉眼不對他勁兒，也算不孝順的；他就要吹鬚子，瞪眼睛，脊打斷罵都來了。媳婦可不能反說一句的，總得悄悄兒忍受。雖然這樣，比起小折的漢來，公公却還算好得多吶。

小折的漢，那會兒已經是個不小的男人了，瘦瘦的，也是高個兒；長條條臉，黑黃的。他一點不務正，又帶嗜好，簡直是個流氓煙桿子；無論要賭博，嫖女人，什麼壞事他都幹。公公要是規勸他，他就不高興了。「好爹咧！」他說，「這世道，好人沒活路咧！」說說，父子倆就要吵起來。吵過，兒子依舊趕明到黑吊蕩在外面，一回窩就躺下抽大煙。小折伺候他；他呢，湯來張口，飯來伸手。對小折呢，他可從來沒過好眉眼，更從來沒過好言語。他那長條臉上，兩隻眼睛老是冷冷的瞪着，把她瞪出瞪進，瞪得她抬不起頭，直不起腰來。到後來，在他面前，她竟連氣都不敢出了。難道小折聚英是軟弱的嗎？不呵！可是她挨打太多了，她常是眉黑青、眼黑爛的。只要公公不在家，男人就找個岔兒，把她壓在窩裏打得直哩，有時候還打得她糊裏八塗，死過去了。小折是他冤家嗎？小折作過了什麼錯事嗎？這女娃，每天鍋竈竈，針針線線，都幹了；這女娃，每天砍柴打水，推磨滾碾，都幹了。可是，男人見她吃飯就討厭，常說：「誰叫饑這沒尾巴的驢兒！」

在那家裏，就連婆婆——一個三棒打不出響屁的女人，也對她沒好聲氣。舊社會的人們，私心那樣重，雖然公婆媳婦，也倒究竟是驢下騾子，兩張皮，不親的呵。

在那家裏，小折實在不安心。她天天想念着媽，想念着哥，想念着奶奶，想念着小姪兒、小姪女，他們該沒餓死吧？這樣想着，果然有一天，媽來了，而且媽胖了；媽胖了，小折多快樂呀！她快樂，媽那青光光的胖臉上也很快樂的，只是媽笑得有些模糊罷了。她進了窩門，一屁股就坐在地土，背上還揹着那兩個小娃娃，一邊一個，好像睡着了，擱着細細的小頸子，倒着頭兒。「媽呀！」小折

叫；可是她一肚子的話，說不出一句來。媽的氣可不够使喚，媽却還問長問短，問小折。窩裏沒旁人，可是小折答：「他們待我可好呀！」「不打不罵嗎？」「沒打沒罵呀！」媽用手指摸她說：「你這眉眼上怎麼啦？」小折故意笑着說：「媽，碰青啦！你可是哪兒來？」原來媽是尋吃尋到延長去了，繞了一圈剛回來，她爛布袋裏許多死牛蹄子，死豬血……這些都要帶回給奶奶吃的；還有些糠窩窩，糠末末……這些都是小娃娃的口食。媽自己呢？媽好久吃不上五穀了，媽吃了多時延長的棗，媽沒力氣了，媽說：「媽這次不中用了，媽就只一次了，一次……來看看我的女孩兒！」小折要留住媽，小折要跟住媽，可是，破鼓亂人捶呀，牆倒衆人推呀，媽當夜就被小折家裏人冷言冷語趕走了。媽回去就死了。媽死後，小姪女也餓死了。他們沒有棺材，沒有墳。王莊前頭，崖下有個舊陵坑兒，放了進去，合了口，也沒作個土堆堆兒。後來小折聚英去燒過紙的。

就在那年，奶奶和哥哥在這兒也沒活路，又一面尋吃，一面回上頭去了。姐姐家也不知爲什麼（想是遭了匪），家敗人亡，她也跟着哥哥們同走了。臨走，他們在朱家溝的溝岔上坐了半天，商量了半天，結果沒來看小折，就走了。他們怕她傷心，沒敢來；他們更怕她家裏人，沒敢來。

四 正要成親的一天

一九三五年，五月的一天。

小折已經十六歲了。她個子雖然小，可是她那兩條細辮子，早已編成了一條粗辮子了。她那一對

秀氣的眼睛，明明兒的，也已經變成一對大人的眼睛了。她的日子却比早年幾年更難過。婆婆死了，她就頂一個大人被使喚了。家景過得越苦，公公的脾氣也就變得越壞了。在她十三歲上，男人當兵去，在高雙城隊伍裏吃糧，却又受不住壓迫，開了小差回來了。以前男人走的時候，跟公公賭過咒的，他說：「咱出去，咱保險每年有三四十塊響洋捐回來！」公公却罵道：「你能那樣，我拔根毬毛吊死給你看！」果然，他一文錢沒掙，偷跑回來了。隊上追他沒追上，却把他三哥——在城跟前作活的——抓去了，頂替了。他回家，公公不讓他進門。這男人，就日夜在外面，瞎胡混。就這樣，直胡混了幾年。他當過兵油子，越發不像人了：穿着爛軍衣，灰溜溜的，許多補釘，許多破窟窿；那一副倒霉的樣子，就連尋吃的也比他勝三分。可是，當過了兵油子，他的神通更大了。他不但吃喝嫖賭抽，他還坑崩拐騙偷；天天狐朋狗友一大羣，蓋擁來去；真是糊日頭子亂颼風，鬧得天昏地暗，只差沒當土匪了。幾年以來，小折總不敢出門，小折怕被他看見；可是，小折不能不出門，小折就常在他眼裏呵！

一九三五年，五月的一天。

他們已經搬到劉家溝住。可是，出嫁在喬場的、男人的姐姐，不怕路遠，跑來說情了：「爹，讓他回家吧。」公公可不依。姐說：「他在外面，天天把肚子餓成兩片皮啦！」公公說：「喂，他每年三四十塊響洋呢？幾年下來，該多少了？」姐說：「唉！他白天吃日頭，黑夜吃月亮，哪來錢咧？」「沒錢，那他回來幹嗎？」「樹高千丈，落葉總得歸根呀！你好爹……」「好爹是好爹，只要交下幾

百塊錢就行。」「嗯，這可是，有人就有錢呵！古話說得好，養兒防老，積穀防飢咧！」「哦，可不是！錢命相量，錢就是命，命就是錢呵！怎奈這鬼仔子不務正！」「讓他成了家，立了業，自然就務正啦！」「不，不，不！」公公很堅決；可是談談說說，公公却心活了。他倆你一言，我一語，一邊拉話，一邊瞅着十六歲的折聚英。到後來，父女兩個竟同意了。

折聚英好怕呀，遠遠的，她望着那姐，她真是啞子瞪眼睛，說不出心裏的恨。她眼看着可怕的虐待又要來了。不，折聚英不能那樣受虐待，公公給她的折磨已經够受了。可是，她有什麼辦法呢？她想起劉生雲來了（就是後來當姚店區區長的劉生雲）。那是一個白胖胖的小脚女人，個性可強的，夫妻倆不和，她就不害怕，那時候她還結結實實跟漢鬪了一次爭，準備脫離家庭呢。她來拉攏過折聚英，叫她同走的，說是同去投紅軍。折聚英去嗎？

紅軍，這可怕又可愛的名字呵！開頭，小折怕紅軍，她聽過宣傳，紅軍是要殺人放火的。可是後來，小折就不怕紅軍了，她親眼看見過紅軍，紅軍都是老百姓，真是一樣樣兒的，只不過武裝了罷啦。他們穿着老百姓衣，穿着老百姓褲，頭上戴頂黑軍帽，帽上綴個五角星，五角星是紅的，在太陽光裏，在月亮光裏，在油燈光裏，紅星都發亮的。他們都是老百姓的救星啊！他們要解放老百姓，不斷的跟白軍、跟民團（跟地主官僚們的各式軍隊）在打仗。劉家溝不在火線上，可是也常常風吹草動的。誰還不清楚紅軍嗎？

可是，劉生雲先走了，沒有引折聚英。這却不能怪劉生雲的，那時候小折還沒決心呵。這天，小

折坐在窰門前，正愁沒辦法，（那姐姐已經去引那男人了！）恰巧紅軍裏的「女宣傳」又來召集婦女開會了。已經好幾次，婦女們不再怕。婦女們圍了一圈，男人們也遠遠看。有兩個赤衛軍（那時還沒正式「紅」，赤衛軍也還是祕密的）在山頭上放哨。短頭髮的「女宣傳」講話了，她又教大家唱歌了：「人人來宣傳，婦女聽一番，宣傳話兒好好聽，放腳鬧革命……」「女宣傳」號召婦女們起來革命，同時爭取男女的平等。會場起了鼓掌聲，那是還不習慣的，三三兩兩的，害羞的。這樣，會就開完，「女宣傳」就走了。

這時候，那姐姐已經去引了那男人來，男人還穿着新衣服，然而小折已經不見了。

五 革命就是解放

革命就是解放。

折聚英不再受公公的折磨了，折聚英不再受丈夫的虐待了。她跟着「女宣傳」來到陳家窪，蘇維埃的區政府紮在那兒的。那「女宣傳」名叫池蓮花，小小個子，瘦瘦的，却是圓臉兒，大眼睛；脾氣挺好，待她就像親人。她給折聚英看了看腳，原就沒纏好，不用再放了；她又給折聚英鉸了辮子，也變成短頭髮了。池蓮花自己衣裳本不够，她却還把頂光燙的襖子脫給折聚英。折聚英是後來丈夫給她題的名字，那時候她只有個小名叫女子，池蓮花却給她取了個官名，叫做折蘭英。

池蓮花說：「蘭英呀，常言道，再好的女子鍋台邊轉；女人在窰裏是沒好地位的，作作飯，生生

蛋，挨打受罵，委屈一輩子。革命可就要把她們解放呀！」她又說：「可是，男人還受着地主豪紳的壓迫呢；女人要解放，先要和男人一起鬧革命。」她拍拍蘭英，說：「你也工作吧，把成千百萬婦女都叫醒。」短頭髮的折蘭英却不好意思的紅了臉：「咱就是不懂呀，工作咱也不會作。」池蓮花說：「那不怕，只要學習，學習，再學習呀！」

過了幾天，池蓮花就領蘭英到青花砭去受訓。那兒幾眼石窯裏，好多農村來的婦女呵，大脚的，小脚的，都是短頭髮，整整齊齊的。上起課來，排排兒坐着，更整齊。教員是一個海殼兒老李，精幹身材，禿頭，黑蒼蒼臉上長着顆顆兒。這人不識字，可真能講話，吹吹打打，實在是個海殼兒。他教了他們很多革命的道理，他還教了他們很多工作的方法。還有一個教員是崔守功，又大又胖，寬寬的臉，戴着老花鏡；白頭布，藍襖褲，灰大衣。他頂愛批評人，他說：「不批評，不糾正，就沒法進步。」他說：「咱們的女農民幹部更要受大批評。」開頭婦女們都被他批評得哭了，後來可又都被他批評得笑了。再後來，她們就畢業了；再後來，她們就要分配工作了。

可是蘭英的公公三天兩次的捎信來，要她回。他說：「咱又不障礙你革命！咱能把你障礙定嗎？咱可只是要你回窰看看呵，你就偏不回來看着嗎？唉，你這小女子！你就是沒吃過咱手心裏奶，你也吃過咱手心裏飯呵！」蘭英心動了，她遲疑了一下，就決心請了假，真的回去了。路上她還用津貼——發的蘇票——買了大西瓜，要請公公吃呢。雖然這樣，她心裏却也盤算：「回家去，可不會出亂子嗎？」怎奈她雖強，却是好心腸，她不忍心不回去看看老年人呵。

然而，革命真是解放。

革命把公公也解放了。從蟠龍區，從烏陽區，一直紅過來，紅過來，把姚店區也紅遍了。從此，住在劉家溝的公公也免了租，免了稅，分得了足够的土地，還分得了足够的牛羊。這樣一來，公公可就變了，他可變成好脾氣的公公了。蘭英回家的時候，就見她公公眉歡眼笑的，恨不得供出七個碟子八個碗來，讓媳婦吃個美。一邊，他嘴裏連連說着：「我說末，我說末，那有胳膊兒往外彎的，你看，你來了，你還捧個大西瓜！」他還安慰媳婦，說她男人還在外面，說她男人不敢來纏繞的，很明白，公公是站在革命的媳婦一邊了。媳婦却記得，公公原是不贊成革命的，他說過：「革命！提着腦袋要把戲！」他說過：「革命！瞎子不怕虎，虎頭上搔癢！」可是現在，他得了好處，他的舌頭撩轉了，他說：「嗨！倒究，倒究，磚頭瓦片兒也有翻身日呵！嘿，好紅軍！啥都給咱們百姓想到了！你看咱，咱過去虛土打不起牆，咱而今可就有了底子了。咱從此就——哈哈！有活能作，有福能享啦！」在公公面前，蘭英還是有點拘束，可也到底敢說敢笑了，她一面吃好的，一面笑着問：「爹，你可贊成我工作嗎？」公公用手放在額上，想了一會，却也笑了出來，說：「這怎麼不贊成呢！革命是好事，革命是好事，咱怎麼能反它的對呢！不過，不過，頂好別走遠，在本區就行。」蘭英反駁說：「這區那區，革命不是一個樣嗎？」公公被說住了，望着媳婦好一會，望望就不覺嗤的笑出來，說：「這小女子，倒說慣嘴，跑慣腿啦！」

蘭英在家裏住了兩天，臨走公公還很客氣；可是臨走那男人却來了，還來得氣勢洶洶的。然而蘭

英不再怕，她靜靜的瞅住男人，只見男人臉上狠着一副復仇的神氣。他指着她說：「好！你倒跳門踏戶，有路走啦！咱可偏不讓，不讓你離婚。咱就要去當兵，就要當紅軍。紅軍的家屬，看你離成離不成！」蘭英很好笑，她還年輕，她還沒想過要和誰結婚。他說：「好極啦，你當紅軍，咱就是紅軍的老婆。」

她男人倒真的去當紅軍了。

六 活捉折蘭英

蘭英的男人回家啦。那是他當了紅軍一年以後，他參加了東征，受了些輕傷，他就請假回來，再也不歸隊。他還要求成親。蘭英看他他是紅軍，多少有功勞的。蘭英還想感化他，叫他再歸隊；因此，男人要成親，蘭英就答應了。幸喜住到一起以後，男人倒還好。自從當了紅軍，他煙也戒了，賭也歇手了，女人也不串了，什麼壞事他都不幹了；他還識了些字，也可以講講道理；他老婆到區鄉農村去工作，他也不阻止。可是日子久了，他慢慢的，慢慢的，老脾氣又發作了。結果，又是抽煙喝酒，整天串門子，招賭博，偷東西，比起從前來，還是炕上翻到席子上，一個樣兒。他的革命關係可早已丟到老墳跟前啦。只是對老婆，他不敢再放肆罷了。可是老婆說的話，他一句都不入耳的，譬如蘭英勸他歸隊，他就一味敷衍。蘭英說：「呔，你這個人怎麼望着山跑死馬，老不見走呢？」男人耐不住說：「噯，不要狗拿耗子，多管閒事吧！」蘭英說到口裏吐酸水，男人一氣就又出門出去了。連

旁邊公公都看不慣，他就要長出一口氣，說：「唉，看他這塊料！」

那年頭，公公是紅屬，很受優待，特別還分到以前王家財主的兩眼大石窰，滿年四季，吃喝穿戴都有人照顧的。他常常耍笑說：「咱可是尼姑生的娃娃，衆人扶持啦！」可是男人回來以後，特別男人變壞以後，優待就發生問題了。公公就常常幫媳婦跟他鬭爭，可是兒子對他就不客氣，他那長條子臉上，兩隻眼睛冷冷的瞪着公公，說：「這老牛肉，這麼嚙嚙！咱貓兒不上樹，還得狗在後面追着嗎？別人拉屎，可不用你的毬動彈啊！」這樣，公公的八字鬍都給氣歪了；這樣，兩個高個兒就要打起來。再後來，男人對老婆也不客氣了，說她惡狗擋道，不讓他老爺爺走自己的路，又想打，又想罵。蘭英可不受，她脖子伸長，挺硬一點，看他敢怎麼着。原先她想：「強拉不如軟商。」可是現在又有什麼辦法呢？一天，蘭英回來，就領來一個縣上的警衛隊員，還有一個什麼幹事，一同來催男人歸隊，男人才走了。

可是，狗却改不了吃屎。那男人，舊社會多少年來，已經養成了狐脾狗肝、壞性子。紅軍放他個排長，走蟠龍，他却叛了變，去當民團了。民團是無惡不作，頂可惡的啦。有一次，蘭英正在區政府（那時候，區政府設在胡家溝），她是婦女主任，在工作，那天黑夜，區上人們都走了，都到東溝莊去公審奸細了，只留下一個折蘭英，她的男人却來了。他帶了民團，來襲擊區政府，要活捉折蘭英。他們把區政府團團圍住，一路打進來，一路直吶喊：「活捉呀！活捉呀！」折蘭英好危險呀！虧得胡家溝村子是兩面莊，蘭英却在另一面住，他們撲空了。鬧開以後，他們還被附近的小小游擊隊打得落

花流水，那男人也差點沒跑脫。

就在那年，延安城開了，紅白兩軍講和了：要統一戰線打日本。男人却從那邊開小差，偷跑回家過一次，又溜開。這人現在可不知道流落在哪裏了。現在折聚英談起他，雖然他以前虐待過她，甚至打壞過她的身體，可是那男人沒有革命到底，她却還是很難過的。

七 和殘廢軍人戀愛

這裏可就要記下折聚英的戀愛故事啦。

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邊區自衛軍大檢閱，男的自衛軍，整整齊齊的，一隊隊，一隊隊，在延安南郊場操練着，演習着。在這許多自衛軍裏，出現了一支小小的隊伍，只三十個人，都是女的。可是，看吧，這却是怎樣的一支隊伍呀！她們，走得那樣整齊，操得那樣熟練，而且，每個人一律短頭髮，大脚片；每個人一律藍布衫子，白布褲；每個人肩頭都抗着黃桿兒矛子，飄紅纓的；每個人背上都揹着黑色木刀，吊紅布的。看吧，這年青的隊伍，這婦女的隊伍呀！她們開步走，向左轉，跪下，臥倒……三十個人是一個動作，三十個人是一個聲音。可是，這三十個人的指揮員却是一個小女人，穿着黑衫褲，綁着白裹腿，草鞋，軍帽，兩面短頭髮，襯着白臉蛋——在五月的太陽下興奮得發紅了。

這一支特出的隊伍，可馬上使衆人詫異啦。特別詫異的是延安縣的保安大隊長，湖北人，張吉厚

同志。他騎在馬上，看着看着，他呆了，實在的，連他胯下的馬都呆了。他是一個長征老幹部，住過紅軍大學，打過許多仗，由於受傷過多，出血過度，而敵人的子彈又把他右腿打癱，因此，他就奉命在後方，擔負這輕工作，可也多時了。他認得那驚人的小隊，是延安柳林區的，可是，她們沒到縣上訓練過，她們却哪來這一套本事呀？他也認得那指揮的女人叫折蘭英，是從姚店區調去的，她，一個婦女主任，曾經開闢了姚店區的婦女工作，把那區各鄉各村的婦女組織得好好的，可是，她却又哪來這一套本事呀？他想：「啐，拐子上臺，倒真有一套哩！」他心裏可真佩服極啦。他也不曉得爲什麼，他很想跟那女指揮握一握手，說一句話；可是他慣那一套的。他是一個頂吃硬的革命軍人，打過無數次仗，他却慣在女人面前講一句話。

那一天，全邊區婦女自衛軍的模範，最榮譽的紅綢旗，就被延安柳林區那支小隊獲得了。那一天檢閱剛完畢，天却下了雨，很大很大的雨。可是，出發遊行的隊伍却依舊那樣齊整，那樣興奮。那一支婦女的小隊也跟着進南門，出北門，繞東門。水，泥到半腿巴子；鞋掉了；全身淋得水雞兒似的。她們可還喊口號，很清脆的。最後，她們得借住到一個學校裏去，却必須渡過延河。河水漲啦。雨發瘋也似の下，河水發瘋也似的奔騰，它合着山水，往南又往東，一股勁兒的衝。女自衛軍們只好三五個人一組，拉起手來，慢慢的過河。水却齊了腰，波浪還用力的撞她們。她們，這年輕的一羣，却全都嘻嘻哈哈笑開啦。可是，張吉厚同志遠遠望見了，說：「這可不是好玩的。」於是，他同劉縣長，還同旁的人，好幾匹馬，衝來了，叫她們退回，再在馬屁股上把她們一個個帶過去。第二回，大

隊長有些不好意思的，對蘭英伸手說：「來吧！」河水聲音大，蘭英聽不清，蘭英可是看清了，她笑着搖手，又指指旁的人；大隊長就又把別人帶過去了。（三十個人這會兒變得好多呀！）蘭英却號召幾個頂強壯的伴兒，和她一個拉着一個，又在踏水了。在河當中，蘭英頂小，蘭英發漂了，她緊握住大隊長伸給她的矛桿子，她才穩穩的上岸了。蘭英謝謝隊長，隊長很害羞，他那貧血的白臉通紅了。他突然說：「你們操得很好呀！」（他們那時站得很近）「哈哈！好什麼咧！」「真好！可不知道你從哪裏學來的？」「冒創造末！」哦，冒創造！很奇怪的，這三個字使大隊長這樣感動，心一收縮，臉兒又白了，可是他臉上發出了感謝的、為革命感謝的笑。

不久以後，他倆就結婚了。（縣政府很早就批准她和以前的男人離婚了。）這會大隊副是他倆的正式介紹人。他在他倆結婚以前，從縣上到區上跑來跑去，給男女雙方傳達互相提出的條件。大隊長的條件是：「我的脾氣又剛，我的年紀又大，這可得預先聲明，請她多原諒；不要以後她鬧起離婚來，我就吃不開！」大隊副又跑去問折蘭英，蘭英說：「咱沒什麼條件，咱就只一個條件：咱怕自家配不上他，他往後提離婚！」聽了這樣的話，大隊副就跳起來，說：「毬！大家怕對方離婚，還叫咱跑來跑去訂什麼條件！天這樣熱，真是！」

折蘭英改做折聚英，就是她愛人的意見。她愛人說：「女人不該是花兒，給男人好玩！」據折聚英說，她愛人，張吉厚同志，比她大十歲，今年三十四。他不安於輕工作，現在又擔任了×××副團長，在×××。他渾身有很多槍傷，刀傷，彈片傷（砲彈片傷，榴彈片傷，炸彈片傷）。因為流血

太多，他臉兒常白，眼圈常紅的。可是，折聚英說，就是他身上帶的這些花，這些革命的花，她愛呵！

八 在學習、生產的戰線上

折聚英要求學習，組織上給她批准了。才結婚不多久，這十九歲的陝北女子，就在邊區黨校出現啦。

編班以前，折聚英得經過一次考試。她從沒進學校正式學習過，怎麼考呢？在土地革命時代，她一面翻山過嶺跑工作，一面唸着上級散發的字條條，每天識上一半個字，不多呵！以後統一戰線打日本，她在區上工作，她參加了區級幹部的學習小組，還經常到縣上受訓練，可是，她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是放着河水不洗船，沒怎麼用功。因此，臨考她急了。她想，臨上轎扎耳朵眼，可遲啦！那天，口試主要是政治，她倒一句句答上了；其次筆試，是文化，她得寫些什麼給他們看，她寫什麼呢？她忸忸怩怩的寫了：「中國婦女折聚英」。主考的人點了點頭，叫她再在婦女上面加個新字。折聚英更忸怩了，她提起筆來，又加了個新字；可是她却把它加在中國上面，就變成「新中國婦女折聚英」了。主考的人笑起來，說：「好，好，好！三班，三班！」

三班可不比四班，四班才完全是女子班，政治、文化的水平也都低些。他們却幹嗎把她編在三班呀？折聚英又高興，又擔心：怕趕不上功課，她就更用功。別人休息了，她不休息，別人遊戲了，她

不遊戲，別人睡覺了，折聚英却還在自修呢。指導員說：「不行啊！不行啊！你這是破壞集體生活啦！」折聚英服從了，改正了，可是不知不覺的，她又變成「破壞分子」了，她就要求說：「哎，由咱吧！咱農村婦女，從來沒好好兒學習過呀！說咱破壞，咱可在學習上建設哩！」實在，折聚英心裏怪悲哀的。她作過了多年工作，却因為文化低，就像個瞪眼兒瞎，不能接受新知識，缺乏理論；作起工作來，有時候就像是老虎吃天，無從下手。不會寫筆記，想要記住些什麼，想要傳達些什麼，却就像端碗水，走上幾里路，便要潑翻好多。因此，這時候她已經知道學習的重要了。可是，這小女人，從前凍過，餓過，又被男人毒打過，她的身體很壞，腦筋更是壞。她覺得自己怪可憐，學不進去，只覺眼傻心傻，沒轉勁；黨建啦，中國問題啦，地理啦，自然常識啦……課程可不少；裏面却有好多問題她竟破曉不開，特別是算術，洋碼碼子，圪裏圪塔，一圪多，翻來覆去，弄不清楚。她真連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穩了。她想，她的學習就像秀才走路，就像老牛拉車。可是，她安慰自己說：「平處也走咧，上坡也上咧，上坡總要累些，多使點勁。」於是她就加倍努力。於是，看吧，過了幾個月，重新編班的時候，有些人退班了，她却還留在三班上。於是，看吧，再過了幾個月，支書找她談話說：「折聚英同志，你的學習很有前途，組織上已經決定送你進女子大學去，要你更長時間的學習，好更多的提高你自己。」折聚英就進女大了。

進女大，也還得經過考試；而且，這回是完全筆試了：「抗日戰爭的性質」，「婦女解放的道路」，等等問題，她都筆答了。結果，她又考上了。一九四〇年春天，女大陝甘班正式開課，陝甘婦女

的精華，好多集合到一起啦。開頭，折聚英還在乙組學習，不久，她就跳到甲組。在乙組時，她當學習小組長；在甲組時，她更當了課代表；同時還兼分支的幹事，後來還作總支的委員。在那年三八節，她還當選了女大學習的模範，獲得林主席和康生同志親筆題詞的獎狀，成爲「學習之光」，成爲「學習戰線上的英雄」。

同時，在生產戰線上，她怎樣呢？看樣子，她是一個走路踩不死螞蟻的人呵。當她在黨校的時候，她們婦女小組却自動要求參加男子們的集體開荒，一同上山了。折聚英並不比鐵把長多少，她却使用鐵頭，那熟練就像她使用針。開頭，男同學們笑她的努力將是瞎子點燈，白費的；她却瞪了他們一眼，自己開着土，一面對她的女伴們笑着說：「哼，咱們拔根汗毛，可比他們腰還粗呐！」也許他媽媽受苦的血，同樣在她身體裏流吧，結果，這從小苦慣的女人，竟始終能趕上最强的男子們。在她的歷史上，不管是在黨校參加開荒，或是在女大參加秋收，她都作了勞動英雄。爲了這，她還得過毛主席題詞的獎狀。實在的，折聚英是和邊區其他的婦女英雄們一樣，誰願意掉在男子們的屁股後面哩！

九 一件意外事

一九四〇年的冬天，却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那時女大陝甘班和特別班混合編制了。按程度，折聚英被編在十班。那班裏，好多洋包子呵！最低是外面高小畢業生，一般都唸過外面的初中和高中；本來是在陝甘班的土包子，進十班的只四五

個，其餘都編進低級班次裏去了。在洋包子裏頭，折聚英怎麼趕得上呢？她想，她肚裏空空的，她要有好成績，這不比叫公雞兒下蛋還難嗎，她却還當了學習小組長，她不能不跑到頭裏。折聚英是好勝而又堅強的。她更加用功了。新的課程也真是岸地的甜瓜，另有個味兒，怪吸引她。特別是同學們的許多洋書，她好奇的，都翻一翻，想看一遍，要開開眼界。因此，她的學習，總是吃了碗裏還望在鍋裏，沒個够。她常常恨自己眼大肚子小；不吃怕餓了，吃又怕噎了。同班的白鳳娥說：「你真是，拉屎還想檢豆芽吃，可饒得要命。你得操心身體呀！」折聚英說：「你看她們都是喝墨水長大的，肚子裏貨色那樣多，咱們不雙分兒用功，不行啦！」

那白鳳娥，也是陝北人，也是從家庭逃出來，也是革命以後跟軍人結婚的，也是女大的學習模範，長長兒臉，白白紅紅的，較過的頭髮相當長，常露着一隻壞牙嘻笑（據說，她現在是綏德分區的婦聯會主任）。其實，她自己也頂用功的，可是她怕折聚英身體不好，會害病，因此她常勸折聚英。這天又說：「好妹子呵，可別慌！糗子擔水，總得一步一步來呀！」可是折聚英說：「一步趕不上，就步步趕不上啦！」白鳳娥指着她，笑着警告她：「你要是老那樣，看閻王爺就要來摸你的鼻子哩！」折聚英却不管，那時候，她愛人一度在教導營當軍事教員，就住在女大附近楊家嶺，折聚英可一個月還不定去一次。同學們打趣她：「呵呀！你不執行禮拜六嗎？」折聚英笑着回答：「咱不忙執行禮拜六，咱忙着準備開洋葷吶！」白鳳娥說：「喲！你想在毛板上睡覺，作聞糞人嗎？」折聚英笑着說：「我可是就想作文化人呢！」

後來，折聚英就感覺常疲勞，常頭昏，常筋兒麻，常骨殖縫裏痛。她想：「這該不要緊吧！」她在以前丈夫家時候常挨打，也常頭昏，常筋兒麻，常骨殖縫痛的，這些苦味兒她都嚐慣了。因此，她並沒把牠放在心上。有一天夜裏，她同審的一個同學感冒，吐了一大灘，折聚英不知道她是什麼病，急壞了，她去找醫生，回審來她突然腦子裏一發暈，跌倒了；身子抖得就跟打擺子一樣，牙關子也直打；手脚還發冷，全身又僵又硬，口裏還吐白沫子。一會她像好些了，可是她眼珠瞪得那樣出而且那樣白；她還亂抓心口，把棉衣服都抓得對穿了，她感覺心裏怪難受呵。突然，她又痛哭起來，自己也不知道的。叫旁邊的人們鼻子一酸，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淚。醫生斷定說：「這女子，生理上心理上一定都受過大打擊，大摧殘！」哦，可不是她以前那男人害的嗎？然而折聚英平常不太恨那男人的，她覺得他被舊社會養成這樣壞，多少有些可憐處，她常常想：「他可爲什麼不革命到底呢？舊社會不行啊！」

從那回起，折聚英的病常常發，她就學習不成了。她在女大醫務所住了一個時期，就回到延安縣，作縣婦聯會主任（從副到正），依醫生的吩咐，一半工作，一半休養。可是她並沒安心休養，她的工作不斷的進行着；她不斷的組織婦女，教育婦女；爲了充實抗戰的力量，也爲了提高婦女的地位。還不斷的動員她們到生產中間去；她經常在鄉裏，研究了、解決了婦女們的許多問題。（舊根兒她自己也是痛苦的呵，而今她會不求大夥兒幸福嗎？）同時，她的學習可就撻了嗎？也沒撻。特別在後來整風的時期，她那樣積極，曾經被縣委書記王丕年同志在一次延安縣黨的擴大幹部會上，把她當

作全縣最積極整風的模範，當衆提出過。王書記的話是這樣的：「工農幹部在學習上可有遠大的前途嗎？只要看看咱們的折聚英同志！她本來是一個文盲，可是她現在能精讀二十二個文件，還密密麻麻作了好大十幾萬字的筆記。她的反省也是最徹底的，她在工作上的進步也是頂快的，正像陳雲同志所說：『咱們工農幹部不學不得了，一學可就了不得啦！』」全會場發瘋也似的鼓掌了，折聚英那白白的臉上微微笑着。

咦！不是常發病嗎？是呀！然而折聚英說：「病可害不倒我！」

十 百萬婦女的代表

好，歡樂吧，折聚英！歌唱吧，折聚英！更努力吧，折聚英！更進步吧，折聚英！你，過去的難民；你，過去的童養媳；你，過去的文盲；你，過去只值兩斗粗穀子的女人呵！你，現在是學習的模範；你，現在是勞動的英雄；你，現在是抗日的戰士；你，現在是婦女的先鋒；不錯，你又是邊區的參議員，你是全邊區百萬婦女的代表之一呵！好極了，折聚英！當你昂着頭，走進邊區參議會的大會場，你，和各民族的人，你，和各階級的人，你，和各黨派的人，你，和國際的友人，一同，一同，商量着抗戰和建設的大事，你，的確使外來人驚異呵！然而，你，一個熟悉邊區的人，你却並不希奇；你笑着，你想：在咱們邊區嗎，有很多的英雄，有無數的英雄；有無數的男英雄，也有無數的女英雄！

無敵三勇士

劉白羽

一 一場不團結怎樣鬧開頭

有些人把我們當戰士的想得太簡單了。

以為我們就是打打仗，睡睡覺，實際上不是那麼一回事。

我們在連隊，就像在家裏一樣，不同的是這個家一會在戰壕裏，一會在老百姓乾草堆上，一家子有一家子的和美，一家子也有一家子的家務事。

不要講旁的地方，現在就講講我們班裏吧。

前些時候就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我們歡迎一個戰士歸隊，這不是一樁喜事嗎？結果却鬧了一場不團結。

我們歡迎的是個戰鬥英雄，傷沒好俐索就跑回前方來了，我們覺得這是真正值得歡迎的戰士。晚上，全班圍坐炕上。他一路耽心趕不上隊伍，這會一下子給大夥圍着，那高興勁還能提嗎？他指手劃脚，津津有味，說他一路坐火車來，如何如何幫翻身農民抓地主，不斷引起大家哄笑。我們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語說連隊上的事，末了，一個同志說：「你走了，我們可想你。這些日子，你的英雄事蹟在

團裏到處傳，到處講，可吃得開了，團首長還號召大家學你呢，說你是孤膽英雄！」這樣雙方正在十分高興，誰料突然之間插進一個戰士來，他多了也沒有，只講了一句話，從此就鬧開了不團結。

二 閻成福

閻成福是這個故事裏的主角，也就是上面已經介紹過的戰鬥英雄。

閻成福家底子怎麼樣，那時咱不知道，可是一看就是窮朋友出身，平時在班上有個二虎勁，打起仗更是虎爾巴基，勇敢的很。

這次作戰負傷，在醫院牀上磨屁股磨膩了，回了一趟家，看了看翻身光景，身上有衣，槽上有馬，門外有地，心中真是說不出的愉快。晚上農會小組歡迎這前線回來的戰士，他乾脆講：「告訴你們，你們心裏有底，仗是打好了，沒問題。我回來瞧瞧你們鬥封建鬥得澈底，我心裏也有底，往後，情好吧，我在前方絕不會丟拉拉屯的臉。」天沒亮，再找就不見了。閻成福回到醫院，往病房裏一個一個看了看戰友們，就往前線來了。

再說他不在隊上的時候，大家都宣傳他的英雄事蹟，一個傳兩個，兩個傳三個，愈傳愈廣，那簡直就跟神話一樣了。要論實際情況，也確實有個講勁。那天我們跟敵人打了個遭遇戰，閻成福在火線上，一個人突擊前進，一下子跟部隊失了聯絡。敵人機槍、六〇砲打得到處噴煙冒火，他媽的，我們合計閻成福算是革命成功——完了。連長氣得飛飛的，瞪着兩隻紅眼珠子，帶着部隊突。你猜後來怎

麼樣？——在最緊急緊急的時候，敵人內部忽然亂了，敵人一鬆勁，我們可就衝上去了，原來閻成福三摸兩摸，不知怎樣摸到敵人臨時指揮所裏去了，我們一攻，他就丟了個手榴彈，敵人自然亂了。這會他就拿槍押着一個肥頭大耳的俘虜下來，說還是個「團級幹部」呢！閻成福直嚷說剛才就是這傢伙在指揮隊伍。這地方一拿下來，我們立刻向縱深發展。一會工夫，閻成福又上來了，還一面喊：「我閻成福又上來了！」大家一聽，十分高興。那時我們班又擔任了突擊任務，正在緊急情況，不久他就受了傷，昏迷不醒。連長叫我們措他下火線，到那邊樹林子裏交給了擔架隊。

三 老油條

老油條是我們給李發和起的外號，叫來叫去，大家就好像忘了他真姓名，連指導員有時也親熱的這樣叫他。

老油條是個老戰士，也有人管他叫「老不進步」，他也不十分在意。

「八一五」以後參軍，跟他在一起的都當了排級幹部了，他還是個戰士。他倒還自在逍遙，別人問他，他溫吞的笑笑：

「我自在，——我省心。」

這人就是自由主義，吊兒浪當，大紀律不犯，小紀律不斷。可是當兵一當三四年，打仗總打了百十回吧，身上一根汗毛也沒碰斷，不用說他有一手狠的，就是打仗到節骨眼上，他有辦法，——動作

快，猛，能出點子。可是政治不開展，生活紀律壞，一個牌牌也掛不到他頭上。現在讓我們拉回頭來講吧，那晚歡迎閻成福的時候，就是他，冷丁子說了一句話。本來他一直在旁邊捲黃煙巴答巴答抽，當人們那樣稱讚閻成福的時候，他忽然推開別人伸過腦袋說：

「我瞧你那英雄牌是碰上的。」

這話一說，閻成福說炸了，馬上把臉一虎問：「你說怎麼碰的？」

老油條慢騰騰望他一眼：「我大小仗總經過百八次了，渾身上下沒給槍子打過一個眼，這才是真工夫。你英雄倒英雄，戰場動作可還不大入門。」

這瓢冷水一潑，大家也掃興，班長說天不早了吹燈睡覺，從此閻成福跟老油條就誰也不理誰了。

四 趙小義

這糾紛若就在閻成福跟老油條身上展開，也還簡單，現在又橫着加上了個趙小義。

趙小義是解放過來的戰士，才十九歲。夏季攻勢解放過來，說他歲數小，中毒不深，就沒往後方送，立刻補充了。趙小義表面上活潑、單純，肚子裏可有鬼。討論會上他從不發言，他是瞪眼瞧，他想：兩虎相鬥，必有一傷，將來看誰佔上風，咱就往誰那邊靠。因此在連裏，他抱定宗旨：不積極，也不落後。他處處愛挑眼，一點小毛病，就罵：「什麼優待，優待，那都是鬼吹燈，——瞎話。」五班是模範班，班長抓得也緊，可是石頭雖硬，也還有個縫兒，趙小義呆久了，自由主義這一點，自然

就跟老油條十分靠近起來。那天晚上，老油條跟閻成福鬧了個滿臉花，他就暗暗同情老油條，他聽閻成福什麼翻身呀，抓地主呀，英雄呀，心裏就不十分得勁，第二天就更跟老油條拉近乎。可是老油條有老油條的原則，跟小趙對抽一袋兩袋黃煙還可以，至於談談感情話，那犯不上，他想：我是關裏來的，你是俘虜來的。小趙感情上得不到安慰，於是又轉回頭找閻成福，在閻成福跟前就放一把火，說老油條說了：

「閻成福算啥，下次打仗瞧吧！」

講與閻成福有關係的話，閻成福自然聽下心去，從此與老油條關係更加惡劣，一見面，就向後轉。

可是一講到小趙自己心事，閻成福就不來了，這怎說呢？

閻成福覺得我是解放區翻身戰士，你是蔣佔區的俘虜兵，他這種優越感可就給小趙來了個大掃興，小趙情緒從此十二分低落。

這樣一來，四五天工夫，模範班就變成不模範班了。

五 急壞了班長李占虎

在糾紛發展過程中，可是急壞了班長李占虎，他一手創造的模範班，眼看就垮了臺，他怎能不急呢？

李占虎是個好班長，班上有什麼困難都是他先承受。你要知道領導一個班不是一件容易事，十個人十條心，要把十條心變成一條心，才談得上領導。李占虎從來不對戰士們吹鬍子瞪眼，他是關裏來的老戰士，耐心說服教育，真讓人挑大姆指頭。自從班裏發生不團結現象，在行軍作戰中，他就遭遇到十二分困難：這三個人彼此不談話，你讓他們挨着班站崗吧，誰也不跟誰交代任務；你讓他們在一塊吃飯吧，闔成福朝東，李發和就朝西，永遠脊梁望脊梁；你讓他們睡在炕上吧，李發和睡下，闔成福就吭一聲抱着背包睡到地下去了。這天李占虎一個個找他們談話，先跟闔成福談，談了半天，闔成福說：

「我爲人民服務，我可不受誰氣，有種沒種反正火線上見吧。」站起來走了。

再找李發和，李發和一面抽煙一面聽，聽班長話說乾淨了，他說：

「我反而是爲人民服務到底，沒問題。」

班長又找趙小義，小趙末了說：

「咳，班長，從前我不明白，解放過來，現在可接受教育啦，我爲人民服務，還說啥呢？」

鬧了半天，原來三個人還都是「爲人民服務」，班長一肚子熱情換了一肚子苦惱，自語道：「這三個傢伙好像商量好啦！」他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了，哭，哭不得，笑，笑不成。

這時，恰好團上號召團結友愛。從前五班是個模範班，指導員就打算把五班當個培養對象，花了幾天時間來了解五班。誰知表面上看不出，一深入了解，指導員直搖頭，這一來李占虎急得眼淚都出

來了，一把拉着指導員說：「指導員，五班還是有希望，你給三天期限吧！」期限討下來，班長想：怎麼辦呢？他下決心來個「圍殲戰術」吧，他一下子把三個人找在一起，幾句話把他們不團結的事挑開啦。那裏知道，三個人在他面前異口同聲說：「沒啥，班長。」班長一聽到樂了，於是把五班要爭取模範談了一番。誰知第二天一看，三個人是原封不動，誰也不理誰，這一下班長可急了，氣得背着全班人狠狠哭了一陣。第二天進入戰鬥，忙着準備戰鬥就過去了，至於團結，還是沒一點進步。

六 一塊骨頭

第三天打了一仗。天陰落雨，打完仗，李占虎帶着全班走下戰場，經過一片亂葬崗子，他低着頭發現地下有一塊骨頭。

他停着脚步，彎身拿起骨頭看着。班裏同志都奇怪的望着他，他可提出問題了：

「你們說這是什麼人的骨頭呀？」

大家站在雨裏紛紛討論開了，一邊說是窮人，一邊說是富人，末了，李占虎張嘴說話了：

「我看這是窮人骨頭。地主富農有錢人，死了有棺材有墳，怎麼也不會亂丟在這裏。窮人活着沒飯吃，死了也沒地方安葬，給風吹雨打，還不是東一塊西一塊到處亂丟。窮人有誰管呢。」

回到宿營地，戰士們忙着鋪草燒水。李占虎瞧了瞧，只有閻成福、李發和、趙小義沒有在，一直到吃飯時也沒見這三人。他就往屋裏跑，原來小趙回來就一頭扎在炕上沒起來，班長以為還是跟老油

條跟閻成福鬧彊扭，就安慰他：「唉，小趙，——人就是這樣，在一道怨一道，不在一道想也來不及了，起來吧！」就爬到炕上撥小趙肩膀，誰知小趙一翻身，鳴的一聲撲在班長懷裏大哭起來。

哭了一陣，小趙跟班長講了一段故事，兩個人連說的帶聽的都哭起來了。

班長立刻跑到連部去，一五一十報告給指導員，指導員也聽得十分難過，囑咐他回去，好好照顧小趙。李占虎就順路把自己三百元津貼掏出買了幾個雞蛋，帶回去給小趙煮着吃，小趙一端碗就哭得嗚嗚的。究竟小趙說些什麼，班長聽些什麼，還不到宣佈的時候，這裏就暫且不講了。

七 再說閻成福跟老油條

閻成福心裏難過，想找個清淨地方呆一會，就往後院糧囤那塊走去。老油條却低着頭，也往這個地方走來。要不是聽到腳步聲，兩人險些鼻子碰了鼻子。閻成福一仰頭瞧見老油條，老油條一仰頭也瞧見閻成福，好像誰叫了一聲「向後轉」，各自扭過頭就氣虎虎走開了。

轉來轉去，閻成福就轉出村子。

老油條捲了一根煙抽着，低着頭，找沒人地方，順着牆邊溜。

閻成福從那邊走過林子，老油條從這邊走過林子；閻成福從那邊到了河邊，老油條從這邊轉到河邊，一下又碰上了。

閻成福火了，心裏直罵娘，要不是不能先跟老油條講話，他非罵他一頓不可。

正在這時，班長尋來了，一下，一手挽着一個拉了回去。回去，兩人誰也不肯吃飯就睡了。

八 晚上點着一盞燈

晚上點着一盞燈。班長在炕沿下檢查了每人的鞋子，從中挑出兩雙破爛了的鞋，然後班長在頸膝蓋上搓了根麻繩，就補起鞋來。補着補着，小趙起來了，爭着要補鞋，班長不准他動手，笑嘻嘻安慰他：「你好好睡，你不舒服，天亮說不定還打仗呢！」一會閻成福潑浪一下坐起來，把班長嚇了一跳，閻成福伸手奪鞋子，班長不但不給還勸他說：「你顏色不正，不舒服，日後怕沒你幹的，睡吧！」閻成福怔怔呆了一陣躺下了。忽然悉悉索索一陣響，李發和又起來了，他悄悄說：「你睡，我補。」班長笑了說：「要是往常，你不动手我還叫你幫忙，今天你不舒服，休息吧！」可是一下子全班都起來了，原來誰也沒睡着，起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小趙一下子鳴的哭了，他哭着哭着把那天講給班長聽的故事，又說了出來：

「我爹放豬，丟了豬，挨地主打，氣死了。爹還沒埋，我就給國民黨抓兵抓來啦！」

「我哭我鬧，他們皮鞭子蘸涼水，打得我死去活來。我說我就是死也再瞧爹一眼，國民黨說：『你爹死了頂多臭一塊地，還看什麼。』到現在兩年了，——我爹沒人埋，也沒地方埋，風吹雨打，還不是東一條胳膊西一條腿，……」他說不完就哇哇哭起來。

這一來閻成福一下撲上去抱着小趙說：

「我對不起你，小趙，——我從前看不起你們是蔣佔區的，我不知道你也是窮人，也是苦人。」
閻成福不說則已，一說就止不住淚水長流，他也訴了自己的苦：

「你給地主害死爹，我給地主害死娘。我十八歲，爹抓了勞工，娘給地主下毒藥藥死，哥哥給地主拿釘耙打死。我偷偷看見了，沒等我，我拼命跑出來，我跑到遼河邊，我望着那條河，真想一頭扎下去算了。我又想，爹不知死活，閻家就我這一條根，留下這條根早晚好報仇，死了，地主更稱心。從那往後，我要飯就要了一年整的呀，夏天苞米地裏搬苞米，冬天看人家熄了火，偷偷爬到豬窩裏瞞覺，……」這時全班人，除了李發和都嗚嗚哭了。平時講團結談友愛，可是還沒這陣大家以苦見苦，大家真的是親人了。小趙望着閻成福，閻成福望着小趙。閻成福說：

「聽了你的話，我知道窮人到處一樣受苦。」

小趙說：「你說得對。聽了你的話，我才知道共產黨八路軍真是窮人幫窮人。我前些天心竅不開，我對不起革命也對不起自己。」

班長李占虎說：「訴吧，有苦不訴給自己人聽，訴給誰聽。」

日頭落了夜黑天，這世界上有多少人睡得甜甜蜜蜜，有多少人想着自己的苦，一滴血跟着一滴淚往下流呀，一個訴完一個訴，五班裏這一夜苦水就倒不完，這一盞燈也就一直點到天矇矓亮。

九 李發和怎樣辦

李發和心事沈重只是不開口。這一夜晚他坐在旁邊，可是他沒吭氣。他思前想後，愈想愈恨自己，別人是苦也苦得痛快，他自己心頭就像磨了繭子。他狠狠問自己：「人家是窮人，難道自己是富人嗎？」他想起年青在家鄉，歡喜扭秧歌唱大戲，地主就利用他出名的浪當，三下五除二，把他的家當弄了個乾淨，臨走連條遮羞的褲子也沒落着，給趕出村，丟下女人在村子裏，這幾年不走道也苦死了。從那以後，李發和只有自甘墮落，連報仇的火辣勁兒也沒了，要不是碰上八路軍、共產黨，這一輩子也就算完蛋了。可是當戰士四五年，從關裏當到關外，想起來真對不起革命，對不起上級，也對不起自己。從那晚以後，雖然沒說一句話，可是暗中下了決心：「黃連苦，我比黃連還苦，再不下決心還等什麼時候呢！」這時他想到指導員，那是老上級，從沒錯說過自己一句話；想到班長，那是老戰友，事事讓自己；想到小趙，那一樣是個苦命孩子；想到閻成福，——他真想跟閻成福去拉拉手說合了吧，可是話到嘴邊，又想：「好壞不在一時，瞧着吧！」

十 火線上生死抱團結

隔了沒幾天，部隊又投入了戰爭。火線上打得紅光一片的時候，這個連隊加入作戰了。原來四班是突擊班，誰知十五分鐘工夫就把建制打亂了，這時一道命令下來，五班趕緊頂上去。李占虎兩眼瞪

得溜圓，捏着兩隻拳頭說：「同志們！別忘了咱們前天晚上訴的苦，別忘了小趙的苦，別忘了閻成福的苦，給父母兄弟姊妹報仇的時候到了！」他們像十隻火箭竄向戰場。指導員爬過來，親自看看五班。李占虎說：「首長給任務吧！五班的仇能不報嗎？」閻成福參加了爆破組，擔負了炸開突破口任務，他抱着包炸藥上去了，全班爬在地下望他——眼看着他跑上去了，還有幾十步，一個倒栽葱跌倒了。李占虎還沒說話，小趙從他身邊箭頭子一樣跑上去了。小趙離閻成福兩步遠，一下又摔倒下去了，他還掙扎着爬，敵人火力拼命封鎖，他不能動彈了。這全部時間裏，李發和一樣樣都看在眼內。這時，前面火力交織着，簡直子彈碰子彈，打成一片了。他突然對班長說：「這任務交給我，給我一枝衝鋒槍，我要救下他兩個人，完不成任務不回來。」敵人拼命集中火力情況下，按道理是不能再往上送菜了，因此，全班眼光跟着李發和，李發和一會忽然臥倒，一會忽然疾奔，全班這時緊張得喘不過氣來了，李發和終於跑到閻成福旁邊爬下來，李占虎才舉手把眉毛上汗珠擦下去，繼續望着。這時候，他們三人，上，上不去，下，下不來，就像子彈卡了壳。閻成福肩膀上負了傷，血直往外湧，炸藥還緊緊抱在懷裏，他倆默默望了一下，千言萬語，都在這一望之下弄清楚了。李發和把閻成福抱到一片窪地問：「怎麼樣？」閻成福一咬牙說：「說啥也只能向前，不能退後。」這時李發和又爬到小趙跟前，小趙大腿負傷，血流了一地，他把小趙抱到一旁問：「怎麼樣？」答：「腿壞了。」「還能打槍吧？」「能。」「那麼你從這裏打，我從那裏打，咱們掩護閻成福，死也叫老閻完成任務，好不好？」小趙點了頭，李發和身上沾滿鮮血又順着死屍爬過去。這時候，雙方炮彈、機槍集中猛烈的

掃射起來，每一寸土地都燒着火，小趙頭髮燒焦了，李發和褲子上直冒煙。這時班上見他們不動，李占虎難過的當他們三個人一道英勇犧牲了，預備再組織爆破。突然前面槍響了，李發和的衝鋒槍叫啦，小趙咬着牙也打起來，只見閻成福渾身是血一下爬起來跑上去了，一轉眼，嘩的一下閃光，緊跟着轟然一聲巨響，碉堡崩炸了，捲起一陣黑煙直上天空。這時我們陣地上忽然響起一片鼓掌聲音。突破口打開了，部隊在一片喊殺聲裏衝進去了。

十一 獎章作總結

打了勝仗，敵人一個師殲滅得乾乾淨淨，光五班就抓到五十八個俘虜。不久，就開了慶功會。指導員叫我們好好組織個音樂隊，結果請來三位老鄉加上四個同志，吹喇叭，打腰鼓，拉二胡，鑼鼓喧天的響成一片。

現在專講閻成福、李發和、趙小義，三個人肩並肩站在隊前，指導員介紹他們是「無敵三勇士」，然後走到他們跟前，一個個把獎章給他們戴到胸脯上，紅獎章一閃一閃的發光。

閻成福看了一眼李發和，李發和又看了一眼趙小義，大家這時劈劈拍拍鼓起一片掌聲。到作典型報告時，三個人異口同聲說：

「這是班長領導的。」

李占虎站起來說：「我們是窮人，我們有苦處，苦變成力量，團結起來就能天下無敵。」

鄭子產

張蔭麟

公元前五六五年，即鄆陵大戰後十年，鄭司馬子國打勝了蔡（是時蔡是楚的與國），把他的主帥也俘了回來，鄭人都在慶祝，子國更是興高彩烈。他的一位約莫十六七歲的兒子卻冷靜地說道：「小國沒有把內政弄好，卻先立了戰功，那是禍種。楚人來討伐怎辦？依了楚，晉人來討伐又怎辦？從今以後，至少有四五年鄭國不得安寧了！」子國忙喝道：「國家大事，有正卿做主。小孩子胡說，要被砍頭的。」正卿做主的結果，不到一年，楚、晉的兵連接來臨鄭國。

那位受屈的小預言家就是子產。

勝蔡後兩年，子國和正卿給一羣叛徒在朝廷中殺死了。正卿的兒子，聞得惡耗，冒冒失失地立即跑出，弔了屍，便去追賊，但賊衆已挾着鄭君，跑入北宮。他只得回家調兵，但回到時，家中的臣屬和奴婢已走散了一大半，器物也損失了不少，他兵也調不成了。子產聞得惡耗，卻不慌不忙，先派人把守門口，然後聚集家臣屬吏，督着他們封閉府庫，佈置防守；然後領着十七乘的兵車，列着隊伍出發，弔了屍，就去攻賊，別的貴族聞風來助，把賊衆通通殺死了。從此以後，鄭國的卿大夫們對這位公孫僑都另眼相看。

再經過幾番的大難和子產幾番的匡扶之後，那外受兩強夾剪，內有巨室搗亂的鄭國終於（在前五

四三年，弭兵之會後三年）輪到子產主持。這時子產才約莫四十歲。

子產知道那習於因循苟且的鄭國，非經過一番革新整飭，不足以應付危局。他給全國的田土重新釐定疆界，劃分溝洫，把侵佔的充公，或歸原主。他規定若干家爲一個互助的單位，若干家共用一口井。他令諸色人等，各有制服。他開始編定刑法，鑄成「刑書」，向人民公佈。他把軍賦增加，以充實鄭國的自衛力。爲着這些，尤其是爲着加賦的事，他不知受了多少咒罵。有的說：「他的父親死在路上，他又要做蝸尾巴了！」子產說：「苟有利於國家，生死不改！」

但子產對輿論從不肯加以任何干涉。當時都中有一所「鄉校」（大約是一個養老而兼較射的地方），人民時常聚集其中議論執政。或勸子產：何不把鄉校拆毀？子產說：「爲什麼？人家早晚到那裏逛逛，議論執政的長短，正是我的老師。爲什麼把鄉校拆毀了？我聽說忠愛可以減小怨恨，沒聽說威嚇可以防止怨恨。若用威嚇，難道不能使怨聲暫時停止；但民怨像大川一般，隄防雖密，一旦潰決便不知要傷害多少人，那時搶救也來不及了。不如留些少決口，給他宣洩。不如讓我聽些謗言，用作藥石。」

子產從政一年後，人民唱道：

取我衣冠而褚（貯）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到了三年，人民唱道：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子產的政令，說得出，就要做得到，若行不通，他就乾脆撒手。有一回大夫豐卷爲着祭祀，請求舉行狩獵，子產不准。豐卷大怒，回去便徵調人民。子產馬上辭職，向晉國出走。幸而當時鄭國最有勢的罕氏子皮擁護子產，把豐卷驅逐，子產才復職。卻保留着豐卷的田產，過了三年，召他回國，把田產還他。

子產對於傳說的迷信，毫不遷就。前五二四年，火宿（即心宿）出現不久，接着起了一陣大風。祝官裨竈說了一堆鬼話之後，請求子產拿寶玉去禳祭，以爲否則鄭國將有大火。子產不聽。湊巧幾天之後鄭都有一家失火，災後，裨竈又請拿寶玉去禳祭，以爲否則又將有大火。子產還是不聽，鄭人紛紛替裨竈說話，連子產的同僚也來質問，子產答道：「天象遠，人事近，它們是不相關涉的，怎能靠天象去預知人事？而且裨竈那裏懂得天象？他胡說得多了，難道不會偶中？」次年，鄭都大水，鄭人紛傳時門外的洧淵有二龍相鬥，請求祭龍。子產不許，回道：「我們爭鬥，礙不着龍；爲什麼龍爭鬥卻礙着我們？」

上面講的都是子產在內政上的措施。但最費他心力的卻是對外的問題。在這方面他集中了全國的專才。當時馮簡子最能決斷大事；游吉長得秀美，舉止又溫文，宜於交際；公孫揮熟悉外國的情形，又善於措辭；裨諶最多謀略，但他要在野外才能想好計，回到城中便如常人一般。子產遇着外交大事，大抵先向公孫揮詢問外國的情形，並令他把該說的話多多預備，然後和裨諶乘車到野外籌畫；籌畫所得請馮簡子決斷；辦法決定了，便交游吉去執行。因此鄭國在應付外交上，很少吃虧。

前五四一年，楚公子圍（後來的靈王）領着一大班人馬來鄭聘問並且娶親，要入居城內的客館，經子產派「行人」去勸說，才答應駐在城外。到了吉期，公子圍又要率衆人入城迎接新婦，鄭人越疑懼。子產又派行人去說道：「敝邑太窄小，容不了貴公子的從人。請在城外掃除空地，作行禮的場所罷。」公子圍的代表，以面子關係爲理由，堅持不允。鄭人便直白說道：「小國沒有什麼罪；惟倚靠外人才真是罪。本來要依靠大國保障的，但恐怕有人不懷好意，要計算自己。萬一小國失了倚靠，諸侯不答應，要和貴國搗麻煩，那時小國也是過意不去的。」公子圍知道鄭國有備，只得命衆人倒掛着弓袋入城。對強鄰戒備，那是子產永遠不會放鬆的。前五二四年鄭都大火時，他一面派人去救火，一面派大兵登城警備。有人說：「那不會得罪晉國嗎？」子產答道：「平常小國忘卻防守就會危亡，何況當着有災難的時候。」不久晉人果來責問，說晉君正在替鄭人擔憂。鄭兵登城，是什麼意思？子產給他解釋了一番，最後說道：「若不幸鄭國亡了，貴國雖替擔憂，也是沒用的。」

前五二九年，晉君乘着楚靈王被弑，楚國內亂之後，大會諸侯於陳國的平丘，子產代表鄭國赴會。將要結盟時，子產突然提出減輕鄭國軍賦的要求，從正午一直爭到昏黑，晉人到底答應了。會後有人責備子產道：「萬一晉人翻起臉來，帶着諸侯的兵，來討伐鄭國，那時怎辦？」子產答道：「晉國政出多門，苟且敷衍個不了，那裏有工夫向別國討伐。國家若不掙扎，便愈受欺陵，還成個什麼國家？」

子產不獨是一個實行家，而且是一個能够化經驗爲原理的實行家。有人問他爲政的道理，他說：

「政治好比莊稼的工夫，日夜要籌度；起先籌度好就做到底，從早到晚苦幹，可別幹出了籌度的範圍，如像耕田不要過界；那就很少有錯失了。」

有一回子皮要派一個子弟去做邑宰。子產說：「他年紀太小，不知道行不行。」子皮回答道：「這人老實，我愛他，他斷不會背叛我的。讓他去學學，便漸漸懂得政事了。」子產說：「那不行，人家愛一個人，總要使他得到好處；現在你愛一個人，卻給他政事，好比叫一個還沒學會拿刀的人去切東西，只有使他受傷而已。假如你有一匹美錦，你必定不讓人拿來練習剪裁。要職和大邑是我們身家性命所託底的，就可以讓人拿來練習做官嗎？」

前五二二年，子產死。死前，他囑咐繼任的人道：「惟獨非常有德的才能靠寬縱服人。其次莫如用猛力。你看火，因為它猛烈，人人望見就怕它，故此因它致死的很少。但水，因為軟弱，人人都去狎玩它，故此因它致死的很多。」

子產的死耗傳到魯國時，孔子含淚歎道：「古之遺愛也！」他和子產卻未曾會過一面。

文人宅

朱自清

杜甫「最能行」云，「若道士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水經注」，稀歸「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爲屋基。」看來只是一堆爛石頭，杜甫不過說得嘴響罷了。但代遠年湮，渺茫也是當然。往近裏說，「葶海花」上的「李純客」就是李慈銘，書裏記着他自撰的楹聯，上句云，「保安寺街藏書一萬卷」；但現在走過北平保安寺街的人，誰知道哪一所屋子是他住過的？更不用提屋子裏怎麼個情形，他住着時怎麼個情形了。要憑弔，要流連，只好在街上站一會兒出出神而已。

西方人崇拜英雄可真當回事兒，名人故宅往往保存得好。譬如莎士比亞吧，老宅子，新宅子，太太老太太的宅子，都好好的，連傢具雜物都存着。莎士比亞也許特別些，就是別人，若有故宅可認的話，至少也在牆上用木牌標明，讓訪古者有低回之處——無論宅裏住着人或已經改了鋪子。這回在倫敦所見的四文人宅，時代近，宅內情形比莎士比亞的還好。四所宅子大概都由私人捐款收買，布置起來，再交給公家的。

約翰生博士宅在舊城，是三層樓房，在一個小方場的犄角上，靜靜的。他一七四八年進宅，直住了十一年；他太太死在這裏。他和助手就在三層樓上小屋裏編成了他那部大字典。那部寓言小說「刺

塞拉斯」大概也在這屋子裏寫成；是晚上寫的，只寫了一禮拜，爲的要付母親下葬的費用。屋裏各處如門堂、複壁板、樓梯、碗櫥、廚房等，無不古氣盎然。那著名的大字典陳列在樓下客室裏；是第三版，厚厚的兩大冊。他編著這部字典，意在保全英語的純粹，並確定字義，因爲當時作家採用法國字的實在太多了。字典中所定字義有些很幽默：如「女詩人，母詩人也，」(she-poet 準 she-poet——母山羊——字例)又如「燕麥，穀之一種，英格蘭以飼馬，而蘇格蘭則以爲民食也，」都够損的。——倫敦約翰生社使用這宅子作會所。

濟茲宅在市北漢姆司台德區。他生卒雖然都不在這屋子裏，可是在這兒住，在這兒戀愛，在這兒受人攻擊，在這兒寫下不朽的詩歌。那時漢姆司台德區還是鄉下，以風景著名，不像現時人煙稠密。濟茲和他的朋友布朗同住。屋後是個大花園，綠草繁花，靜如隔世；中間一棵老梅樹，一九二一年乾死了，榦子還在。據布朗的追記，濟茲「夜鶯歌」似乎就在這棵樹下寫成。布朗說，「一八一九年春天，有隻夜鶯做窩在這屋子近處。濟茲常靜聽它歌唱以自怡悅；一天早晨吃完早飯，他端起一張椅子坐到草地上梅樹下，直坐了兩三點鐘。進屋子的時候，見他拿着幾張紙片兒，塞向書後面去。問他，才知道是歌詠我們的夜鶯之作。」這裏說的梅樹，也許就是花園裏那一棵。但是屋前還有草地，地上也是一棵三百歲老桑樹，枝葉扶疏，至今結桑葚；有人想「夜鶯歌」也許在這棵樹下寫的。濟茲的好詩在這宅子裏寫的最多。

他們隔壁住過一家姓布龍的。有位小姐叫凡耐，讓濟茲愛上了，他倆訂了婚。他的朋友頗有人不以爲然，爲的女的配不上。可是女家也不大樂意，爲的濟茲身體弱，又像瘋瘋顛顛的。濟茲自己寫小姐道：「她個兒和我差不多——長長的臉蛋兒——多愁善感——頭梳得好——鼻子不壞，就是有點小毛病——嘴有壞處有好處——臉側面看好，正面看，又瘦又少血色，像沒有骨頭。身架苗條，姿態如之——胳膊好，手差點兒——腳還可以——她不止十七歲，可是天真爛漫——舉動奇奇怪怪的，到處跳跳蹦蹦，給人稱讚名，近來憫叫我『自美自的女孩子』——我想這並非生性壞，不過愛鬧一點漂亮勁兒罷了。」

一八二零年二月，濟茲從外面回來，吐了一口血。他母親和三弟都死在癆病上，他也是個癆病底子；從此便一天壞似一天。這一年九月，他的朋友賽焚伴他上羅馬去養病；次年二月就死在那裏，葬新教墳場，才二十六歲。現在這屋子裏陳列着一圈頭髮，大約是賽焚在他死後從他頭上剪下來的。濟茲死後第二年，賽焚向人談起，說他保存着可憐的濟茲一點頭髮，等個朋友捎回英國去。他說他有個怪想頭，想照他的希臘琴的樣子作根別針，就用濟茲頭髮當絃子，送給可憐的布龍小姐，只恨找不到這樣的手藝人。濟茲頭髮的顏色在各人眼裏不大一樣：有的說赤褐色，有的說棕色，有的說暖棕色，他二弟兩口子說是金紅色，賽焚追畫他的像，却又畫作深厚的棕黃色。布龍小姐的頭髮，這兒也有一餅存着。

他倆訂婚戒指也在這兒，鑲着一塊紅寶石。還有一冊「翻『四摺本』『莎士比亞』」，是濟茲常用

的。他對於莎士比亞，下過一番苦工夫；書中頁邊行裏都畫着道兒，也有些精湛的評語。空白處親筆寫着他「見密爾頓髮作」和「獨坐重讀黎琊王劇作」兩首詩；書名頁上記着「給布龍凡耐，一八二零」，照年份看，準是上意大利去時送了作紀念的。珂羅版印的「夜鶯歌」墨蹟，有一份在這兒；另有哈代「漢姆司台德宅作」一詩手稿，是哈代夫人捐贈的，宅中出售影印本。濟茲書法以秀麗勝，哈代的以蒼老勝。

這屋子保存下來却並不易。一九二一年，業主想出售，讓人翻蓋招租。地段好，脫手一定快的。本區市長知道了，趕緊組織委員會募款一萬鎊。款還募得不多，投機的建築公司已經先向業主講價錢。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虧得市長和本區四委員迅速行動，用私人名義擔保付款，才得挽回危局。後來共收到捐款四千六百五十鎊（約合七八萬元），多一半是美國人捐的；那時正當大戰之後，爲這件事在英國募款是不容易的。

加萊爾宅在泰晤士河旁乞而西區。這一區至今是文人藝士薈萃之處。加萊爾是維多利亞時代初期的散文家，當時號爲「乞而西聖人」。一八三四住到這宅子裏，一直到死。書房在三層樓上，他最後一本書「弗來德力大帝傳」就在這兒寫的。這間房前面臨街，後面是小園子；他讓前後都砌上夾牆，爲的怕那街上的鷄聲，園中的雞叫。他著書時坐的椅子還在，還有一件呢浴衣。據說他最愛穿浴衣，有不少件。蘇格蘭國家畫院所藏他的畫像，便穿着灰呢浴衣，坐在沙發上讀書，自有一番寬舒的

氣象。畫中讀書用的架子還可看見。宅裏存着他幾封信，女司事願意給訪問的人聽，朗朗有味。二樓加萊爾夫人屋裏放着架小屏，上面橫的豎的斜的正的貼滿了世界各處風景和人物的畫片。

迭更斯宅在「西頭」，現在是熱鬧地方。迭更斯出身貧賤，熟悉下層社會情形，他小說裏寫這種情形，真是酣暢淋漓之至。這使他成爲「本世紀最通俗的小說家，又，英國大幽默家之一，」如他的老友浮斯大給他作的傳開端所說。他一八三六年動手寫「匹克威克外傳」，在月刊上發表。起初是紳士匹克威克等行獵故事，不甚爲世所重。後來僕人山姆出現，談諧嘲諷，百變不窮，那月刊頓時風行起來。迭更斯手頭漸寬，這才遷入這所宅子裏，時在一八三七年。

他在這裏寫完了「匹克威克外傳」，就是這一年印成單行本。他算是一舉成名，從此直到他死時，三十四年間，總是蒸蒸日上。來這屋子不多日子，他借了一個飯店舉行「外傳」發表週年紀念，又舉行他夫婦結婚週年紀念。住了約莫兩年，又寫成「塊肉餘生述」、「滑稽外史」等。這其間生了兩個女兒，房子擠不下了。一八三九年終，他便搬到別處去了。

屋子裏最熱鬧的是畫，畫着他小說中的人物，牆上大大小小，突梯滑稽，滿是的。所以一屋子春風。他的人物雖只是類型，不免奇幻荒唐之處，可是有真味，有人味；因此這麼讓人歡喜讚歎。屋子下層一間廚房，所謂「丁來谷廚房」，道地老式英國廚房，是特地布置起來的——「丁來谷」是匹克威克一行下鄉時寄住的地方。廚房架子上擺着帶釉陶器，也都畫着迭更斯的人物。這宅裏還存着他的

手杖、頭髮；一朵玫瑰花，是從他屍身上取下來的；一塊小窗戶，是他十一歲時住的樓頂小屋裏的；一張書桌，他帶到美洲去過，臨死時給了二女兒，現時罩着紫色天鵝絨，蠻伶俐的。此外有他從這屋子寄出的兩封信，算回了老家。

這四所宅子裏的東西，多半是人家捐贈；有些是特地買了送來的。也有借得來陳列的。管事的人總是在留意搜尋着，頗爲苦心熱腸。經常用費大部靠基金和門票、「指南」等餘利；但門票賣的並不多，「指南」照顧的更少，大約維持也不大容易。

格雷以「挽歌辭」著名。原題中所云「作於鄉村教堂墓地中」，指司妥克波忌士的教堂而言。詩作於一七四二格雷二十五歲時，成於一七五零，當時詩人懷古之情，死生之感，親近自然之意，詩中都委婉達出，而句律精妙，音節諧美，批評家以爲最足代表英國詩，稱爲詩中之詩。詩出後，風靡一時，誦讀模擬，遍於歐洲各國；歷來引用極多，至今已成爲英美文學教育的一部分。司妥克波忌士在倫敦西南，從那著名的溫澤堡去是很近的。四月一個下午，微雨之後，我們到了那裏。一路幽靜，似乎鳥聲也不大聽見。拐了一個小彎兒，眼前一片平鋪的碧草，點綴着稀疏的墓碑；教堂木然孤立，像戲臺上布景似的。小路旁一所小屋子，門口有小木牌寫着格雷陳列室之類。出來一位白髮老人，殷勤地引我們去看格雷墓，長方形，特別大，是和他母親、姨母合葬的，緊挨着教堂牆下。又看水松樹，

老人說格雷在那樹下寫「挽歌辭」來着。「挽歌辭」裏提到水松樹，倒是確實的。我們又兜了個大圈子，才回到小屋裏，看「挽歌辭」真蹟的影印本。還有幾件和格雷關係很疏的舊東西。屋後有井，老人自己汲水灌園，讓我們想起「灌園叟」來。臨別他送我們每人一張教堂影片。

錄自「倫敦雜記」

白楊禮讚

茅盾

白楊樹實在不是平凡的，我讚美白楊樹！

汽車在望不到邊際的高原上奔馳，撲入你的視野的，是黃綠錯綜的一條大甕子。黃的是土，未開墾的處女土，幾十萬年前由偉大的自然力堆積成功的黃土高原的外殼；綠的呢，是人類勞力戰勝自然的成果，是麥田，和風吹送翻起了一輪一輪的綠波——這時你會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兩個字「麥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確是經過錘鍊的語言的精華。黃與綠主宰着，無邊無垠，坦蕩如砥，這時如果不是宛若並肩的遠山的連峯提醒了你（這些山峯憑你的肉眼來判斷，就知道是在你腳底下的），你會忘記了汽車是在高原上行駛。這時你湧起來的感想也許是「雄壯」，也許是「偉大」，諸如此類的形容詞，然而同時你的眼睛也許覺得有點倦怠，你對當前的「雄壯」或「偉大」閉了眼，而另一種味兒在你心頭潛滋暗長了——「單調」。可不是，單調，有一點兒罷？

然而剎那間，要是你猛抬眼看見了前面遠遠地有一排——不，或者只是三五株，一株，傲然地聳立，像哨兵似的樹木的話，那你的昏昏欲睡的情緒又將如何？我那時是驚奇地叫了一聲的。

那就是白楊樹，西北極普通的一種樹，然而實在不是平凡的一種樹。

那是力爭上游的一種樹，筆直的幹，筆直的枝。牠的幹通常是丈把高，像加過人工似的，一丈以

內，絕無旁枝。牠所有的極枝一律向上，而且緊緊靠攏，也像加過人工似的，成爲一束，絕無旁逸斜出。牠的寬大的葉子也是片片向上，幾乎沒有斜生的，更不用說倒垂了。牠的皮光滑而有銀色的暈圈，微微泛出淡青色。這是雖在北方風雪的壓迫下却保持着倔強挺立的一種樹。哪怕只有碗那樣粗細，牠却努力向上發展，高到丈許，兩丈，參天聳立，不折不撓，對抗着西北風。

這就是白楊樹，西北極普通的一種樹，然而決不是平凡的樹。

牠沒有婆婆的姿態，沒有屈曲盤旋的虬枝，也許你要說牠不美——如果美是專指「婆婆」或「旁逸斜出」之類而言，那麼，白楊樹算不得樹中的好女子。但是牠偉岸，正直，樸實，嚴肅，也不缺乏溫和，更不用提牠的堅強不屈與挺拔，牠是樹中的偉丈夫。當你在積雪初融的高原上走過，看見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這麼一株或一排白楊樹，難道你就只覺得只是樹，難道你就不想到牠的樸實，嚴肅，堅強不屈，至少也象徵了北方的農民；難道你竟一點也不聯想到，在敵後的廣大土地上，到處有堅強不屈，就像這白楊樹一樣傲然挺立的守衛他們家鄉的哨兵；難道你又不更遠一點想到，這樣枝葉葉靠緊團結，力求上進的白楊樹，宛然象徵了今天在華北平原縱橫決盪用血寫出新中國歷史的那種精神和意志。

白楊不是平凡的樹，牠是西北極普遍，不被人重視，就跟北方的農民相似；牠有極強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壓迫不倒，也跟北方的農民相似。我讚美白楊樹，就因爲牠不但象徵了北方的農民，尤其象徵了今天我們民族解放鬥爭中所不可缺的樸實，堅強，力求上進的精神。

讓那些看不起民衆，賤視民衆，頑固的倒退的人們去讚美那貴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榦秀頎的），去鄙視這極常見，極易生長的白楊樹罷，但是我要高聲讚美白楊樹！

一九四一年三月

春聯兒

葉聖陶

出城回家常坐雞公車。十來個推車的差不多全熟識了，只要望見靠坐在車座上的人影兒，或者那些抽葉子煙的煙桿兒，就辨得清誰是誰。其中有個老俞，最善於招攬主顧，見你遠遠兒走過去，就站起來打招呼，轉過身，拍拍草墊，把車柄兒提在手裏。這就教旁的車夫不好意思跟他競爭，主顧自然坐了他的。

老俞推車，一路跟你談話。他原籍眉州，蘇東坡的家鄉，五世祖放過道臺，只因家道不好，到他手裏流落到成都。他在隊伍上當過差，到過雅州跟打箭爐。他做過莊稼，利息薄，不够一家子吃的，把田退了，跟小兒子各推一掛雞公車爲生。大兒子在前方打國仗，由二等兵升到了排長，隔個把月二十來天就來封信，封封都是航空掛。他記不清那些時時變更的地名，往往說：「他又調動了，調到什麼地方——他信封上寫得清清楚楚，下一回告訴你老師吧。」

約摸有三四回出城沒遇見老俞。聽旁的車夫說，老俞的小兒子胸口害了外症，他娘聽信鄰舍婦人家的話，沒讓老俞知道請醫生給開了刀，不上三天就嗚呼了。老俞哭得好傷心，哭一陣子跟他老婆拚一陣子命。哭了大半天纔想起收拾他兒子，把兩口豬賣了買棺材。那兩口豬本來打算臘月間賣，有了這本錢，他就可以做些小買賣，不再推雞公車，如今可不成了。

一天，我又坐老俞的車。看他那模樣兒，上下眼皮紅紅的，似乎喝過幾兩乾酒，顴骨以下的面頰全陷了進去，左面一邊陷進更深，嘴就見得歪斜。他改變了往常的習慣，只顧推車，不開口說話，呼呼的喘息聲越來越粗，我的胸口也彷彿感到壓迫。

「老師，我在這兒想，通常說因果報應，到底有沒有的？」他終於開口了。

我知道他說這個話的所以然，回答他說有或者沒有，一樣的嫌嘈噓，就含糊其辭的說：「有人說有的，我也不大清楚。」

「有的嗎？我自己摸摸心，考問自己，沒估過人家的便宜，沒糟蹋過老天爺生下來的東西，連小雞兒也沒踩死過一個，爲什麼處罰我這樣的兒？老師，你看見的，長得結實做得活的一個孩兒，一下子沒有了！莫非我幹了什麼惡事，自己不知道。我不知道，可以顯個神通告訴我，不能馬上處罰我！」

這跟伯夷列傳裏的「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是同類的調子，我想。我不敢多問，隨口的說：「你把他埋了？」

「埋了，就在鄰舍張家的地裏。兩口豬，賣了四千元，一千元的地價，三千元的棺材——只是幾塊薄板，像個火柴盒兒。」

「兩口豬纔賣得四千元？」

「臘月間賣當然不止，五千六千也賣得。如今是你去央求人家，人家買你的是幫你的忙，還論什麼高啊低的。唉！說不得了，孩子死了，豬也賣了，先前想的只是個夢，往後還是推我的車子——獨

個兒推車子，推到老，推到死！」

我想起他跟我同年，甲午生，平頭五十，莫說推到死，就是再推上五年六年，未免太困苦了。於是轉換話頭，問他的大兒子最近有沒有信來。

「有，有，前五天接了他的信。我回覆他，告訴他弟弟死了，只怕送不到他手裏，我寄了航空雙掛號。我說如今只贖你一個了，你在外頭要格外保重。打國仗的事情要緊，不能教你回來，將來把東洋鬼子趕了出去，你趕緊回來吧。」

「你明白，」我着實有些激動。

「我當然明白。國仗打不勝，誰也沒有好日子過，第一要緊是把國仗打勝，旁的都在其次——」他信上說，這回作戰，他們一排弟兄，輕機關槍奪了三挺，東洋鬼子活捉了五個，只兩個弟兄受了傷，都在腿上，沒關係。老師，我那兒子有這麼一手，也虧他的。」

他又瑣瑣碎碎的告訴我他兒子信上其他的話，吃些什麼，宿在哪兒，那邊的米價多少，老百姓怎麼樣，上個月抽空兒自己縫了件小汗褂，鬼子的皮鞋穿上脚不如草鞋輕便，等等。我猜他那封信總該看了幾十遍，每個字讓他嚼得稀爛，消化了。

他似乎暫時忘了他的小兒子。

新年將近，老俞要我替他擬副春聯兒，由他自己來寫，貼在門上。他說好幾年沒貼春聯兒了，這會子非要貼一副，洗刷洗刷晦氣。我就替他擬了一副：

有子荷戈庶無媿

爲人推轂亦復佳

約略給他解釋一下，他自己去寫了。

，有一回我又坐他的車，他提起步子就說：「你老師替我擬的那副春聯兒，書塾裏老師仔細講給我聽了。好，確實好，切，切得很，就是我要說的話。有個兒子在前方打國仗，總算對得起國家。推雞公車，氣力換飯吃，比哪一行正經行業都不差。老師，你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回轉身子點點頭。

「你老師真是摸到了人家心窩裏，哈哈！」

包身工

夏衍

已經是舊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點多一刻，曉星纔從慢慢地推移着的淡雲裏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鋪裏的生物已經在蠕動了。

「拆鋪啦！起來。」

穿着一身和時節不相稱的拷皮衫褲的男子，像生氣似的呼喊。

「蘆柴棒！去燒火，媽的，還躺着，豬糞！」

七尺闊，十二尺深的工房樓下，橫七豎八的躺滿了十六七個「豬糞」。跟着這種有威勢的喊聲，充滿了汗臭糞臭和濕氣的空氣裏面，很快的就像被攪動了的蜂窩一般地騷動起來。打伸欠，歎氣，尋衣服，穿錯了別人的鞋子，胡亂的踏在別人身上，叫喊，在離開別人頭部不到一尺的馬桶上很響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覺，在這些被叫做「豬糞」的生物中間已經很鈍感了。半裸體的起來開門，拎着褲子爭奪馬桶，將身體稍稍背轉一下就會公然的在男人面前換替衣服。

那男人虎虎的將起身得慢一點的「豬糞」身上踢了幾腳，回轉身來站在不滿二尺闊的樓梯上面，向着樓上的另一羣生物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來？懶蟲！等太陽上山嗎？」

蓬頭，赤腳，一邊扣着鈕扣，幾個睡眼惺忪的「懶蟲」從樓上衝下來了，自來水龍頭邊擠滿了人，用手捧些水來澆在臉上；蘆柴棒着急地要將大鍋子裏的稀飯燒滾，但是倒冒出來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陣猛烈的咳嗽。十五六歲，除出老闆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腳瘦得像蘆柴棒一樣，於是大家就拿蘆柴棒當作了她的名字。

這是楊樹浦福×路東洋紗廠的工房。長方形的，用紅磚牆嚴密地封鎖着的工房區域，被一條水門汀的街堂馬路劃成狹長的兩塊。像鴿子籠一般的分得均勻，每邊八排，每排五戶，一共是八十戶一樓一底的房屋。每間工房的樓上樓下，平均住宿着三十二三個「懶蟲」和「豬糞」，所以，除出「帶工」老闆，老闆娘，他們的家族親戚，和穿拷皮衣服的同職務的打雜，請願警，……之外，這工房區域的牆圈裏面住着二千左右穿着襤褸而專替別人製造紗布的「豬糞」。

但是，她們正式的集合名稱却是「包身工」。她們的身體，已經以一種奇妙的方式，包給了叫做「帶工」的老闆，每年——特別是水荒旱荒的時候，這些在東洋廠裏有「腳路」的帶工，就親身或者派人到他們家鄉或者災荒區域，用他們多年熟練了的可以將一根稻草講成金條的嘴巴，去遊說那些無力「飼養」可又不忍讓他們的兒女餓死的同鄉。

「還用說，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魚肉葷腥，一個月休息兩天，咱們帶着到馬路上去玩耍，嘿，幾十層樓的高房子，兩層樓的汽車，各種各樣，好看好玩的外國東西，老鄉！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見識一下啊。」

「做滿三年，以後賺的錢就歸你啦，塊把錢一天的工錢，嘿，別人跟我叩了頭也不替她寫進去！咱們是同鄉，有交情。」

「交給我帶去，有什麼三差二錯，我還能回家鄉嗎？」

這樣說着，咬着草根樹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說，就是她們的父母也會怨悔自己沒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於是，在預備好了的「包身契」上畫上一個十字，包身費大洋廿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內，由帶工的供給住食，介紹工作，賺錢歸帶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聽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銀兩交，「恐後無憑，立此包身契據是實」！

福×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隸屬在五十個以上的「帶工」頭手下，她們是順從地替帶工賺錢的「機器」，所以每個「帶工」所帶包工的人數也就表示了他們的手面和財產。少一點的三十五十，多一點的帶到百五十個以上。手面寬一點的「帶工」不僅可以放債，買田，起屋，還能兼營茶樓，浴室，理髮鋪一類的買賣。

東洋廠家將這紅磚牆封鎖着的工房以每月五元的代價租給「帶工」，「帶工」就在這鴿子籠一般的「洋式」樓房裏面裝進沒有固定車腳的三十幾部活動的機器。這種工房沒有普通衙堂房子一般的「前門」，它們的前門恰和普通房子的後門一樣。每扇前門楹上，一律的釘着一塊三寸長的木牌，上面用東洋筆法的漢字寫着：「陳永田泰州」「許富達維揚」等等帶工頭的籍貫和名字。門上，大大小小的貼着褪了色的紅紙的春聯，中間，大都是紅紙剪的元寶、如意、八卦，或者本版印的「姜太公

在此，百無禁忌」的圖像。春聯的文字，大都是「積德前程遠」「存仁後步寬」之類。這些春聯貼在這種地方好像是在對別人驕傲又像是在對自己諷刺。

四點半之後，沒有影子和線條的晨光膽怯地顯現出來的時候，水門汀路上和衙堂裏面，已被這些赤腳的鄉下姑娘所擠滿了。涼爽而帶有一點濕氣的朝風，大約就是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氣裏面的人們的僅有的天惠。她們嘈雜起來；有的在公共自來水龍頭邊舀水，有的用斷了齒的木梳梳掉拗執地黏在頭髮裏的棉絮。陸續地，兩個一組兩個一組地用扁擔抬着平滿的馬桶，吆喝地望着人們身邊擦過。帶工的「老闆」或者打雜的拿着一疊疊的「打印子簿子」，懶散地站在正門出口——好像火車站軌票處一般的木柵子的前面。樓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類收拾掉之後，晚上倒掛在牆壁上的兩張板桌放下來了。十幾隻碗，一把竹筷，胡亂地放在桌上，輪值燒稀飯的就將一洋鉛桶漿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的中央。她們的定食是兩粥一飯，早晚吃粥，中午的乾飯，由老闆差人給她們送進工廠裏去。粥！它的成分可並不和一般通用的意義一樣。裏面是較少的釉米、鍋焦、碎米，和較多的鄉下人用來餵豬的豆腐的渣粕！粥菜？這是不可能的事了，有幾個慈祥的老闆到小菜場去收集一些萵苣菜的葉瓣，用鹽漬一浸，這就是她們難得的佳肴。

祇有兩條板櫈，——其實，即使有更多的板櫈，這屋子裏面也沒有同時容納三十個吃粥的地位，她們一窩蜂的搶一般的盛了一碗，歪着頭用舌頭舐着淋漓在碗邊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門口。添粥的機會，除出特殊的日子——譬如老闆、老闆娘的生日，或者發工錢的日子之外，

通常是很難有的。輪着揩地板，倒馬桶的日子，也有連一碗也輪不到的時候，洋鉛桶空了，輪不到盛第一碗的人們還捧着一隻空碗，於是老闆娘拿起鉛桶，到鍋子裏去刮下一些鍋焦、殘粥，再到自來水龍頭邊去沖上一些清水，用她那雙方才在梳頭的油手攪拌一下，氣烘烘地放在這些廉價的，不需要更多維持費 (Maintain cost) 的「機器」們的前面。

「死懶！躺着死不起來，活該！」

十一年前內外棉的顧正紅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戰爭之後，東洋廠家對於這種特殊的廉價「機器」的需要突然的增加起來。據說，這是一種極合經營原則和經濟原理的方法。有括弧的機器，終究還是血和肉構起來的人類。所以當他們忍耐的最大限度超過了的時候，他們往往會很自然的想起一種久已遺忘了的人類所該有的力量。有時候愚蠢的奴隸會理會到一東箭折不斷的理論，再消極一點他們也還可以拚着餓死不幹。產業工人的「流動性」，這是近代工業經營最嫌惡的條件，但是，他們是決不肯追尋造成「流動性」的根原的。一個有殖民地人事經驗的「溫情主義者」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說：「在這次爭議（五卅）裏面，警察力沒有任何的威權。在民衆的結合前面，什麼權力都是不中用了！」可是，結論呢？用溫情主義嗎？不，不！他們所採用的，只是用廉價而沒有「結合力」的「包身工」來替代「外頭工人」（普通的自由勞動者）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體是屬於帶工的老闆的，所以她們根本就沒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們每天的工資就是老闆的利潤，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時候，老闆也會很可靠地替廠家服務，用拳頭、棍

棒、或者冷水來強制她們去做工作。就拿上面講到過的蘆柴棒來做個例吧，——其實，這樣的事倒是每個包身工都有遭遇的機會：有一次在一個很冷的清晨，蘆柴棒是害了急性的重傷風而躺在牀（？）上了。她們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時間是非讓出來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可是在那一天，蘆柴棒可真的不能掙起來了，她很見機地將身體慢慢的移到屋子的角上，縮成一團，儘可能的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這種工房裏面生病躺着休養的例子，是不能任你開的。很快的一個打雜的走過來了。幹這種職務的人，大半是帶工頭的親戚，或者在「地方上」有一點勢力的「白相人」，所以在這種法律的觸手及不到的地方他們差不多有生殺自由的權利。蘆柴棒的喉嚨早已啞了，用手做着手勢，表示身體沒力，請求他的憐憫。

「假病！老子給你醫！」

一手抓住了頭髮，狠命的往上一舉，蘆柴棒手腳着地，很像一隻在肢體上附有吸盤的烏賊。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第二第三腳是不會少的，可是打雜的很快的就停止了，後來據說，那是因為蘆柴棒「露骨」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足趾！打雜的惱了，順手的奪過一盆另一個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頭的潑在蘆柴棒的頭上。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風。蘆柴棒遭了這意外的一潑，反射地跳起身來，於是在門口擦牙齒的老闆娘笑了：

「瞧！還不是假病！好好的會爬起來，一盆冷水就醫好了。」

這祇是常有的例子的一個。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從鄉下出來，而且她們大半都是老闆的鄉鄰，這一點，在「管理」上是極有利的條件。廠家除出在工房周圍造一條圍牆，門房裏置一個請願警，和門外釘一塊「工房重地，閒人莫入」的木牌，使這些「鄉下小姑娘」和別的世界隔絕之外，完全的將管理權交給了帶工的老闆。這樣，早晨五點鐘由打雜的或者老闆自己送進工場，晚上六點鐘接領回來，她們就永沒有和「外頭人」接觸的機會。所以，包身工是一種「罐裝了的勞動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取用，絕沒有因為和空氣接觸而起變化的危險。

第三，那當然是工價的低廉。包身工由「帶工」帶進廠裏，於是她們的集合名詞又變了，在廠方，她們叫做「試驗工」和「養成工」兩種，試驗工的期間表示了廠家在試驗你有沒有工作的能力，養成工的期間那就表示了準備將一個「生手」養成爲一個「熟手」。最初的工錢是每天十二小時，大洋一角乃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範圍是不需要任何技術的掃地、開花衣，扛原棉，鬆花衣之類，一兩個禮拜之後就調到鋼絲車間、條子間、粗紗間去工作。在這種工廠所有者的本國，拆包間、彈花間、鋼絲車間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殖民地不必顧慮到社會的糾彈和官廳的監督，就將這種不是女性所能擔任的工作加到工資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們身上去了。

五點鐘，第一回聲很有勁地叫了。紅磚罐頭的蓋子——那扇鐵門一推開，就像放雞鴨一般的無秩序地衝出一大羣沒鎖鍊的奴隸。每人手裏拿一本打印子的簿子，不很講話，即使講話也沒有什麼活氣，一出門，這人的河流就分開了，第一廠的朝東，二三五六廠的朝西。走不到一百步，她們就和另一種

河流——同在東洋廠家工作的「外頭工人」們匯在一起。但是，住在這地域附近的人，對這河流裏面的不同的成分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外頭人的衣服多少的整潔一點，很多穿着旗袍，黃色或者淡藍的橡皮鞋子，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們有時愛搽些白粉，甚至也有人燙過頭髮。包身工，就沒有這種福氣了，他們沒有例外的穿着短衣，上面是褪色和油髒了的湖綠乃至青蓮的短衫，下面是元色或者柳條的褲子。長頭髮，很多還梳着辮子。破髒的粗布鞋，纏過而未放大的腳，走路也就有點蹣跚的樣子。在路上走，這兩種人類很少有談話的機會。髒，鄉下氣，土頭土腦，言語不通，這都是她們不親近的原因。過分的看高自己和不必要的看不起別人，這種心理是在「外頭工人」的心裏下意識的存在着的。她們想我們比你們多一種自由，多一種權利，——這就是寧願餓肚子的自由，隨時可以調廠和不做的權利。

紅磚頭的怪物已經張着嘴巴在等待着他的滋養物了。經過紅頭鬼（她們叫印度人的通稱）把守着的鐵門，在門房間交出準許她們貢獻勞力的憑證，包身工祇交一本打印子的簿子，外頭工人在這簿子之外還有一張黏着照片的入廠憑證。這憑證已經有十一年的歷史了。顧正紅事件之後，內外棉搖班（罷工）了，可是其他的東洋廠還有一部分在工作，於是，在滬西的豐田廠，有許多內外棉的工人冒混進去，做了一次裏應外合的英勇的工作。從這時候起，由豐田的提議，工人入廠之前就需要這種有照片的憑證。——這種制度，是東洋廠所特有的，中國廠當然沒有，英國廠，譬如怡和，工人進廠的時候還可以隨便的帶個把親戚或者自己的兒女去學習（當然不給工資），怡和廠裏隨處可以看見七八歲

甚至五六歲的童工，大都是這種不取工錢的「贈品」。

織成衣服的一縷縷的紗，編成襪子的一根根的線，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適而愉快的，可是在從棉製成這種紗線的過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樣的愉快了。紗廠工人的三大威脅，——就是音響、塵埃和濕氣！

到楊樹浦去的電車經過齊哈爾路的時候，你就可以聽到一種「沙沙的急雨」和「隆隆的雷響」混合一起的聲音。一進廠，猛烈的騷音，就會消滅——不，麻痺了你的聽覺，馬達的吼叫，皮帶的拍擊，錠子的轉動，齒輪的軋轆，……一切使人難受的聲音，好像被壓縮了的空氣一般的緊裝在這紅磚牆的廠房裏面，分辨不出這是什麼聲音，也決沒有使你聽覺有分別這些音響的餘裕。紡紗間裏的「落紗」（專管落紗的熟練工）和「蕩管」（巡回管理的上級女工）命令工人的時候，不用言語，不用手勢，而用經常啣在嘴裏的口哨，因為祇有口哨的銳厲的高音才能突破這種緊張了的空氣。——塵埃，那種使人難受的程度，更在意料之外了。精紡粗紡間的空間，肉眼也可看出一般的飛揚着無數的「棉絮」，掃地的女工經常的將掃帚的一端按在地上像揩地板一樣的推着，一個人在一條「衝堂」（兩部紡機的中間）中間反覆的走着，細雪一般的棉絮依舊眼睛可以看出般的積在地上！彈花間、拆包間、和鋼絲車間更不必講了。拆包間的工作，是將打成包捆的原棉拆開，用手扯鬆，揀去裏面的夾雜成分；這種工作，現在的東洋廠差不多已經完全派給包身工去做了，因為她們「聽話」，肯做別的工人不願做的工作。在那種工場裏面，不論你穿什麼衣服，一刻兒就會變成一律的灰白。愛作弄人的小惡

魔一般的在室中飛舞着的花絮，「無孔不入」地向着她們的五官鑽進，頭髮、鼻孔、睫毛和每一個毛孔，都是這些紗花寄託的場所；要知道這些花絮黏在身上的感覺，那你可以假想一下——正像當你工作到出汗的時候，有人在你面前拆散和翻鬆一個木棉絮的枕芯，而使這枕芯的灰絮遍黏在你的身上！紗廠女工沒有一個有健康的顏色，做十二小時的工，據調查每人平均要吸入〇·一五⁹⁰的花絮！

濕氣的壓迫，也是紗廠工人——尤其是織布間工人最大的威脅。他們每天過着黃霉，每天接觸着一種飽和着水蒸氣的熱氣。依棉紗的特性，張力和濕度是成正比例的。說得平直一點，棉紗在潮濕狀態比較的不容易扯斷，所以車間裏面必需有噴霧器的裝置。在織布間，每部織機的頭上就有一個不斷地放射蒸汽的噴口，伸手不見五指，對面不見他人！身上有一點被蚊虱咬開或者機器碰傷而破皮的時侯，很快的就會引起潰爛。盛夏一百十五六度的溫度下面工作的情景，那就決不是「外面人」所能想像的了。

這大概是自然現象吧，一種生物在這三種威脅下面工作，加速度的容易疲勞，尤其是在做夜班的時候，打瞌睡是不會有的，因為野獸一般的鐵的暴君監着你，祇要斷了線不接，錠壳軋壞，皮棍擺錯方向，乃至車板上有什麼堆積，就會有遭「拿莫溫」（工頭）和「小蕩管」毒罵和毆打的危險。這幾年來，一般的講，毆打的事實已經漸漸的少了，可是這種「幸福」祇局限在「外頭工人」的身上。拿莫溫和小蕩管打人，很容易引起同車間工人的反對，即使當場不致發作，散工之後往往會有「喊朋友」「品理」和「打相打」的危險，但是，包身工是沒有「朋友」和幫手的！什麼人都可以欺侮，

什麼人都看她們不起，她們是最下層的「起碼人」，她們是拿莫溫和小蕩管們發脾氣和使威風的對象。在紗廠，做了「爛污生活」的罰規，大約是毆打、罰工錢和「停生意」的三種，那麼，在包身工所有者——帶工老闆的立場，後面的兩種當然是很不利了。罰工錢就是減少他們的利潤，停生意非特不能賺錢，還要貼她二粥一飯，於是帶工頭不加思索地就愛上了毆打這辦法了。每逢端節重陽年頭年尾，帶工頭總要對拿莫溫們送禮，那時候他們總得卑屈地講：

「總得請你幫忙，照應照應，咱的小姑娘有什麼事情儘管打！打死不干事，祇是不要罰工錢，停生意！」

打死不干事！在這種情形之下，「包身工」當然是「人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個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的爛紗沒有裝起，就遭了拿莫溫的毆打，恰恰運氣壞，一個「東洋婆」走過來了，拿莫溫爲要在別人面前顯出她的威風，和對「東洋婆」表示她管督的嚴厲，打得比尋常格外着力。東洋婆望了一會，也許是她不喜歡這種不「文明」的毆打，也許是她要介紹一種更合理的懲戒方法，走近身來，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將她扯到太平龍頭的前面，叫她向着牆壁立着，拿莫溫跟着過來，很懂得東洋婆的意思似的拿起一個丟在地上的皮帶盤心子 (Driving Shaft)，不懷好意的叫她頂在頭上，東洋婆會心地笑了：

「地個小姑娘壞來西，懶惰！」

拿莫溫學着同樣生硬的調子說：

「皮帶盤心子頂拉頭浪，就勿會打瞌睡！」

這種文明的懲罰，有時候會叫你繼續到兩小時以上。兩小時不做工作，趕不出一天該做的「生活」，那麼工資減少而招致帶工老闆的毆打，也就是分內的事了。毆打之外，還有餓飯，弔，關黑房間等等方法。

實際上，拿莫溫對待外頭工人也並不怎樣客氣，因為除出打罵之外還有更巧妙的方法，譬如派給你難做的「生活」，或者調你去做不願意的工作，所以外頭工人裏面的狡猾分子，就常常用送節禮巴結拿莫溫的手段來保障自己安全。拿出血汗換的錢來孝敬工頭，在她們當然是一種難堪的擔負，但是在包身工，那是連這種送禮的權利也沒有的！外頭工人在抱怨這種額外的負擔，而包身工人却在羨慕這種可以自主的拿出錢來賄賂工頭的權利！

在一種特殊優惠的保護之下，攝取着廉價勞動力的滋養，在中國的東洋廠飛躍地膨大了。單就這福×路的東洋廠講，光緒二十八年三井系的資本收買大純紗廠而創立第一廠的時候，錠子還不到兩萬，可是三十年之後，他們已經有了六個紗廠，五個織廠，二十五萬個錠子，三千張布機，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萬的資本。美國哲人愛瑪生的朋友，達維特·索洛（David Thoreau）曾在一本書上說過，美國鐵路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橫臥着一個愛爾蘭勞動者的尸首，那麼我也這樣聯想，東洋廠的每一個錠子上面都附託着一個支那奴隸的冤魂！

一二八戰爭之後，他們的政策又改變了，這特徵是資本攻勢的勞動強化。統計的數字表示着這四

年來錠子和布機數的增加，和工人人數的減少，在這漸減的工人裏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劇地增加。舉一個例，楊樹浦某廠的條子車間，三十二個女工裏面就有二十四個包身工人，全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約數百分之五十計算，全上海三十家東洋廠的四萬八千工人裏面，替廠家和帶工頭二重服務的包身工人，總在二萬四千人以上！

科學管理和改良機器，粗紗間過去每人管一部車的，現在改管一「銜堂」了；細紗間從前每人管三十木管的（每木管八個錠子），現在改管一百木管了；布機間從前每人管五部布機，現在改管二十乃至三十部了。表面上看，好像論貨計工，產量增多就表示了工價的增大，但是事實並不這樣簡單。工錢的單價，幾年來差不多減了一倍。譬如做粗紗，以前每「享司」（八百四十碼）單價八分，現在已經不到四分了，所以每人管一部車子，工作十二小時，從前做八「享司」可以得到六角四分，現在管兩部車做十六「享司」而工錢還不過四角八分左右。在包身工，工錢的多少，和她「本身」無涉，那麼當然這剝削就上在帶工頭的賬上了。

兩粥一飯，十二小時工作，勞動強化，工房和老闆家庭的義務服役，豬糞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踐——血肉造成的「機器」，終於和鋼鐵造成的機器不一樣的；包身契上寫明的三年期間，能夠做滿的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還是工作，手腳像蘆柴棒一般的瘦，身體像弓一般彎，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慘！咳着，喘着，淌着冷汗，還是被逼着在做工作。譬如講蘆柴棒吧，她的身體實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時候，廠門口的「抄身婆」（檢查女工身體的女人）也不願意用手

去接觸她的身體：

「讓她扎一兩根油線繩吧！骷髏一樣摸着她的骨頭會做怕夢！」

但是，帶工老闆是不怕做怕夢的！有人覺得太難看了，對她的老闆說：

「譬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還我二十塊錢，兩年間的伙食、房錢。」他隨便地說，回轉頭來對她一瞪：

「不還錢，可別做夢！寧願賠棺材，要她做到死！」

蘆柴棒現在的工錢是每天三角八，拿去年的工錢三角二做平均，兩年來在她身上已經收入了二百三十塊了！

還有一個，什麼名字記不起了，她熬不住這種生活，用了許多工夫，在上午的十五分鐘休息時間裏面，偷偷地託一個在補習學校念書的外頭工人寫了一封給她父母的家信，郵票，大概是那同情她的女工捐助的了。一個月，沒有回信，她在焦灼，她在希望，也許她的父親會到上海來接她回去，可是，回信是捏在老闆的手裏了。散工回來的時候，老闆和兩個當雜的站在門口，橫肉的面子在發火了，一把頭髮扭住，踢，打，擲，和爆發一般的聽不清的轟罵！

「死娼妓！你倒有本領，打斷我的家鄉路！」

豬糞，一天三餐餵昏了！

揍死你，給大家做個榜樣！

信誰給你寫的？講，講！」

血和慘叫使整個工房都怔住了，大家都在發抖，這好像真是一個榜樣。打倦了之後，再在老闆娘的亭子樓裏弔一晚。這一晚上，整屋子除出快要斷氣的呻吟一般的呼喚之外，絕沒有別的聲息，屏着氣，睜着眼，十百千個奴隸在黑夜中歎息她們的命運。

人類的身體構造，有時候覺得確實有一點神奇。長得結實肥胖的往往會像折斷一根麻梗一般的很快的死亡，而像蘆柴棒一般的偏能一天天的磨難下去！每一分鐘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還有韌性地在那兒支撐。南粥一飯、十二小時騷音、塵埃和濕氣中的工作，默默地，可是規則地反復着，直到榨完了殘留在她皮骨裏的最後的一滴血汗為止。

看着這種飼養小姑娘營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時候看到過的船戶養墨鴨捕魚的事了。和烏鴉很相像的那種怪樣子的墨鴨，整排的停在舷上，牠們的腳是用繩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魚，起水的時候船戶就在牠的頸子上輕輕的一擠！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鴨整天的捕魚，賣魚得錢的却是養墨鴨的船戶。但是，從我們孩子的眼裏看來，船戶對墨鴨並沒有怎樣的虐待，而現在，將這種關係轉移到人和人的中間，便連這一點施與的溫情也已經不存在了！

在這千萬的被飼養者的中間，沒有光，沒有熱，沒有希望，……沒有法律，沒有人道。這兒有的是二十世紀的爛熟了的技術、機械、體制，和對這種體制忠實地服役着的十六世紀封建制下的奴隸！

黑夜，靜寂的死一般的長夜，沒有自覺，沒有團結，沒有反抗，——她們住在一個偉大的鍛冶場

裏面，閃爍的火花常常在她們身邊擦過，可是，在這些被強壓強榨着的生物，好像連那可以引火，可以燃燒的火種也已經消散掉了。

不過，黎明的到來還是沒法可推拒的；索洛警告美國人當心枕木下的尸骸，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當心呻吟着的那些錠子上的冤鬼。

海上的遭遇

劉白羽 吳伯蕭
金肇野 周而復
集體寫作 周而復執筆

一 從阜寧到六合莊

調到延安學習的團以上幹部剛集中到阜寧×師師部，下午就得到淮海蘇北各地的情報：敵人向阜寧合圍。反掃蕩的準備工作開始了：我們武裝部隊分散到根據地每一個角落，去幫助羣衆，堅持工作，打擊敵人。上延安的幹部當時便組織起來，成立赴延幹部隊，×師師參謀長彭雄同志和×旅旅長田守堯同志擔任正副隊長，×旅政治部主任張赤民同志則是這個隊的支部書記。雖然赴延幹部隊一共有五十一個人，却沒有一個戰鬥員；隨身的武器也不過是駁殼槍和手槍。其中還有不少女同志哩。

就是這樣一支非戰鬥部隊，便在鹽河淮海一帶，敵人的密密據點層層封鎖當中，展開了機動的游擊戰。鹽河是一道封鎖線，五里一個堡壘，十里一個崗樓，據點與據點之間還有壩子，老百姓渡河的船隻一到天黑就被迫掛在據點附近，夜裏還有敵人的騎兵來往巡視。原先計劃過鹽河淮海隴海路……去延安的路線，彭雄同志考慮到情況起了變化，便臨時改變了決心：從海洋上去。

幹部隊到了舊黃河東坎，遇到我們的兩個連，臨時變成了掩護部隊。敵人一直在追蹤着這一支非戰鬥部隊，有二千多敵人，兩門大砲，三架飛機，把幹部隊包圍在李圩。超過我們二十倍力量的狡猾

敵人企圖把幹部隊殲滅在那裏。從上午八點鐘，一直打到暮色無聲地降落下來，敵人反復六次衝鋒，全被打退了。在絕對優勢的敵人火力之前，沒有一個氣餒的，個個都是越打越堅強，每一個幹部都帶着幾個戰鬥員，組成一個戰鬥單位在抗擊着敵人。夜晚，便英勇地突出了重重的包圍，過義河，從江灘據點到吳小集據點。敵人登陸了，然而找不到幹部隊，幹部隊隱蔽在五汛港。第三天又轉移到北蔡橋以東宿營，這次敵人知道了，而且又包圍住了，但有什麼用呢？不過又撲了一次空。幹部隊安全地到了黃河邊上的六合莊，準備搭民船到濱海區贛榆柘汪，過山東去延安。

幹部隊雖是非戰鬥部隊，却是一支百鍊成鋼的不可摧毀的力量。

二 向延安前進！

二月十六日的早晨。船老大老王浮着一臉笑容，興沖沖地跑來告訴彭參謀長和田旅長，說今天風定，可以走了。他指着高聳晴空裏桅桿上的小三角旗給他們看，我們要向西北開，颶東南風多好。田旅長是一個考慮問題周密而又謹慎的人，他詳細地估計到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却叫船老大老王解決了。最遲明天上午可以到達目的地柘汪（這是我們濱海區的根據地）。黑夜通過連雲港的敵人封鎖線。過了，白天就沒事，不會遇到敵人。夜裏敵人來了，他們船上有燈，老遠就看見，繞一個彎就過去了。如果轉風向，就退回來，後一天再走。領導民船上工作的指導員老馬也說，根據他們幾次走的經驗是不會碰到敵人的。是的，他是經常在蘇北山東來往做生意的，這一路很熟習；而船老大老王，

今年六十三歲了，在海上就度過了四十多個年頭，那海上的豐富的經驗就是一個保證；並且走的不是敵人指定的航線，另闢一條航線，在海中間行駛，更是碰不到敵人的。彭參謀長和田旅長張主任商量之後，下決心：走！

昨天退潮，船留在黃河的沙灘上。這是一隻載重八千石，吃水四尺深的大民船，八個大艙，六根三丈多高的桅桿，扯起篷來，一陣順風，誰是明天十一點可以到柘汪的。等到下午漲潮，彭參謀長第一個脫下衣服，跳到黃澄澄的水裏，大家也跟着下去，幫助船老大他們把民船推動起來。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浮着愉快的微笑，連站在黃河岸上送行的海防隊同志，也都高興得拍起掌來，歡呼地高叫着：

「祝你們風順平安！」

船在黃河激越的濁流上緩緩地駛去。坐在頭艙裏的彭參謀長，田旅長，張主任，供給部長伍瑞清，鹽阜區行署保安處長黃國山……都站了起來，微笑地向送行者揮着手，叫他們回去。他們怎麼肯回去呢，一百多個人依戀地站在岸上，像座屏風似的，目送着親愛的首長遠去，幾乎忘記了潮水快漲到腳底下來了。

走了三里多路，就看見口子上的那座燈塔，黃河的激越濁流便消逝在茫茫無邊的黃海裏了。掉好船頭，水手們費勁地扯着篷，忽然爆裂開鞭炮的音響；嘩嘩嘩嘩的脆聲裏，猛的炸開「碎」的一聲——這是天地響。彭參謀長從頭艙裏跑到上面一看，是水手班長小王在放，他說：

「你看，彭參謀長，風多順，眼看我們就要到柘汪了，還不高興高興！」

船老大老王坐在頭艙後面，像一個身經百戰的將軍似的，穩重地掌着舵，那垂在胸前的花白的四寸多長的鬚鬚，在東南風裏飄呀飄的。篷子飽孕着河風，綠茵茵的海水上捲起一陣陣雪白的浪花，船追逐浪花急駛着。

三 「彭參謀長，風停了！」

黑夜像一個廣大無邊的巨網，覆蓋在咆哮着的海上，船行駛得很快。

彭參謀長叫幹部隊同志都躺下來休息了，可是他自己却躺不下。他在船老大老王旁邊，關心的問他一路的情況，還有多遠。他一會到上面看看水手們，望望放瞭望哨的警備員，一會瞧瞧前艙裏的人是不是休息了。田旅長一上船就暈船，不大能動，躺在頭艙裏，不時間彭參謀長航行的情形。

船上很靜，悄悄地，艙裏不時迸發出輕微的鼾聲，都被四周浪濤的音樂吞沒了，只是上面探水的船老大高亢的喊聲還可以聽見。他坐在伙房旁邊，把一根拳頭粗細的十多丈長的探水篙往海裏一扔，慢慢又把它拉上來，仔細審視上面的水跡，便發出悠長的富有韻味的呼喊：

「五挖……深……」（一挖五尺）

掌舵的老王根據他報告水的深淺，望着他面前桌子上那一個大指南針，決定航行的方向；向前面叫：

「向東……向南……」

海上的生活，大家都是第一次，全感到新鮮，許多人雖然躺下，但都醒着，坐在二艙裏的×團政治處主任程世清同志，他就怎麼也閉不上眼，並且上去招呼着船老大和警備員的崗哨。彭參謀長一點也不暈船，和船老大他們越談越有精神，他拿出乾糧餅子來給掌舵的老王吃，叫大家也吃。

「你們把乾糧拿出來吃，吃飽了有精神，上岸還早呢。」

他剛才問過老王，到柘汪還有七十里哪。大家一邊吃着，一邊聊着天。

沖激着船舷的白浪慢慢低落下去；那急昂的濤聲也漸漸地消沈，波浪小下去，船平穩了。夜霧沈沈的海面只留下小浪起伏着。

叫做小張的水手也急忙跑到艙裏來，神情很緊張，說：

「彭參謀長，風停了！」

田旅長馬上坐了起來，他問掌舵的老王，這怎麼辦？船上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老王的身上，老王慢吞吞地，縫着眼睛，向茫茫的海面上望了望，抹了抹鬍鬚，很有把握地說：

「不要緊，風還沒有停，不過小一點，一會還有風。」

大家聽完他的話，得到一種保證，安定下去了。船慢慢地走着。走了沒一會，却完全停了。帆洩了氣似的，癟着肚子。

船停着。

大家焦急地在期待風，彭參謀長時時在看錶：已經夜裏三點了；半點鐘過去了，沒有風；一個鐘

頭過去了，沒有風；一個鐘頭過去了，還是沒有風。時間是多麼悠長呵，但是就沒有風！忽然桅桿上那面小三角旗動了，船走了。風帶來了全船的歡呼。

可是，還沒有走了幾里地，風又停了。這一次掌舵的老王失去了穩重，也陷於焦急了，他告訴彭參謀長和田旅長，風完全沒有了，短時間也不會有風。怎辦呢？他說：

「我也沒有辦法。」

田旅長過去問他：「船老大，我們現在是在什麼地方？連雲港繞過了沒有？」

「連雲港是過了。」

大家鬆了一口氣。旋即却又被他下面一句話勾起顧慮來：「前面還有東洋鬼子的口子！鬼子的船常常出來！」

這有什麼辦法呢？一絲風也沒有，船像拋了錨似的停在海面上。

四 堅持到底！

濃黑的夜幕逐漸淡薄起來，東方透出了一線白光，這白光慢慢擴大起來，眼前又展開漫無涯際的海水，閃着亮光。三隻海鷗展開雪白翅膀，無聲地掠過綠沈沈的波紋，自由地飛到海的遠方去了。船却還是停着，煙沈沈的海的彼岸什麼也看不見。

「我們現在是在什麼地方？」彭參謀長問船老大。

船老大老王向海岸上瞅瞅，「不好，」他指着遠遠的迷濛的海岸，「那就是嵐山頭！」

「嵐山頭不是敵人的據點嗎？」田旅長插上來說，老王點點頭。田旅長又問：「能不能把船繞過去一點？天亮了，不要給敵人發現目標。」老王無可奈何地搖搖頭：

「沒有風，一點也動不了，誰也沒辦法！」

猛的，海岸那邊傳來嗡嗡的音響，大家以為是飛機來了，但抬起頭來，向高空張張望望，却又看不見一隻飛機。張主任拿過田旅長那副望遠鏡，他到上面去瞭望了。海岸那個方向什麼也看不見，像是飛機的聲音却還在響着。一會在碧沈沈的海上發現了一個小黑點，他叫人去看：大家注意力都集中在小黑點上，黑點慢慢大了，近了，瞅見一個圓圓的筒子凸出在海面上，這是煙囪。掌舵的老王不禁大聲叫了出來：

「那是敵人的巡邏艇。糟糕！」

彭參謀長叫他們不要動，隱蔽好，一邊說：不要慌，看清楚了再說。船底下有一部分人站了起來。

張主任伏在船舷上邊望着，一邊喃喃的自語着。

「看見了，看見了，是一隻巡邏艇！上面掛着一面日本旗呢！但不一定是向我們這兒來。」

田旅長從艙裏站了起來，一夜的暈船使得他精神很不好，頭昏昏的不時想嘔吐，連站都有點站不穩。但是這位曾經參加平型關戰鬥，消滅敵人最精銳板垣第五師團的年輕將領，一聽見有敵情，精神

馬上抖擻起來了，他要上去佈置戰鬥，馬上就被彭參謀長他們阻止住了。

「你暈船，身子不行，我來佈置，」彭參謀長安慰他。

「通知船上的人，趕快準備好……」田還是支持着。

彭參謀長用望遠鏡詳細看了看，他親自到各個艙裏去佈置，叫大家把子彈都推上膛，手榴彈準備好，船上的指導員帶着水手却臥倒在船板上，程世清到船頭上去指揮前面的人，艙上面放了一個瞭望哨，最後他說：

「敵人不來，大家都不要動；敵人不靠近我們船，也不准開槍！我們準備好，到了我們爲革命犧牲的時候哪！」

船上的人都捲入緊張的戰鬥準備裏。伏在船舷上的張主任拿着望遠鏡到頭艙裏來，告訴彭田他們，敵人果然是向我們這個方向來了。彭參謀長笑嘻嘻地說：

「讓他來吧，他會吃虧的！」

砰——對方傳來一聲槍響，旋即又是一槍，都是向天空放的。探水道的船老大和水手們都習慣地把篷子放了下來。——這是海上的規矩：第一槍是叫停船，第二槍是叫放下篷子，不然的話就要打過來。田旅長叫船老大站起來告訴敵人，我們是商船做買賣的，不要打槍。老王站在船上叫了。海上的強盜一聽見是商船，貪婪的向民船駛來，說：

「我們來查一查。船老大出來！」所謂「查一查」，是想搶點財物去。敵人沒想到自己的性命會

葬送在海裏。

在船頭指揮作戰的程世清，他把望水道老李的衣服穿了起來，一個拉出發火線的手榴彈藏在袖筒裏，他英勇地站在船頭上，船老大出來迎接敵人了。

巡邏艇有着裝甲設備，甲板上站着十二個海盜，蠻橫地端着槍。巡邏艇顛巍巍地靠近了民船，碰得民船動搖起來。站在前面的那個小隊長穿着一身嶄新的草綠呢制服，腰間掛着一把賊亮的戰刀，手裏拿着一個本子，一枝鉛筆，帶着一個翻譯官，跨上民船來，很神氣地問道：

「你們上那兒去？船上有什麼東西？要登記！」

化裝了船老大的程世清，很沈着地等他們兩個人剛一跨上船沒站穩，使勁地一推，撲咚一聲，兩個海盜在海底找到他們的葬身之地。頓時他把藏在袖子裏的手榴彈向站在甲板上的人當中扔去，甸的一聲，當時就給擊倒在上面，在煙塵裏，十多個敵人帶着混身的彈片傷口，慢慢停止了呼吸。巡邏艇像一隻受驚的小鳥似的，嚇得遠遠地離去了。從此，它也不敢靠近民船了。一無戰鬥設備的民船，連沙袋也沒有，固然抵擋不住鋼板裝甲的巡邏艇，但民船上坐的盡是馳騁江南的新四軍戰鬥英雄，他們的意志，他們的戰鬥力，比敵人的鋼板還要堅強。

巡邏艇開到四百米遠以外，便停了下來，敵人躲在鋼板後面，由機槍巡迴地繞着民船周圍掃射。敵人欺負我們沒有長槍和機槍，瘋狂地，毫無顧忌地，遠遠向我們掃射。子彈雨點子似的射到船上，船裏嗵嗵嗵地，船頭和船尾打滿了子彈洞，子彈洞裏頓時就流進水去。厚厚的船板給水濡濕，發

脹，子彈洞就給脹住了。但旋即又打滿了洞。民船像一堆灘軟了的殘體，躺在海面上，一步也動彈不得，忍受着野獸們的欺凌。

臥在艙上面，跟幾個警衛員在一塊抗擊敵人的指導員老馬他們都犧牲了。坐在艙裏的人，有幾個給打倒了，躺在艙板上的血水裏。敵人的火力還不斷地射擊着船頭。彭參謀長氣憤憤地跳了起來，叫警衛員跟他走，旋即被供給部長武瑞清同志攔住了：

「你上那兒去？」

「到船頭上去！」

「你知道船頭上打的怎麼樣嗎？」

「我知道打的很激烈。」

「那你不應該去，那地方很危險，讓我去。」

「正因為那兒激烈，我更要去；我去指揮他們抵抗，無論如何，不能叫敵人接近我們的船……你別攔住我……」爲了全船的安全，不顧忌一切，他毅然走了。警衛員跟着他高大的背影到船頭去指揮了。早準備好槍支的武部長也帶着警衛員到上面作戰去了。彭參謀長冒過敵人密集的火網到了船頭。他給大家帶去了更多的力量，更大的勇氣，雖然拿的都是短短的駁殼槍，一陣射擊，敵人的巡邏艇離遠了一點，敵人射擊的效力也就差了一些。但是，依然不放鬆地射擊着。「格格」地幾聲，彭參謀長胸前中了三處機槍傷，警衛員把他扶回頭艙來。大家默默地圍着他，給他弄傷口，他焦急地說：

「不要管我。你們去抵抗敵人要緊，快去，去！」
大家服從命令地回到自己的崗位上去。他的妻子留在身邊，在照顧他。他神志有點不清醒，還關心地問：

「他們都去抵抗敵人了嗎？」

「都去了。犧牲的不少。」

「好！他們犧牲得都很光榮，很值得。」

海上靜靜的，還是沒有風。

敵人的槍聲稀疎了，傳來了叫聲：

——不要打槍！

——你們投降吧！

——投降不要緊，不殺你們！

我們船上的人把槍拿得更緊，異口同聲地說：

——我們決不投降，我們決不放下槍！

——除非把我們打死，決不做俘虜！

大家只有一個決心：寧死不投降。連船老大也捲起袖子，拿起船上那條不大能使喚的長槍，感動地說：「我們給他們拚！」水手班長小王拿着自己那支壞馬槍，不時伸出頭去打敵人。敵人的誘降，

所得到的回答是：更密集的槍聲。待了一會，當敵人知道新四軍每一個指戰員都是不可屈服的，機槍又在民船四周叫囂起來了。

頭艙裏突然迸發出一聲瘋狂的叫喚，張主任的妻子張明給打倒了，田旅長的妻子陳洛連身上也掛了花。按着傷口，陳洛連說：

「到了我們最後爲革命犧牲的時候了……」

張明抬起頭來，對張主任說：「我不行了，你們打，赤民，你們堅持到底……」

男同志們說：

「我們先死，你們後死，大家死在一塊好了。」

張主任的警衛員戴文天匆匆跑過來，滿頭滿臉是汗，在找程世清。戴文天是鹽城人，才十八歲，可是渾身閃着勇敢和飽滿的精力。雖然是四〇年才參加新四軍，但是在革命的軍隊裏已把他鍛鍊得很堅強了。找到程世清，他向他要了一把二十發盒子，他自己那把盒子打卡子了，接過新的駁殼槍，像增加了無限的生命力，他又跑去打了，子彈在船上面噼噼地飛來飛去。

船艙裏汪着紅殷殷的血水，像一條小河，河裏躺着負傷的幹部和水手。田旅長雖然暈船，他一直還是勉強支持着，鼓勵着大家要堅持下去，他指揮着船上沒受傷的同志們，在搬船板和被子，連女同志也無聲地曲着背在搬運着。腳踹在血水裏，濺得滿腿是血，用船板和被子把四面堵起來，抵擋子彈。

一陣急驟而沈重的步子，警衛員把武部長措了下來，他腦部受了很重的傷，迷迷糊糊地喃喃着：「我的革命已經成功了，你們繼續打敵人！」他把手裏的槍遞給警衛員，「去，堅持下去！堅持到底！」

「堅持到底」這句話說出大家的意志。

接着，最後一個水手，那個粗眉大眼四方臉的小張腹部也受了傷。敵人的機槍還在煮沸了水似的響着。保安處長黃國山看着我們僅有十多顆手榴彈，二十多條手槍，子彈也快打得差不多了，他把手榴彈的發火線拉出來，想炸船，同歸於盡，免得子彈打完了做敵人俘虜。張主任迅速地把手榴彈搶了過來，說：

「還早着呢，用不着。要是敵人上了我們的船，再炸也不遲。」

太陽有點偏西，海面泛着無數的金光，槍聲漸漸稀疏了。不知外面情況怎麼樣，張主任想上去看看，他的警衛員戴文天自告奮勇地要去，但張主任要親自去看一看。於是，他們兩個人爬到船頂上去了；敵人沒有走，巡邏艇還很近，側面射來一槍，正打在戴文天腹部，他們兩個人退了下來。

槍聲停止了。張主任又要上去看看，却被負了傷的戴文天搶着，按着傷口他一個人爬在舷上瞭望，高興得忘記了傷口痛，大聲對艙裏說：「敵人退了！」真的，巡邏艇對一隻既無工事設備，可以說又無武裝（單是短槍不頂事）的民船，從清晨直打到下午三點了，奈何不得，悻悻的向連雲港那個方向去了，而且巡邏艇上還帶回去十多具海盜的屍體。

五 起風了

船上水手都犧牲了，只有一個負傷，動彈不得。於是大家動手，拿出主索，很費勁地把篷子扯起來。剛扯好一個篷子，起風了！船上洋溢着笑聲。大家焦急着沒有掌舵的，誰也不會。那個負傷的小張自告奮勇要求掌舵，他站不起來，躺在拴舵的繩子旁邊，用手拿着繩子來掌舵。

癱軟了的船又回復了神經感覺，健康地在海上活躍起來，向西北急駛去了。

從連雲港那個方向開來了三隻巡邏艇，急速地向民船追來，航行得很快，眼看着就要追上民船哪！

田旅長暈船稍爲好了些，看見又來了三隻巡邏艇，更精神起來，他指揮大家伏在艙底上，準備好武器，只要敵人一接近就給他拚。

可是敵人不敢接近。程世清同志那一顆手榴彈，把敵人打喪了膽，他們躲在裝甲的巡邏艇裏，不敢伸出頭來，只是遠遠地用六挺機槍，密集的步槍，來射擊着毫無抵抗力的民船。除了這樣，敵人在不屈不撓驍勇的新四軍指戰員面前毫無辦法。

到柘汪還有五六十里地，田旅長改變了決心：靠岸，從陸地上到山東根據地去。水手小張的舵轉過來，船向海岸駛去。彭參謀長聽說要上岸，從昏迷的狀態裏有點清醒過來，睜開眼睛，說：

「對，上岸去！這一次我們吃了沒有帶戰鬥部隊的虧，連一桿長槍也沒有，儘挨打，同志們都堅

持下來，好……上了岸，在陸地上敵人就佔不了優勢了。上岸的可以到一一五師師部去，我不能活了，我和陳羅首長（一一五師陳師長和羅政委）在一塊工作很久，你們把我屍首抬到師部，給陳羅首長看看，我也安心了……」

田旅長安慰他：「不要緊，你好好休息。」對着將要永別的十多年的革命戰友，大家黯然，說不出什麼話來了。只是握緊了手裏的槍對着敵人。

彭雄同志很小就參加紅軍，爲了勞動人民，爲了祖國的解放，曾經受了四次傷。二十九年的生活都在戰爭裏度過，最後又把自己的生命在戰鬥中獻給了祖國。大家都會像愛祖國一樣的，永遠地愛你，永遠地記住你，彭雄同志！

六 永恆的記憶

船快靠岸，尾追來的三隻巡邏艇，槍聲打得更緊，也更靠近民船了。敵人企圖把民船包圍起來，俘虜船上的人。田旅長識破了這一點，叫大家上岸：保全自己，打擊敵人。船擱在一個淺灘上，離岸一丈多遠，再不能向岸上靠攏了，敵人一步步逼近哪！正在漲潮，洶湧而來的浪頭，衝擊着岸邊，水逐漸往上漲。田旅長冒着敵人密集的火力的，第一個跳下水，其餘的人都跟着他也跳下水，向岸上走去。

敵人六挺機槍和幾十條步槍所構成交叉的火點封鎖着上岸的去路：子彈像大雨點子似的落在海

水上，射在人身上，一會，海水上泛起殷紅的血——有人中彈了，沈到水裏去。田旅長和陳洛連一些人走在最前面，不幸踹進了一個水漕裏，失腳陷下去了。張赤民在船上招呼後面的人走上水淺的道。

消瘦謙和的田旅長，驍勇的年輕將領，一生爲了革命事業，青春都消磨在戰爭裏，掛過七次花，身上佈滿槍彈的創傷，這次爲了領導大家突出優勢敵人的包圍，犧牲了自己，救出了大家，你的偉大的戰鬥的精神，永遠活在大家的心裏。

在敵人絕對優勢的火力掃射之下，一支非戰鬥的幹部隊在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海上作戰的情況下堅強抵抗了一天，沒有一個屈服的，沒有一個動搖的，像這樣悲壯的鬥爭，像這樣無畏的精神，在抗戰史上是可歌可泣的，這是共產黨人崇高的品質，凜然的氣節。

彭雄、田守堯諸同志是江南人民的一面戰鬥的旗幟，這旗幟在海上英勇地折斷了，這不僅是江南人民的損失，也不僅是新四軍的損失，而是全國人民和共產黨的很大的損失。你們英勇地死去，這精神將永恆地振奮着全國的人心。

不久，贛榆縣的馬鞍山上建起一座崇高的烈士紀念塔。它矗立在雲空，對着浪濤洶湧的黃海，昭示着烈士們的精神，和黃海一樣，永存在人間。

三日雜記

丁玲

到麻塔去

也許你會以爲我在扯謊，我告訴你我是在一條九曲十八彎的寂靜的山溝裏行走。逼開的丁香成團成片的掛在兩邊陡峻的山崖上，把崖石染成了淡淡的紫色。狼牙刺該是使創稍的感到頭痛的吧，但它剛吐出嫩綠的葉，毫無拘束的伸着它的有刺的枝條，泰然的盤據在路的兩邊，雖不高大，却充滿了守護這山林的氣概。我聽到有不知名的小鳥在林子裏叫喚，我看見有野兔跳躍，我猜想在那看不見底的黑洞洞的深邃的林子裏，該不知藏有多少種會使我吃驚的野獸，但我們的行程是新奇而愉快的。

這溝將走到什麼地方爲止呢？

快黃昏了，我們要去的麻塔村該到了吧？

果然，在路上我們發現了新的牲口糞，我們知道目的地快到了。不遠，我們便聽到了吆牲口的聲音，再轉過一個山坡，錯落的窰洞和柴草堆便出現在眼前，已經有炊烟在這村莊上飄漾。幾隻狗跑出來朝我們狂吠。孩子們遠遠的站在樹底下好奇的呆呆的望着，而我們也不覺的呆呆注視這村莊了。它的周圍固然也有很寬廣的新闢的土地，但上下左右仍殘留着一叢叢的密林，它是點綴在綠色裏面的一個整齊的小農村。它的窰洞分上中下三層。窰前的院子裏立着大樹，一棵，兩棵，三棵，喜鵲的巢便

築在那上邊。

忽然從窰上面轉出了一羣羊，沿着小路下來了，從那邊樹底下也趕出了一羣羊，又繞到上邊去，攔羊的娃娃把鏟子使勁的拋着土塊，沙沙的響，只見好幾個地方都是稀稀拉拉擠來擠去的羊羣。而留在欄裏的羊羔聽到了外面老羊的叫喚，便不停的咩咩的號叫，聲音充滿了山溝，於是大羊們更橫衝直撞的朝窄狹的門口直搶，夾雜着孩子們的叱罵。我們便也跑到羊欄邊去瞧看，瞧着那些羊羔在牠們母親的腹底下直鑽，而鑽錯了的便被踢着滾出來，又咩咩的叫着跑去鑽到另外的羊底下去。

「嘿！今年羊羔下得倒不少，可就前個夜裏叫豹子咬死了幾個。」

回過頭來我們看見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站在身後，瘦瘦的個子，微微有點僵僵，有着一副高爾基的面型和鬚鬚，只是眼睛顯得灰白和無光，靜靜的望着擁擠在欄裏的羊羣。

「豹子！吃了你幾個羊羔？」

「噫，豹子。今年南泥窪開荒的太，豹子移民到這搭來了。」

「哈……，豹子移民到這搭來了。」立刻我們感到這笑的不得當，於是便問道：「這是麻塔村麼？我們要找那村長。」

「這搭就是，我就是村長，叫那克萬。嘿，回來，回窰裏來坐，同志！你們從鄉上來，走熬了吧。望兒媳婦！快燒水給同志喝。」

老村長

「……叫兄弟，快快起，拾柴擔水把牛餵。雞兒叫，狗兒咬，莊裏鄰家聽見了，叫大夥，快快起。抬頭看，真早哩，急忙起來拿上衣，……」

誰在院子裏小聲唱着呢。我睜開眼睛，窩裏還是黑洞洞的，窗戶紙上透過一點點淡白。

「老村長！快起來！今天咱起在頭裏了，哈……」這唱歌嗓子在窗外低低的喊着。

沒聽到回音時，他便又喊了：「老村長！老村長！」

「別叫喚了，他老早就起身了。咱們窩裏還盛得有同志呢。」睡在我身旁的村長婆姨從被窩裏把頭伸了出來。

「村長起身真早，」我輕輕問她。

「有時還早呢。上年紀了，沒有覺。本來還可多躺躺兒，不行，好操心末，天天都是不見亮就起身去催變工隊上山，他是隊長啦。同志，你多歇兒，還早。」

「唱歌的是誰？誰教的？」

「是茆丕珍。誰，這還要教？茆丕珍是個快活人，會編，會唱，會說笑話，會吹管子，是個好勞動呢。變工隊的組長，不錯，好小伙子。」

我看不見她，但聽她的聲音，我猜想她一定又掛出一副羞澀的笑容。我對這老的殘廢婦人，心裏

有些疼，便同她談起家常來。

這婆姨是個柳拐子，不知道是因為得了病才矮小下去還是在很小的時候就得了病。她的四肢都伸不直。關節骨在瘦削的胳膊、手指、腿的地方都突的暴了出來，就像柳樹的節一樣。她的頭髮又黃又枯又稀少，不像是因為老了脫落的，像從來如此。她動作也不靈便，下地行走很艱難，整天獨自坐在炕頭上捺鞋底，紡線線，很少人來找她拉話，但我覺得她非常怕寂寞，她歡迎有人跟她談，談話的時候，常常拿眼色來打量人，好像在求別人多坐一會兒。我同她談久了，不覺的就在她臉上慢慢捉住了一種與她皮膚，與她年齡完全不相調和的幼稚的表情。

「他是個好人，勤儉、忠厚；命可不濟，我跟他沒幾年就犯了病，又沒個兒花女花，一輩子受熬煎。望兒是撫養的孩子，十個月就抱了過來，咱天天餵米湯，拉到十七歲上了。望兒攔羊。他媳婦年時才娶過來，十四歲，貪玩，還是個娃娃家，頂不了什麼。」

睡在她背後的望兒媳婦也翻了翻身子，我猜她又再笑，她常常憨憨的望着我笑，悄悄地告訴我說她歡喜公家婆姨。接着她坐起來了，摸摸索索的下了炕，準備做早飯。

我也急急忙忙起身去看變工隊出發，可是老村長回來了，他告訴我變工隊已經走了，今天到十里外的一個山頭上去刨稍。這時天還只黎明，淡白的下弦月還懸在頭頂上。

我向他表示了我對他的稱讚，他是一個負責任的村長，他謙虛的回答我：

「說不上，咱是個笨人，……咱麻塔的計劃是開一百二十垧荒地，稍大些個，鋤頭手也不多，只

好多操心，後晌還要上山去看看呢，抓得緊點，任務就完成得快點。笨鳥先飛，咱不愛說大話，吹牛，可也不敢落後。自己的事，也是公家的事麼！」

老村長六十三歲了，就如同他婆姨所說一樣，一輩子種了五十年莊稼，革命後才有了一點地，慢慢把生活熬得好了一點，已經有了三四十垧地安了莊稼，又合夥攔了六十多頭羊，但他思想裏沒有一絲享受的念頭，他說：「咱是本分人，鄉長怎樣講，咱就怎樣辦，革命給了我好日子，我就聽革命的，勞動英雄是好人，他的號召也不會錯。」因為他人平和，公正，能吃苦，所以全村的人都服他，他們說：「老村長沒說的，是好人，咱們都聽他。」他人老了，刨不了梢，可是從早到晚都不停，務瓜菜，餵牲口，檢查變工隊。他是隊長。他勸別人勤開地，千萬別亂倒生意，一籽下地，萬籽歸倉，幹啥也頂不上務莊稼。他說：「勞動英雄說這是毛主席的意思，毛主席的話是好話，毛主席給了咱們土地，想盡法子叫咱們過好光景，要不聽他的話可真沒良心。依正人就能做正人，依歪人沒下場。」

當我問他們村子裏人的情況時，他都像談到自己的子弟一樣，完全了解他，對每個人都有公正的批評和不失去希望：

「那個紡二十四頭機子紗的叫茆丕榮，有病，掏不了地，婆姨漢兩口子都紡線。他沒兒子，光景過的不錯，心裏還够明白，只不肯多下勁，從開年到如今才紡二十來斤。不過，識字，讀得下羣衆報，我要他唸給大家聽，娃娃家也打算讓他抽點時間教教。」

說起馮實有家的婆姨，他就哈氣，說這村上就她們幾個不肯紡線，因為她們家光景好，有家當，

勸說也不頂事。他盤算今年在村子上安一架織布機來，全村子人都穿上自己紡自己織的新布衣，看她們心裏活動不活動。

他是一個有辦法的人，麻塔村年時還有吵架的事，今年就沒有了。二十九家人有廿五輛紡車，是二鄉婦紡最好的村子。荒地已經開了一百五十垧，超過了三十垧，這數目字是鄉上調查出的，靠得住。他立有村規，要是有人犯了規，盛在家裏不動彈，就要把他送到鄉上當二流子辦。全村子人對他領導的意見證明了鄉長告訴我的話沒有錯：「菲克萬是二鄉最好的一個村長。」

娃娃們

望兒媳婦聽到外窰裏有脚步聲音，心裏明白是誰，便忙着去搬紡車，一個穿大紅棉襖，扎小辮的女娃便站在門旁了。她把手指頭含在嘴裏，歪着頭望着那柳拐子婆姨。

「走！蘭道！到你家院子裏去。」望兒媳婦把紡車背在肩上走了出來，會意的望着這小女子一笑。

「嘻！」蘭道把手指從唇上拔了出來，扭頭就跟在望兒媳婦身後跑。他們都聽到村長婆姨在炕上又咕咕噥噥起來了。她們却跑得更快，而嘴却嘻得更開了。

任香也在蘭道家院子裏等着他們。三個人安置好紡車，便都坐下來開始工作。蘭道的媽媽坐在她旁邊捺鞋幫。爸爸生病剛好，啥事也不做，靠在木柴堆上晒太陽，望着他的小女子蘭道，時時在蘭道

望過來的時候，便送給他一個慈藹的笑。

這女子才九歲，圓圓的面孔，兩顆大眼睛，睫毛又長又黑。紮一條小辮子。穿一件大紅布棉衣，有時罩一條淺藍色的圍腰。是她父母的寶貝，那兩老除了一個帶彩退伍的兒子以外就這個小女子了。她在他們的寵愛之下，意味到自己的幸福，因此時時都在跳着，跑着，不安定，和滿足的笑。

任香也有十四歲了，黑黑的面孔，高高的鼻子，剪了髮，非常之溫和沈靜。她和望兒媳婦蘭道都非常之要好，每天都把車子搬到這邊院子裏來紡線線。

本來剛剛吃過飯不久，可是蘭道紡不了幾下，她又倒在她媽媽懷裏哼着。

「媽！肚子餓了！我要吃飯！」

「不，不成！看你才紡的那麼一點點，又調皮，再不聽說就不讓你紡了，咱明日格把車子送還合作社去。」

於是她便又跑到爸爸面前，說她沒有棉花條了。老爸爸便到窰裏替她拿了來，她然後再坐到車子跟前，歪着頭，轉着車輪，唱起昨天剛學會的：

「楊木車子，溜呀溜的轉……棉花變成線呀，唉喲。」

「這猴女子淘氣的太，」她媽又告訴我了，「平時看見這莊子下婆姨女子都紡線線，也成天吵着要紡，咱不敢叫她紡，怕她糟踏了棉花。今年吵的沒辦法，她大才自家掏錢買了十二兩棉花，就算讓她玩玩不圖個啥利息，不過一個月紡一斤是沒問題的，一年也能賺九斗米，頂得上她自己吃的糧……」

蘭道只要看見她媽那愉快的笑容，就知道在說她自己，抿着嘴也笑了起來，紡車便轉得更起勁。

比蘭道還要小的也在紡線的有賀元勤家的金豆。金豆才七歲，頭髮散披着，垂到頸項邊。見人她羞的把頭低下去，或者跑開了又悄悄的望着人，或等你不知不覺時猛然叫一聲來嚇唬你。可是她也一定要紡線，看見蘭道有了紡車，便成天同她媽吵。她媽忙得連替她去領車子的時間也沒有。她等着她媽一離開車子她便猴在那上邊，她紡得並不壞。我去看她們的時候，賀家的正在勒柳樹葉，她赤着腳盤坐在炕上紡線線。

「咱們金豆的線線可紡得好，明日格送到延安做公家人去吧，要做女狀元的叻。」她媽一邊拾妥屋子一邊笑着同我說。我便也順她逗金豆玩：「對，明日跟咱們一道走延安去，你媽已經應承下啦！」

金豆回過頭來審視了我們一下，便又安心去紡了。

上邊窰裏還有一個十一歲的三姐，瘦瘦的，不說話，閃着有主張的堅定的眸子，不停手的紡着。紡線對於她已經是一個很沈重的負擔了。年時她死了爸，留下她媽，五歲的小妹妹和她自己。她拾柴，打掃屋子，餵豬餵雞，紡線線，今年已經紡了八斤花了。她全年的計劃，別的不算，是四十斤花。按七升一斤計算可得二石八的小米，可以解決她的一切用度還有多。她才十一歲，比蘭道高不了很多，可是已經是一個好勞動了。是她媽得力的幫手，全村的人都說這娃成。

看誰紡的好

還是前年的時候，老村長到南區合作社領了第一部紡車給她婆姨。這時全村只有一個從河南來的瞎子老婆會紡，她便被請到村長家裏來當教員了。這事真新鮮，村子上婆姨們都來瞧，村長就勸說，大家也便拿這車子來學，一下便會了六七個人，一連串大家都去領紡車，紡線的熱潮就來了。這時的工資是紡一斤線有一斤棉花，紡五斤線合作社還獎一條毛巾。大家都嚷着利大的太。冬天都穿了新棉衣，也換了被頭。去年紡的人便更多了。可是今年大家都有了意見，工廠爲提高質量把線分成了幾等，要頭等線才能拿一斗米的工資，而紡頭等線的人實在太少。雖然南區合作社又替他們想了辦法：只要你入股一萬元，便可借到棉花三斤，紡成了線，加點工資仍可換到一疋四八布，不特同去年一樣的換布，而且還有紅利可分。村長婆姨第一個入了股，別人也跟着入了股。可是大家仍說工廠把他的線子評低了，向着我們總是發牢騷，希望我們會替她們想出一個好辦法來使工廠能公道些，把她們的線評成頭等。

我們看了他們的線，實在不很好，車子欠考究，簡直有些馬馬虎虎湊在一起就算了。於是我們替她們修車子，有的高興了，有的覺得車改了樣，紡起來不習慣，又把車子弄回原來的樣子。我們不得不同老村長商量，如何能提高她們的質量和速度。老村長同意我們在我們走的前一天，開一個全村的婦紡競賽會。

車手都緊張的，用心的抽着搖着。有的盤坐在地上，有的坐一個小凳子。這裏有紡了很久的，也有今年才學的。賀光勤家是年時由山西敵佔區來的難民，她在家裏就會紡，她是這村裏紡的最好的，可是她的事太多，常常幫他漢子摘地，送飯，車子也顧不上好好修理，紡着紡着，絨線又斷了。

那丕榮的機子在屋子裏也踏開了。二十四個頭呢，一天就紡好二斤。她婆姨也參加了比賽。

車子轉動的聲音擾成了一片，人們在周圍道長論短。娃娃們跑來跑去，喊着媽，哄着笑，鬧成一片。香燃過了半截，大家加油呵！看，天升庭家的紡的最快，她的錘子上的線團最大。

時間越短促，大家紡的越起勁，村長宣佈香已經熄滅了，才停止下來，輕輕的喘着氣，手與腰肢才得了活動。村長把線團都收了去，一個一個的在小戥子上稱，幾個人細細的評判。我和婦女們便拉開了，她們笑得好利害，拿手蒙着臉笑，但她們對這談話是有趣的，咱們拉的是怎樣養娃娃。

評判的結果，幾個車子修理好了的都有了進步，棉條捲的好的線都紡的比較勻。大家這才相信紡線有很多門道。大家都爭着留我們到她們家去吃晚飯，要我們幫助她們修理車子，捲棉花條。這天下午到晚上，我們都成了這村子上婦女的好朋友，我們一刻也不得閒。她們把我們當了知己，一定留我們第二天不走，問我們下次啥時候再來。我們也不覺的更加惜別了，心裏想着下次一定要再來才好。

五月的夜

王丕禮的婆姨以全村最會做飯的能手招待我們吃了非常鮮美的酸菜洋芋糊糊下乾飯，王丕禮便很

有興趣的說：「走，找茆丕珍去！」「對，咱一道去。」我們都從炕上跳了下來。

「噫，看你！」他婆姨用責怪的調子向他埋怨着，「才吃完飯麼，煙也沒抽，就拉着客人走啦。」又把身子湊近我們：「噫，多坐會，多坐會，又啥沒吃的，又沒吃飽。唉……」

那年輕男人就沒理她，跨步站到窗外，攔住那兩條大狗。

院子裏涼幽幽的，微風擺動着幾棵榆樹和楊柳，它們愉快的發出顫動的聲音。隔壁窰門也打開，燈光從裏面透出來，滿窰升騰着燒飯的水蒸氣，朦朦朧朧看見有一羣人，他們一定剛談到一個頂有趣的事，連女人也在縱聲的笑着。

山坡坡上散開的野花可真香，我們去分辨那是酸棗的香氣，那是野玫瑰的香氣和那是混和的香氣。

轉過一個小彎，管子（蘆笛）的聲音便從夜空中傳來，王丕禮便加快了脚步：「喂，走哇！」我們跟着他飛步向一個窰門跑去，還沒有調好的胡琴聲也聽到了。

原來已經有好些人都集聚在茆丕珍家裏了，炕上坐了四五個人，炕下面還站得有幾個娃娃，婆姨們便站在通裏窰的小窰裏。

我的同伴都是唱歌的能手，他們一跨進窰門便和着那道情的十字調唱起來了：「太陽光，金黃黃，照遍了山崗……」

茆丕珍便吹得更有力了。老高橫下那胡琴，挪出空地地方來。

這幾個青年大都是這莊子上的好勞動，身體結實，眉眼開朗，他們的胳膊粗，鐵頭重，老年人都欣賞他們的充滿朝氣，把自己的思想引回到幾十年前去。他們又是鬧社火的好身手，腰肢靈活，嗓音洪亮，小伙子們都樂意跟着他們跑，任他們驅遣。他們心地純良，工作積極，是基幹自衛軍裏的模範。婦女們總是用羨慕的眼光去打量，因為他們不覺的便會發現自己丈夫的缺點。

我們剛來時還不能很熟悉，他們都帶着一種樸實的羞澀說不會唱，但等我們的同伴們一開頭，他們也就沒有什麼拘束了，唱了一個又唱一個，唱了新編的又唱舊的。

老高會很多樂器，可惜村子上借不到一個噴呐，只有一把胡琴和一根管子。他不愛說話，只是吹了又吹，拉了又拉，整晚整晚的都是如此。他們告訴我說，他的管子就等於每人腰上插的旱煙管，從不離開身子。

這些順天遊，走西口，五更，戲鶯鶯實在使我們迷醉，使我們不願離開他們，離開這樣樸素活潑而新鮮的歌曲，離開這藏有無窮的歌曲的鄉村。譬如荀丕珍唱出這樣的情歌，從「好一朵鮮花，好一朵鮮花，滿院的花兒賽不過它，我有心採一枝兒帶，恐怕那看花人兒罵……」開始，很細微的述說兩人如何見面，相識，相愛，到第九段時便發生了這樣的問題：「你今兒把奴瞧，明兒也把奴瞧，瞧來瞧去爹娘知道了，大哥哥兒刀尖兒死來，小妹子懸樑吊。」這是中國幾千年婚姻不自由，梁山伯、祝英台所不能解決的問題，而哥哥却接下去唱：「刀尖上死不了，懸樑上吊不成，不如咱二人就偷走了吧，大哥哥偷錢，小妹子隨後跟。」於是二人逃走了，過河，爬山，當他們休息在山上時，却「雪花

兒飄飄，雪花兒飄了三尺三寸高，飄下一對雪美人，小妹子懷中抱。」歌詞的轉折，情致的飄逸是如此之新鮮：「太陽下來了，太陽下來了，太陽下來了，太陽下來了，太陽下來了，太陽下來了，你何必懷中抱。……」

王丕禮在唱歌上跟在種地上一樣是不願服輸的，所以他也唱了很多山西小調：「……半碗碗的紅豆半碗碗兒米，端起個飯碗記起你，五黃黃的六月暑伏伏的天，爲了奴的情人晒了奴的臉……十冬冬的臘月數九九的天，爲了奴的情人凍了奴的臉……」

但他們都喜歡唱他們自己編的調子，如：「……騎白馬，掛洋槍，三哥哥吃的是八路軍糧，有心回家去看姑娘，打日本顧不上。……」或者就是：「延安府，開大會，各區調咱自衛隊，紅纓桿子大刀片，保衛邊區打土匪。西省省，太原省，毛主席扎在延安城，勤練兵來勤生產，抗戰爲了救中原。……」

這樣的晚上我們只有覺得太短了的，但我們却不能不反而催着他們去睡，因爲他們要趕這幾天去掘完雜田。苒丕珍父親也提醒那充當變工隊小組長的兒子說：「快雞叫了，明兒還要起早呢。」

他們用管子吹到門口送我們下坡，習習的涼風迎着我們，天上的星星更亮了。我們跨着輕鬆的步子，好像剛從一個甜美的夢中醒來，又像是正往一個輕柔的夢中去。呵！這舒暢的五月天啊！

三天過去了，我們在第四天清早背着我們的背囊，匆忙的踏上了歸途，離開了這美麗的偏僻的山溝，遍山漫開的丁香，搖動它紫色的衣裳，把我們送出溝來。

我們也只以默默的注視回報它，而在心裏說：「幾時讓我們再來。」

一九四五年

墨水和鮮血

愛倫堡

美利堅合衆國是一個巨大、獨特和多樣的國家。我在美國住了兩個月。當然，要認識美國，這兩個月還是嫌短促的。但是它已給了我足夠的時間使我們知道美國對我們了解的那麼少，而我們對美國的了解也那麼不夠。

我的一生中曾作過廣泛的旅行：我已走遍了整個歐洲。可是我來到這裏之後，我每走一步便要吃了一驚。這裏每一樣東西都不同：城市、樹木、風俗都是這樣。我觀察着，我試着要懂得美國。只看見掠眼的東西的旅行者是可憐的；他的眼睛必須知道如何去尋求潛藏在陰暗中的事物。

當你在暮色中站在紐約城的某橋上看紐約時，紐約顯得很是宏麗；我在看了摩天樓後又去密士失必河，在那裏我看到了「湯姆叔叔的小屋」（史杜夫人所著「黑奴籲天錄」的原名——譯者註），我並未爲此行感覺遺憾。我曾花好幾個有趣味的鐘點，和作家們談話，和有着偉大思想和偉大心靈的人們談話。但我在美國普通城市中和普通美國人的談話也並不顯得不重要，在那邊只有兩三座摩天樓湧現在無數樓房的上面；在那邊大批精緻的舒適設備和可怖的偏見並存在一起，在那邊在「大街」（辛克萊·劉易士所著書名——譯者註）上走着的並不是那些已寫和未寫的書籍的作者，而是書中的那些英雄。

我在幾乎還未跨下那越過重洋的飛機時，美國訪員們的問題便大雨似的傾到我身上來了。他們並未向我問起俄國；不，他們只要知道一件事：「你對美國的印象怎樣？」我能告訴他們什麼呢？說那目光炯炯的海關關員嗎？說訪員們的盲目無知嗎？現在我已看到一些，但是在我能坐下來寫作之前，我必須有時間來思考。我準備向美國人大事學習，但我不願學那些美國新聞記者的榜樣，他們常在來蘇聯以前便把他們關於蘇聯的書籍寫好了。

我們對美國知道得很少；我們對於它的優點和失敗的概念是很概括的。在我們的報紙中，關於美國生活的文章並不多。原因並不是我們對它缺少興趣而是缺少紙張。如果我們的紙張能如美國報界用來描繪好萊塢影星生活的紙張那樣多，我們對美國人民真正的生活將會知道得更多。但在我們的報界中從沒人會找到反對美國人民的毀謗的；我們知道得很少，但我們所知道的却都是真理。

受讚美的美國書

在戰前，我們印了不少美國作家的短篇故事和小說。我們的讀者很受它們的迷惑，不但因為它們都是好書，也因為我們要知道美國人在如何生活，在如何思想，在如何感覺。雖則在美國有許多紙張，但蘇聯作家的書籍却很少在這裏印行。這現象顯出美國讀者對我國的生活無興趣嗎？我不相信。當然，在目前，我們確沒有托爾斯泰和契珂夫，但我們也有優秀的作家。只是美國出版商的眼睛並未移向我們。而這些廣告在一本書的成功上正佔着和書的品質一樣重要的地位。

我簡直給美國訪員的問題驚呆了：「俄國人知道美國人曾在戰爭中援助他們嗎？莫斯科的市民怎麼懂得證券市場的？你的褲子爲什麼愛用鈕釦而不用拉鍊？爲什麼你們只有一個政黨而不是兩個？」我相信一般的美國人一定要比他們所讀的報紙更爲優良和有知識；可是，照例的他只會不知不覺地爲報紙、批評和出版商所影響。一般美國人以爲他的興味正左右着出版商，他的意見正左右着編輯人；實際上，一般美國人的興味和意見是常被編輯和出版商支配着的。

俄國作品的譯本在美國雖不多，但由美國人寫的關於俄國的書籍却不少。他們中有些很誠懇，有些看法很表面，有些是明顯的在歪曲事實。不幸的是僞造多於報導的書籍却很多。謊言製造者的資金週轉是有高額利潤的，因爲消費者沒有機會來區別謊言和真理。爲劣質香煙做廣告是無利可圖的；吸煙的人不會受第二次騙。但一般美國讀者又怎會知道某一關於蘇聯生活的敘述是準確的而另一敘述又是僞造的呢？

美國報界的罪行

如果我們的報紙罪在關於美國的消息太少了，那麼，許多美國報紙的罪狀便是刊載了太多的對蘇聯作錯誤報導的消息。目下許多極端認真的美國報紙所進行的反蘇運動都是拿宣傳性和虛假的消息作根據的。誹謗者知道打擊不必放在社論中，許多人甚至根本不讀社論的，誹謗應放在電訊中，可以在封面那頁上用粗號字標題標出來。

對於各種美國報紙的客觀性存在着一個神話。那祕方是這樣的：刊登十篇反蘇的消息，然後登一篇親蘇的，於是讀者便會以為你是公正的，並會因此為俄國人的陰險而驚恐了。一般的美國人都喜歡和平，我已深深的相信他們真要和俄國人友好相處。他們確信他們不會感受報界的謊言，他們已很成熟，能獨立思考的。但是爲了思考，你必須知道你所思考的題目。

這些美國人說我把報紙的重要性估計得太高。他們用這例子來證明：大部分的報紙是反對羅斯福的，但羅斯福終獲重選了。我願再說一遍：我深信一般美國人並非笨伯，可以用文章來使他們把羅斯福丟開的。一般的美國人親眼看見了羅斯福的行爲，此外，羅斯福也能使他的聲音爲大家所聽到。可是一般的美國人對報導俄國在伊朗，在中國東北，在巴爾幹的行爲的消息，又有什麼方法可以檢查一下呢？即使他想獨立思考，但他所思考的往往便都是一堆每天由報紙供應他的謊言。

一般的美國人可以盡心的思考着蘇聯坦克開向德黑蘭的消息；他可能得出他自己「獨立」的結論，但他不知道的是蘇聯坦克根本從未開向德黑蘭。可是，駁斥總是不能建立和原先那報告一樣的效果的，誹謗的力量便在於它總會留着痕跡。

德黑蘭離此很遠。現在我已親身在美國了，可是我還是讀到了不少關於我的發明出來的消息。譬如說：消息傳來說我在旅行全美時始終由一個「蘇聯祕密警察的特務」陪伴着，但事實上是由一個美國國務院的代表在陪伴着。他，根據這些騙人的訪員的話，便這樣的變成了蘇聯祕密警察的特務了。

「時代」雜誌在說起我在全美國的旅行時，宣稱：「這種採訪自由是蘇聯在莫斯科的記者一直夢想而不知其為何物的。」這些話刊在六月十日的「時代」雜誌第七十頁上。在這本雜誌的第三十頁上，我讀到了一個叫約翰·菲思邱的美國記者「在烏克蘭作了三個月無限制的……觀察回抵美國」的消息。我不知道菲思邱在俄國時夢想着什麼樣的待遇。可能他因沒人陪伴他作旅行而感遺憾。我私人對國務院的照顧是感激的，尤其是因為陪伴我的納爾遜先生是一個有極大文化修養和機智的人，我們現已成爲極好的朋友。但我不能不指出「時代」雜誌却利用我的旅行來給俄國投上一個暗影。

如果美國新聞記者由蘇聯外交的代表陪伴着旅行，美國的記者便會大聲尖叫，說他們的自由被剝奪了。如果一個蘇聯新聞記者由一個美國國務院的代表陪伴着，「時代」雜誌便會說美國新聞記者不敢夢想這樣的自由。我實在不懂得這樣的邏輯。或者寧可說，我怕我懂得太清楚了。

當美國人問我拿什麼東西來增進我們相互的關係時，我回答道：「同一的尺度。」讀者們不要以爲我要介紹米突制或攝氏制而作宣傳了，我並無意於干涉美國的內政：如果他們喜歡說水在三十二度時結冰，那是他們自己的事。不過，在對任何行動作估價時，最要緊的是要用同一的尺度。

安全抑或帝國主義

美國人有着兩副尺度：一副用來衡量有道德的美國和英國。另一副則用來對付「罪惡」的蘇聯。如果美國人想把冰島作基地那便是「爲了世界安全的保障」。如果蘇聯不欲它的鄰邦被利用作爲侵略

蘇聯的基地，那便成了「赤色帝國主義」。如果美國製造原子彈，那是科學家們的奧妙工作，或只是足球似的無害娛樂。如果紅軍人員排成行列走到莫斯科的街道上去洗蒸氣浴，那便是「準備作第三次世界大戰了」。

許多美國報紙用蘇聯來恐嚇他們的讀者，像用荒唐故事中的鬼怪嚇小孩一樣，而許多早已過了兒童時期的讀者仍會發起抖來。

美國人有許多優良道德，但並不是所有的美國人都有良好的記憶力。他們的心都給日常的事件所佔滿，他們很少想到歷史。一位婦人告訴我：「你不會有興趣讀這本小說的，它已不新鮮了；它是二年前出版的。」在這裏時式迅速的在變，這很好；但這裏概念也在迅速的變，那便不好了。讀者們還能記得他們一年前所讀的東西嗎？

愛因斯坦教授告訴過我一個非洲的部落，那邊的人都是拿事物或現象的名字來作姓名的，「鷹隼」、「棕櫚」、「黎明」、「河流」等都可以。常人死後，他們的姓變成了「忌諱」，因此便必須給那些「鷹隼」、「棕櫚」、「黎明」、「河流」等重新取名了。假使不止姓名連人的概念也這樣快的更換是不是好呢？一般美國人的讚美斯大林格勒史詩是離此很久以前的事了嗎？他們屏住呼吸注意着紅軍每一步進展是離此很久以前的事了嗎？

可是在現在，許多美國人在讀了他們的早報和晚報後，便以為紅軍在威脅他們的幸福，並且可能必須在某一天投一顆原子彈到斯大林格勒了。一個美國人擁抱着他剛從歐洲回來的兒子。他

有沒有想到，他的兒子所以仍能活着回來，可能便是因為一個俄國青年已在伏爾加河岸旁跌倒了的原因？

我曾在田納西州和一個農民談話，這農民告訴我美國人難免和俄國人一戰。他是一個愛好和平的人，全部興趣都放在他的牛隻上，感謝 TVA，他正靠着電力榨乳，這就使他有充分的時間來研讀他本地的報紙。這些報紙每天都在告訴他俄國的新陰謀——在的里雅斯特，在朝鮮，在大不里士。這農民對如何榨牛乳的知識要比對世界地理的知識多得多，他讀了這些報紙便給這可怖的蘇聯的惡行所懾住了。

他可能已讀到五月十八日那期「諾克斯伐爾」雜誌某一段中的控訴；那裏邊說莫斯科便是聖經舊約詩篇第一百二十篇第五節中所提到的米設，而舊約「以西結書」中提到的瑪各便是俄羅斯；毀滅這共產主義的瑪各國實在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按舊約，米設和瑪各是兩支極野蠻的白種人的祖先——譯者註）。所有這些聽來好像荒唐的故事，却是用白紙黑字印出來的。一個美國新聞記者向我說：「不要去理那些在我們報紙中的東西，那些全是瘋子寫的。」……我們在俄國也有瘋子，可是他們並未出版報紙。

有一支古的西班牙歌曲說：「有人唱着他們知道的東西，別人知道他們在唱着什麼。」那田納西農民唱着他所知道的東西，而「諾克斯伐爾」雜誌的發行人却知道他事實上是在唱些什麼。

那些想在我們兩個民族中付出任何代價來製造糾紛的人們公開的說：他們不愛好蘇聯。我敢大膽

的加上一句說：他們也並不愛好美國。他們只想到世界統治、油、原子彈、英美集團……等任何東西，就差沒想到美國的子孫。

美國報紙寫了不少關於「鐵幕」的話，他們說我們便是由它的存在而與世隔絕了。事實上俄國人在美國人面前已被一幅謊言的幕所掩住了，而這一幅幕便是由許多美國報紙所創造的。煙幕可以用風吹散；又有什麼東西可以吹散這幅謊言的幕呢？

有些美國記者抱怨他們在俄國不能看到什麼東西，但是說得確切些——他們只沒看到什麼材料可以在美國報上作聾人聽聞的標誌。他們看到的是正常的日常生活，但他們希望的却是聾人聽聞的消息；他們看到了許多家庭的重建，但他們却喜歡說俄國正準備奪取德黑蘭，中美的洪都拉斯，甚或天上的月亮。

我可以告訴他們幾十件我們這裏「聾人聽聞」的事。當出產彼得列雅各夫式轟炸機的工廠在製造機車時，我們興奮了。當一個出產坦克的工廠在製造公共汽車和牛奶罐頭時，我們感動了。我們因列寧格勒的人民工作時間之後還能修理住屋而驕傲。我們在夢想重建基輔。我們寫着書，我們在保育戰時的孤兒。我們的孩子們結婚了，我們的姐妹探尋着她們恩愛的死者的墳墓，要用鮮花來向他們致敬。我們要比所有的人都要艱苦奮鬥，並比任何人更重視和平。把侵略計劃歸到我們頭上是低劣而罪惡的。

沒有一個地方我們的利益會同美國人的利益發生衝突——在世界地圖上是如此，在我們的心中亦

是如此。美國是一個大國，俄國也不小。我們可以在和平中生活，我們必須在和平中生活。我們不想將我們的興味或思想加在別人的身上，我想我們能在美國人那邊學到很多東西，美國人也可能在我們那邊學到不少，學習時要比作戰好得多。

雖則美國的新聞記者要求我回答爲什麼在俄國只有一個政黨而不是兩個，我却並不想問爲什麼在美國只有兩個政黨而不是三個或一個，或是爲什麼在南部各州只有一個政黨而不是兩個。每一個民族依照着它的願望而生活着，各個不同民族的習尚也應受到尊重，正像隔壁鄰居的生活方式應受尊重一樣。

有角的圓桌

我們兩個民族有許多共同點：正直，豪爽，有力，巨大，有清新的前途。我們兵士當他們在易北河畔遇到了美國兵時說：「我們是朋友。」現在美國人是在赫得遜河或密士失必河，而我們則在伏爾加河或是鄂畢河，我們爲何必須爭吵呢？外交家們喜歡圍着圓桌開會：圓桌是他們特別愛好的傢私。讓我們老實的說，外交家的圓桌有太多的尖角。但人民並不是外交家，人民是真可以坐在圓桌周圍談話，而我們兩個民族還可以併肩坐在一起的；可是團結他們在一起的東西却沒有，除了謊言和誹謗。

我在美國留下很多朋友，我和他們分別時心是沈重的，因爲我在他們的眼睛中看到了驚懼。惡毒的報紙已盡了他們的責任；他們已在許多美國人身上注入了可能發生「第三次大戰」的思想。法國有

句老話「大家對聖誕節談得那麼多，以致聖誕節真正的到了。」

新聞記者們關於「第三次大戰」的故事是危險的。因為他們注入人民一種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觀念，但事實上是可以避免且必須避免的。有些人一點也不節省他們的墨水，希望別人因此會濺出他們的鮮血。盟國還未結束他們的連續的戰犯審判，而一部仇視蘇聯的人們却已開始重新走上希特勒的那條滿佈荆棘的道路了。俄國人在奧得河躺下，美國人在萊茵河犧牲，便是爲了這結果嗎？

在所有的國家中，包括美國在內，毒藥的自由售賣是受禁止的，那麼爲什麼美國人肯允許他們最惡劣的公民用可能致死的毒液來餵飼他們的同胞呢？所有的國家中，包括美國在內，誹謗是被法律禁止的，那麼爲什麼美國人又允許對二萬萬蘇聯人民進行誹謗呢？自由是一件偉大的禮物，世界上再也沒有比言論自由更使人神往的東西了，但世界上沒有比貌似醫生實乃以毒藥害人的事更可怕，也沒有比貌似弱者的保護者實乃大流氓的人更可怕的了。

我相信美國人會在他們自身中間找到那種精神力量、概念、智慧來向準備「第三次大戰」的人說：「够了！我不想爲你的墨水付出我的鮮血。」

（此文爲作者旅行美國兩個月之後所作，發表於「柯里爾」雜誌，萬歌譯。）

錄自「我們的春天」

大學國文

〔現代文之部〕

編輯者

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
教科書編審委員會

出版者

新華書店

發行者

華北聯合出版社
北京西單白廟胡同五號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版

1—5,000

基本定價：五十四元

基本定價
\$ 54.00